

革命之路

Muchacho Emmanuel Lepage

【法】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编绘
卞文佳 翻译



燥热的空气，爱恨分明的人们，秘密、爱情、伤痛、死亡，自由和革命！
在这条革命之路上，加夫列尔从青涩的少年成长为拿起武器战斗的男人。



定价：98.00 元

革命之路

【法】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编绘
卞文佳 翻译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 **北京大视全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Total Vision Culture Spreads Co., LTD) 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Muchacho - L'Intégrale © DUPUIS 2012, by Lepage

www.dupui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之路 / (法)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编绘; 卞文佳翻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9
ISBN 978-7-108-04580-5

I. ①革… II. ①艾… ②卞… III. ①漫画—连环画—作品—法国—现代 IV. ①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6739 号

责任编辑 刘扬
特约编辑 李一鸣
装帧设计 吴言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13-58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11.5
图 片 192 幅
定 价 98.00 元

对我而言，革命是人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没有找到屈服于现状的解决方式的一种表达，是对自由的肯定。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革命之路

【法】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编绘
卞文佳 翻译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 **北京天视全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Total Vision Culture Spreads Co., LTD) 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Muchacho - L'Intégrale © DUPUIS 2012, by Lepage

www.dupui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之路 / (法)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编绘；卞文佳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9
ISBN 978-7-108-04580-5

I. ①革… II. ①艾… ②卞… III. ①漫画—连环画—作品—法国—现代 IV. ①J2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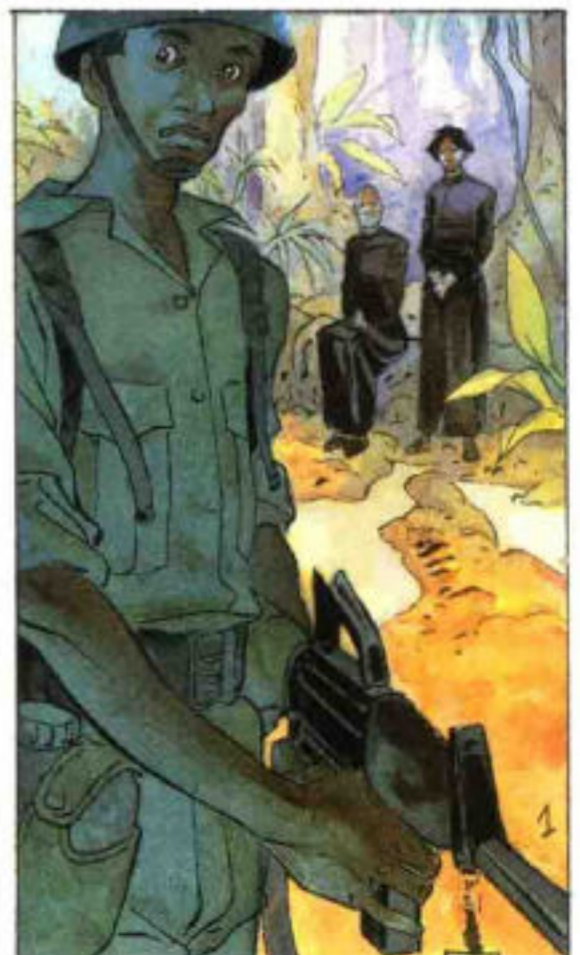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673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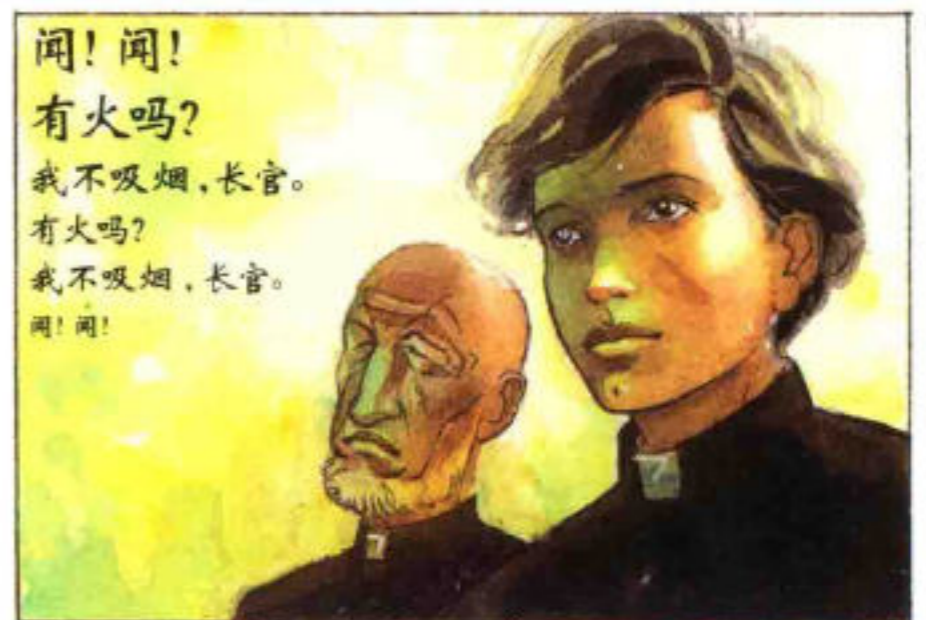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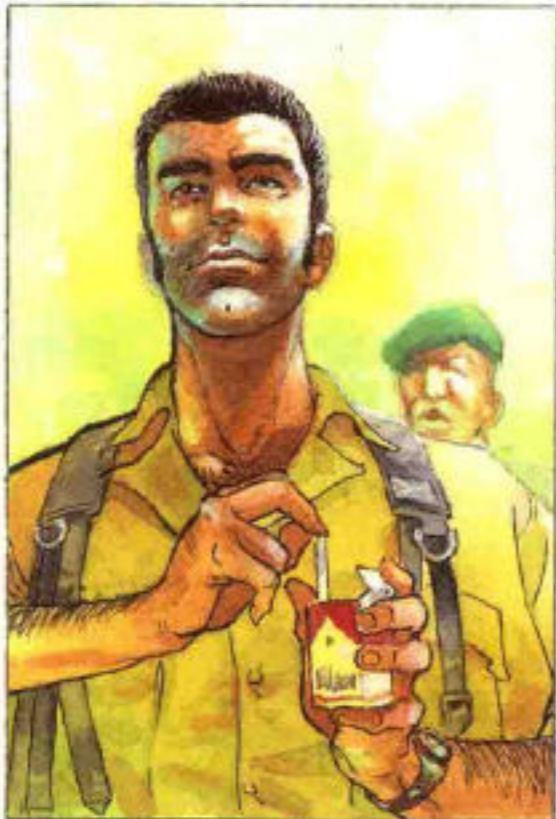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 扬
特约编辑 李一鸣
装帧设计 吴 言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13-58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11.5
图 片 192 幅
定 价 98.00 元



第一卷

1976年11月，尼加拉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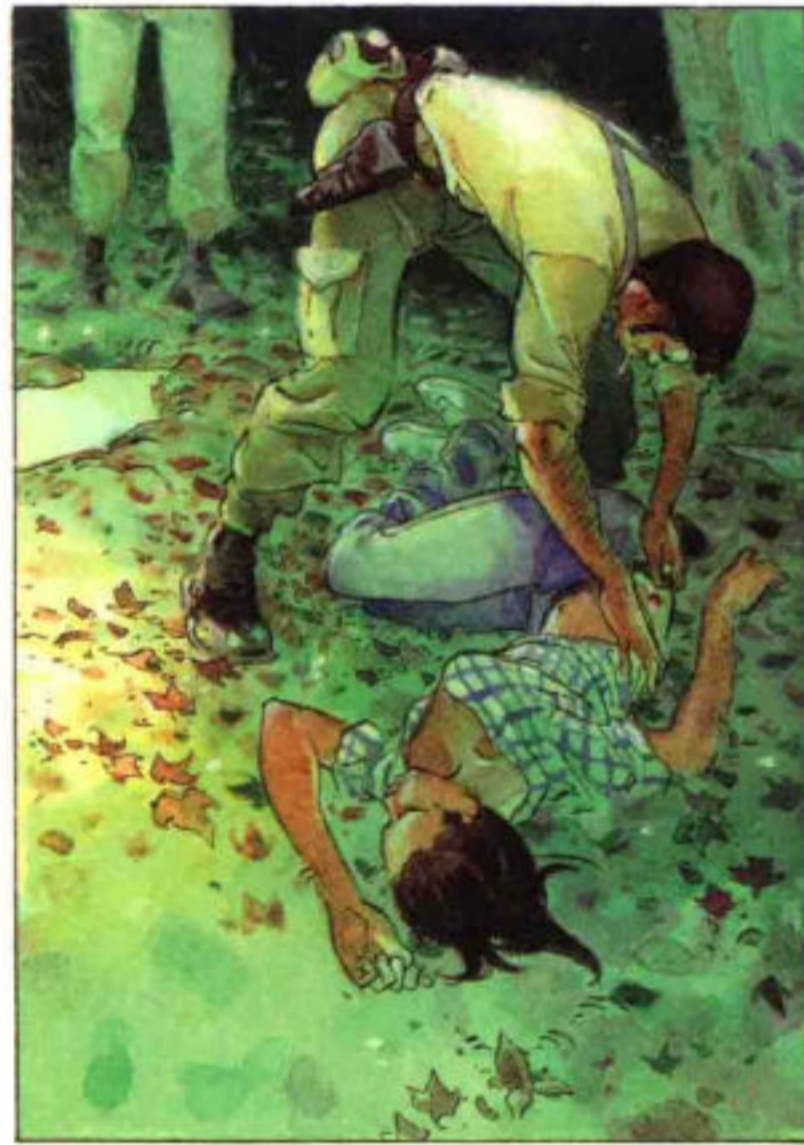




我不吸烟，长官。



闻! 闻!



啧啧!



共产分子!



塔西托去死吧!



乡巴佬，走啦走啦!

所有人都上车!

注①：塔西托，是本故事发生地尼加拉瓜独裁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索摩查的别名，详注见书后附注页。



德·拉泽那先生……



非常抱歉耽误您时间了。您看，这些桑地诺份子²伪装得很好，连孩子们都用上了。不过国民卫队不会放弃围剿的。请转告您的父亲。

祝旅途愉快！



很显然……有一段爱情故事嘛……



巴尔加斯，干得漂亮！虽然不按常理出牌，不过效果很好啊！

有火吗？嘿嘿！



当作尼加拉瓜纪念吧，长官！



好了，宝贝儿。



你得乖点儿，告诉我们你知道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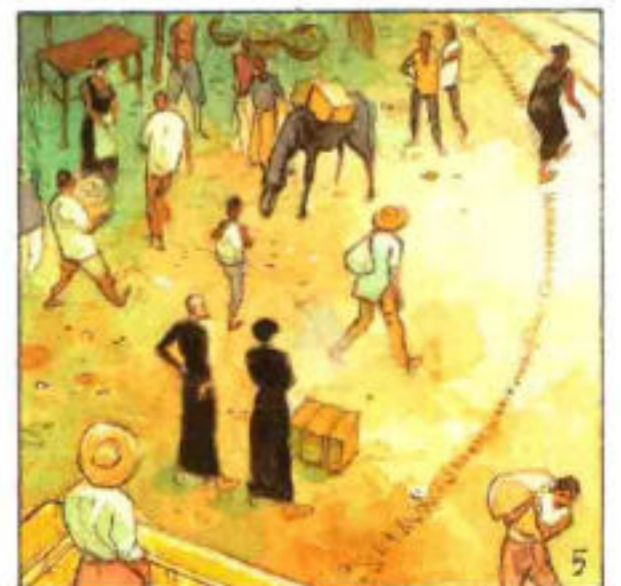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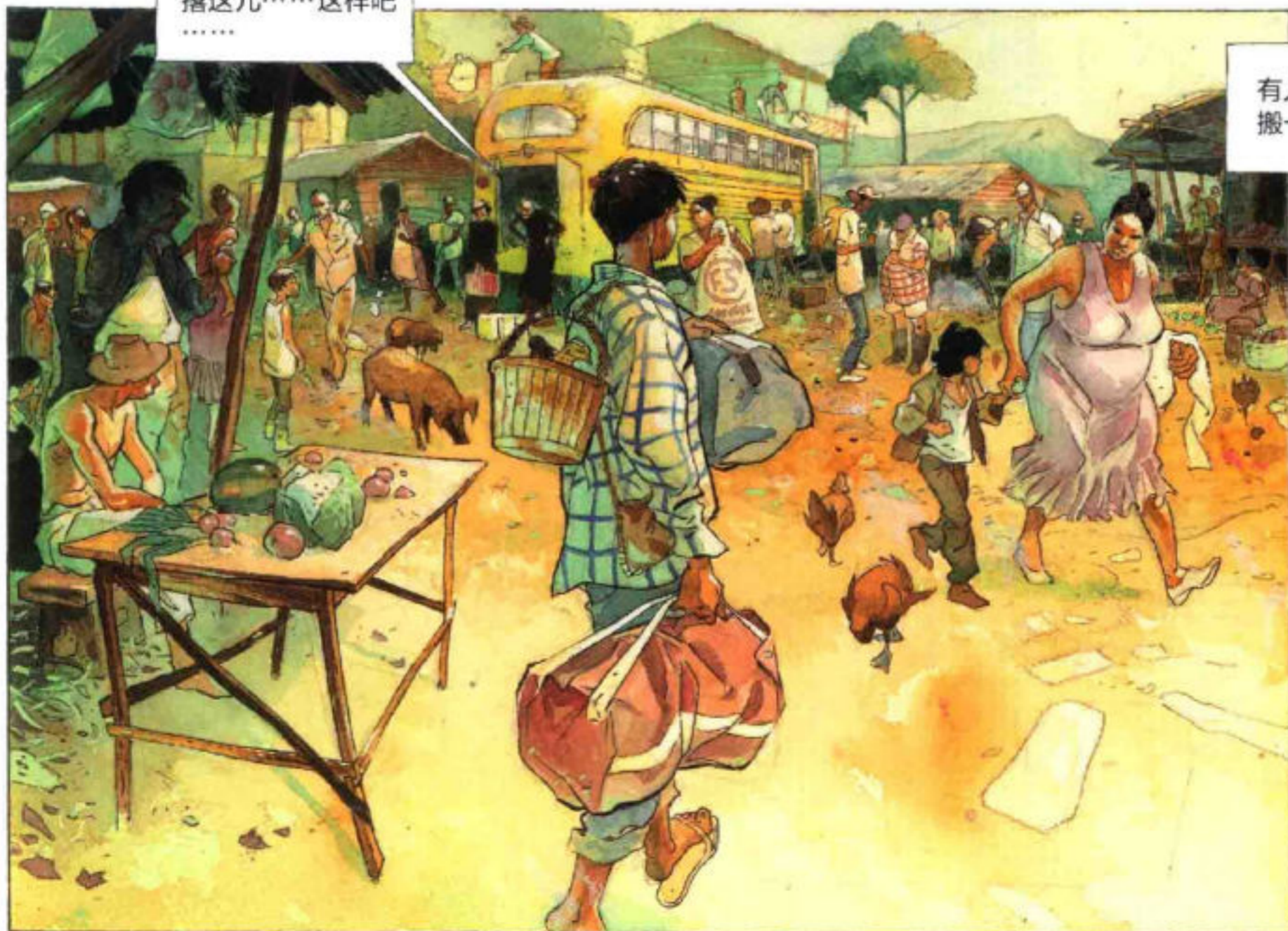
注 2：桑地诺，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当时尼加拉瓜民间反抗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抵抗组织。详注见书后附注页。

加夫列尔，最后一班回马那瓜的车下午四点开。

这该死的检查耽误时间，没多会儿就得往回返了，都不能在这里休息一下！真倒霉！

我们不能把箱子就搁这儿……这样吧……

有人能帮我们搬一下行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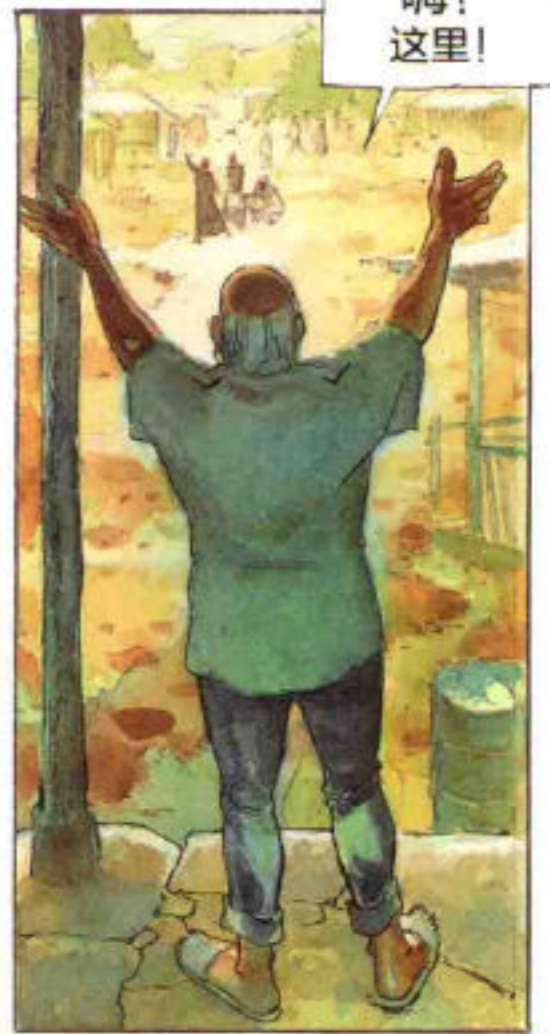
德·拉泽那先生？



如果您不介意，我来帮您搬吧。



啊，朋友，主保佑你！



嗨！这里！



华金！
哈哈/哈哈！



鲁文！
我的兄弟！
别来无恙啊！

唔……



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吧！
加夫列尔，欢迎来到圣胡安。
华金的信里一直在说你。

神父，
我……



我的孩子，叫我鲁文就行了。现在我们是兄弟了。

加夫列尔明年才入教会呢。



把箱子放这儿吧，朋友，谢谢你！



布埃纳文图拉，谢谢你帮教会做事儿。

我不知道是帮您，
不然就……



哦，这是德·拉泽那先生的画箱。

这种情况下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啊，孩子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别忘了，礼拜一每人要交一首诗，整个礼拜天你们都有时间去想。

但这不代表你们可以不去做弥撒啊！

神父？



呃，下周我需要帮妈妈在田里干活，我不能来上课了。

又缺课？她不能让邻居帮她吗？

好吧，晚饭后你到我这里来一下，我给你补点儿课。



啧，晚上……



迭戈，你简直无可救药！

好，你走吧，走吧！

我得去和康塞普西翁告别一下。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吃些红豆鸡肉米饭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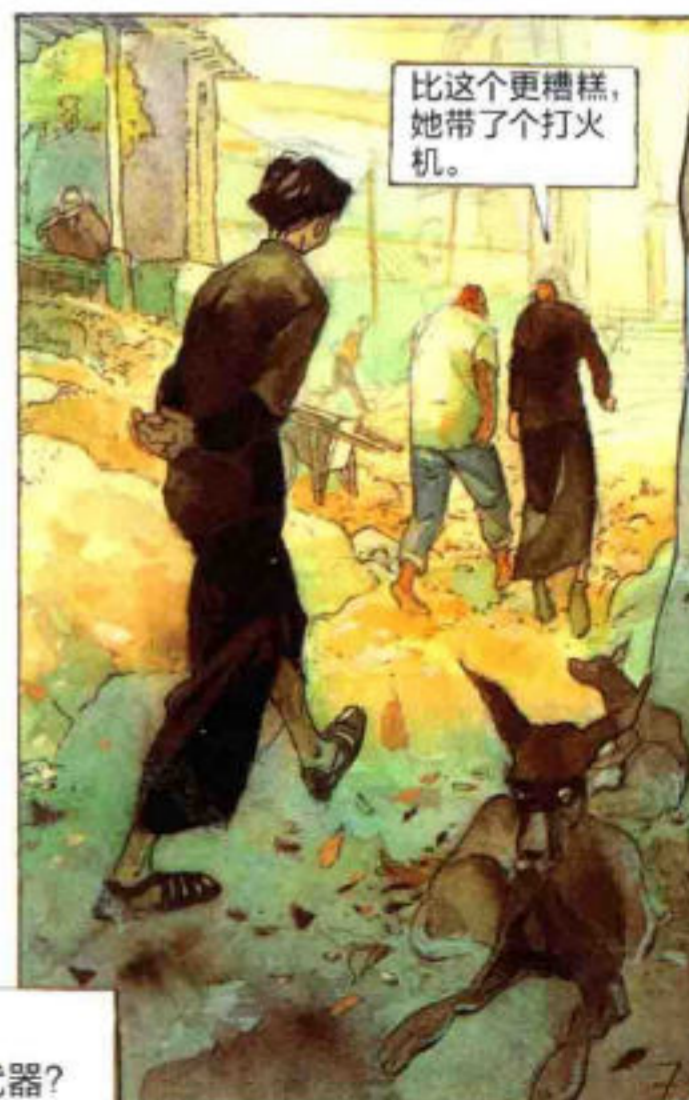
华金，一路上怎么样？还顺利吗？

不过走出神学院几小时，对你来说也算是大冒险了吧，哈哈！



鲁文，卫队逮捕了一个小女孩儿。

是吗？她携带武器？



比这个更糟糕，她带了个打火机。



哦，华金，你也这么想的吧！

康塞，给我们上两瓶维克多！

呃，这样合适吗？



古巴的！你怎么搞到的？你教课的薪水都花这上了吧！



康塞普西翁，有火吗？



莫莫通博火柴？

还是……

莫莫通博火柴？



来吧，总统的产品。



塔西托只允许用他厂子生产的火柴，所以他的反对者就用一个不可思议的物品表示反抗。

打火机！太扯了！



塔西托……呃……我是指索摩查总统应该意识到他的政策应该开放些，不然我们将通向一场大灾难啊。



天底下的一切都是他的，国民卫队、土地、仅有的工业……尼加拉瓜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私家花园。



噢，加夫列尔，我不是在说你父亲。



请再来一瓶啤酒吧。



你还是什么都不要，小点儿？

不用，谢谢，女士。

女士？



女士？小子，你是第一个叫我女士的！受过良好教育就是不一样啊。“康塞普西翁女士”！哈哈！



你知道，马那瓜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对现状相当不满。

华金，太让我吃惊了。什么时候神学院的保守神父也开始关注政治了？看来现在的情况确实十分糟糕！



主要是卫兵的行径太粗暴了！今天在热坦哨站看到的那个女孩儿，应该还不满十五岁呢！

我感觉上帝把我们这个国家遗忘了。



上帝可能等着我们帮他呢。



你什么意思，鲁文？



我的意思是，革命者和天主教有同样的目标：众生的幸福……



鲁文，你……

华金，该走了。要不我留你过夜吧。

哦，天呐。我必须得回去，明早还要主持首场弥撒呢。

加夫列尔，你这次不和我一起回去，我恐怕得和那些不懂规矩的人一路了，他们不知道尊重穿长袍的神职人员。

还有些时间，华金你们可以上山，会一会游击队员！

鲁文，你就拿我开玩笑吧！

加夫列尔，两个月后见，到时我来接你，欣赏一下你的杰作。

你要把最好的实力展现出来，为了主的荣耀。我相信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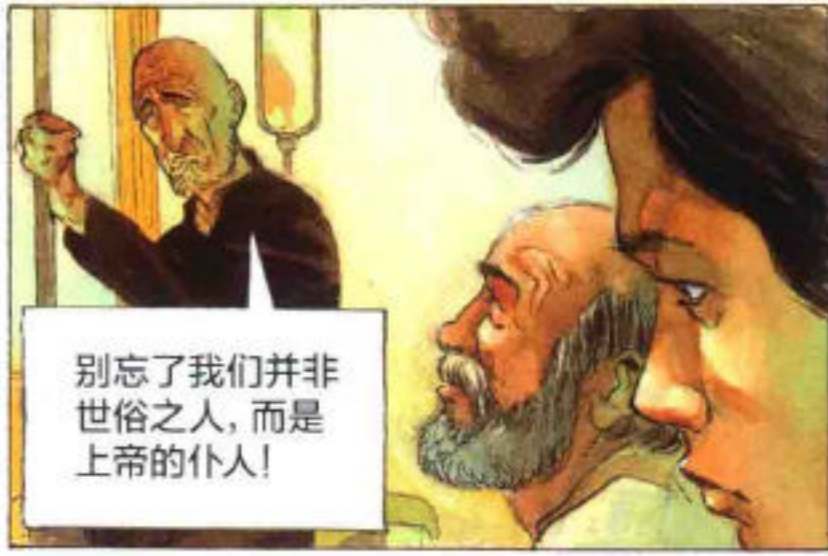
神父，再见。主保佑你。

我更希望主能给我留一个靠窗的座位。嗝儿……



后会有期，鲁文。

一路顺利，华金。



别忘了我们并非世俗之人，而是上帝的仆人！



但是上帝不仅是慈善，也代表着正义。



鲁文，你这样我很担心啊。



好了，孩子，去取你的东西吧。



一个四壁空空的教堂，有些凄凉，是吧？

没有升华灵魂的画像。

没有诠释意义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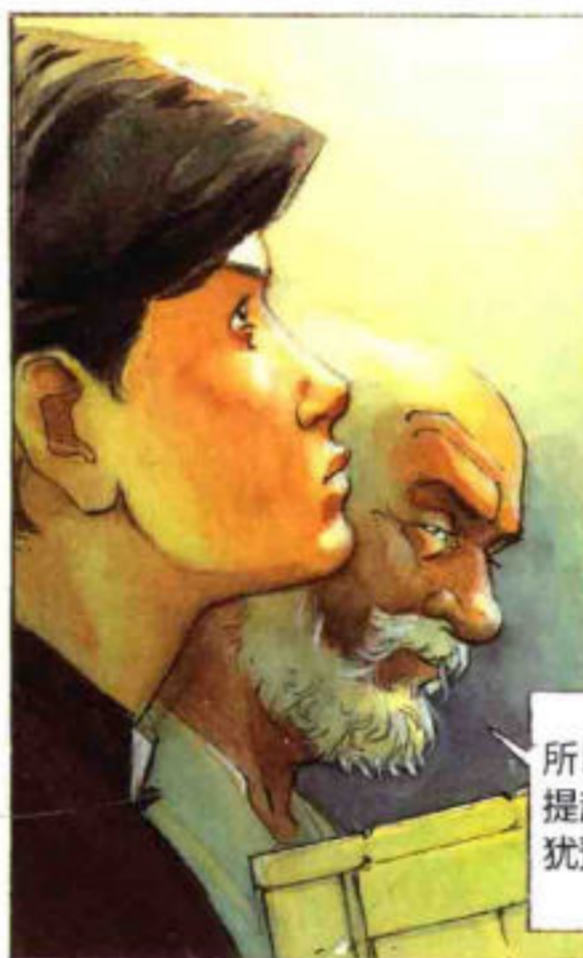
我试着自己在这些墙上画，几年前就开始了，我想画朝圣之路的景象，可是只画出了这些。



就是这面墙，若是墙上出现美丽而激情澎湃的画面一定很震撼，不是吗？



二十年没动笔画了，实在画得不像样子。不想就这样让信徒看见，于是我就用石灰都擦掉了。



所以当华金和我提起你时，我毫不犹豫就让你来了。



这个质地用涂料应该就可以，我还没完全忘记“另一个我”。



圣母啊！
哪个小鬼？！



圣血啊！
这些孩子们把教堂
当棒球场了。



我发誓，这里会
热闹起来的。



迭戈！
就知道是你！
从来都乱打！
把球棒给我！

球棒给我，
迭戈！

神父……



看着，
这一点儿也不难。

是的，
神父。



啧，神父，
这个黑乌鸦，
他爸真的是
……？



他叫加夫列尔，和你
一样是神的孩子。没
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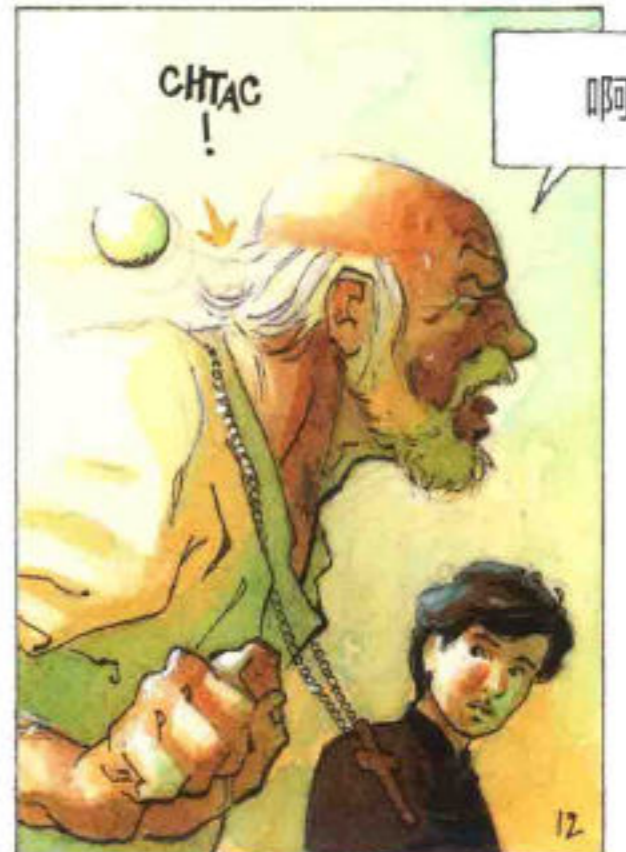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过来吧，
他们有些吵，但是人不坏。



华金在他的信中
说，你在马那瓜神
学院画的画，得到
很多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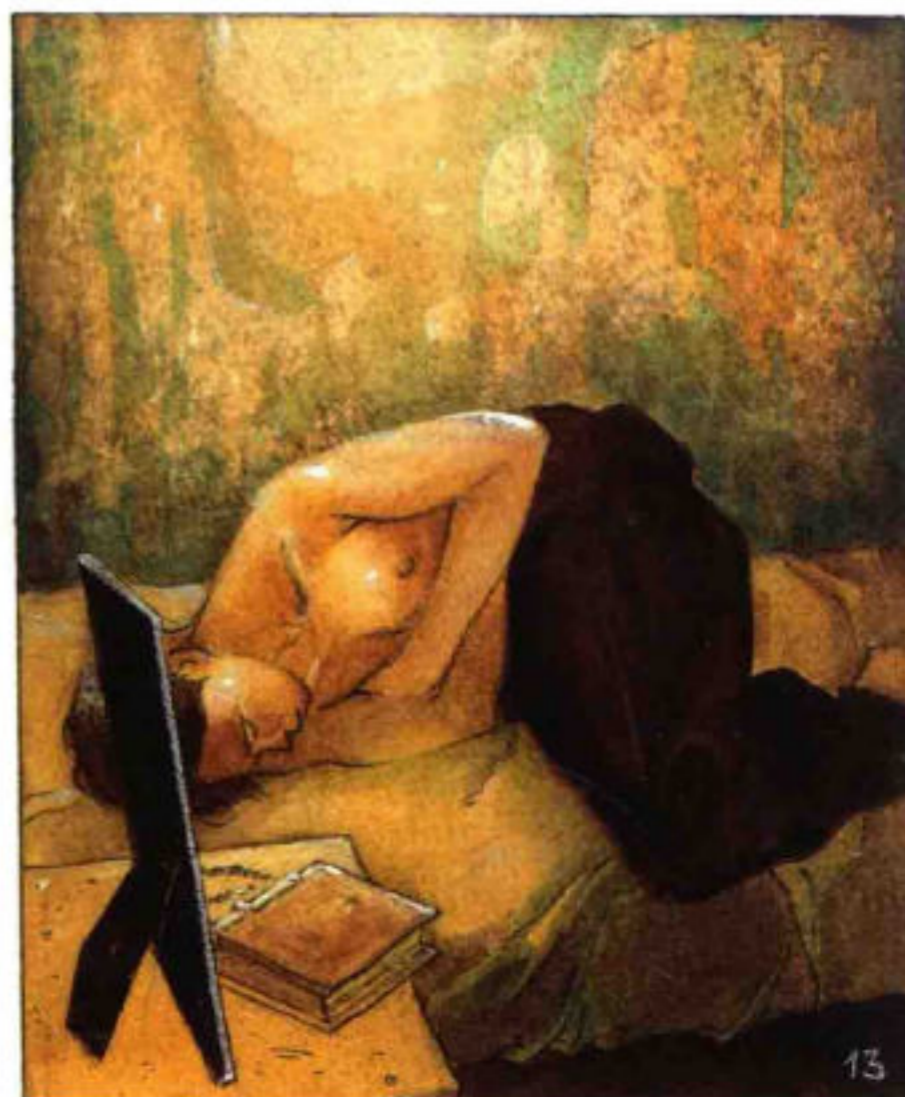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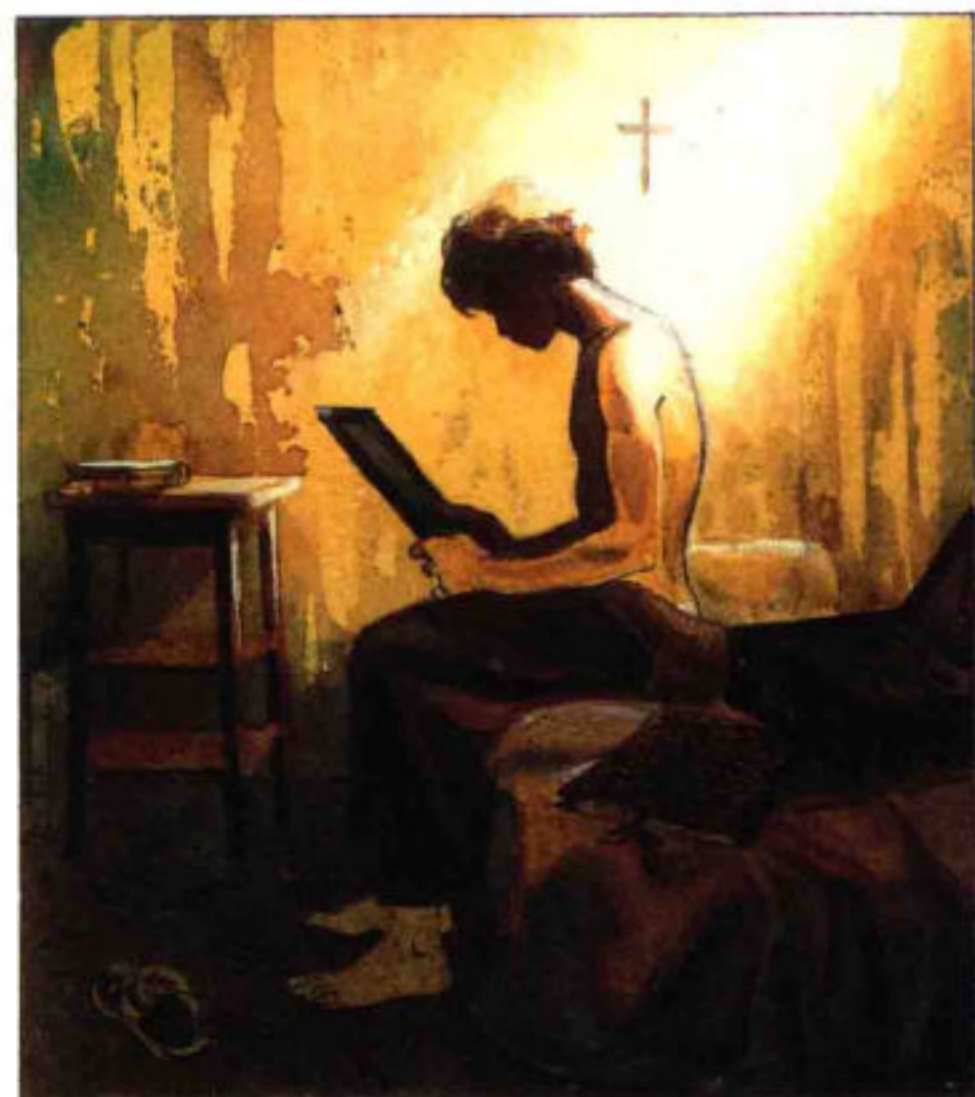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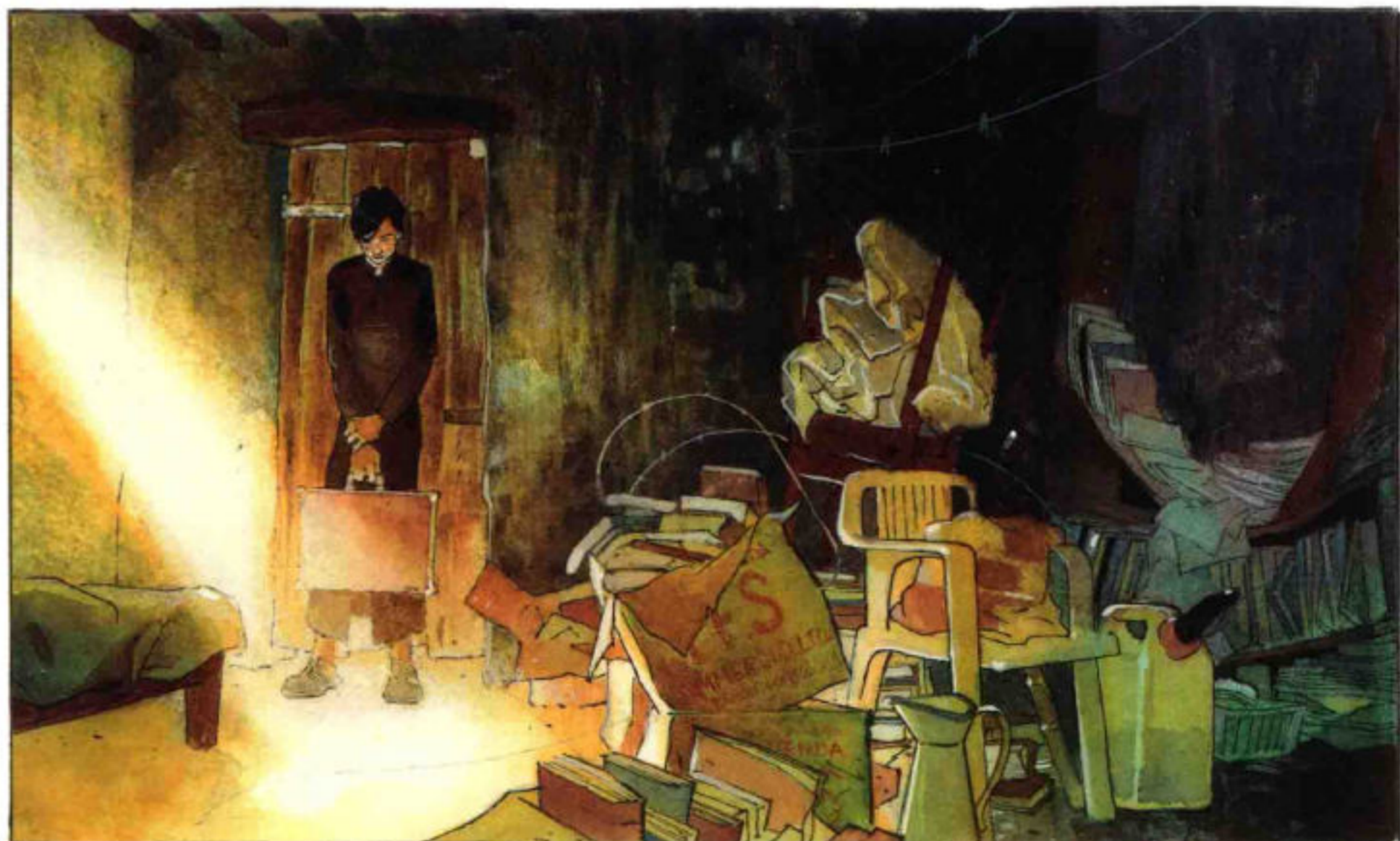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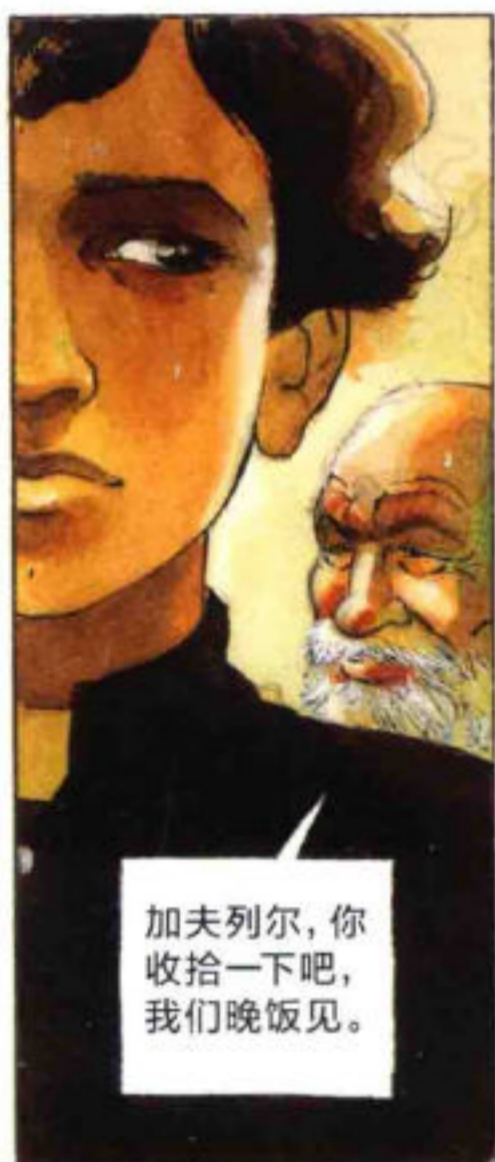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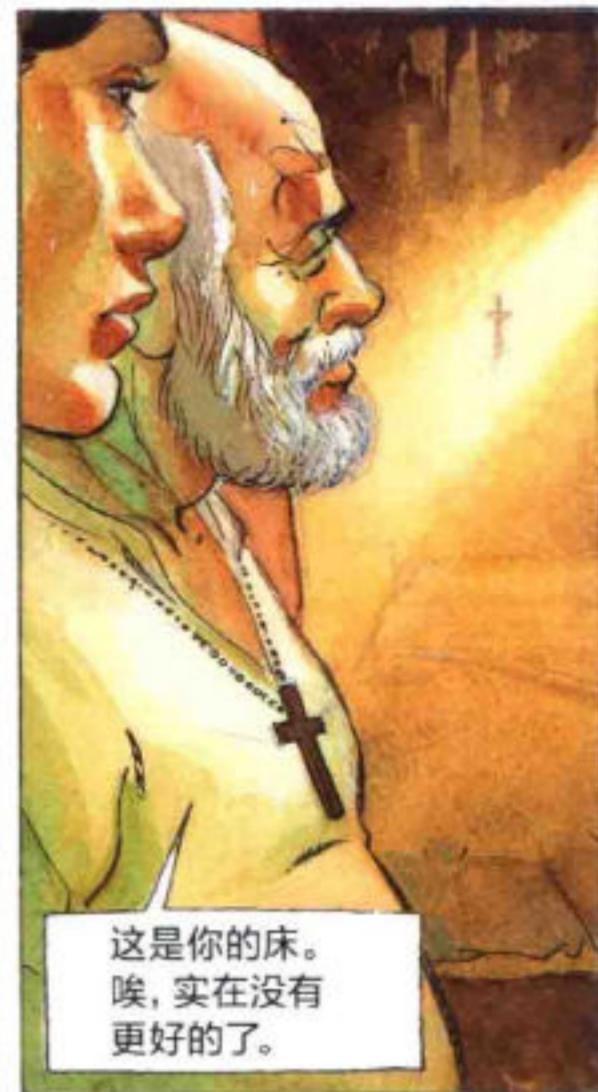
哈，加夫列尔，
我可等不及要
看你的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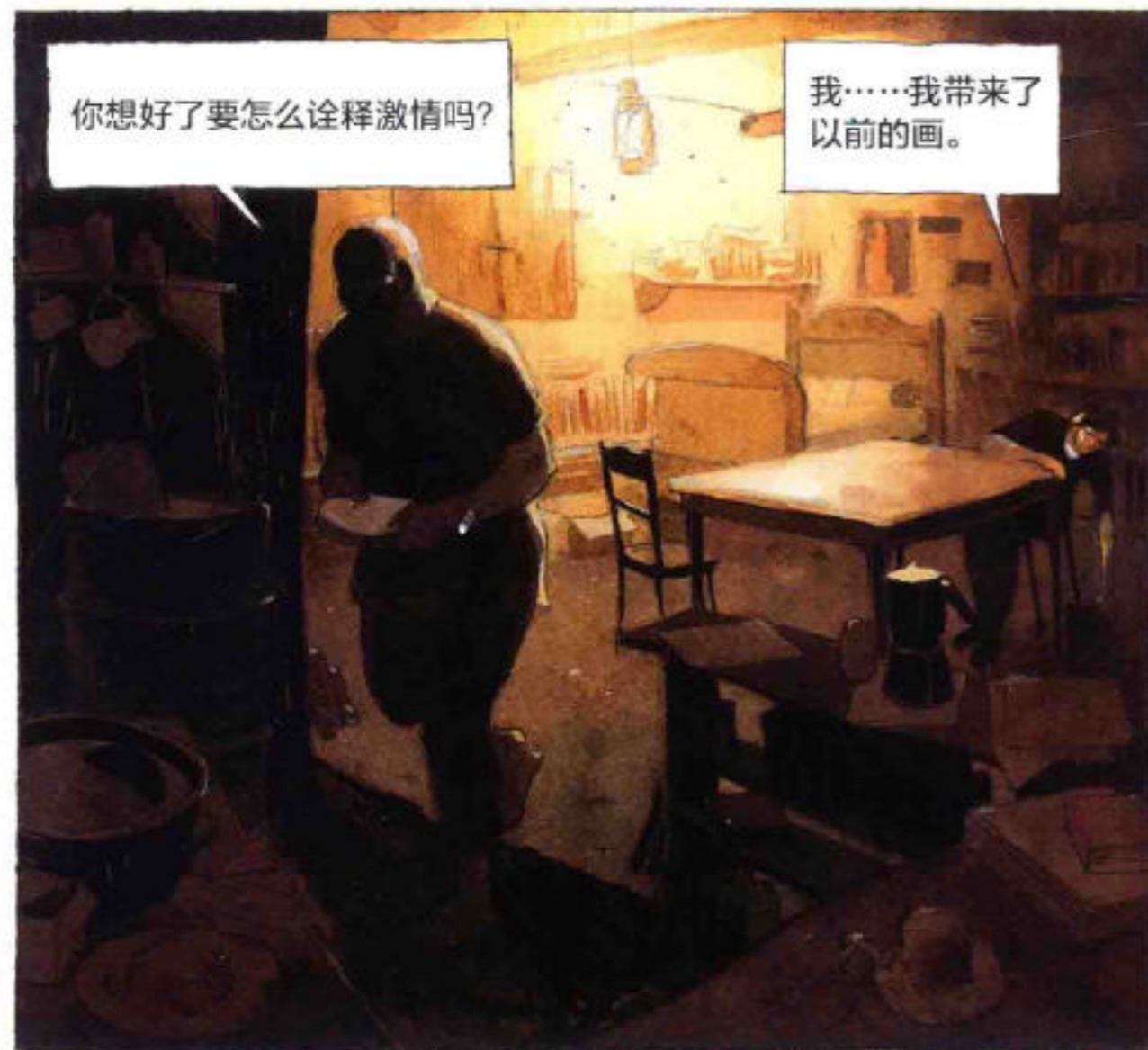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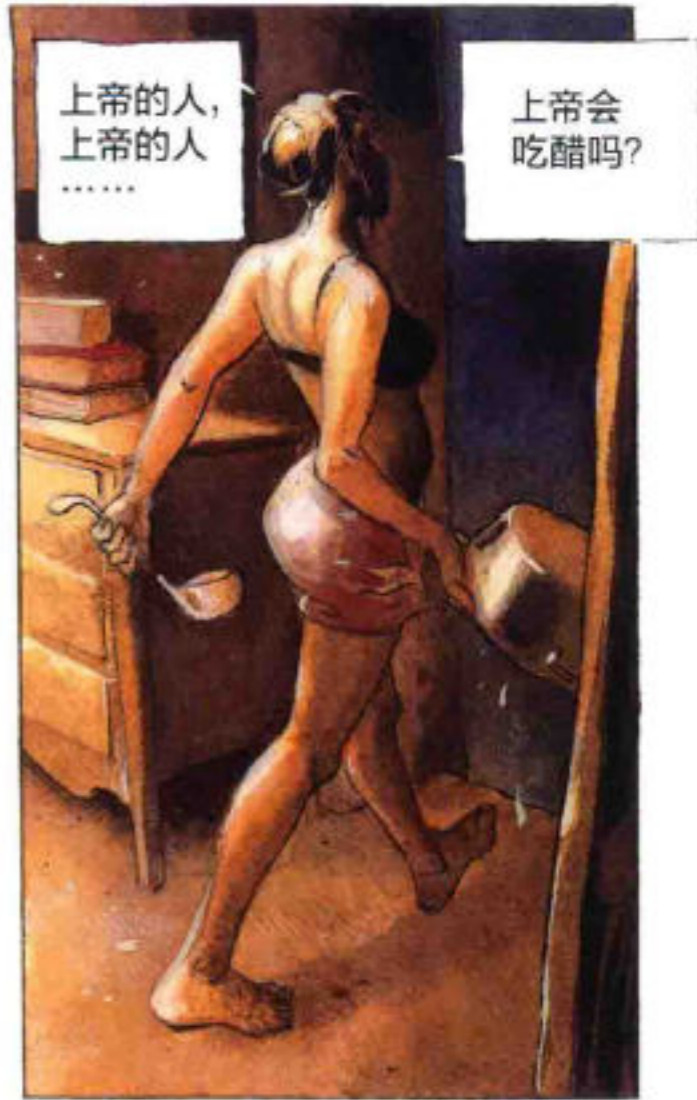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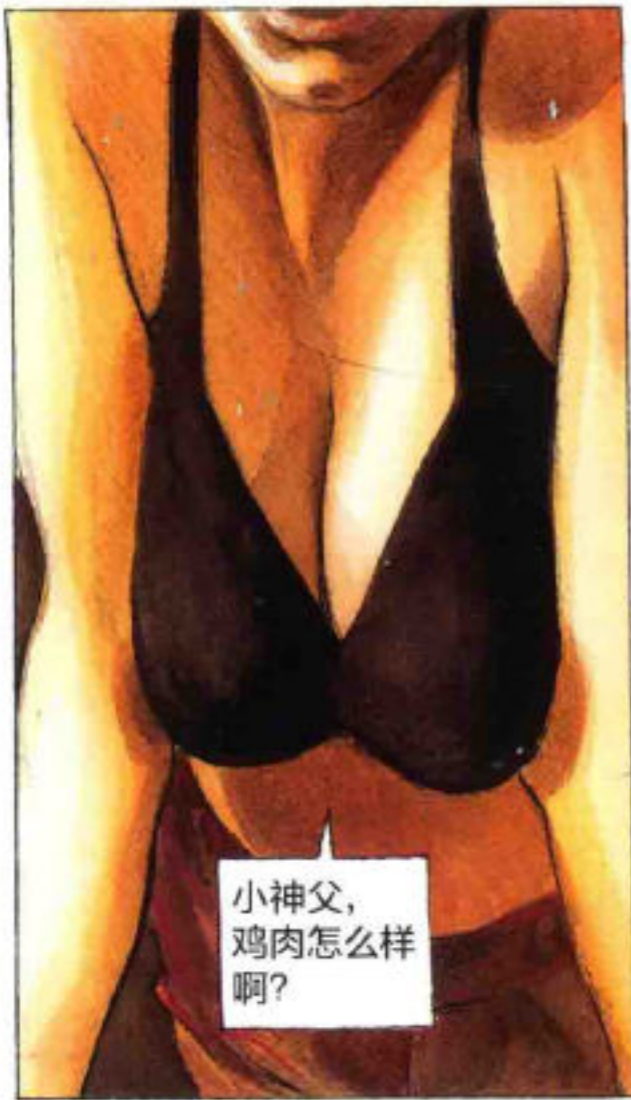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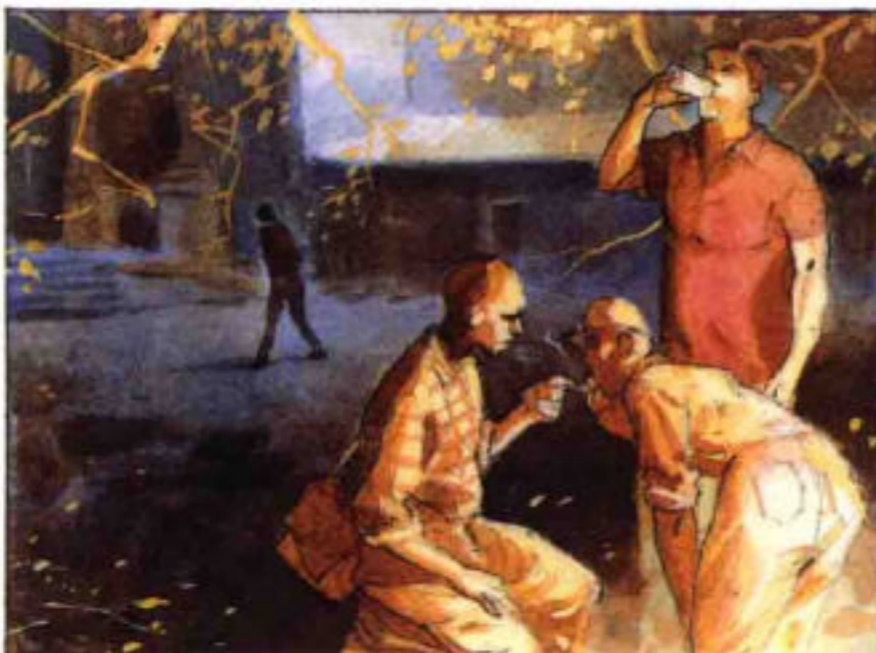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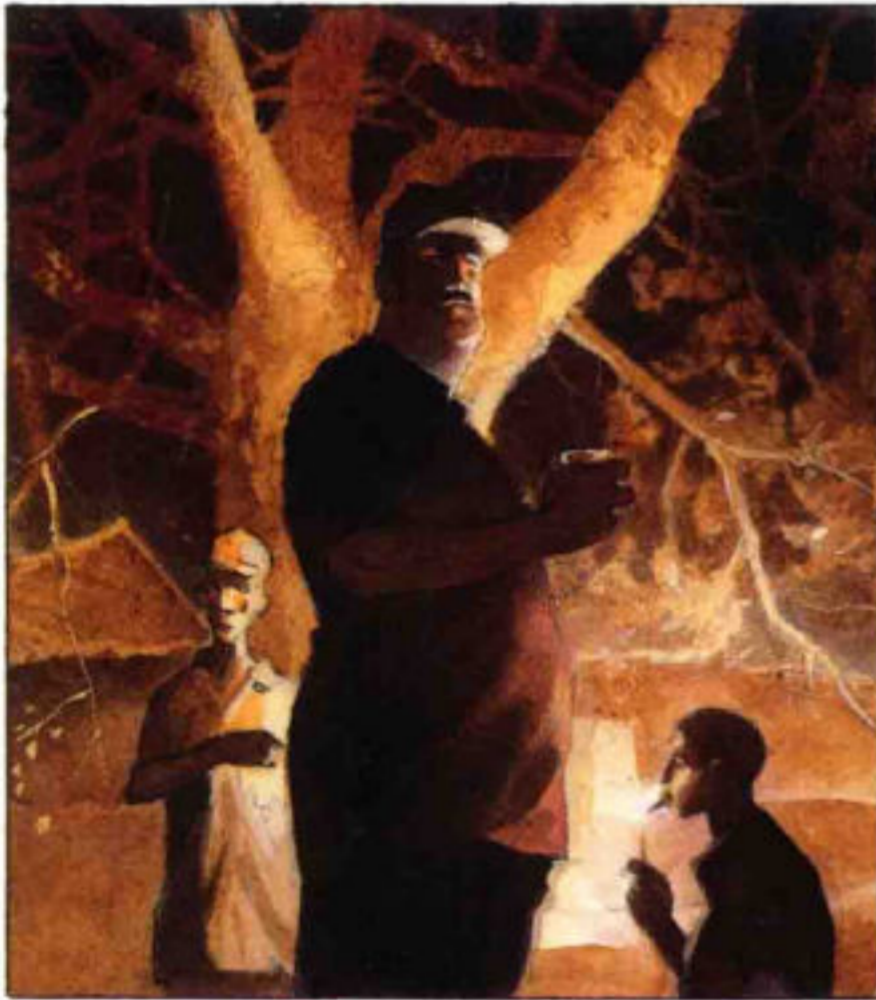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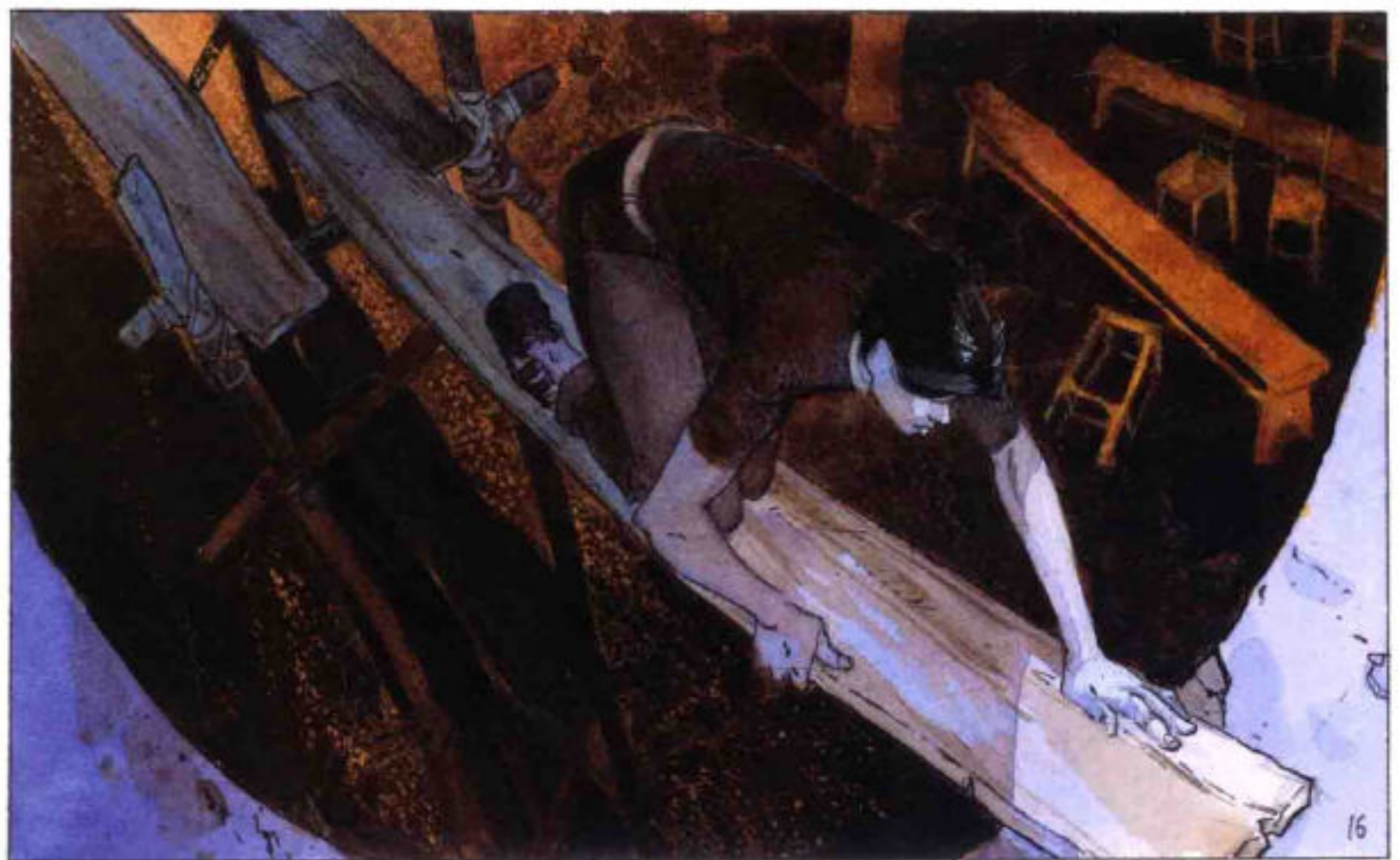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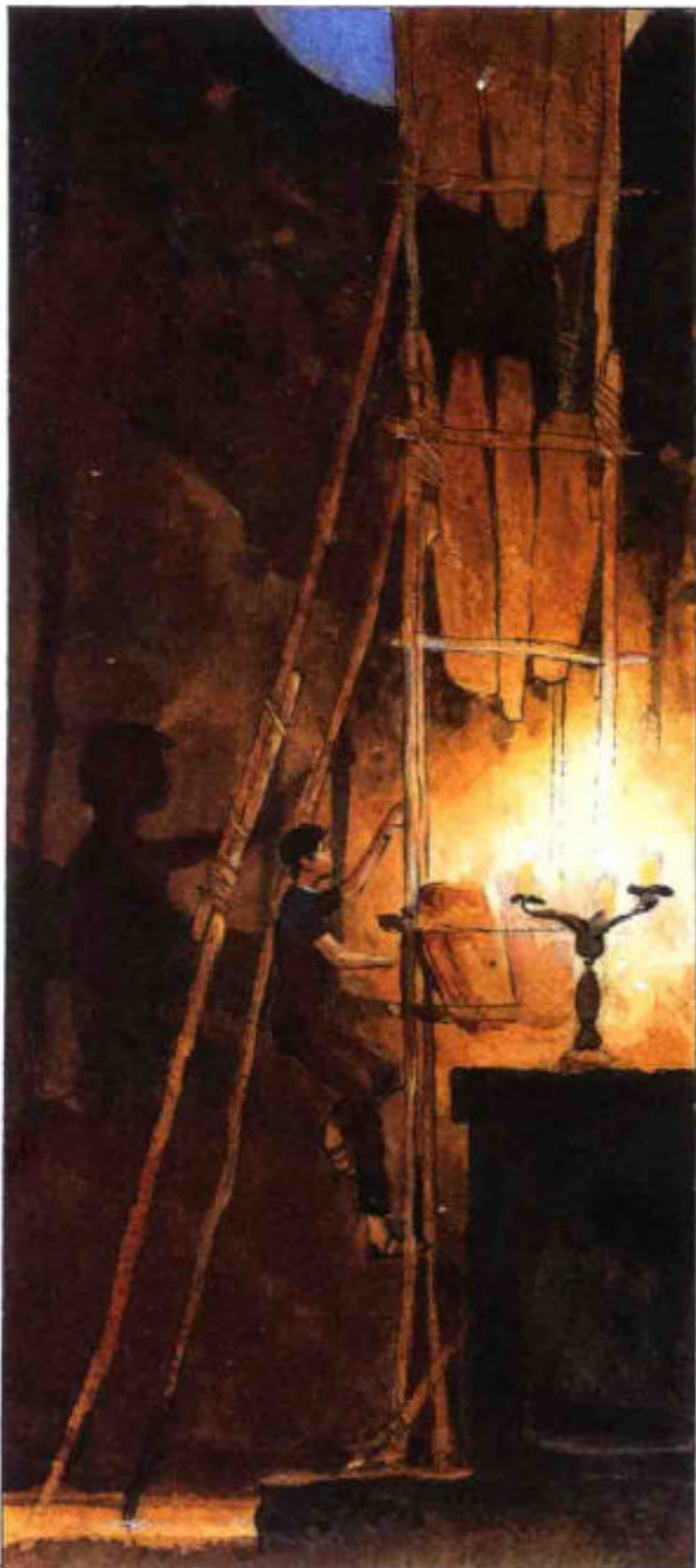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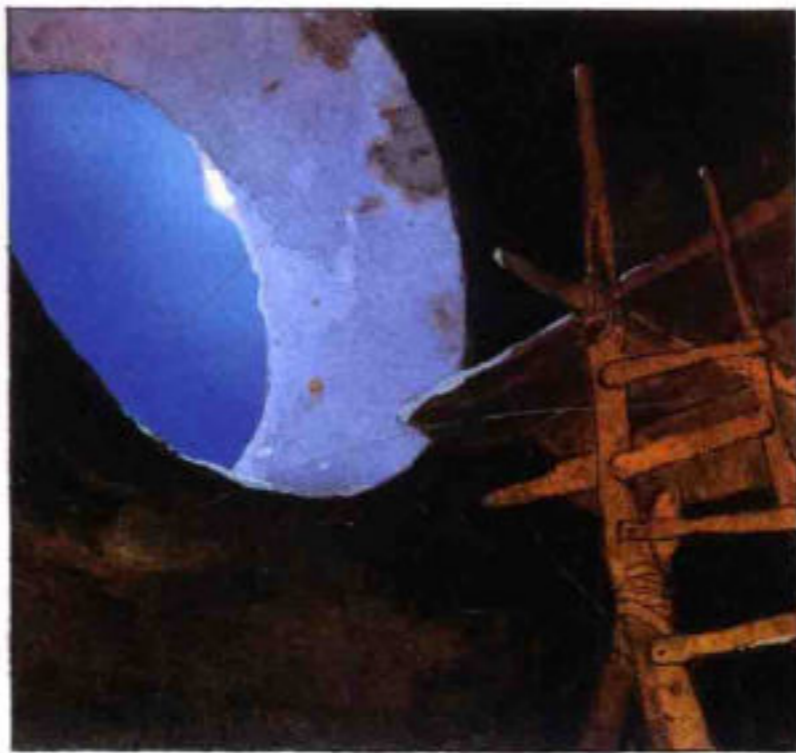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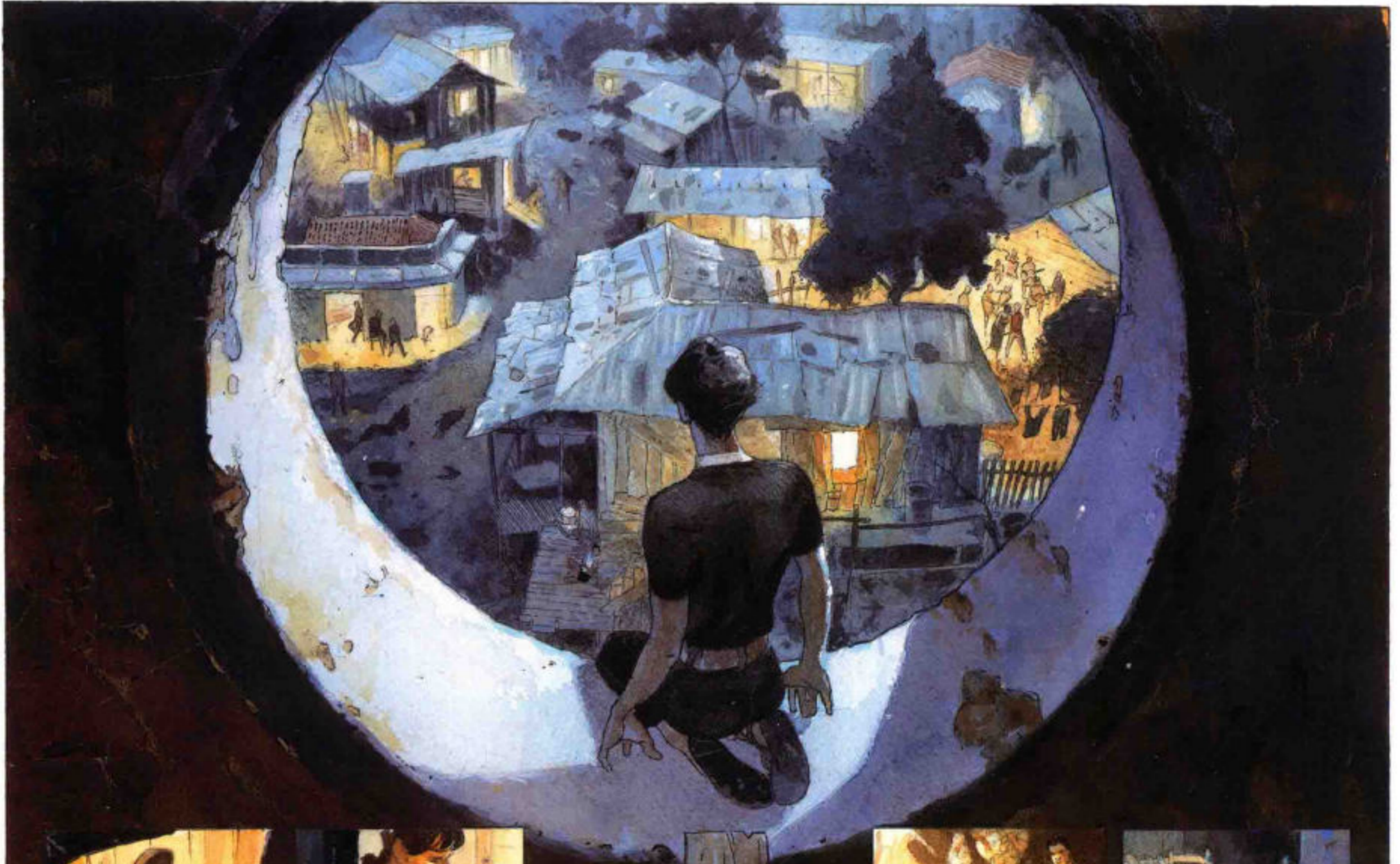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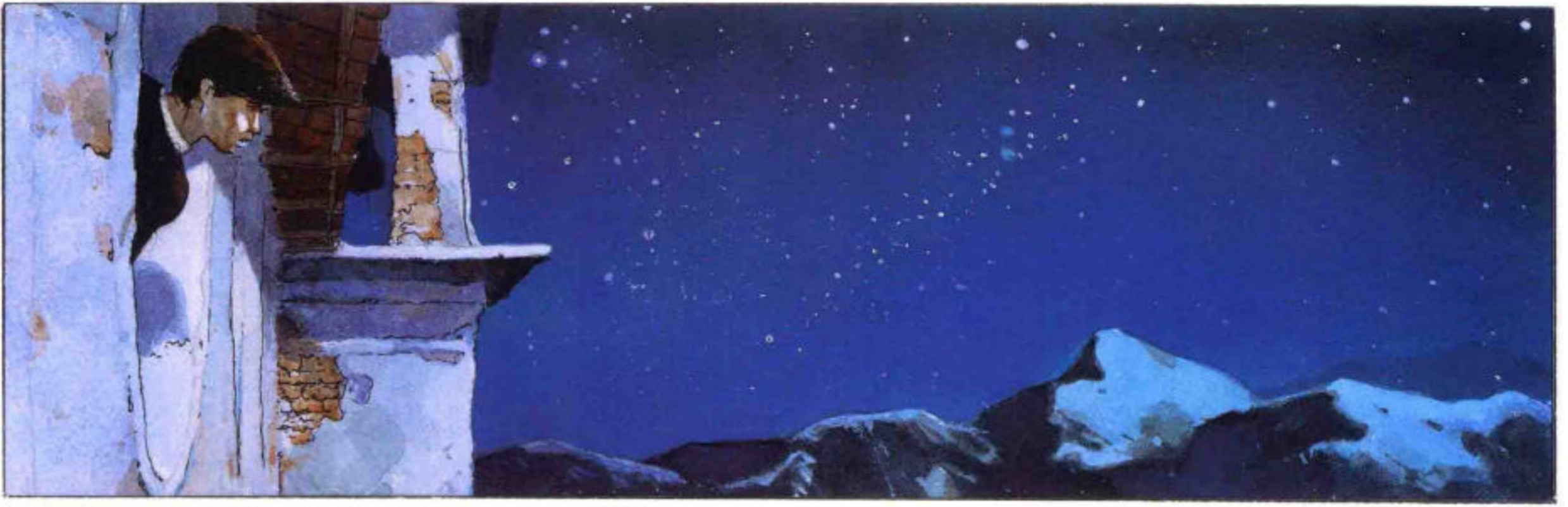
马查多先生! 明天你要来
帮我准备弥撒, 你给我穿
整齐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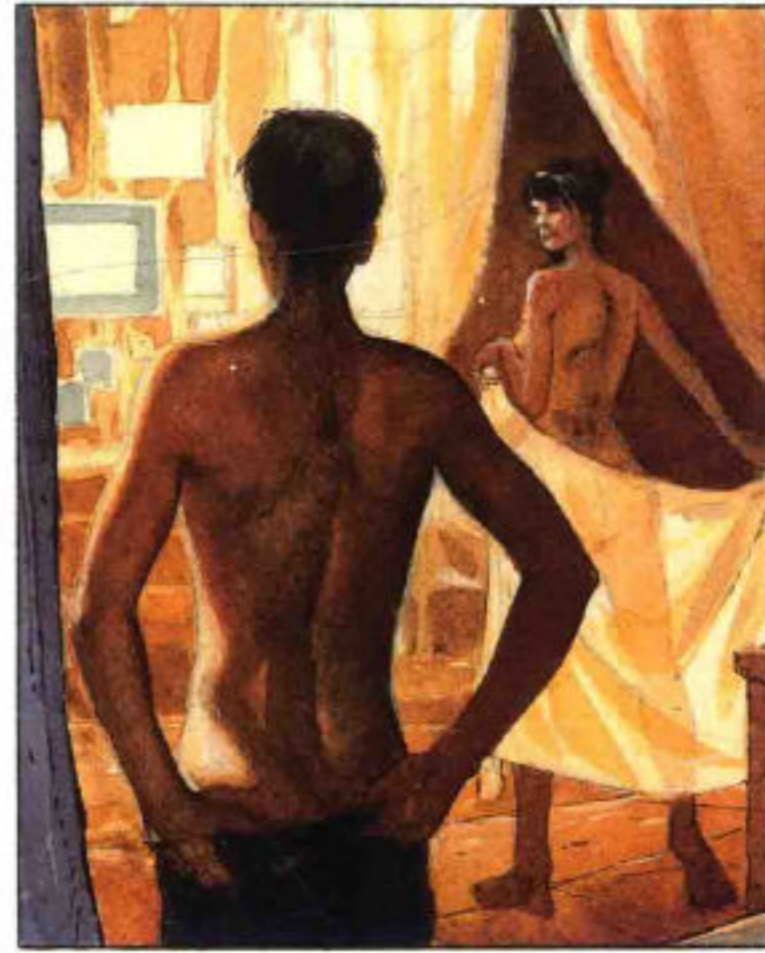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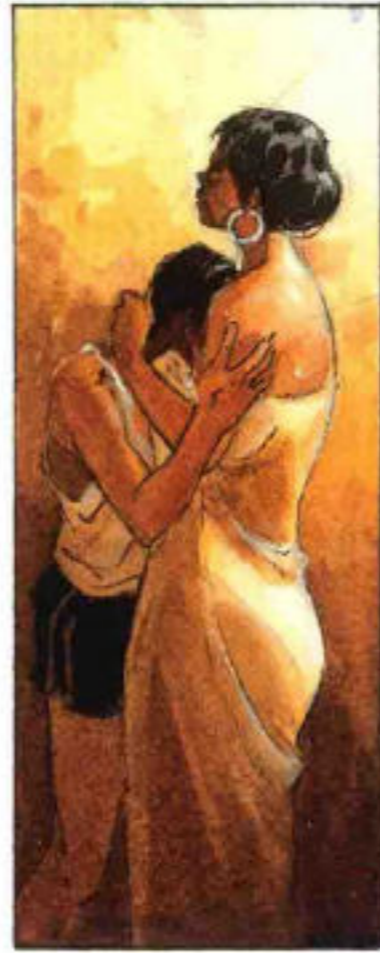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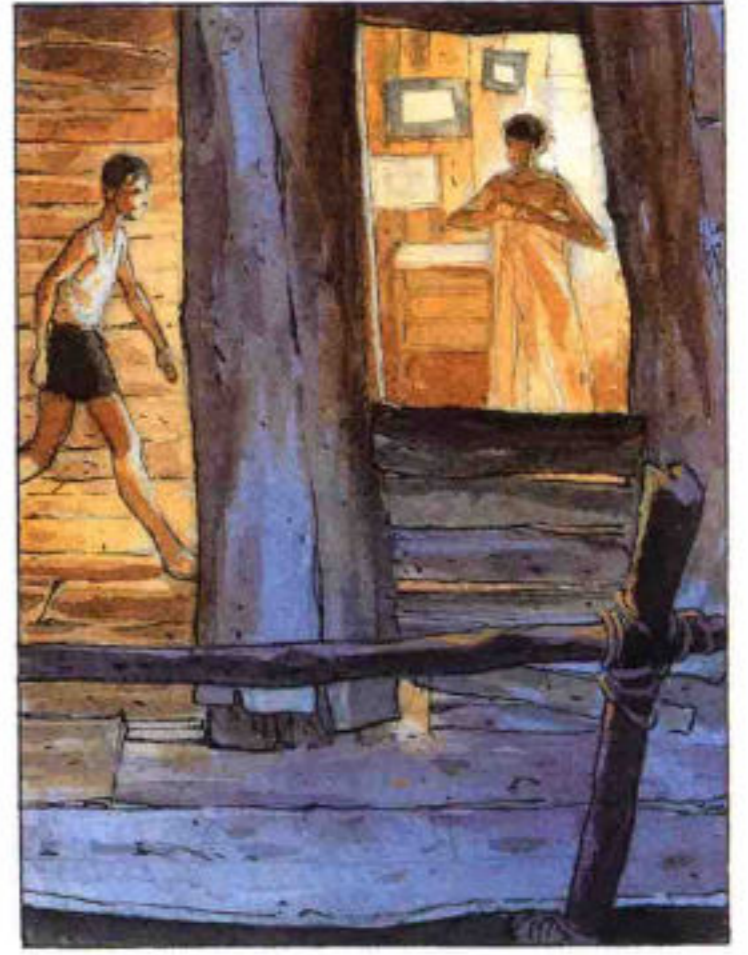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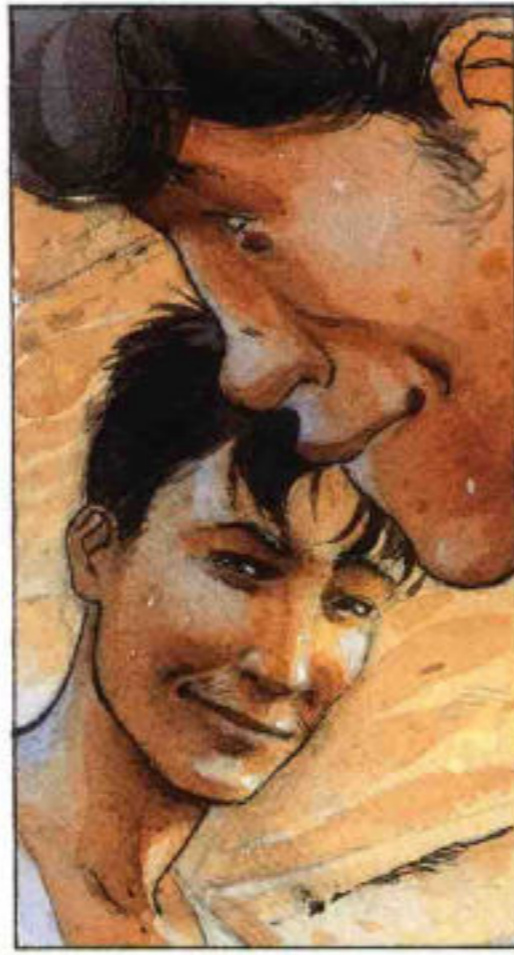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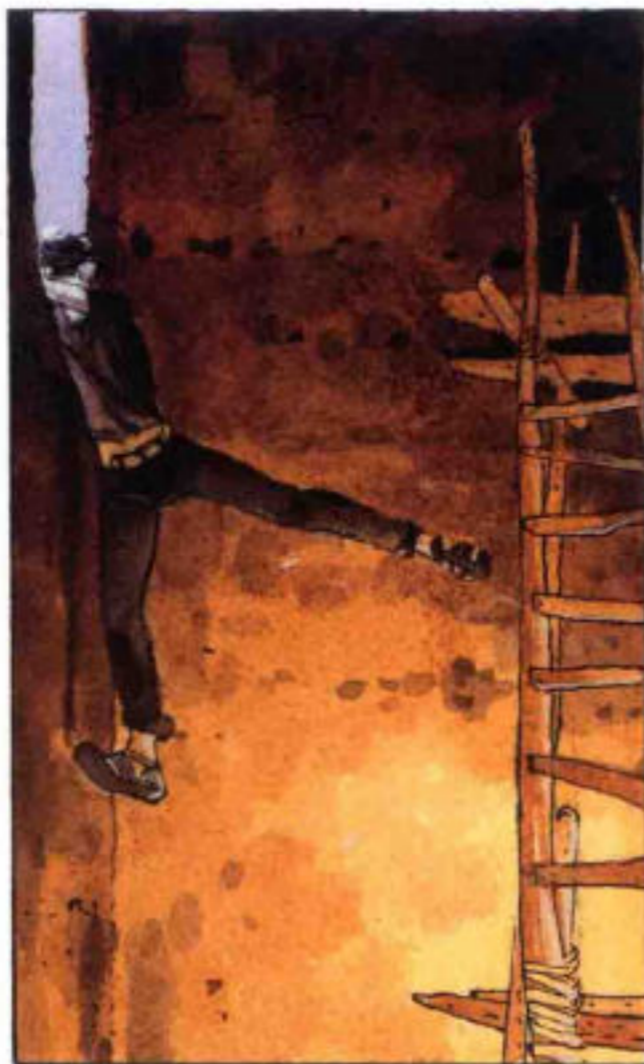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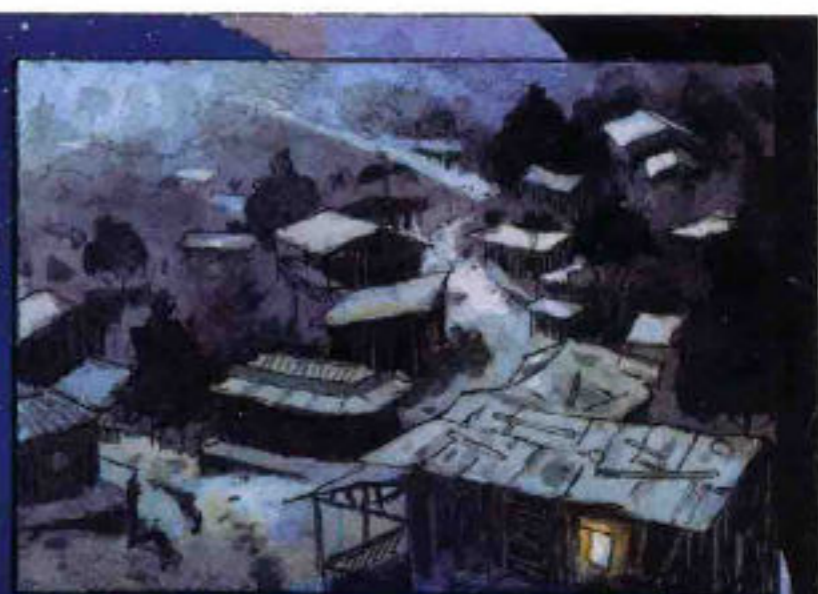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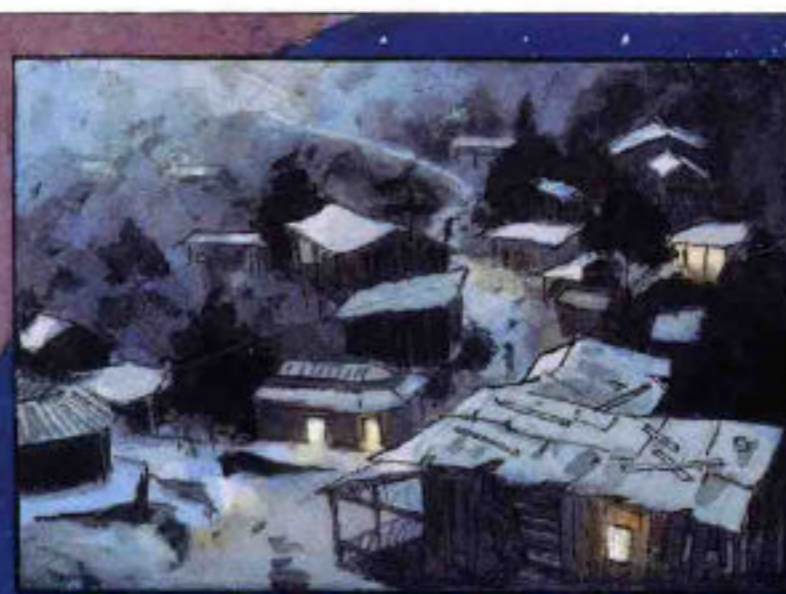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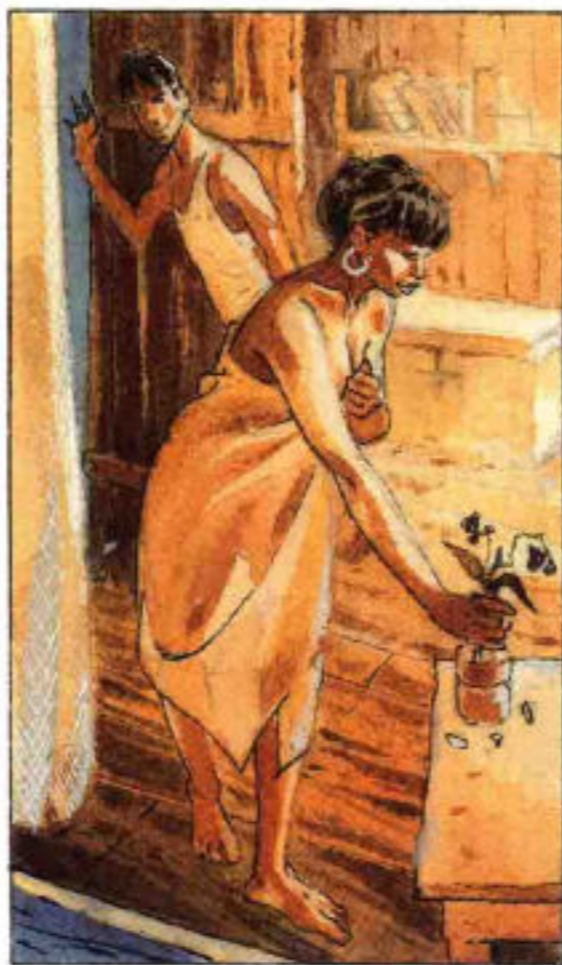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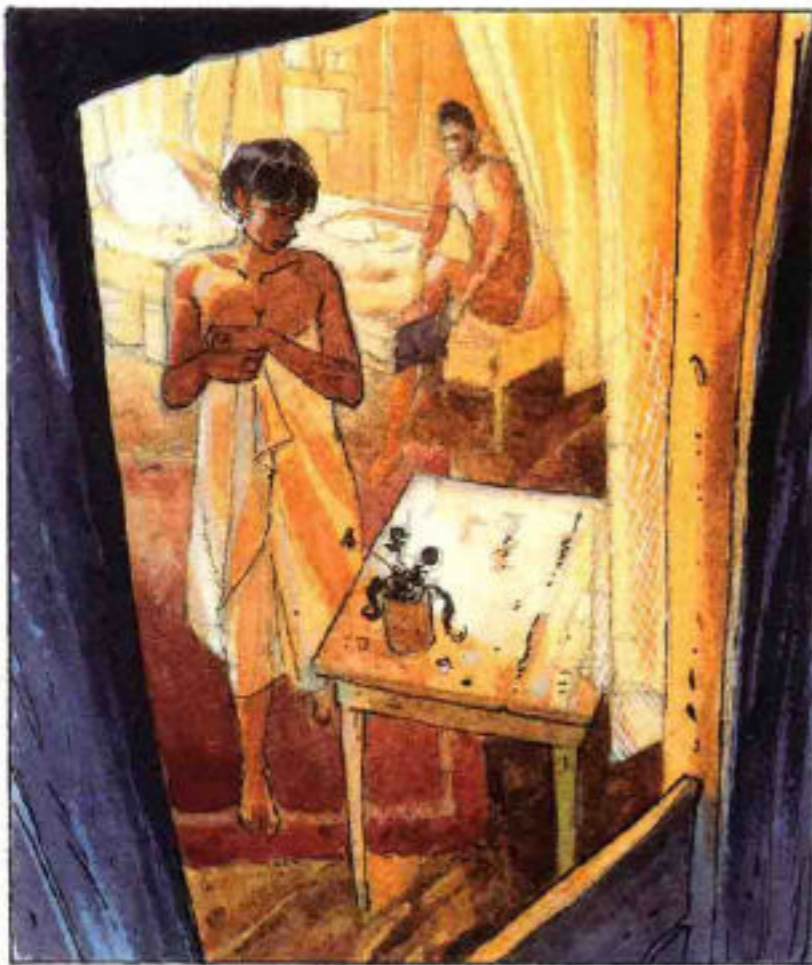












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你，^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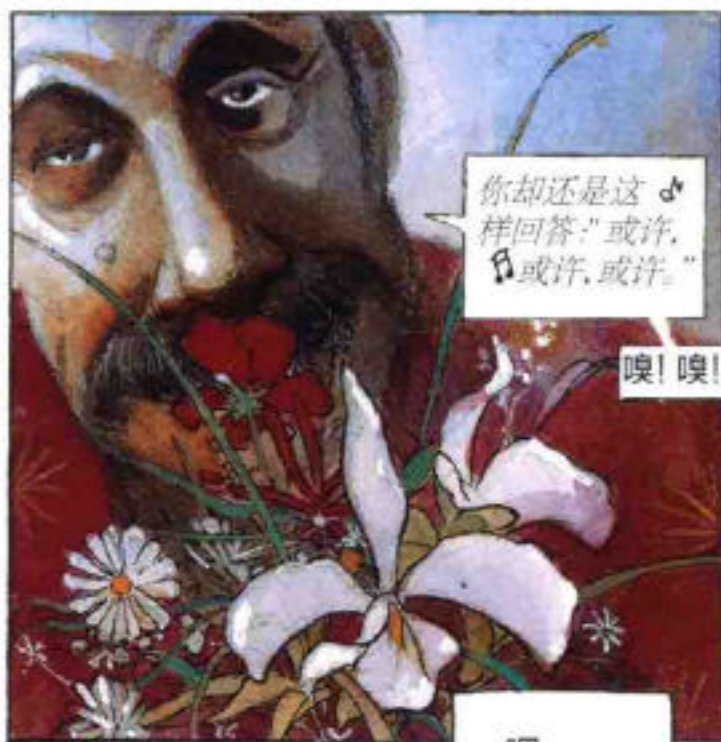


何时，何地，又该如何，你却总是回答说：

“或许，或许，或许……”



时日就这样飞过，我的绝望与日俱增，而你，



你却还是这样回答：“或许，或许，或许……”

噢！噢！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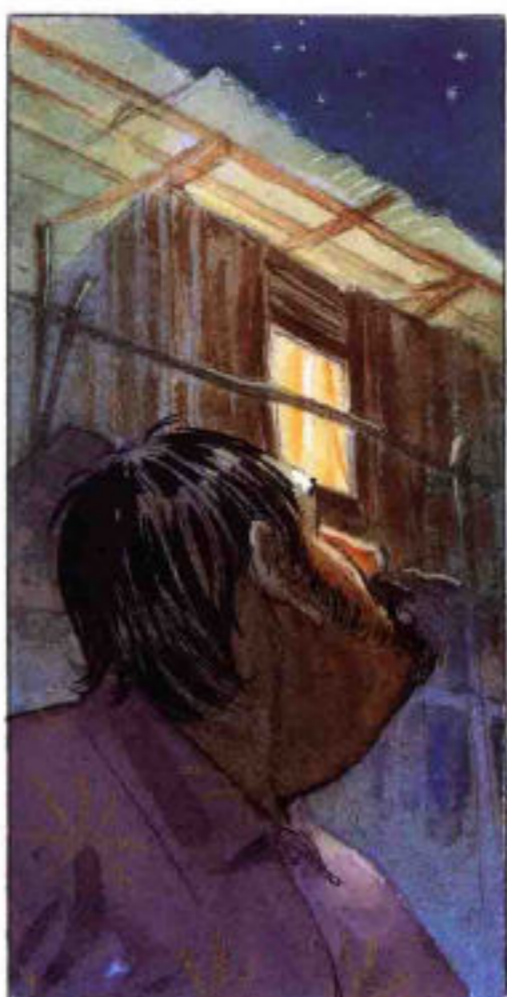


??

注③：西班牙歌曲《Quizas, Quizas, Quizas》，详注见书后附注页。



德·拉泽那先生？
我……
您在……？



嗯，多么美好的夜晚啊。



我被困在这儿了。
教堂里有个脚手架，
你能进来然后……



不是我不尊重您，先生。
我是坚决不进这个红色洞穴的。



但是我不想在这儿过夜。如果跳下去的话，
会受伤的。之后……

等一下！别着急，
布埃纳文图拉会帮您摆脱困境的。



您瞧，
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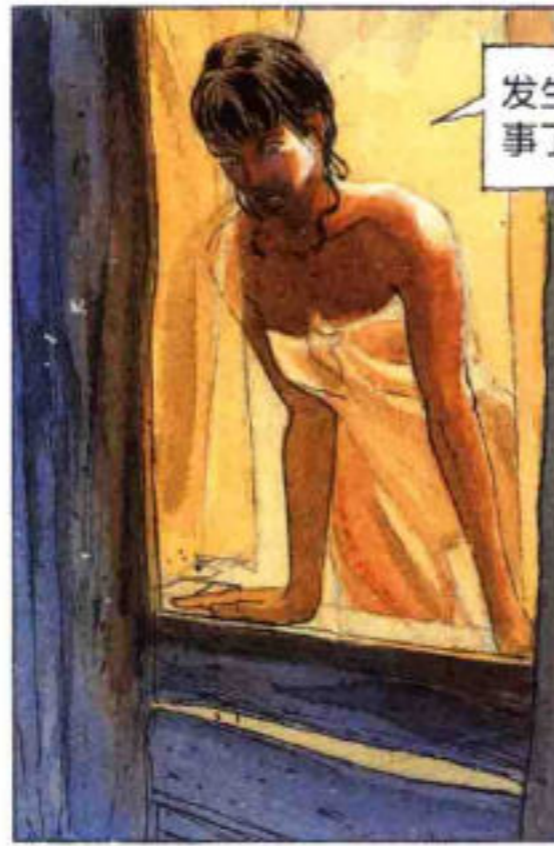


来吧，我扶着梯子。



好样的，
马上就到底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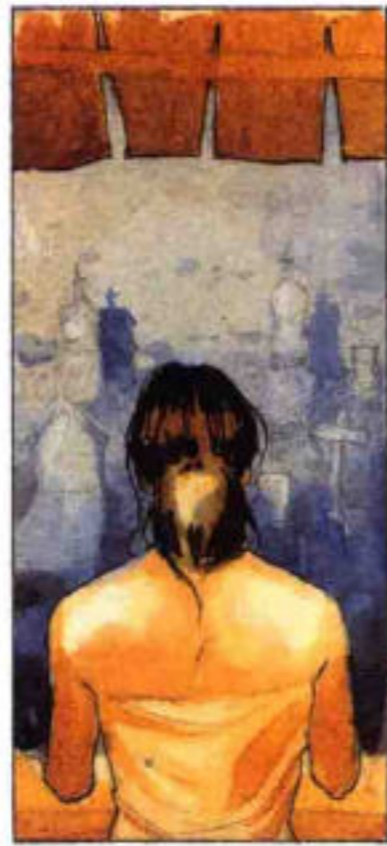




发生什么事了?



嘘.....



呼.....
谢谢。

这没什么，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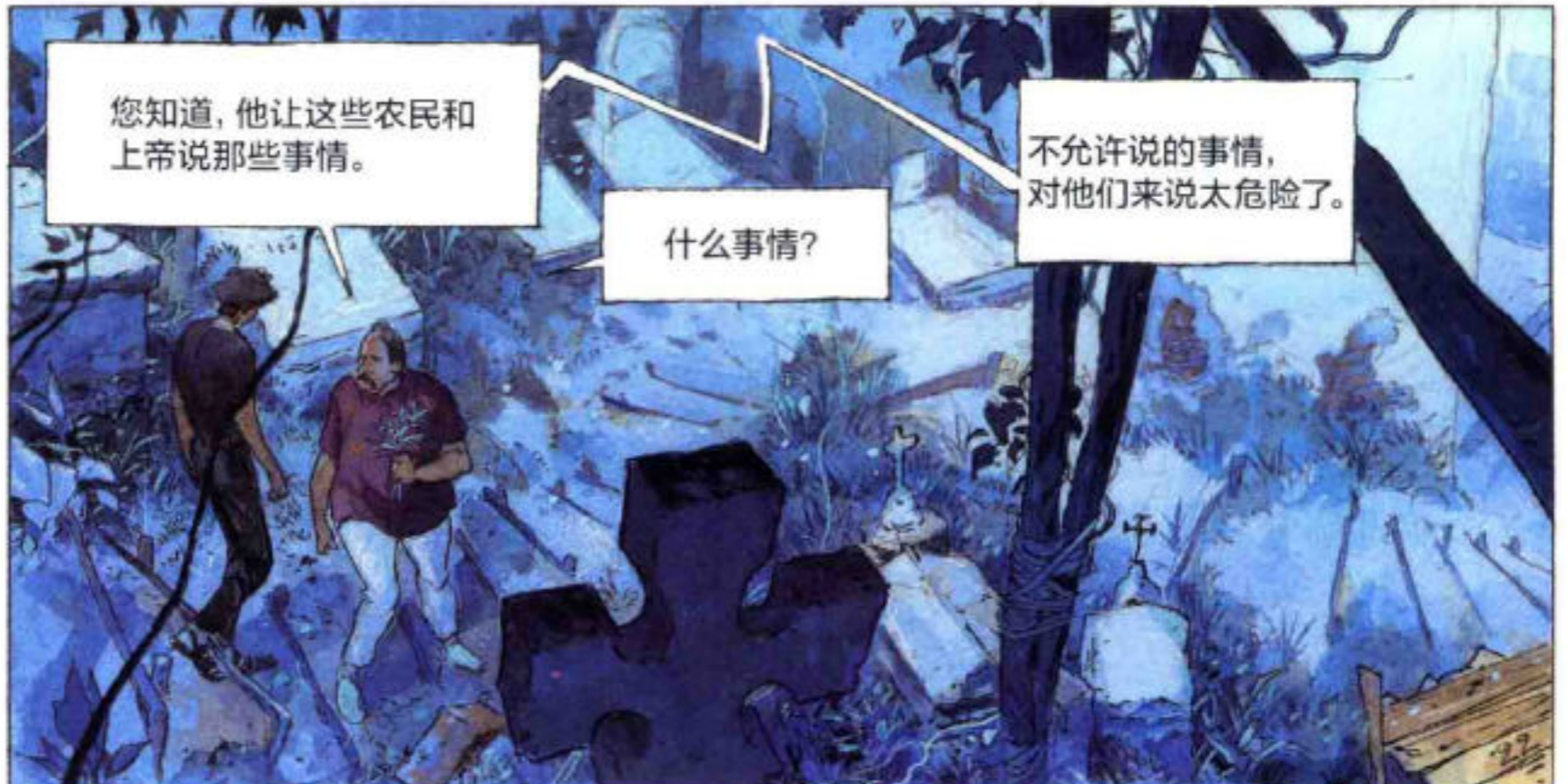


啊，德·拉泽那先生，我很荣幸在圣胡安认识您。



这话我只能和您说，

那个神父在给
人们灌输思想。



您知道，他让这些农民和上帝说那些事情。

什么事情?

不允许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

神父不认为他们就该这样活……

在上面，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这儿，没有必要让这些人去梦想着平等……这里不是天堂。



布埃纳文图拉，还好吗？好漂亮的花啊。

刚才那个声音是你弄出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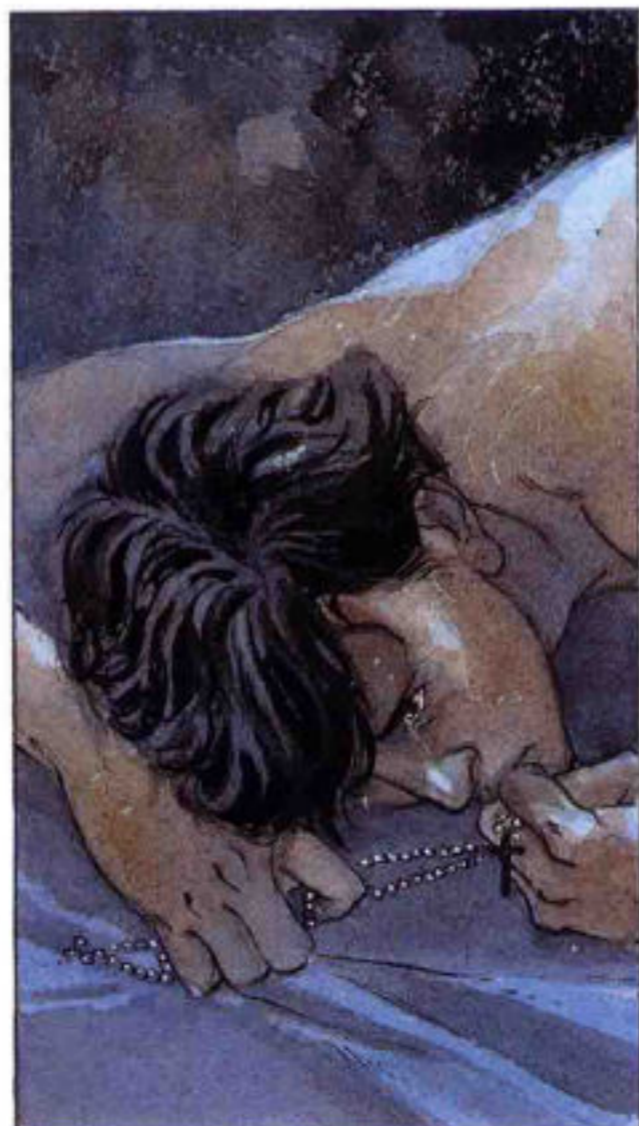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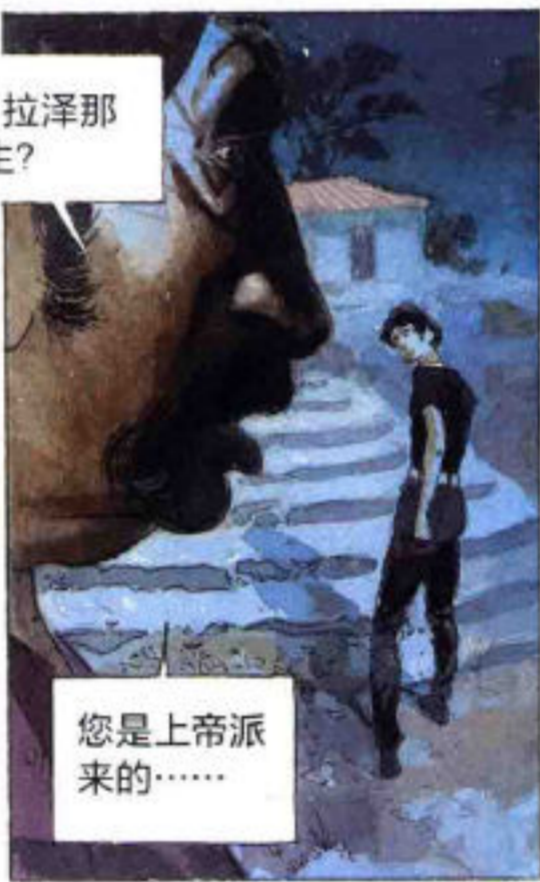
什么声音？



好了，我得走了，我的爱人等我呢。

德·拉泽那先生？

您是上帝派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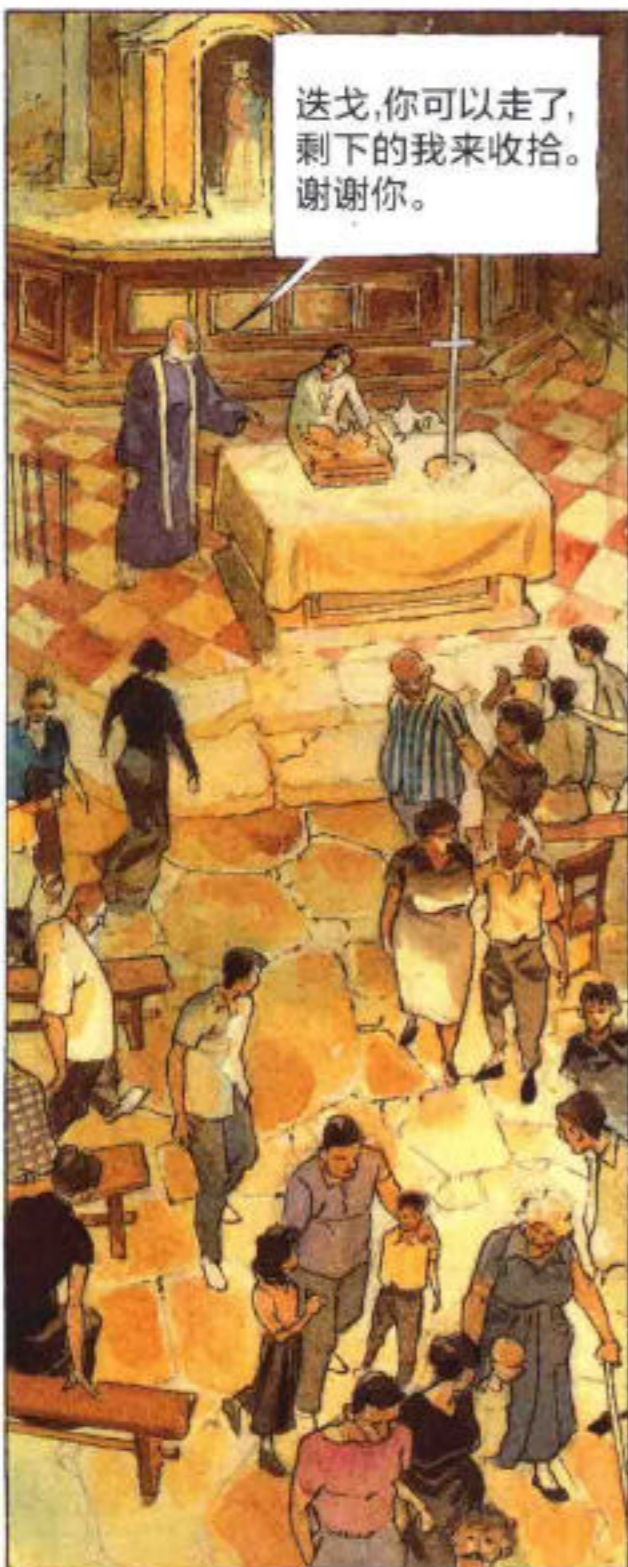
我们的天父，愿祢的名受显扬，愿祢的国来临，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阿门!



迭戈，你可以走了，剩下的我来收拾。谢谢你。



妈妈，小丫头儿，我们走吧。

闻，

迭戈，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可能是肥皂的味儿吧？

嗯。

孩子们，话说回来，

快到圣诞节了，今年让大家演一场耶稣降生，怎么样？你们会喜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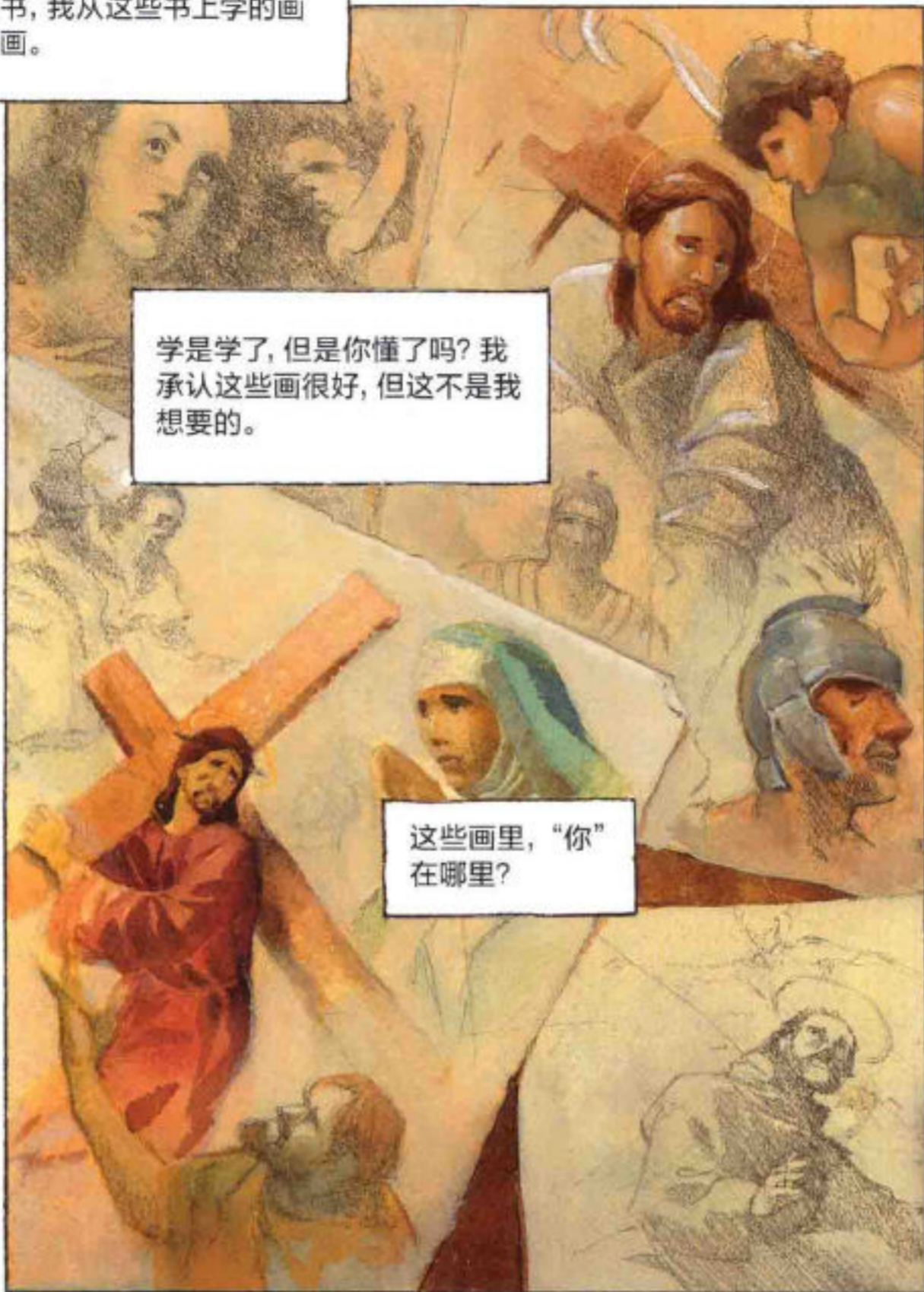


好了，加夫列尔，我们去看看你的画，怎么样？

好的，神父。

能做的还真太好了啊。

我爸爸从美国给我带回来一些书，我从这些书上学的画圣画。



学是学了，但是你懂了吗？我承认这些画很好，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这些画里，“你”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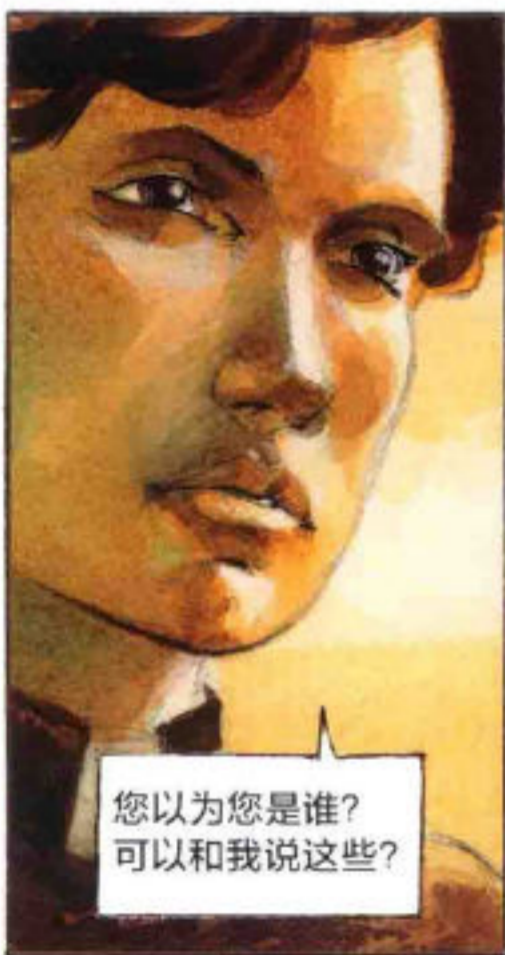


我……我是侍奉上帝的。

听着，孩子。你画的这些画满足的是那些神学院的人和贵族，他们可以一边喝着朗姆酒和可乐，一边欣赏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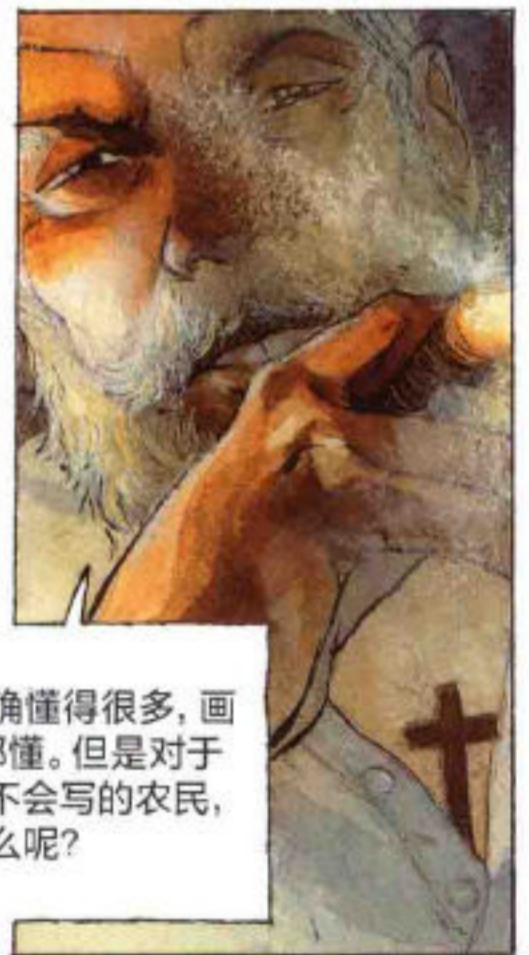
我现在明白华金为何如此热衷了。



您以为您是谁？可以和我说这些？



加夫列尔，别误会，我不是贬低你的才华，你要想到，在这里画画要感动谁？



宗教艺术方面你的确懂得很多，画中的象征、形式你都懂。但是对于这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这些能带给他们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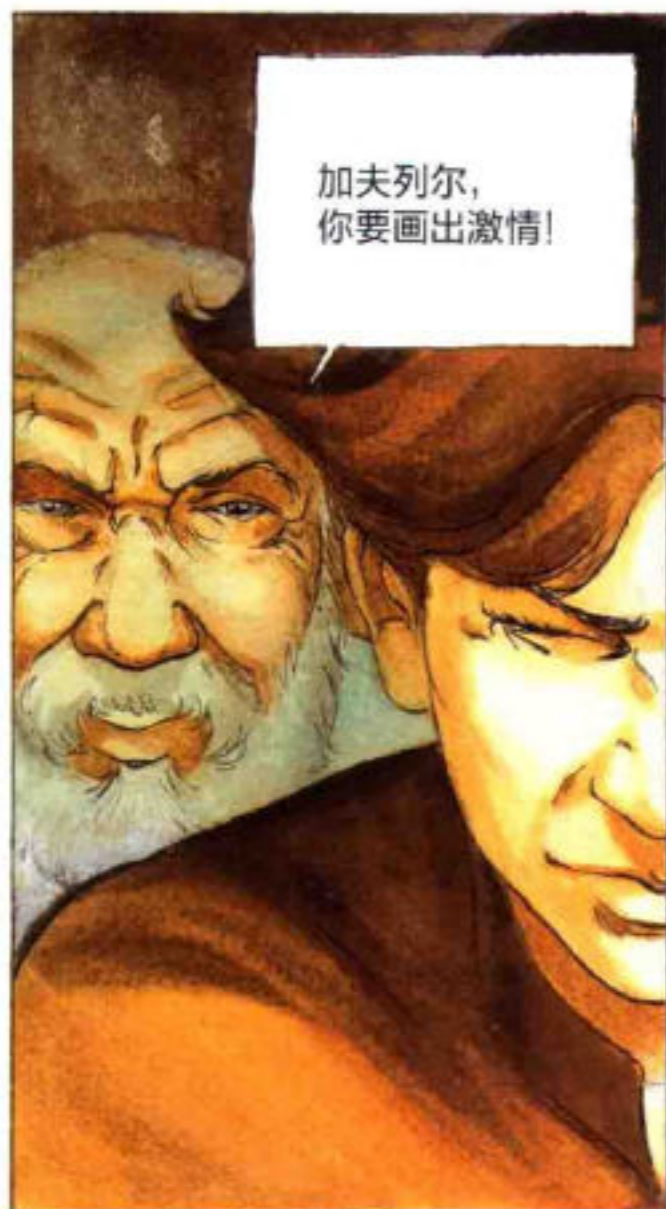


我要去收拾行李了。

加夫列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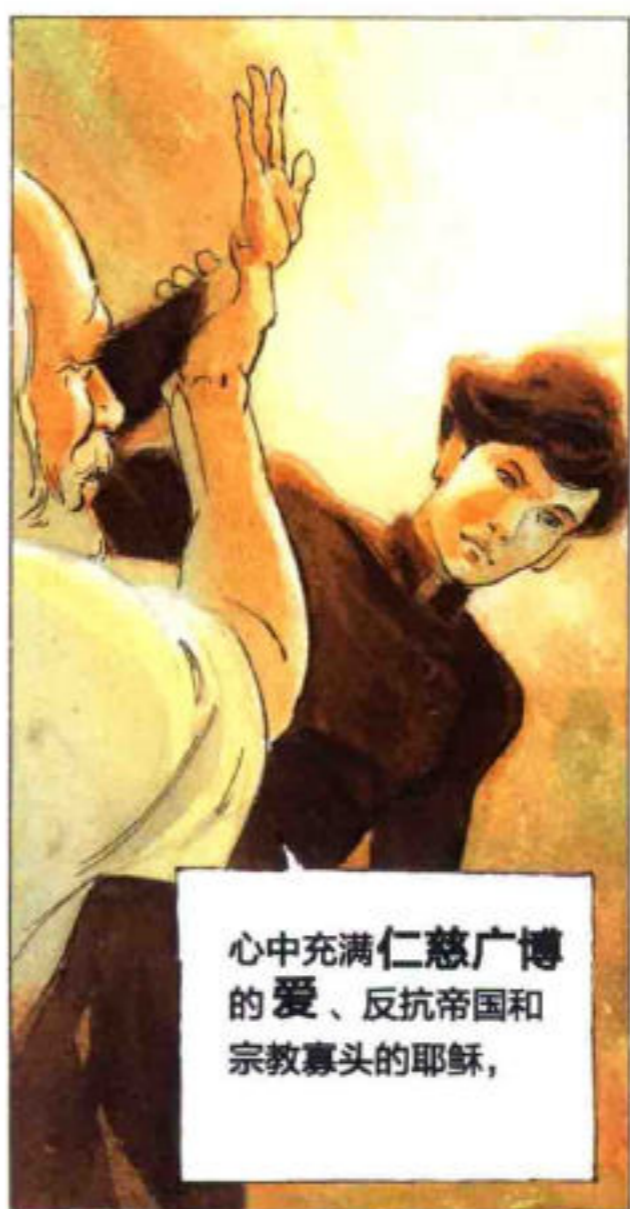
让我静一静！



加夫列尔，
你要画出激情！



想想看，
当耶稣站起来反抗侵略者
和那些盲从的人……



心中充满仁慈广博
的爱、反抗帝国和
宗教寡头的耶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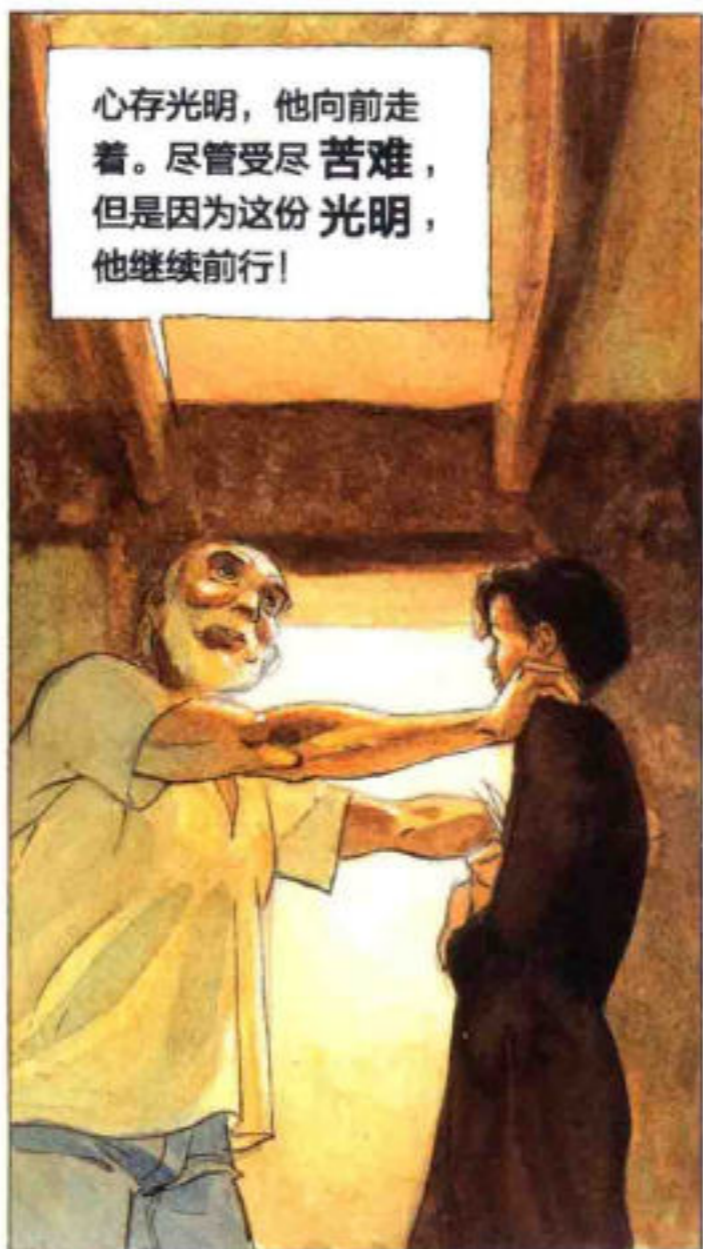


被所爱的人背叛，精
疲力竭，步履蹒跚，
背负着注定了死亡
命运的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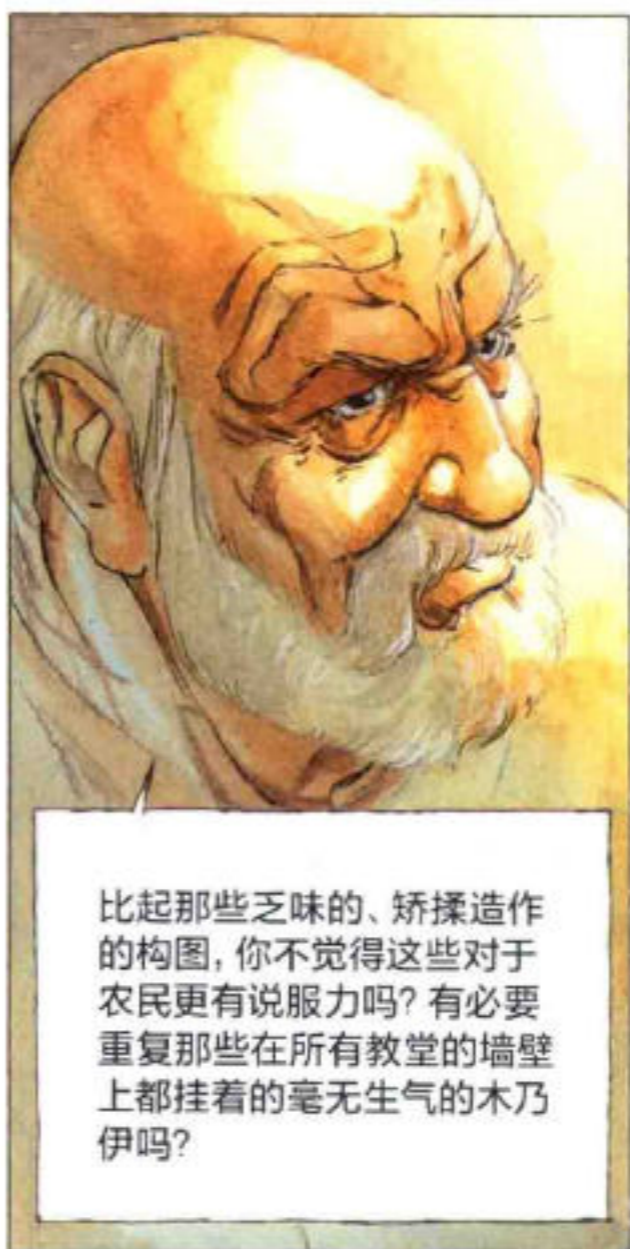


想想那种 **热情**，想想
他眼中流淌的**血和汗**，

还有他所肩负的
责任，



心存光明，他向前走
着。尽管受尽**苦难**，
但是因为这份**光明**，
他继续前行！



比起那些乏味的、矫揉造作
的构图，你不觉得这些对于
农民更有说服力吗？有必要
重复那些在所有教堂的墙壁
上都挂着的毫无生气的木乃
伊吗？



光明并不是
他头上的金
色光环！



来！我给你
看些东西。



啊，在这儿！



看出来是谁吗？

这是那位女士……



康塞普西翁，二十五年了。她当时人见人爱，是希诺特加最漂亮的女孩儿。

也是我唯一的模特。

给她作画，对于我来说，是从时间的车轮下留住她的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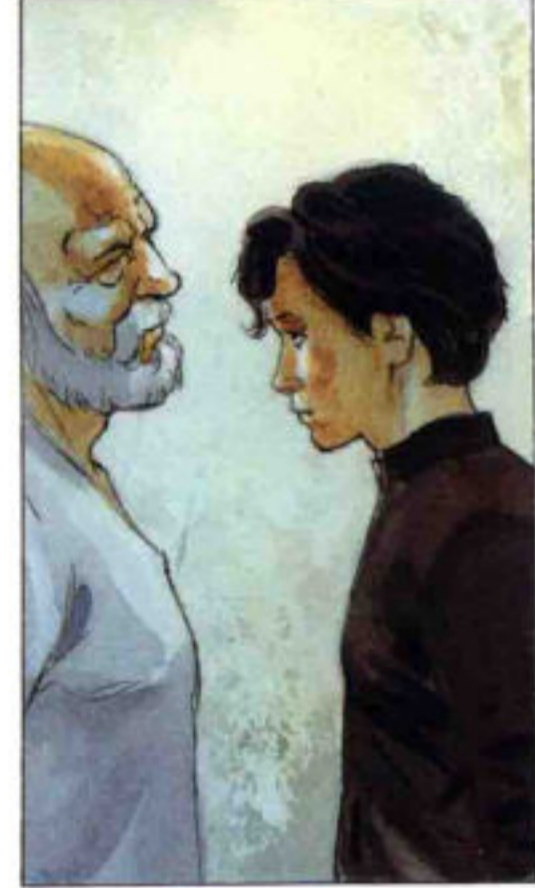
还有就是展示她对别人那种无私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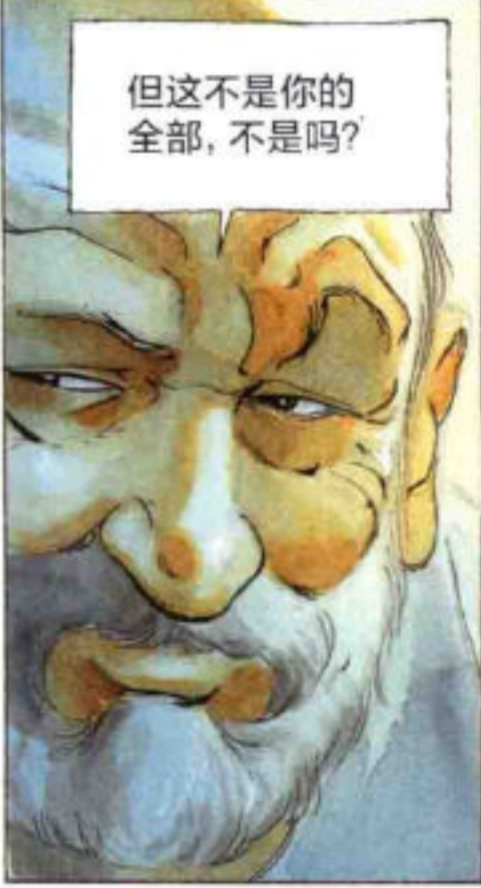
你欣赏的那些画家，能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那些大画家也曾到甲板上、青楼里、无家的农民和小混混中寻找他们的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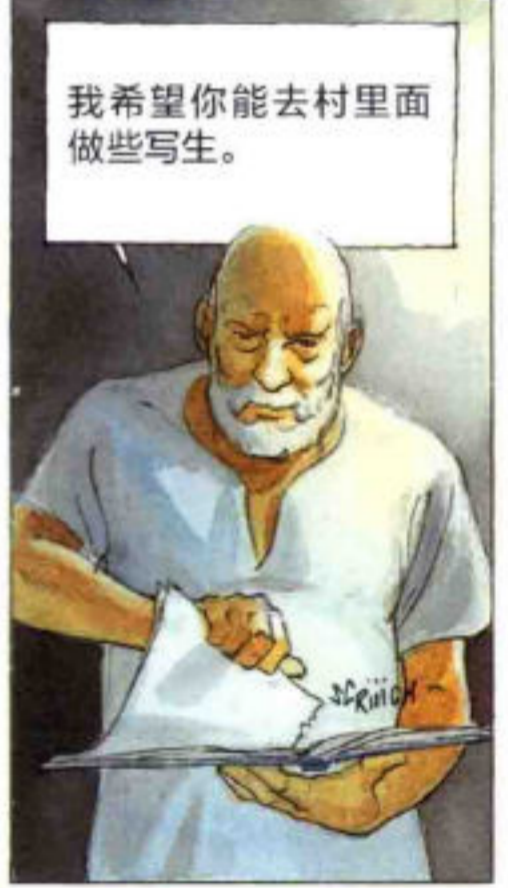
要揭开事物的表象，明白吗？



在这儿，那些农民远离你，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



但这不是你的全部，不是吗？



我希望你能去村里面做些写生。



拿着。

神父，那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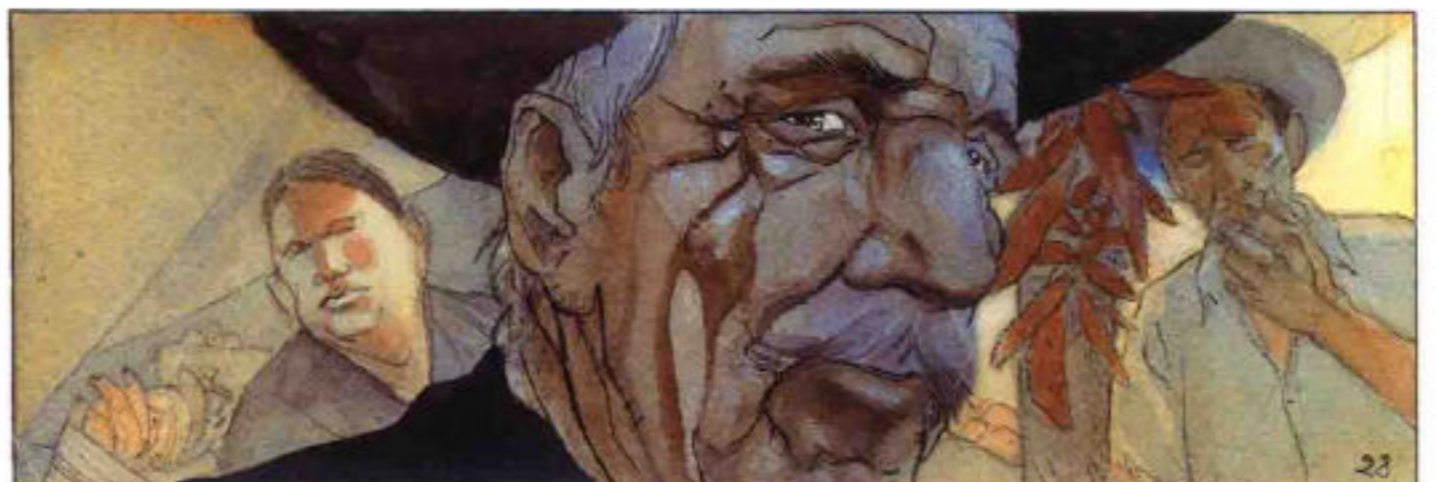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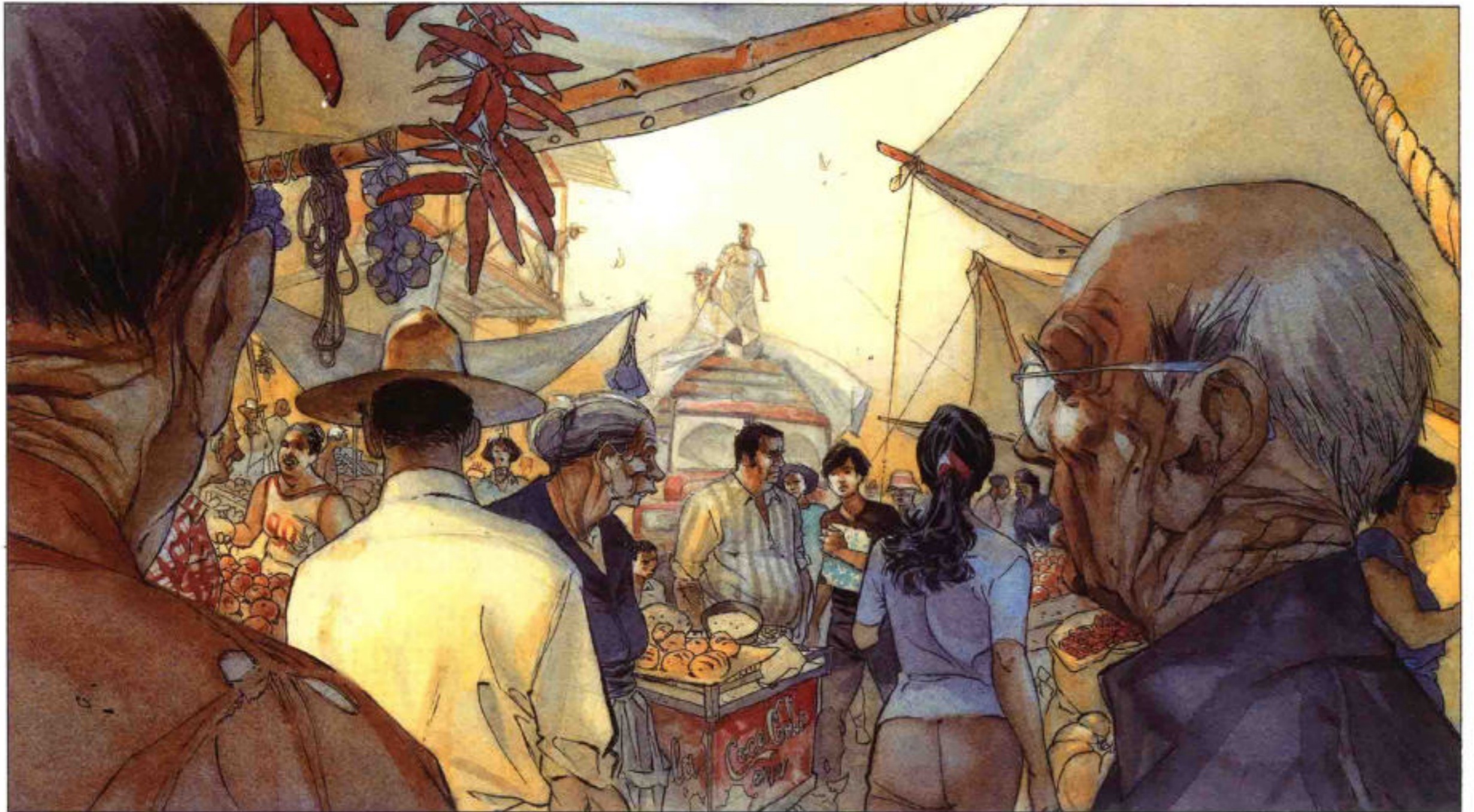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这么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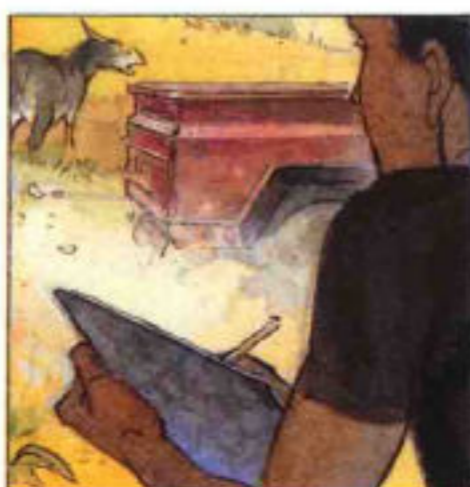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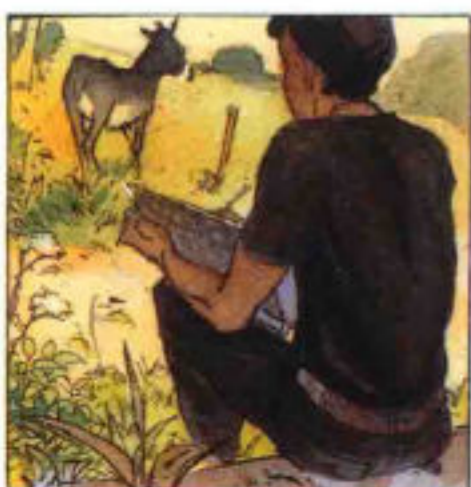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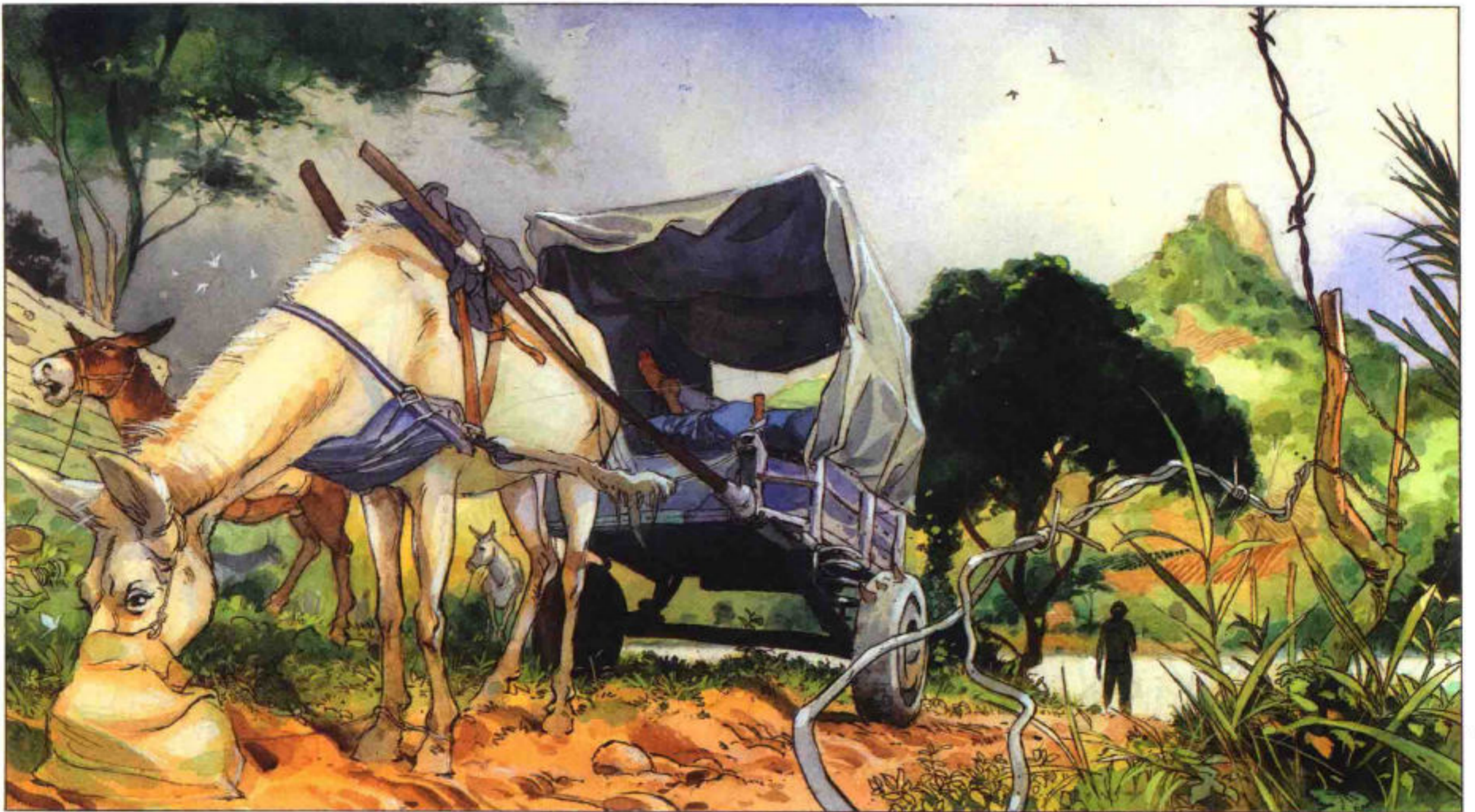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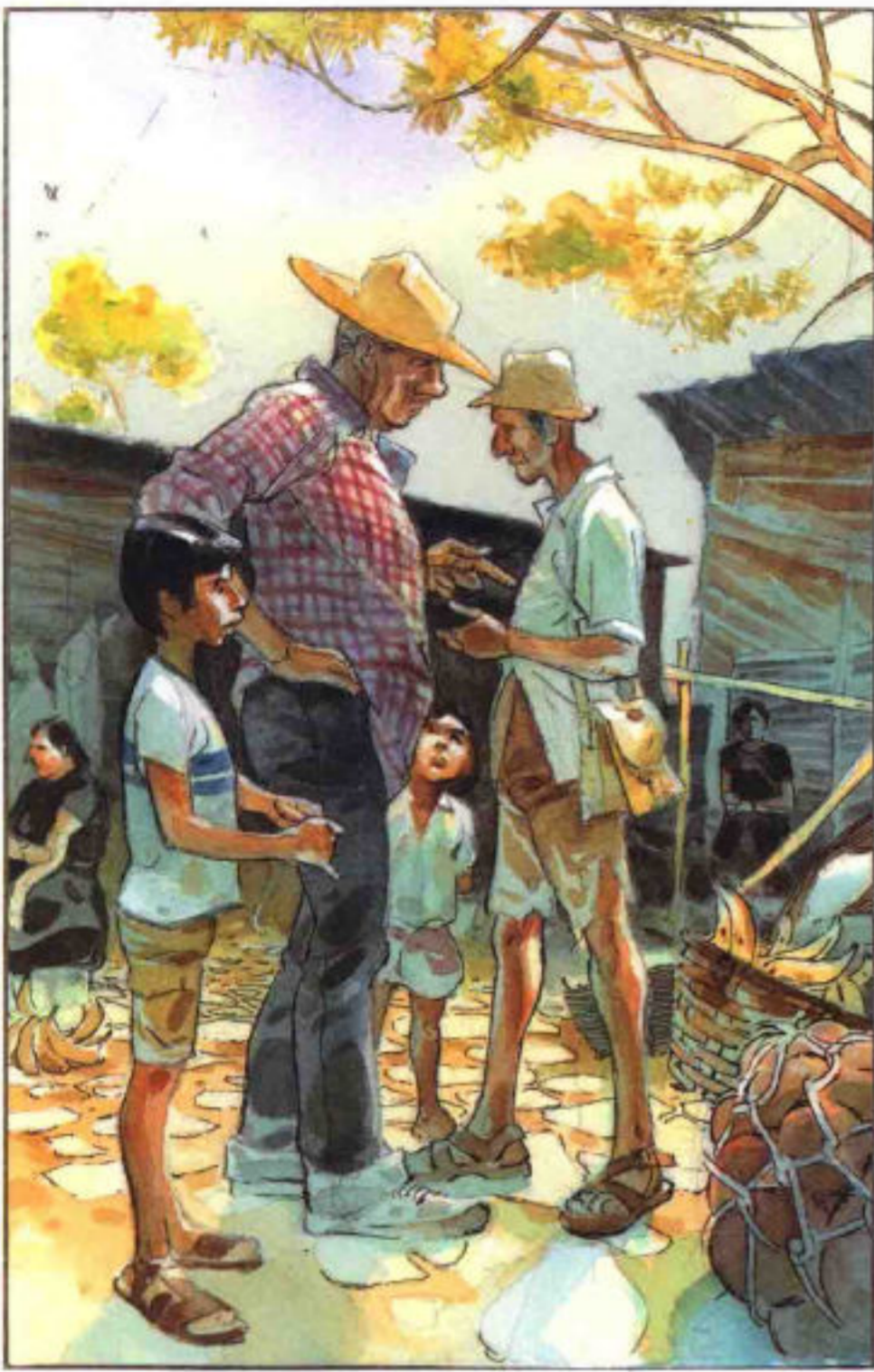
那个不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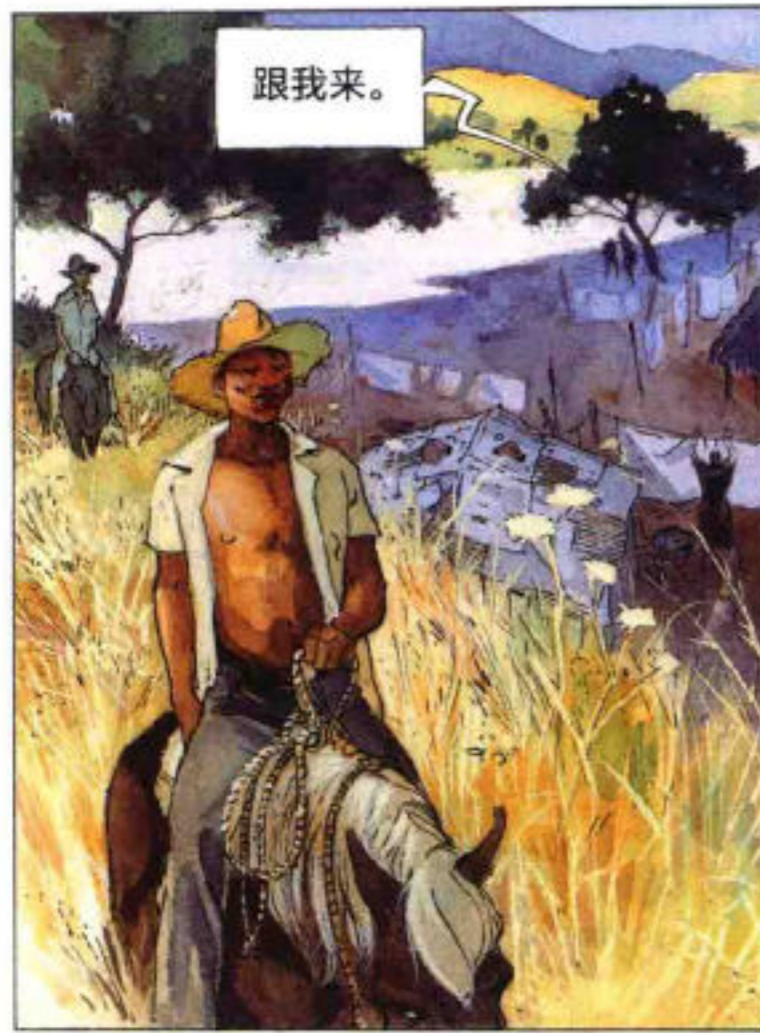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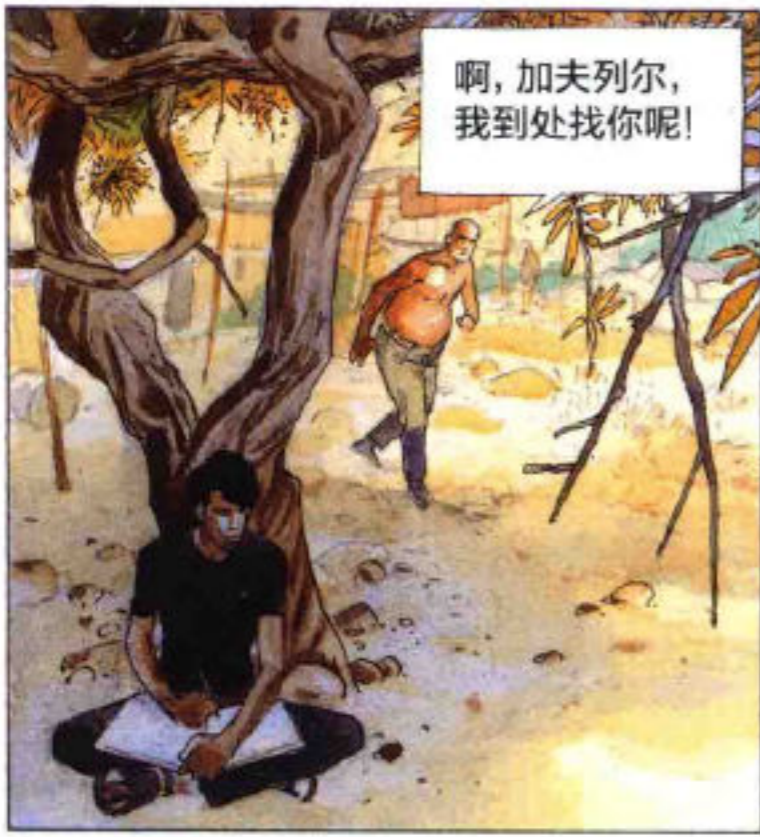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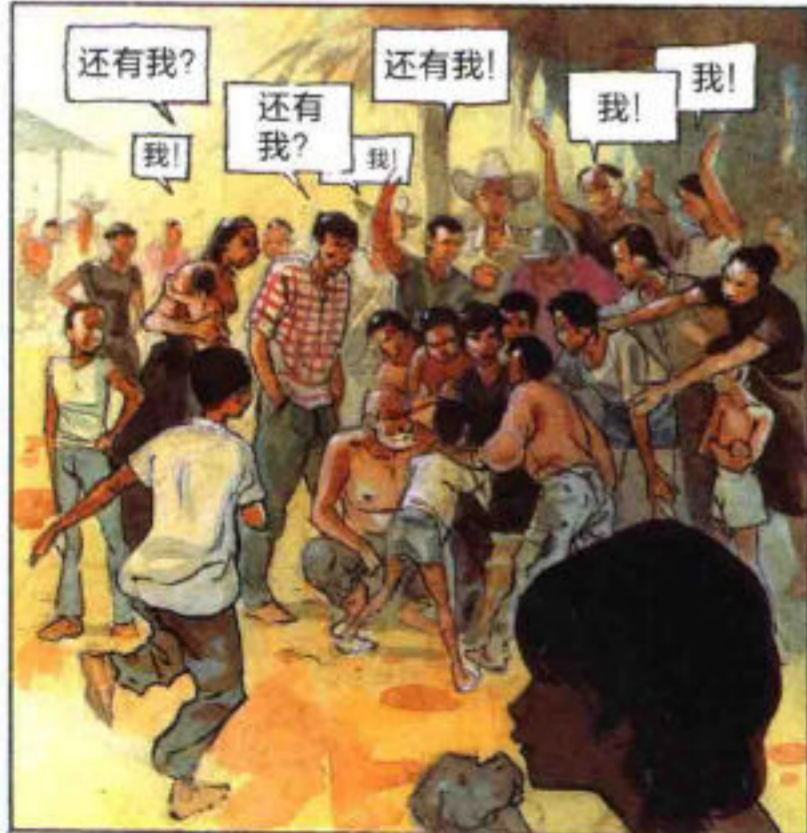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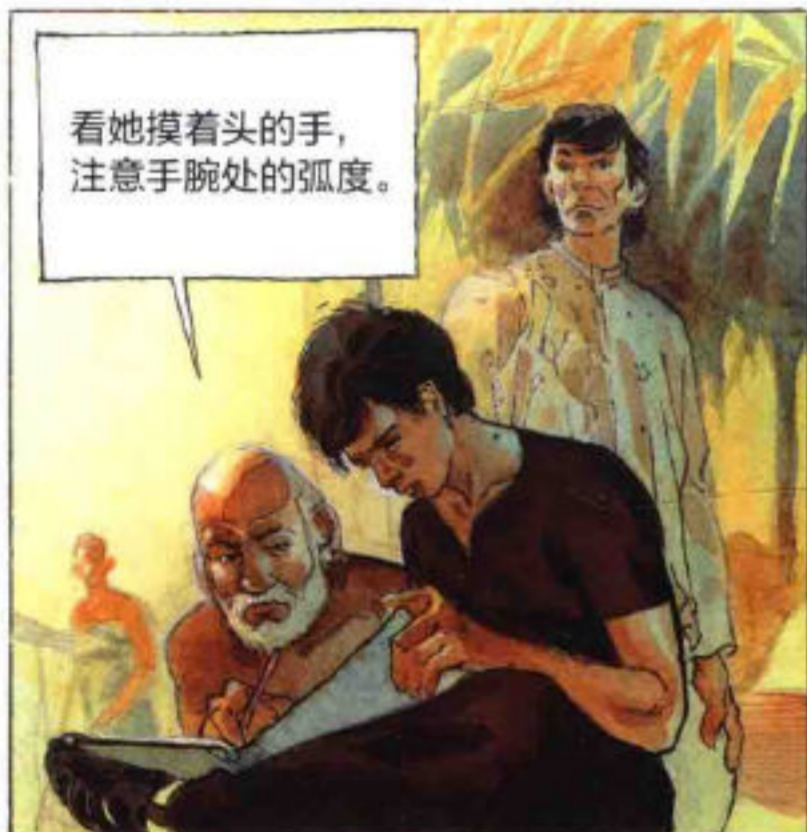
正因为没做过我才让你去的。

去吧。









加夫列尔，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一个虔诚的人逗一个小孩儿，说：“如果你能告诉我上帝在哪儿，我给你一个比索。”



小孩儿回答说：“如果你能告诉我哪儿没有上帝，我给你十个比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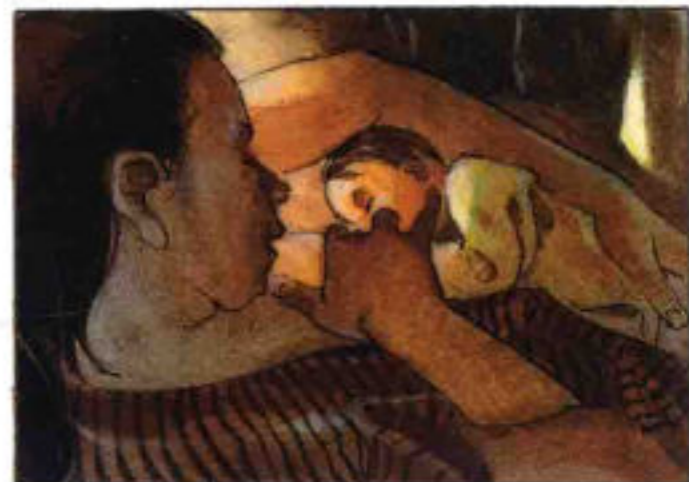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学着观察他们，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那种感觉就像妈妈给她的女儿梳头，梳完后在女儿嘴唇上轻轻一吻一样……



……这个婴儿伸出小手去抓爸爸的手。



让他们了解自己。



你是个过客，加夫列尔。



得表达出他们生命中的独一无二。



在你的艺术中，你可以将神具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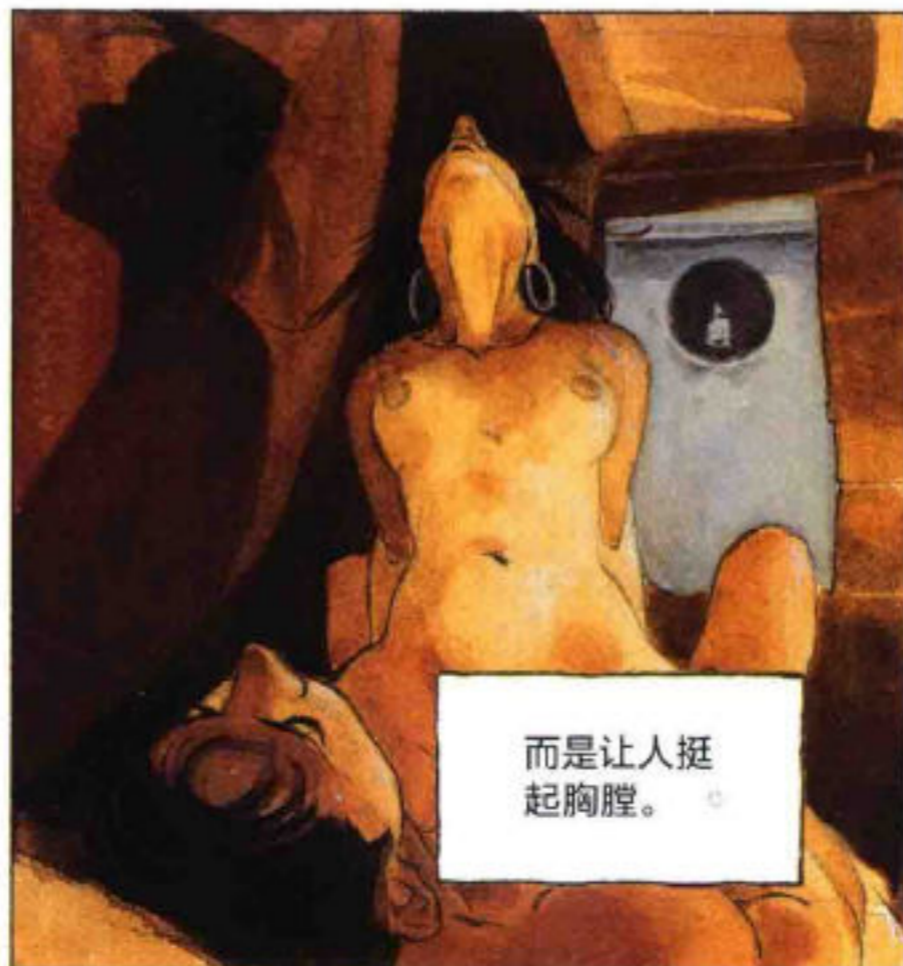
赋予他们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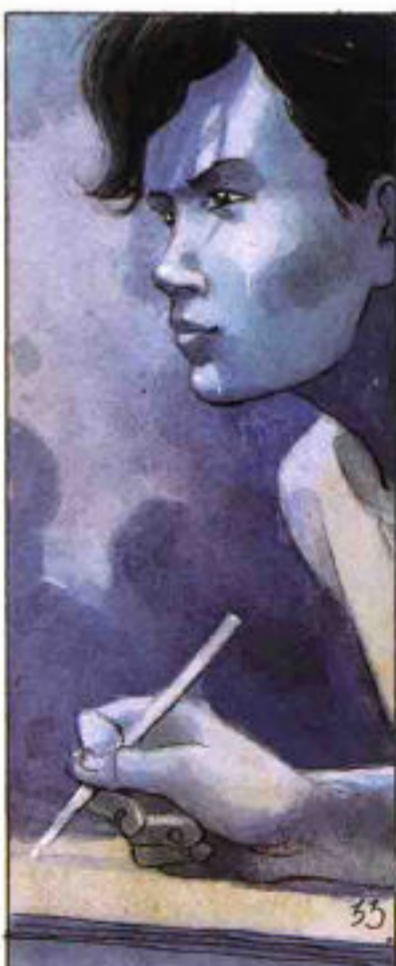
这是你来这儿的理由。



耶稣的形象不是让人卑躬屈膝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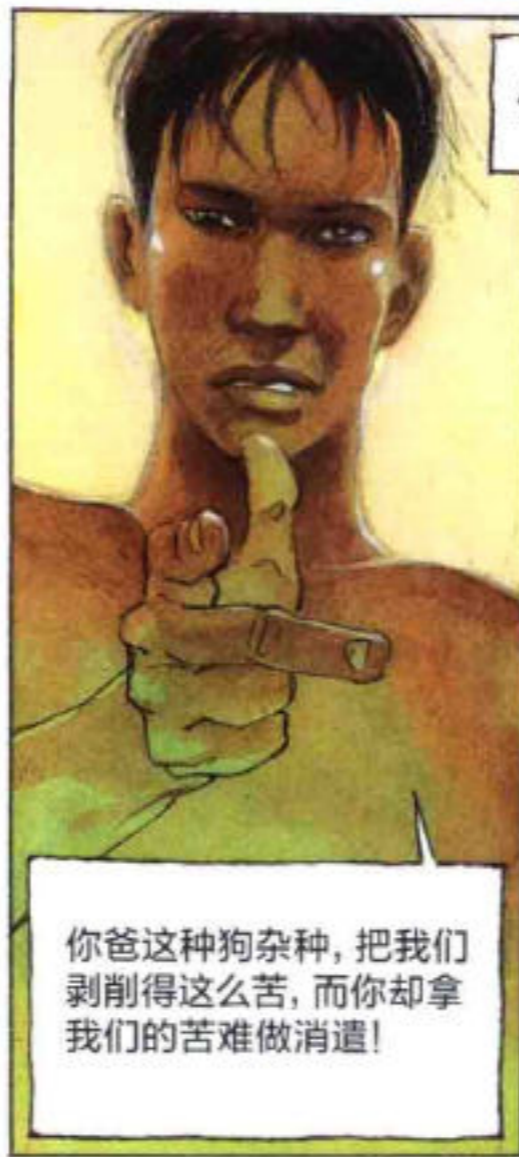


而是让人挺起胸膛。





啧啧！你比他们还坏！



你这个吸血鬼！

你爸这种狗杂种，把我们剥削得这么苦，而你却拿我们的苦难做消遣！



听着，迭戈，这是我体验你们生活的方式。



靠！我们的生活你懂了多少？

PAF!



啧啧！看！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手！



艺术也是一种劳动。

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艺术什么也不是！



住手，迭戈！



神父，别理他！

一边呆着去！不许给德·拉泽那先生找麻烦！

他就是个红色胚子，和他爸一样，共产主义分子。



但是他干不成什么大事儿，就他那样。



嗯……

我看您给大家画像画了好几天了……我就想着……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是打算在圣诞节时送给康塞普西翁的礼物。

找到了。

在这个相框里面，我想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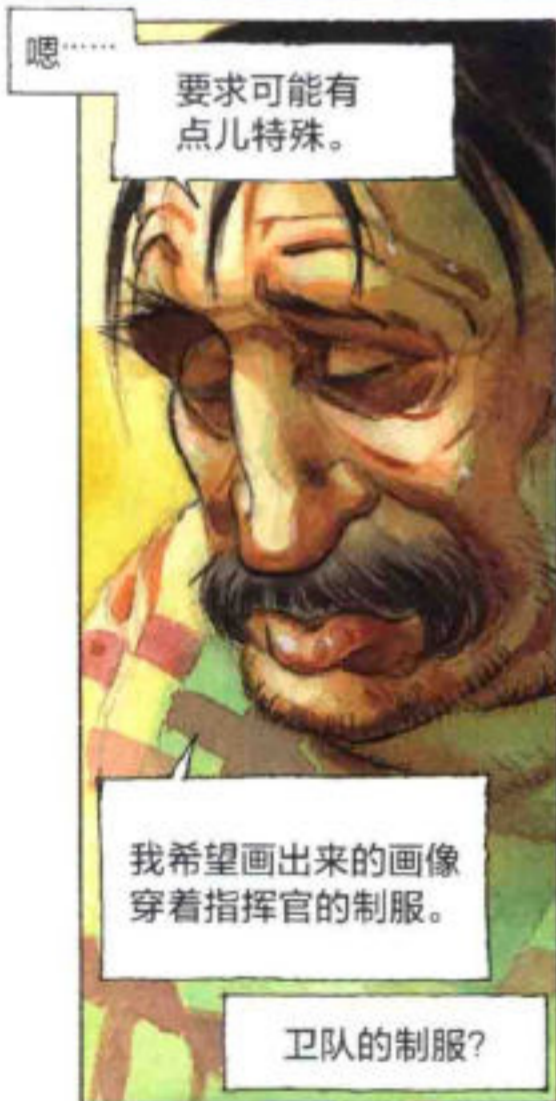


我想请您给我画幅画像……

我带纸了！

很乐意效劳，布埃纳文图拉。

但是……



嗯……

要求可能有点儿特殊。

我希望画出来的画像穿着指挥官的制服。

卫队的制服？



您知道，我们这种农民唯一摆脱困境的途径就是当兵，赚点儿钱。

我需要钱，好说服康塞普西翁别再继续“工作”了。



我们好成立个家庭，没别的，就她和我……



如果我能给她一幅我穿着制服的画像，就相当于给她一个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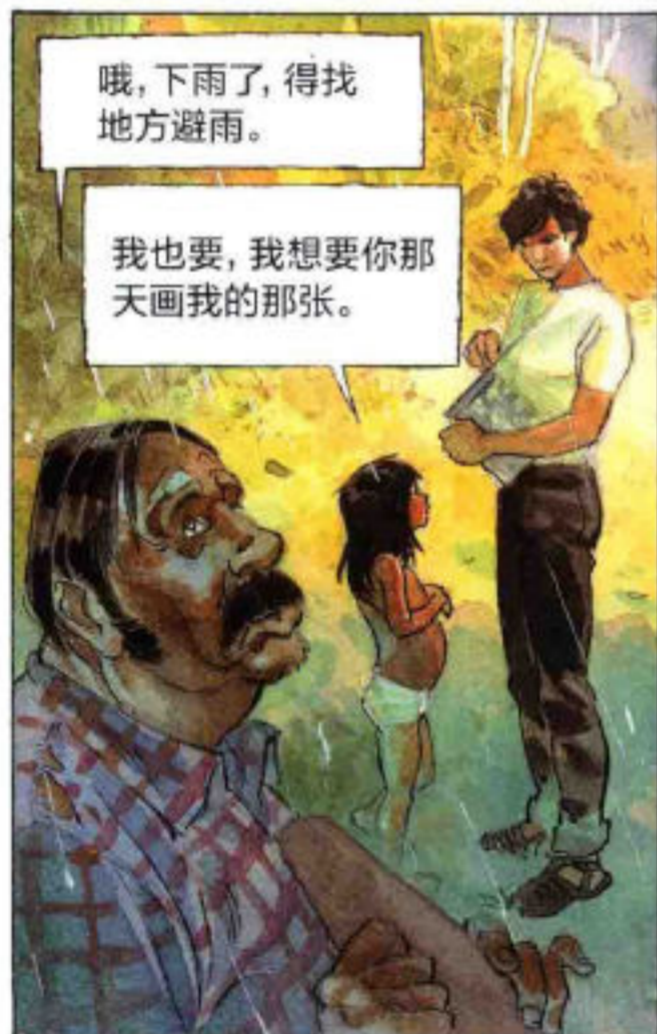
我想给她希望。



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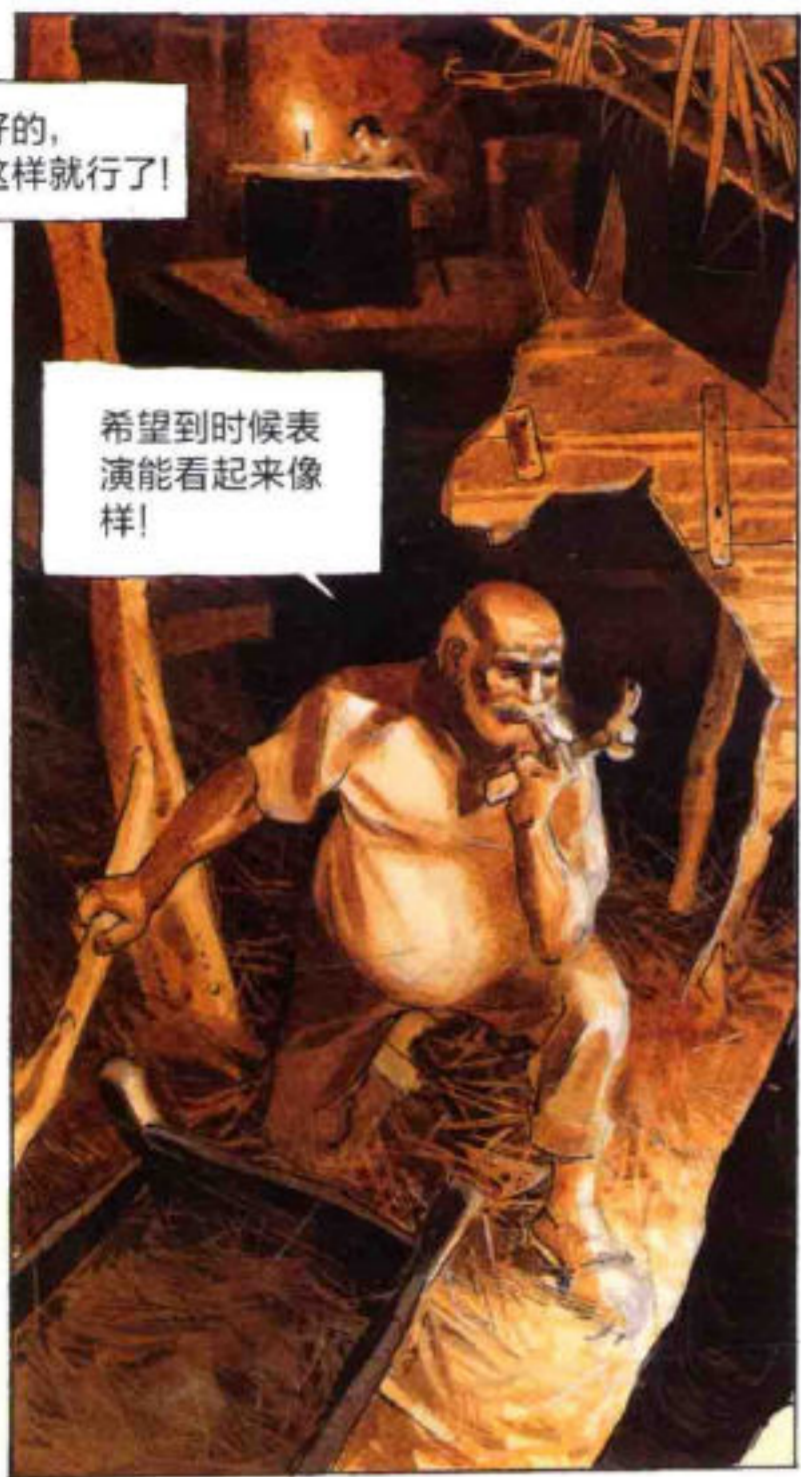
好吧，就坐那边，别动。

收点儿肚子，可以吗？



好的，
这样就行了！

希望到时候表演能看起来像样！



加夫列尔，
还顺利吗？



啊，加夫列尔！
就是这样！
很感人！

上帝啊！



这不是那个
孩子吗？

这不是
老吉姆纳吗？

那儿，那些当兵的！呵呵，
恐怕总统不喜欢这个。

加夫列尔，你把这些大众都
画进去了，简直是太棒了！



他们代表着
一切啊！

这样构图，耶稣就
走进我们当中了。

我希望他的眼神
能触动我们，

我希望他能看
着我们，但是
我还没想好怎
么画他的眼神。

穿透我们。



但我还没想
好怎么表现
出来。

我再工作
会儿。

好了，休息去
吧，夜晚会带
给我们灵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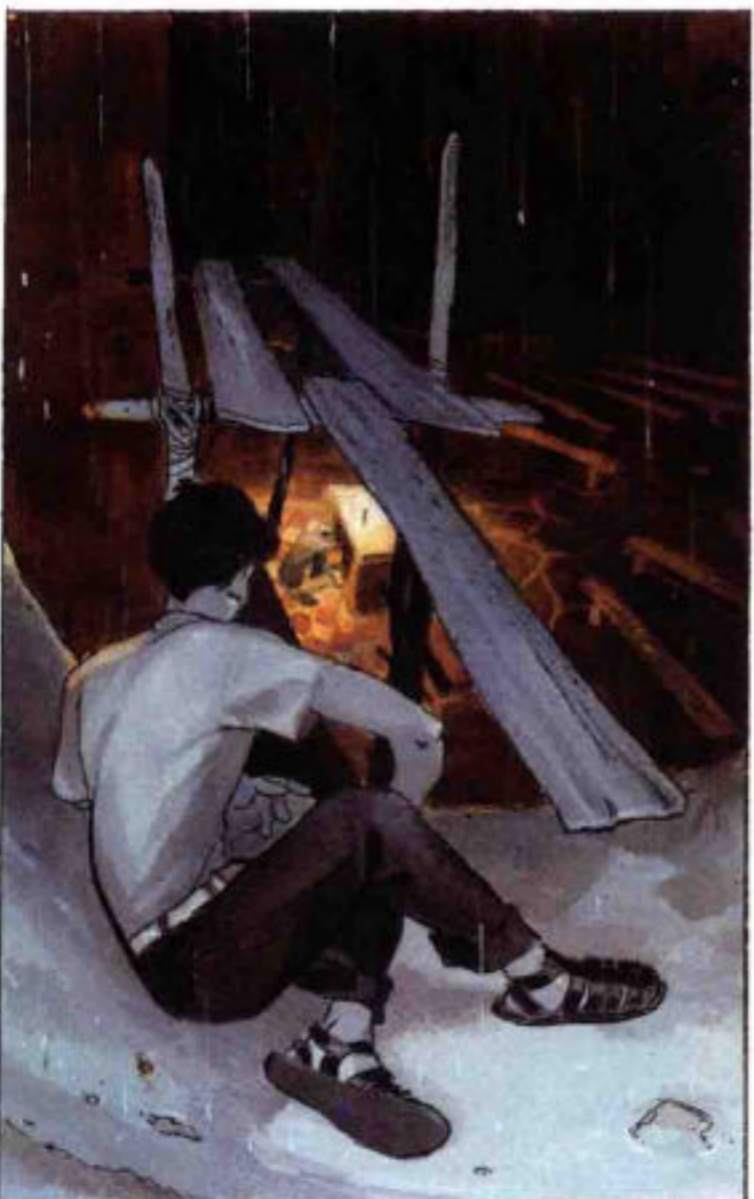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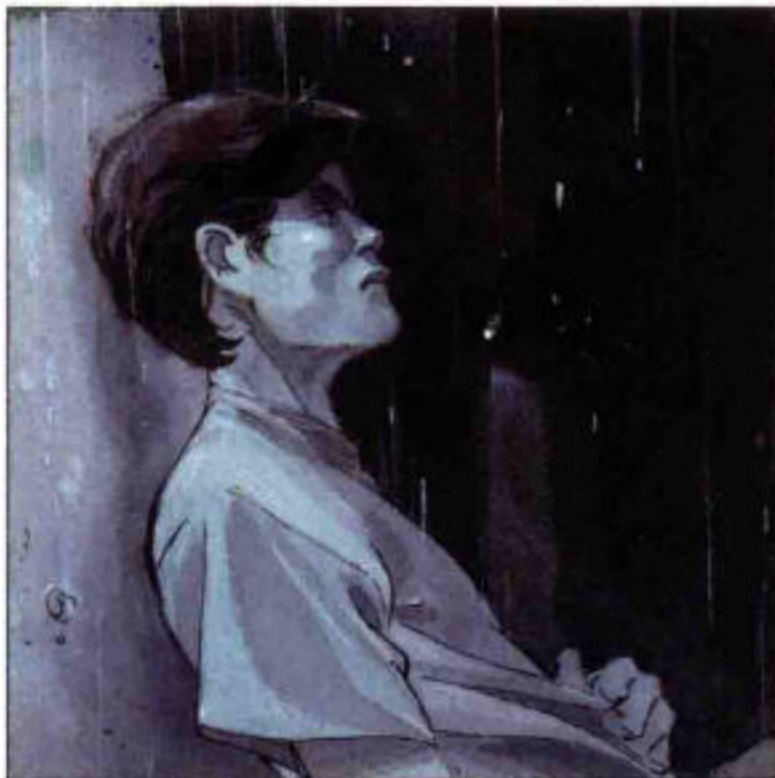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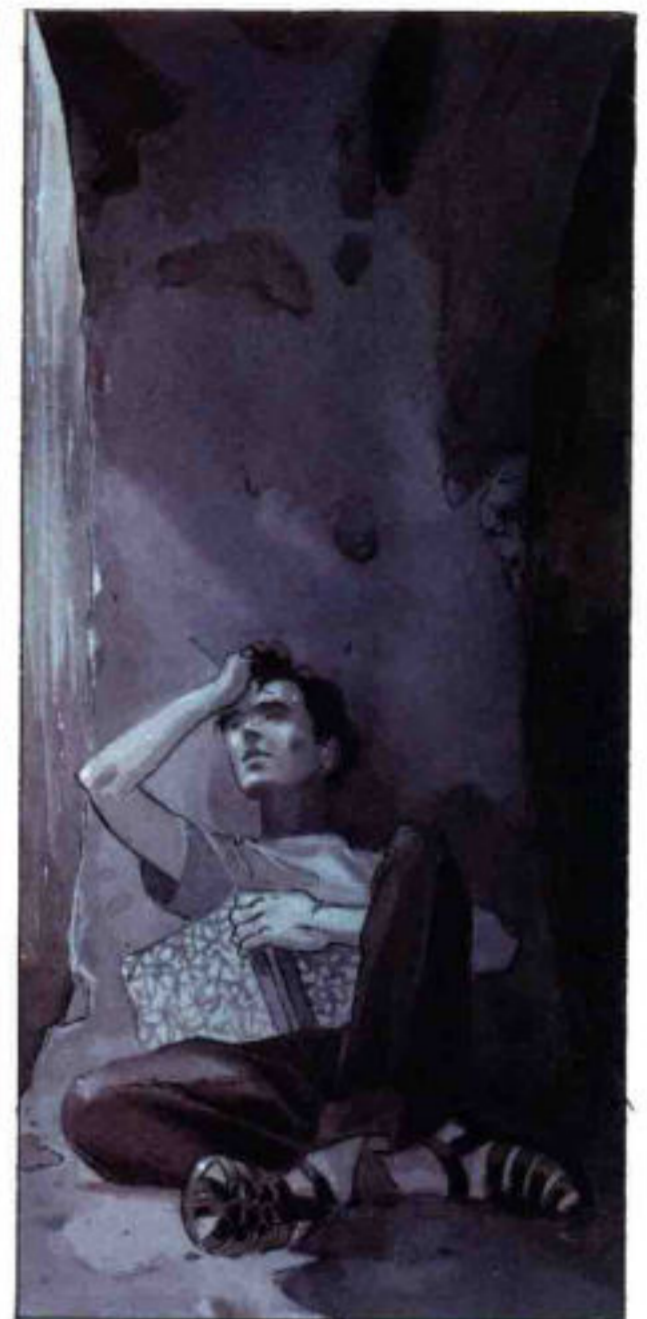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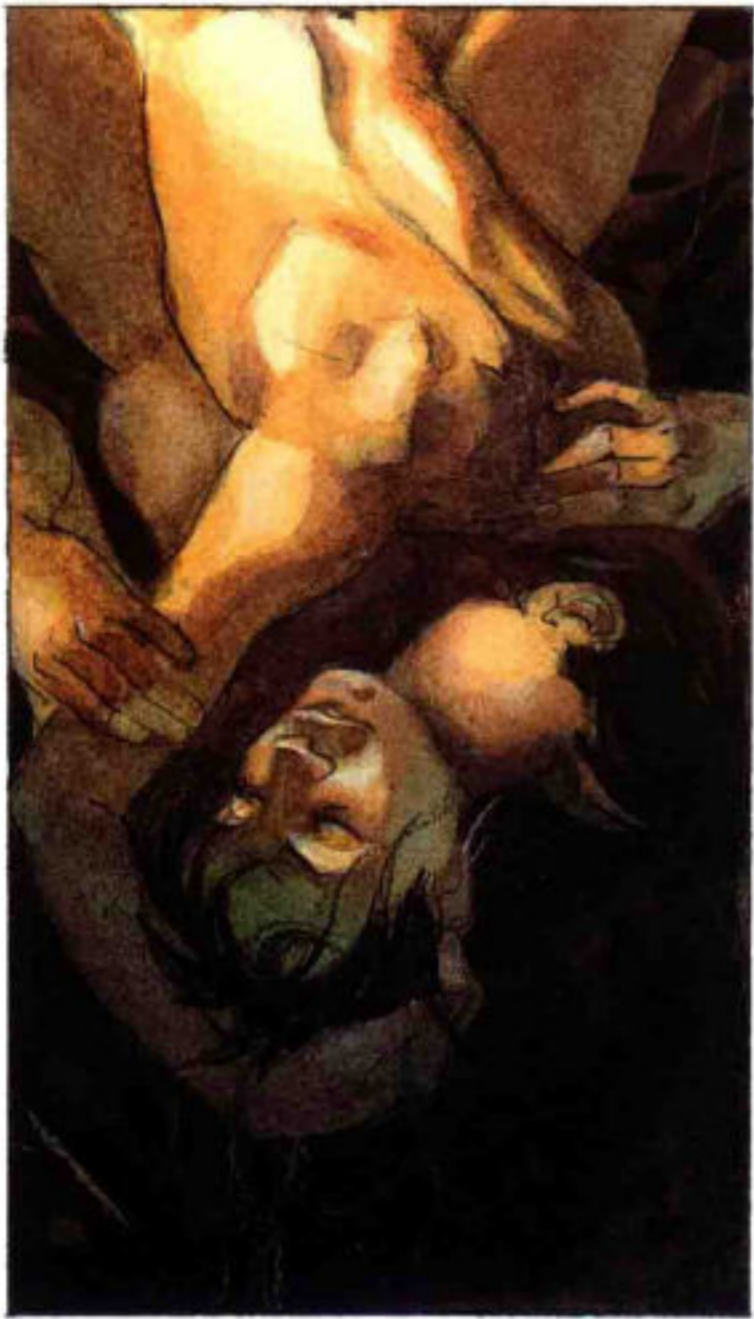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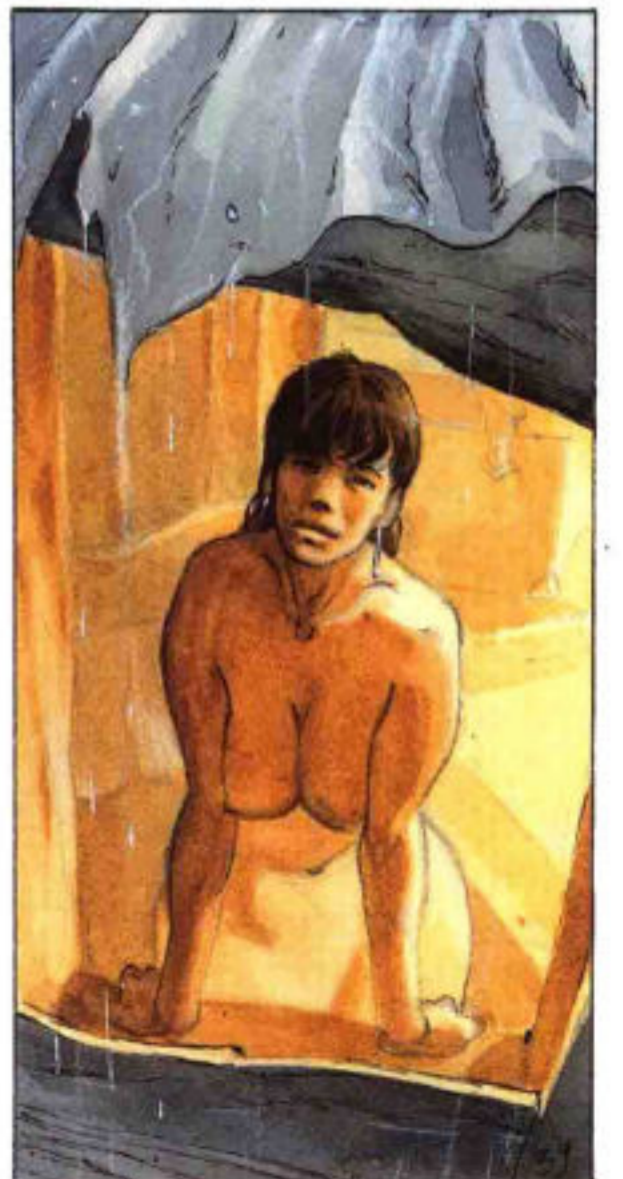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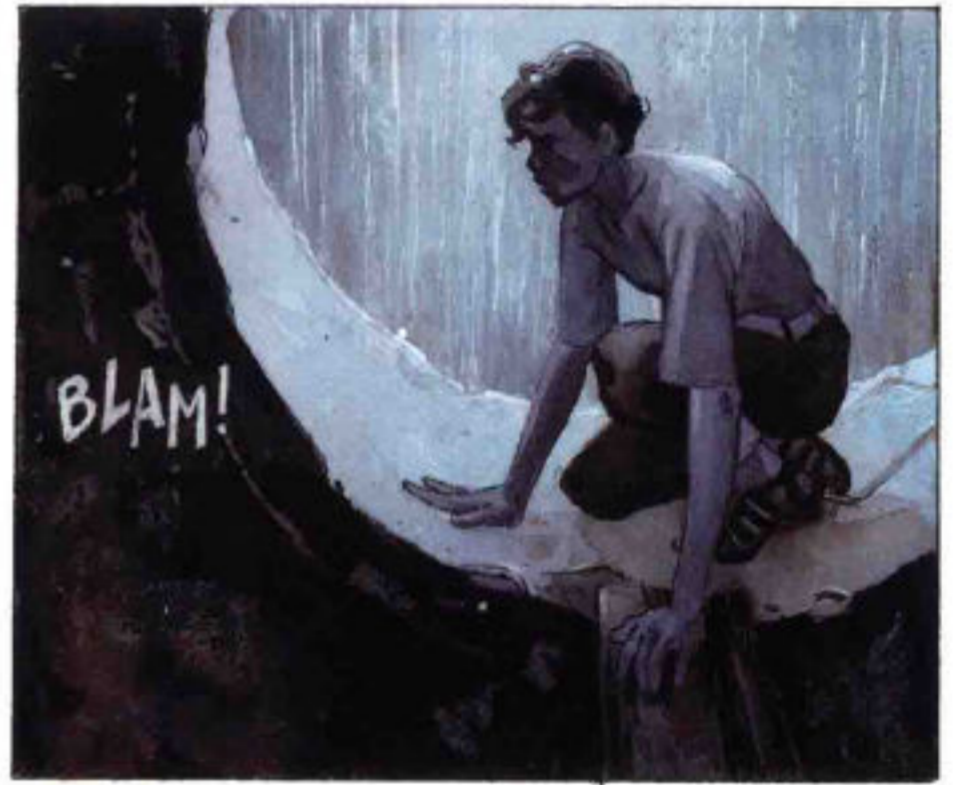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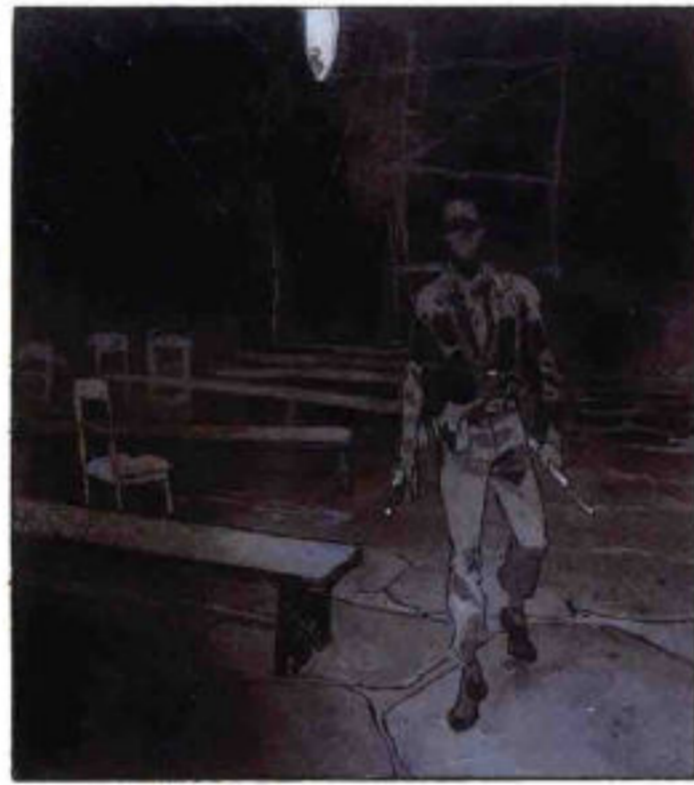
不早了，
该休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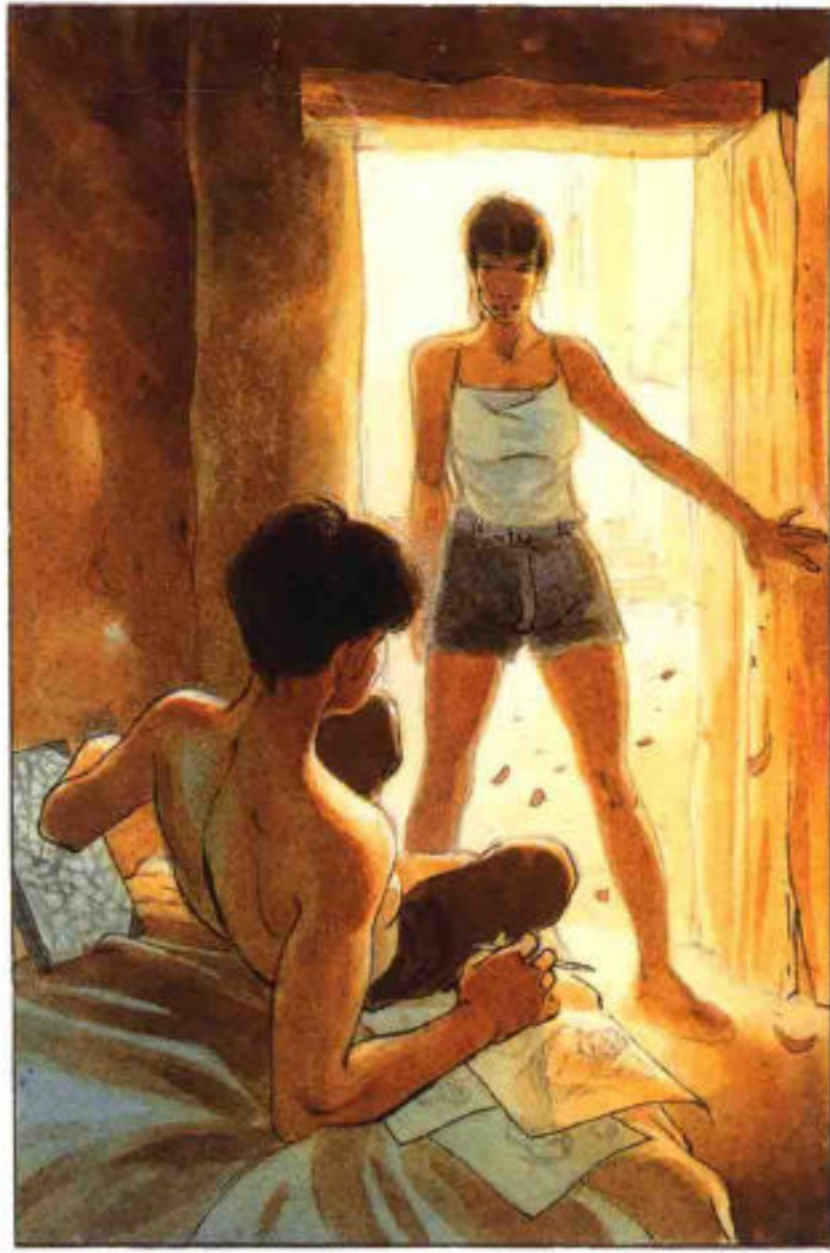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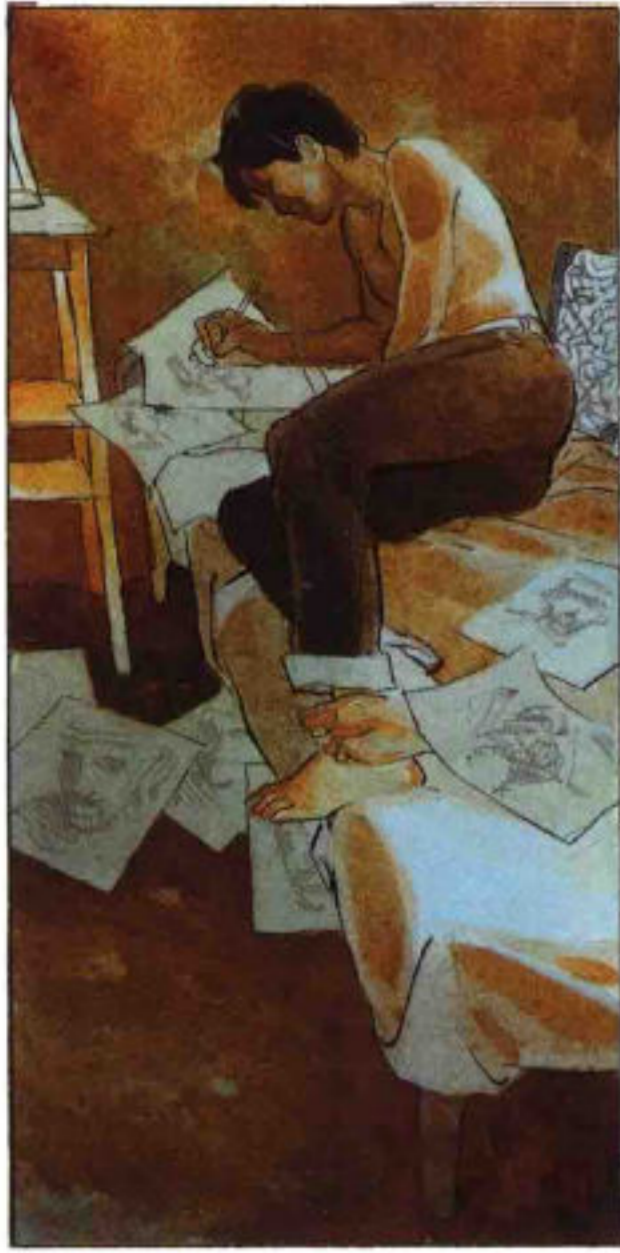


晚安，
加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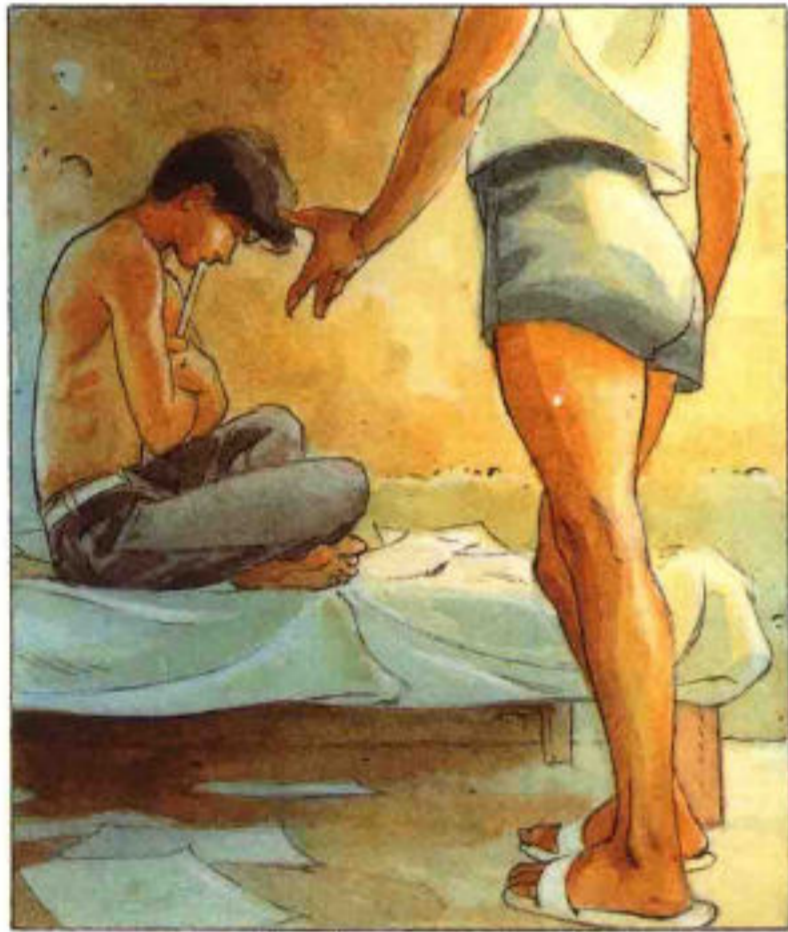






拿来!

女……女士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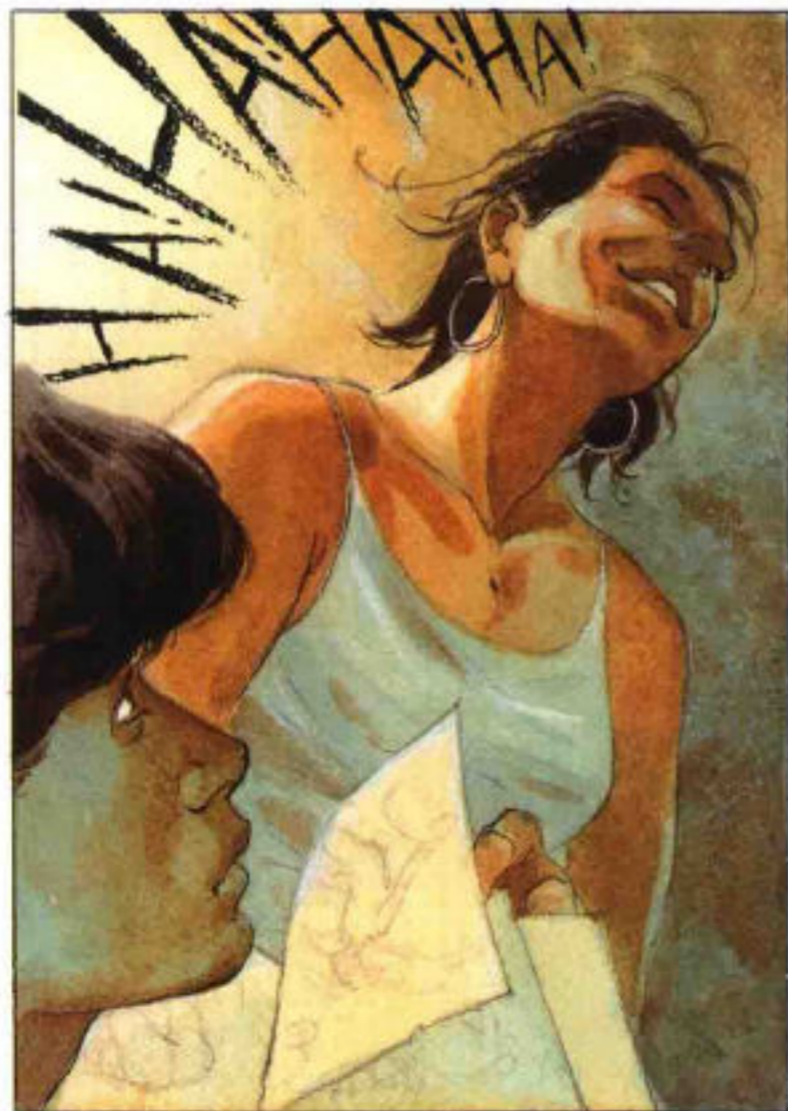


在哪儿呢?

在……在画本
的最后一页。



啊……
这是……



小神父, 原来
我们喜欢的
东西一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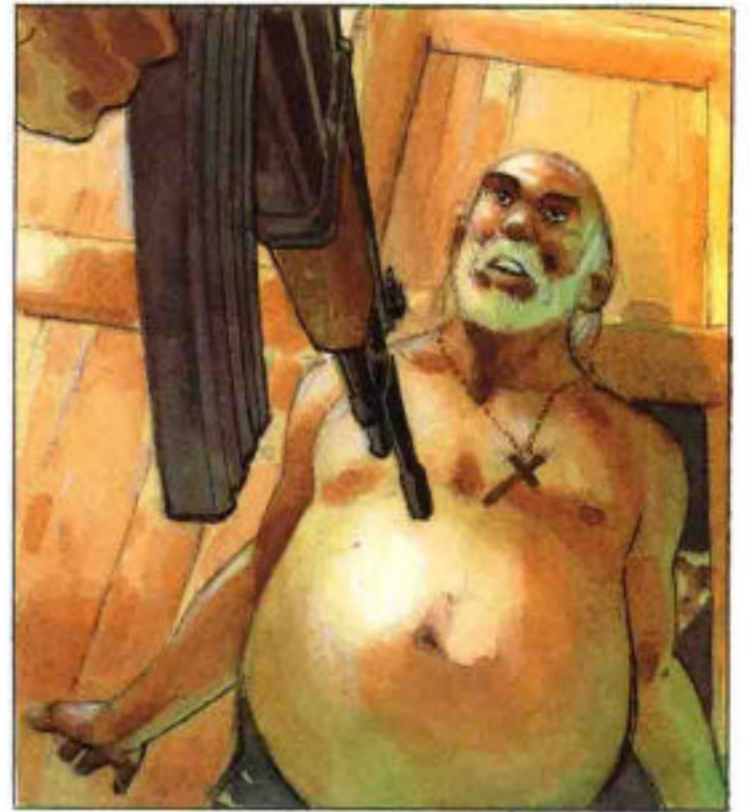


今晚
见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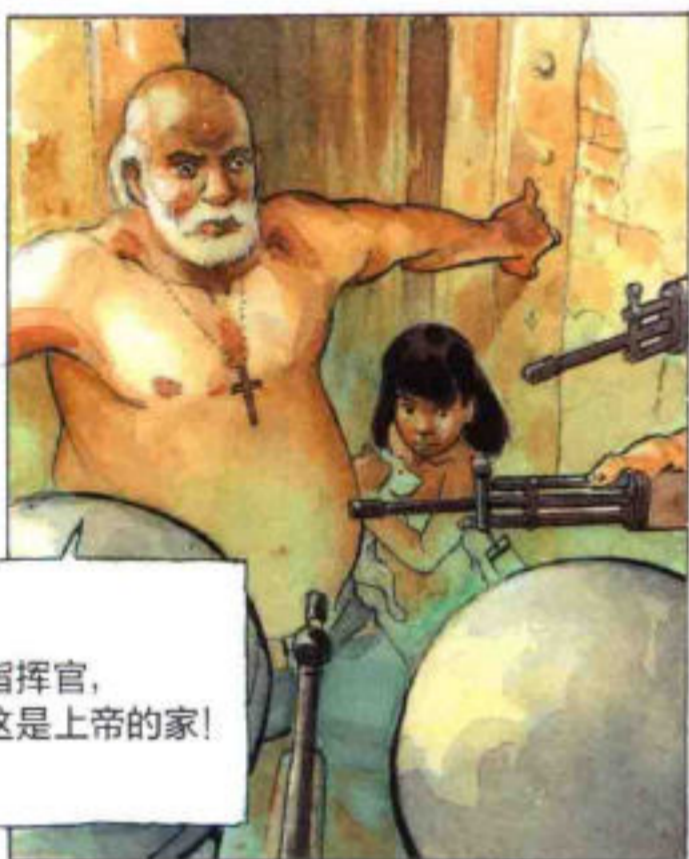


神父!!





教堂也搜!



指挥官, 这是上帝的家!



“上帝的家”？你散布的反动言论恐怕比布道还多吧!



搜!



你好, 指挥官!

德·拉泽那先生, 你好吗?



壁画进展得如何?

进展得比较慢, 我刚画好轮廓。



大家都对你在神学院的作品赞不绝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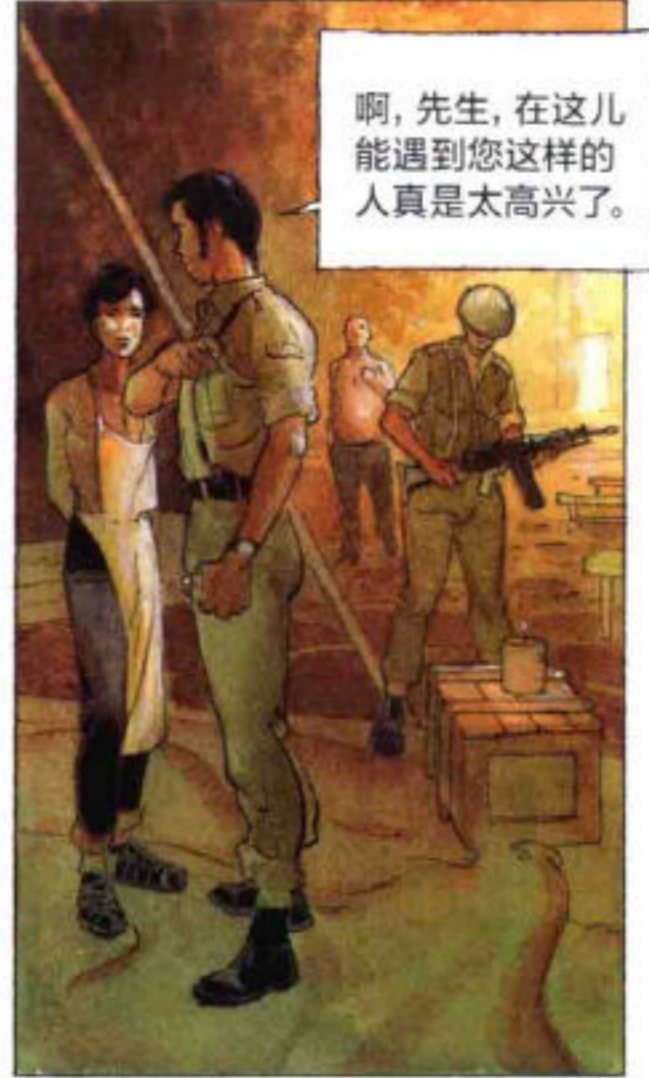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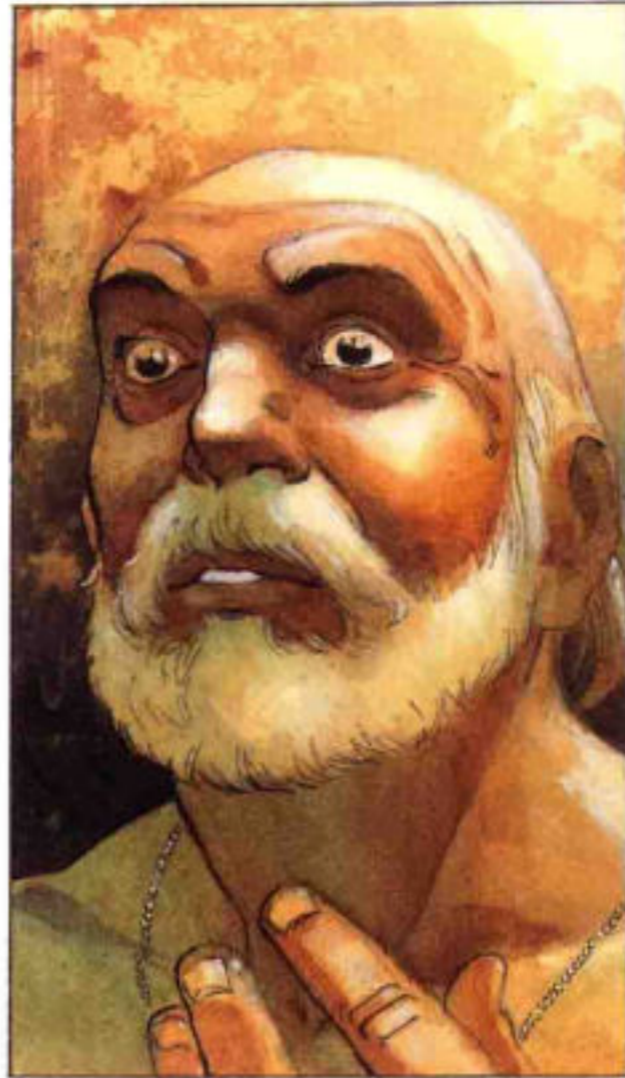


就连总统
本人也……



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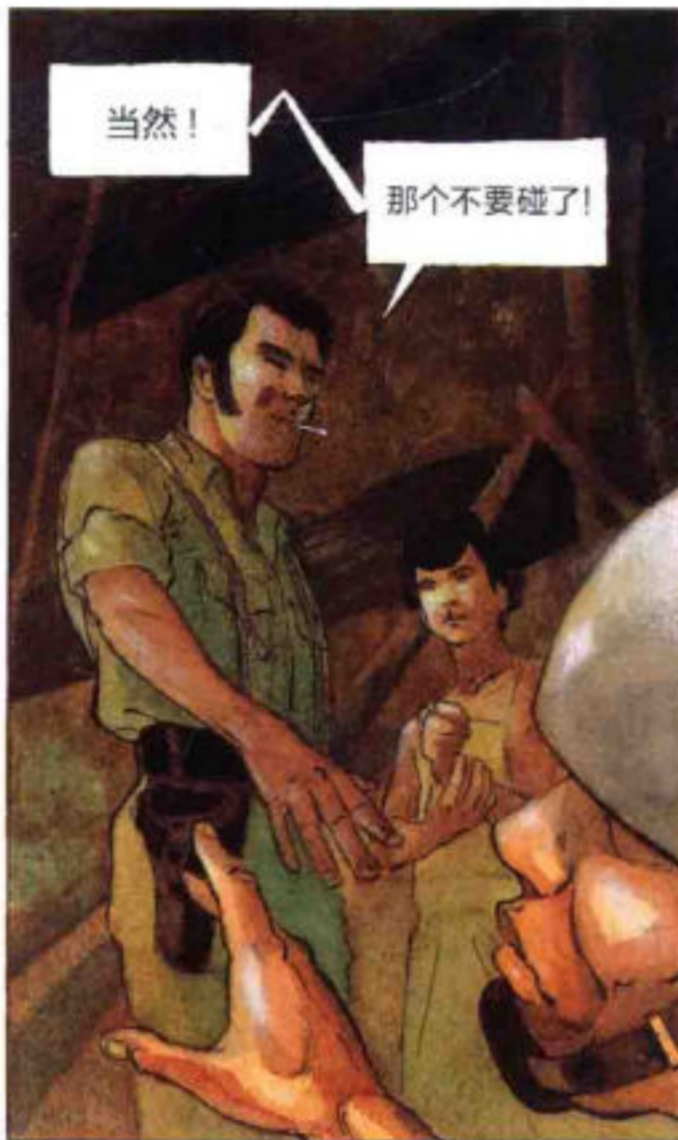


啊, 先生, 在这儿
能遇到您这样
的人真是太高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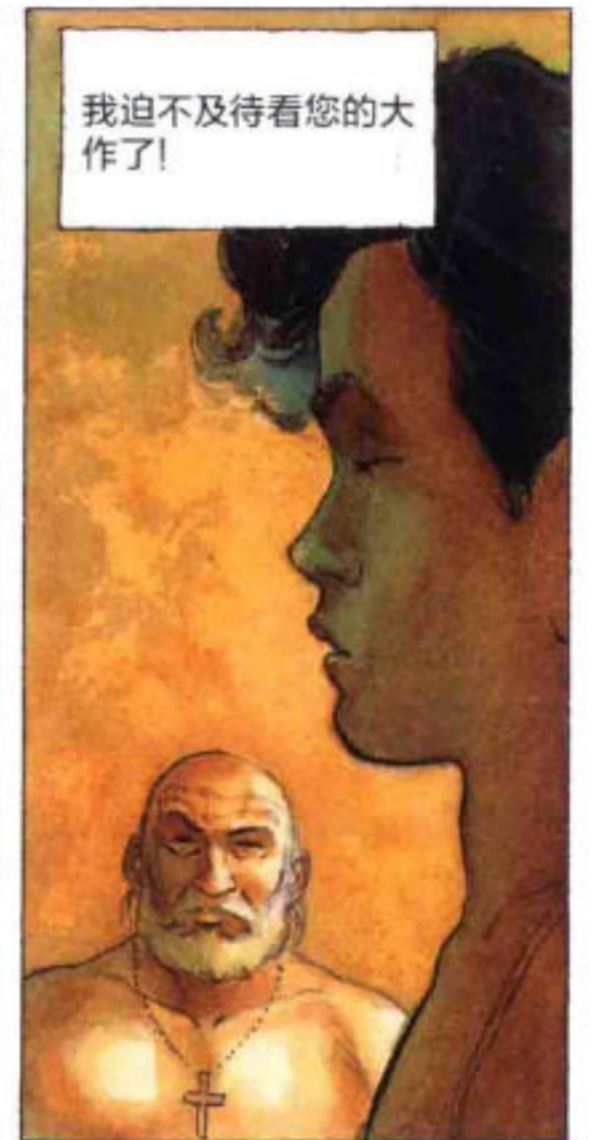
这个地方到处是
共产党而且……

呃, 指挥官, 那个是
我的画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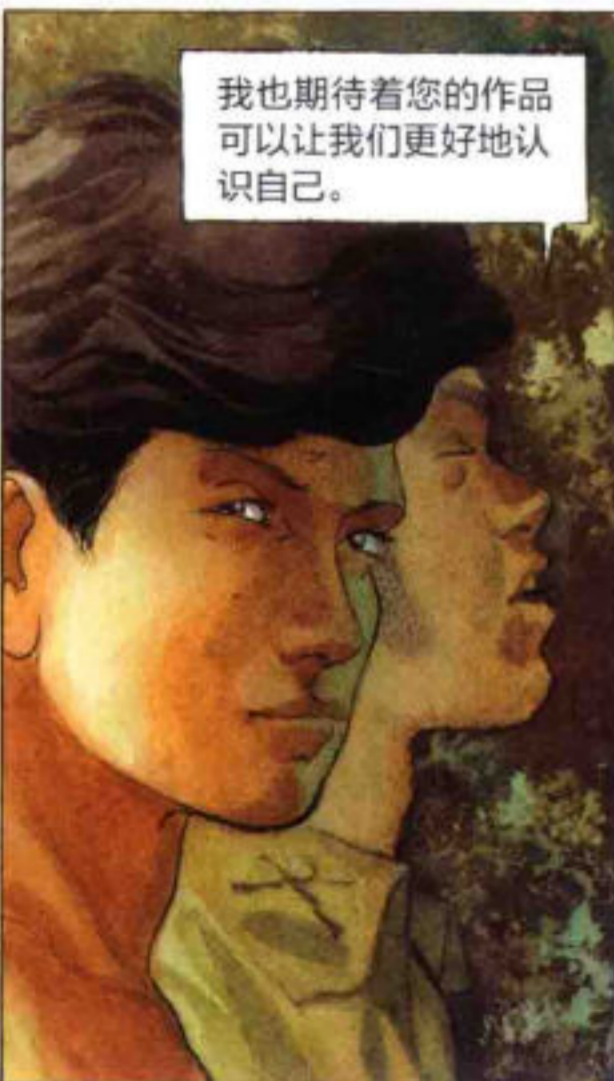


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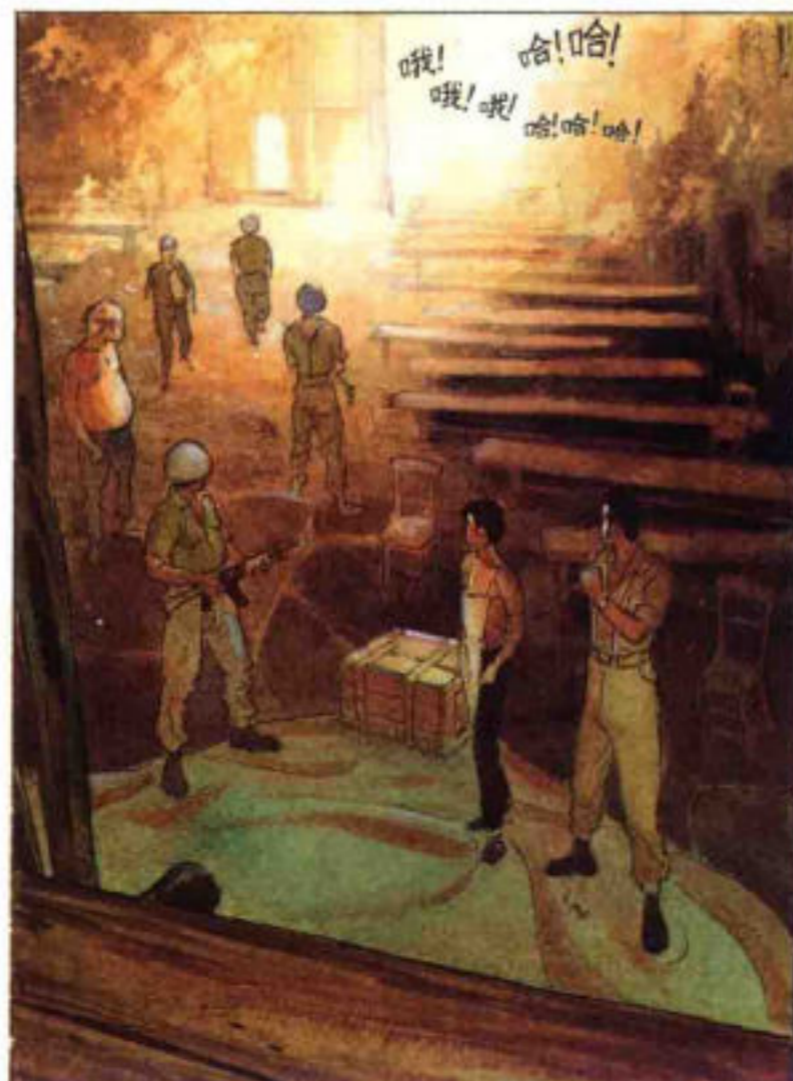
那个不要碰了!



我迫不及待看您的大
作了!



我也期待着您的作品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
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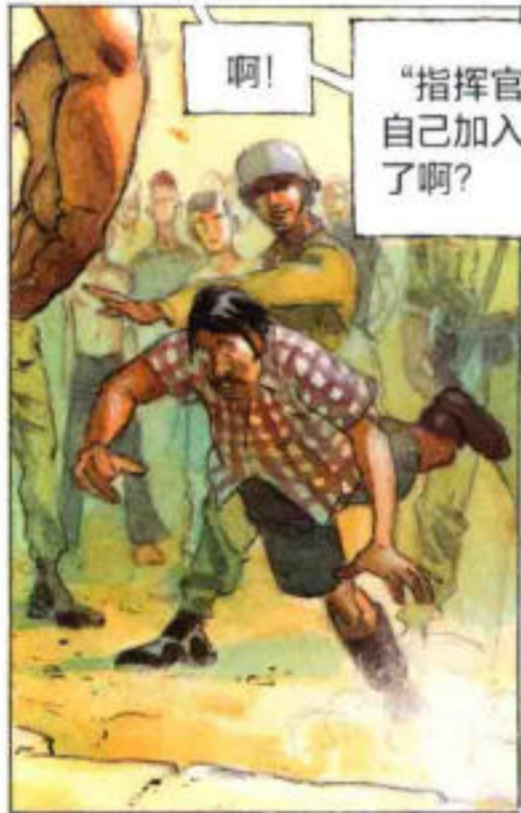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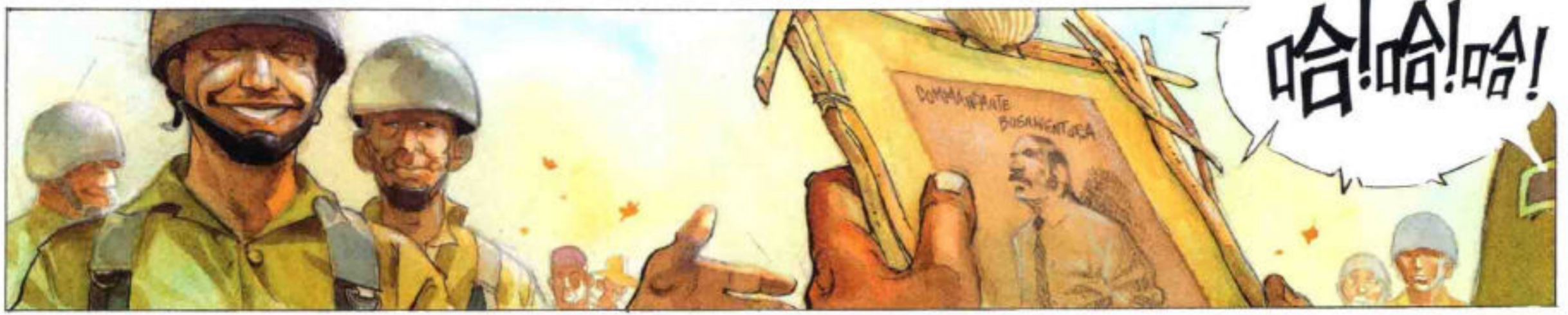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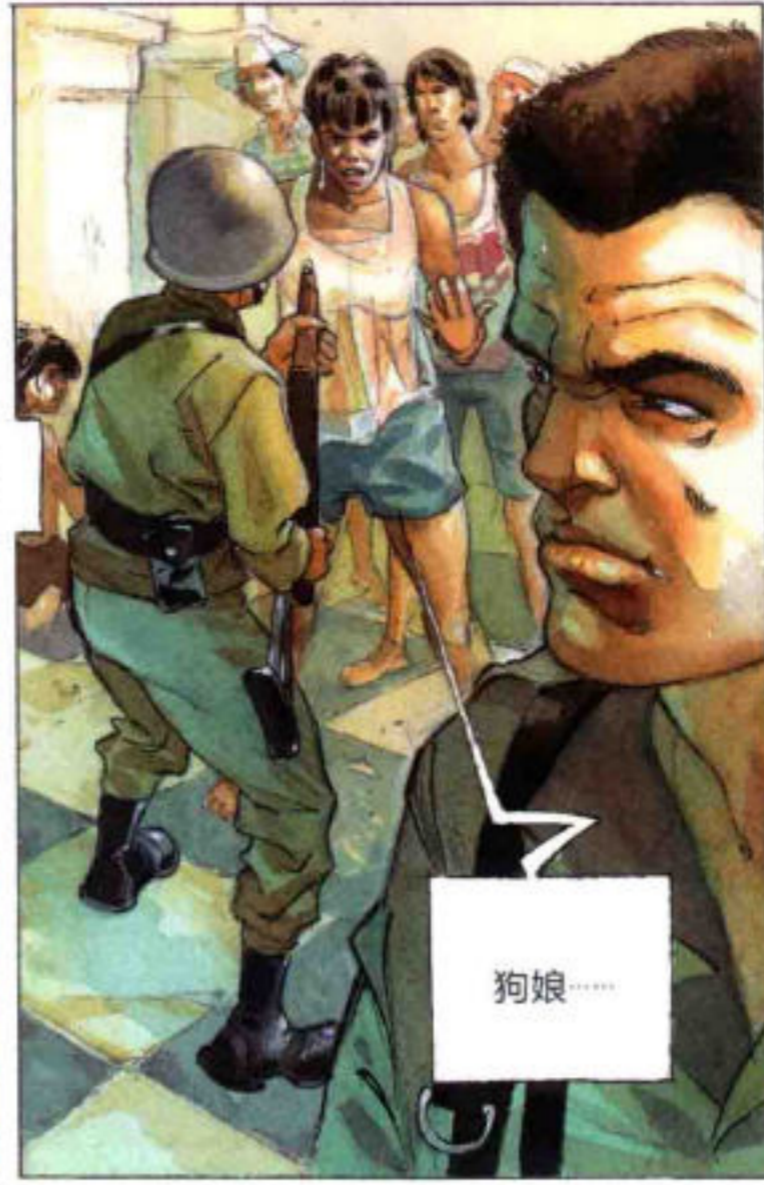
哦! 哈哈!
哦! 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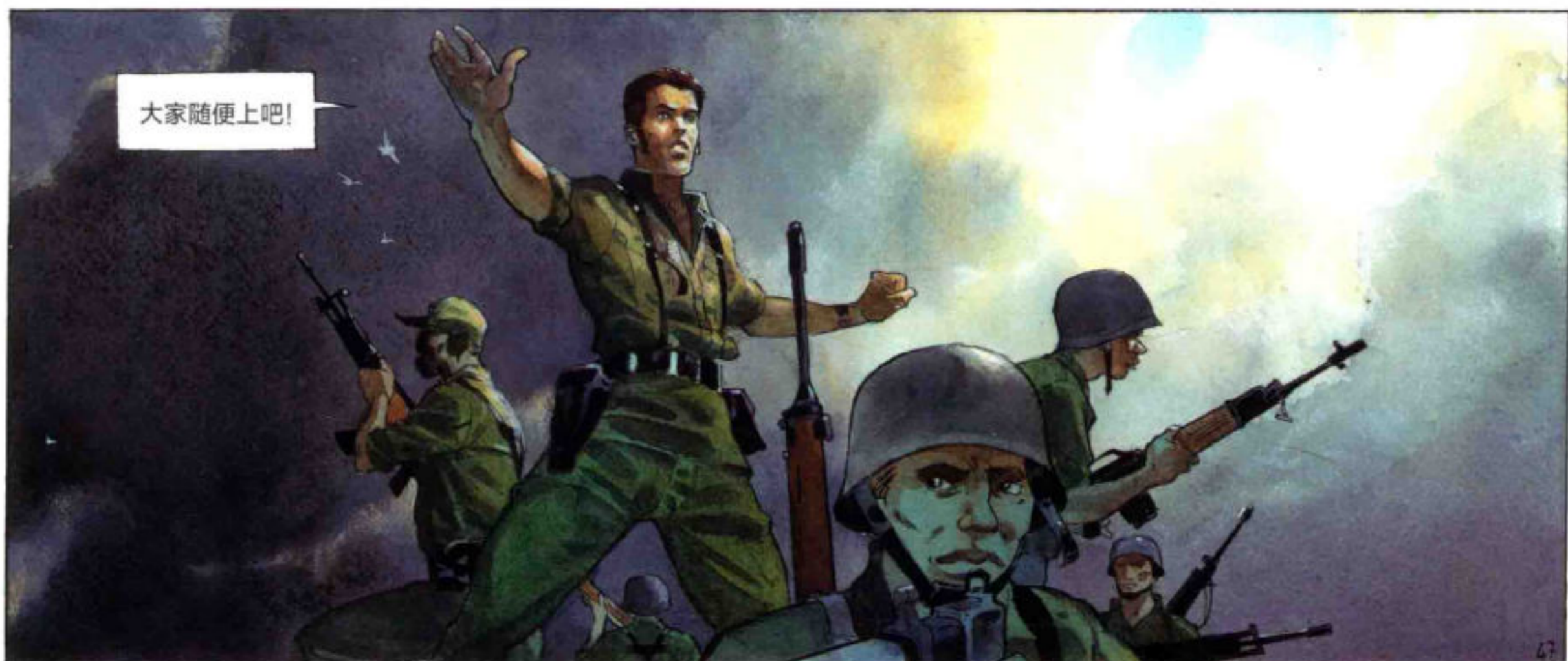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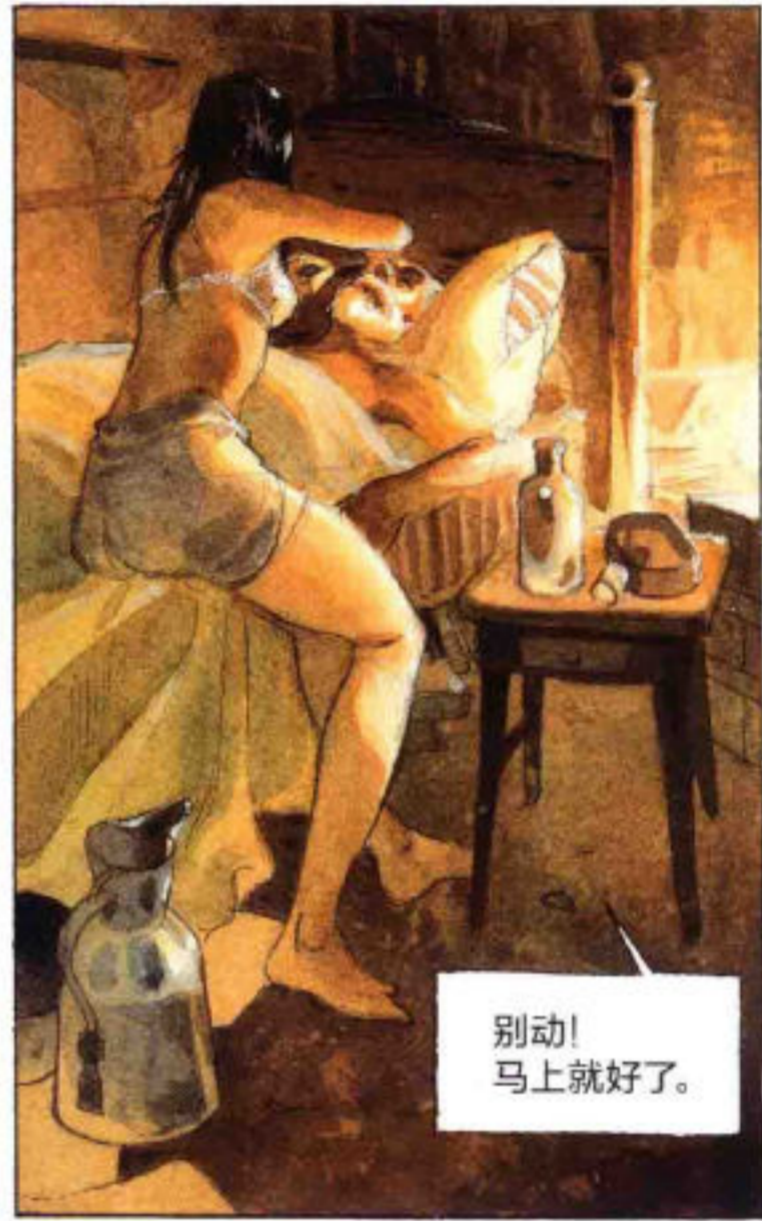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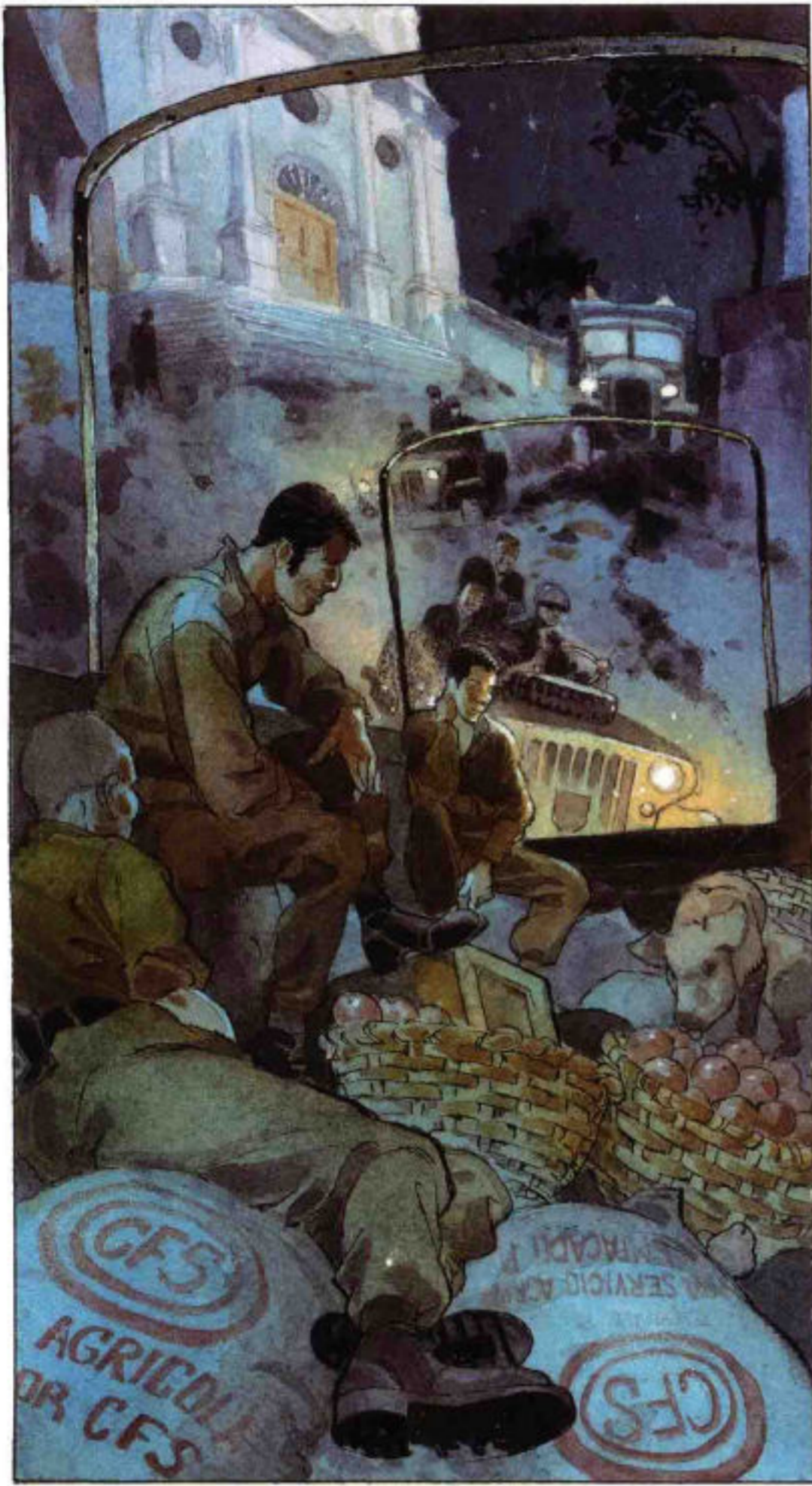
士兵们,
发生什么
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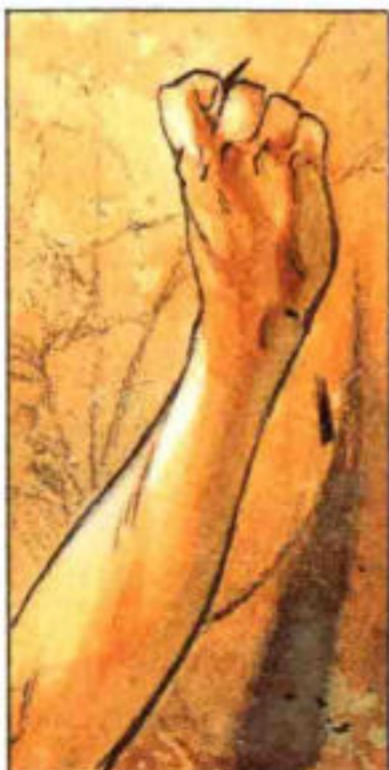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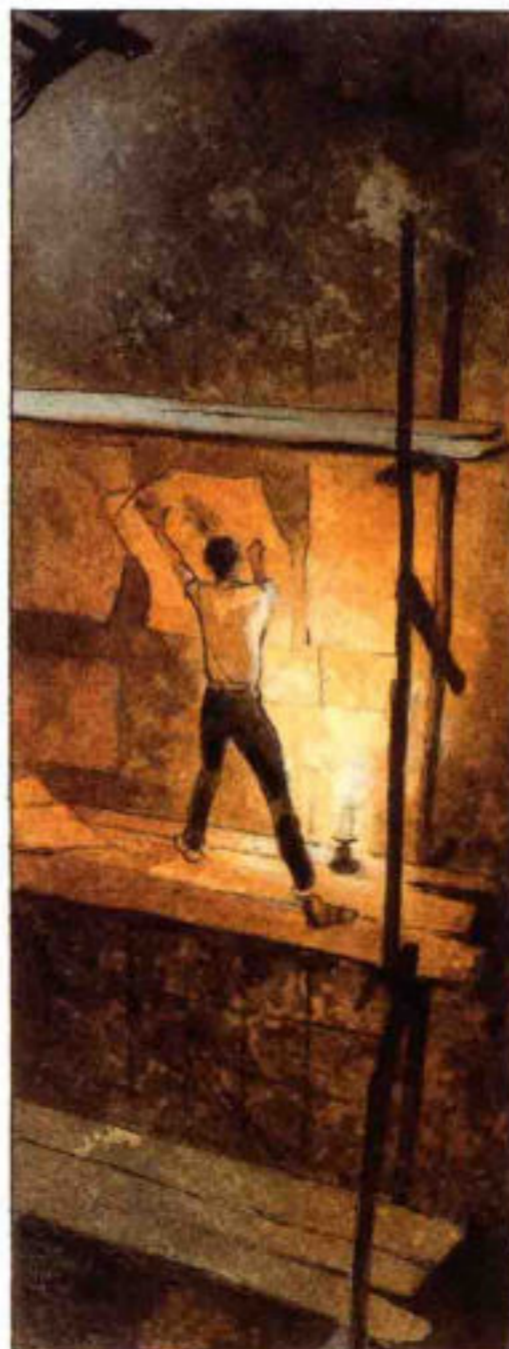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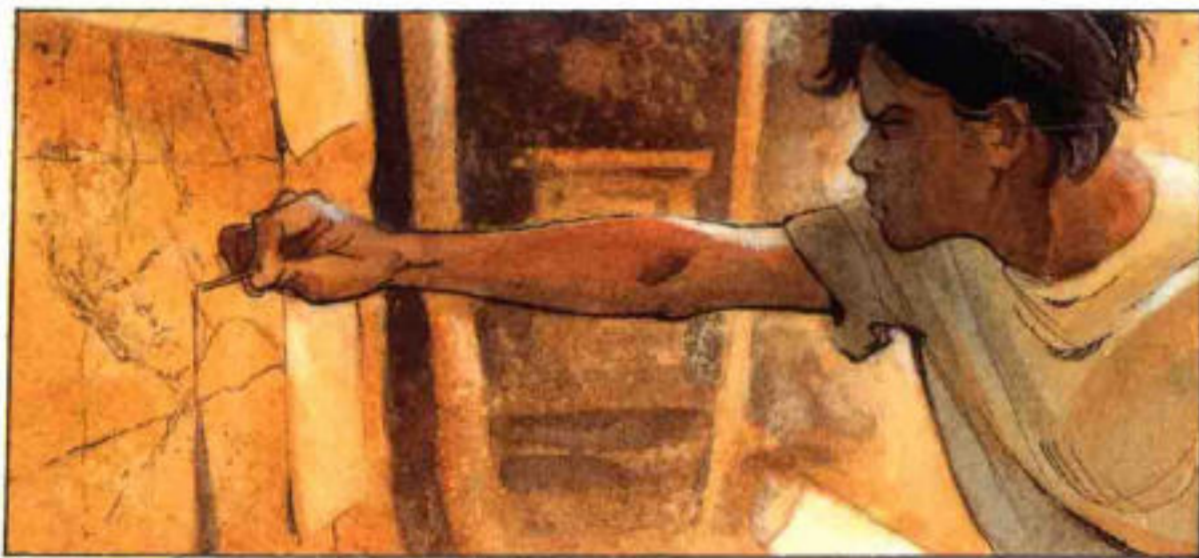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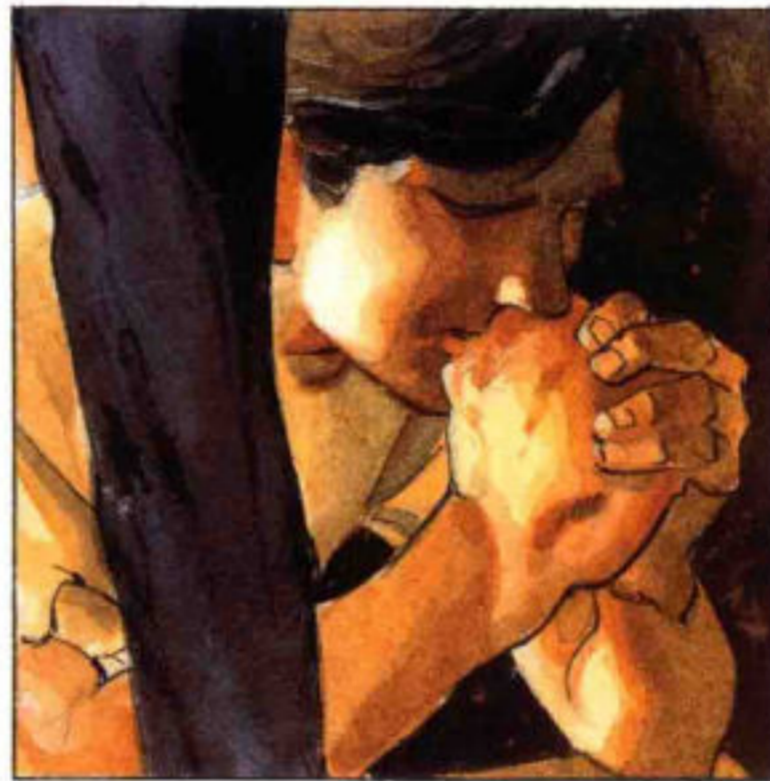
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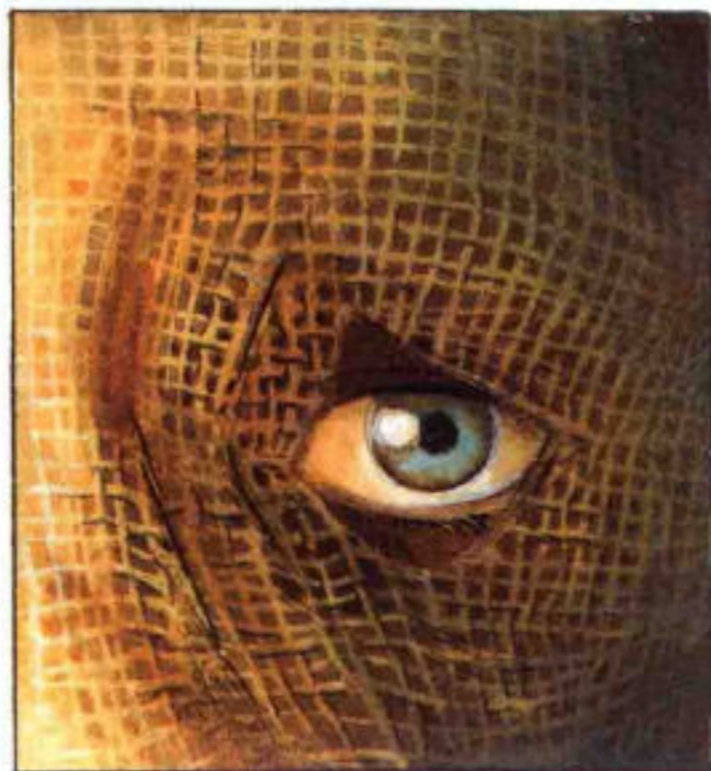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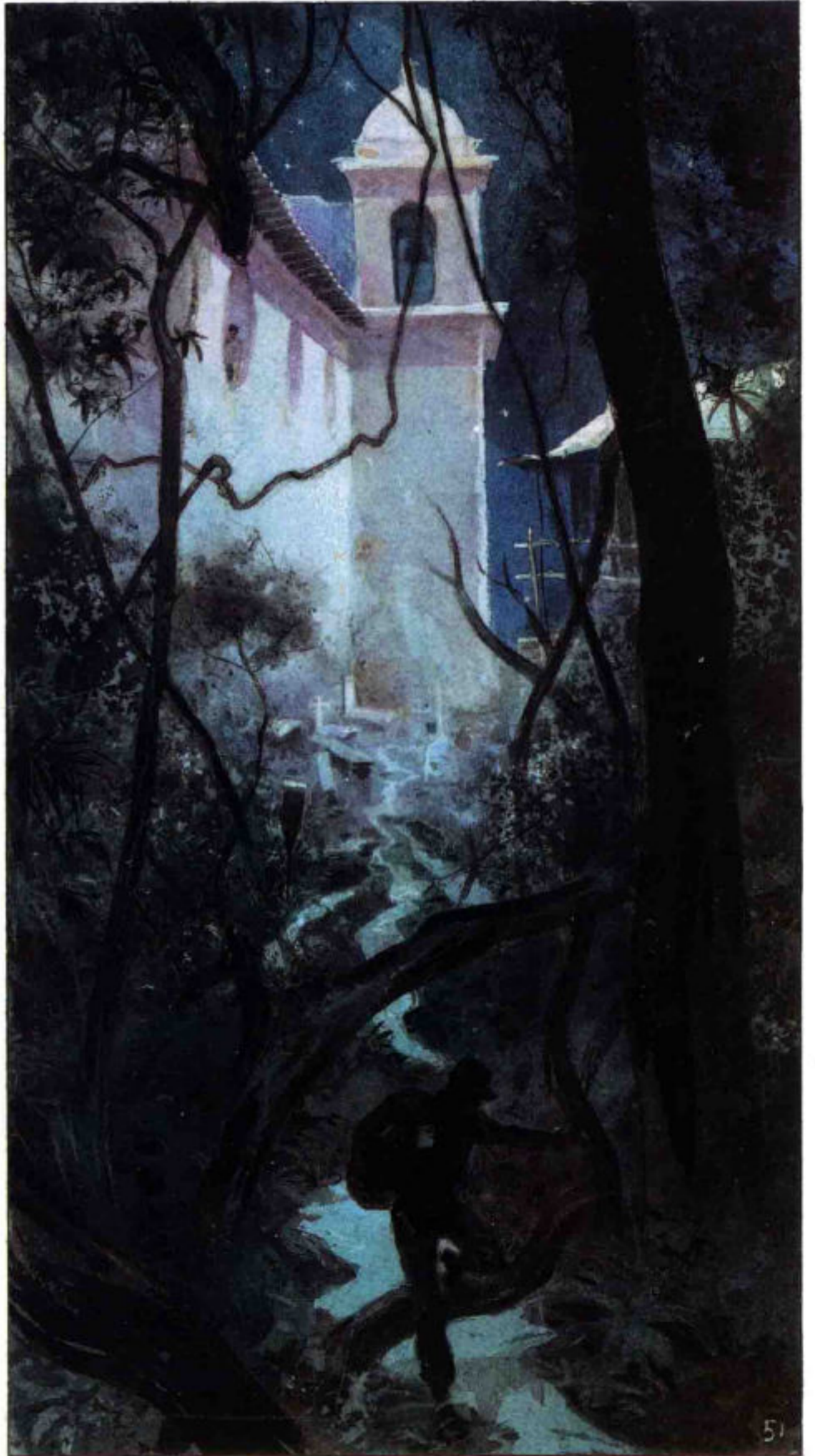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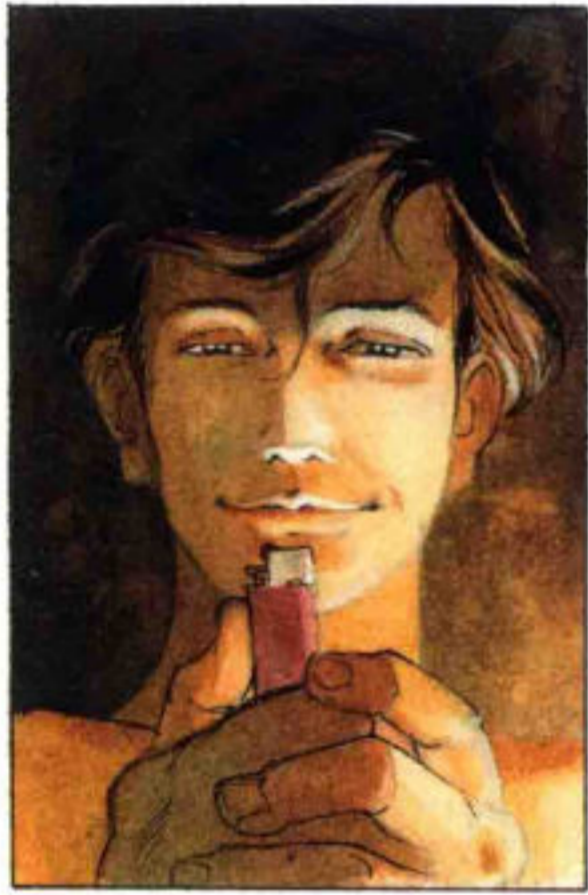






谢谢你，
男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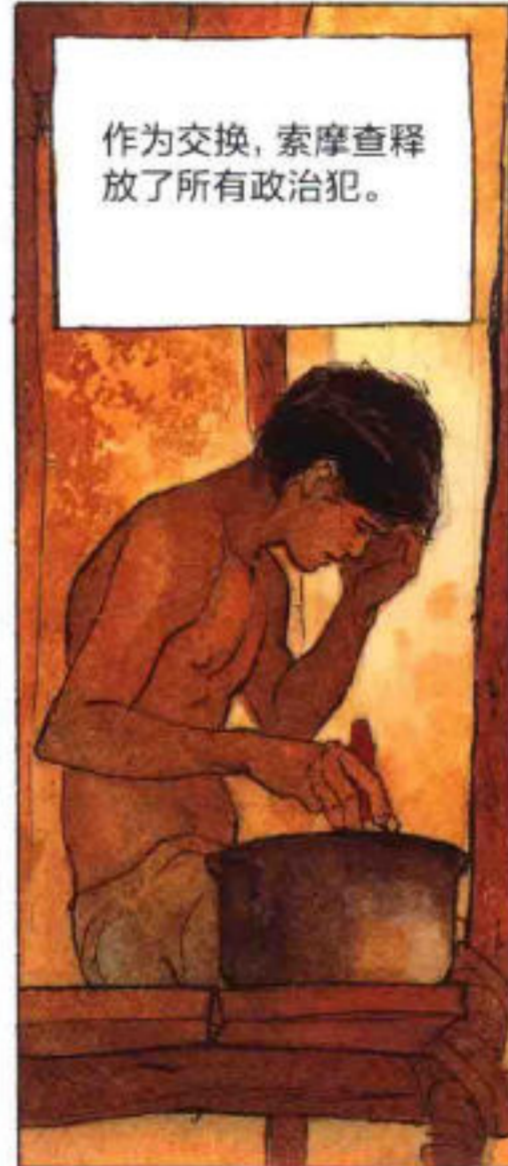


这个是施压的好方法。

你还记得吗？两年前在一个贵族家的酒会上，他们绑架了些外交官和达官显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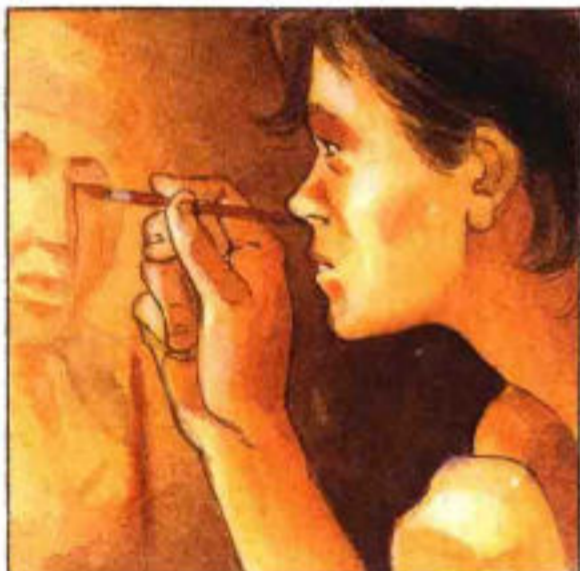
为什么绑架一个美国人？



作为交换，索摩查释放了所有政治犯。



绑架一个美国的“顾问”，肯定让塔西托头疼不已，之后就……



这个圣诞节注定是悲伤的。



加夫列尔!



加夫列尔，我的孩子，你该休息一下了，你都没怎么好好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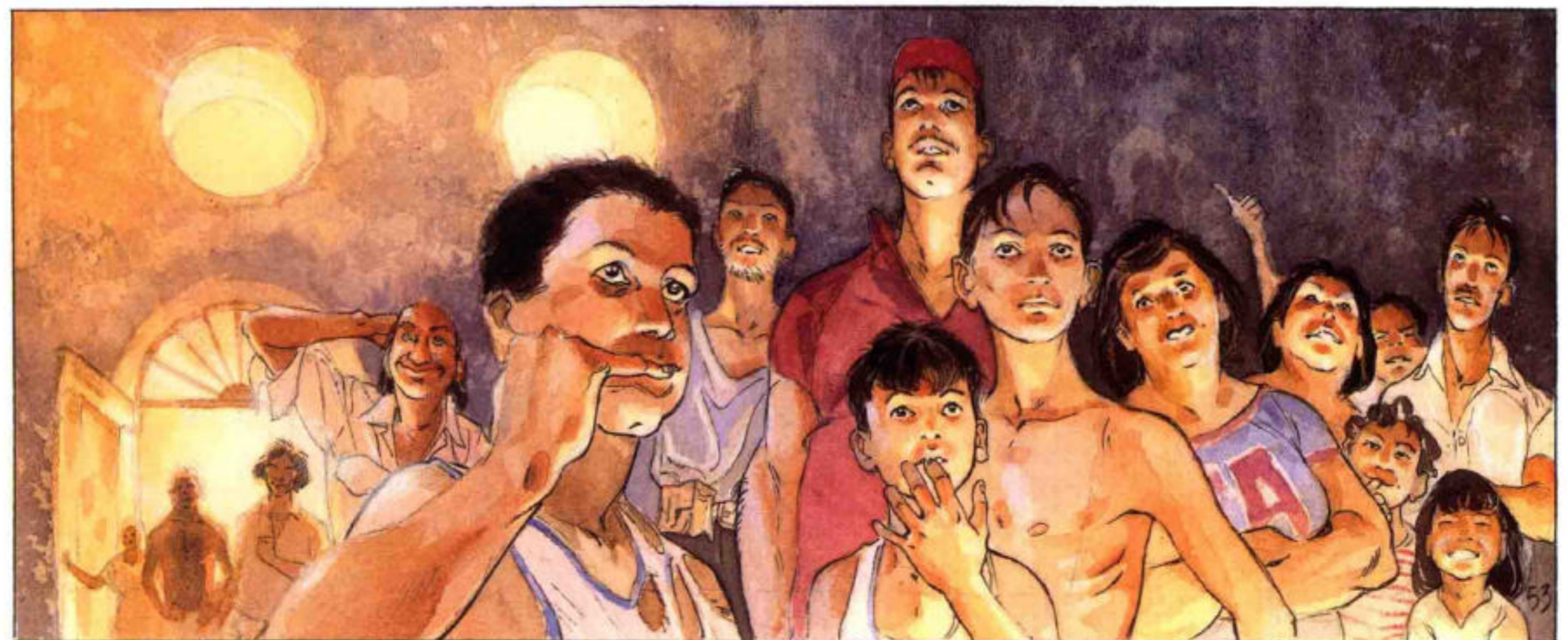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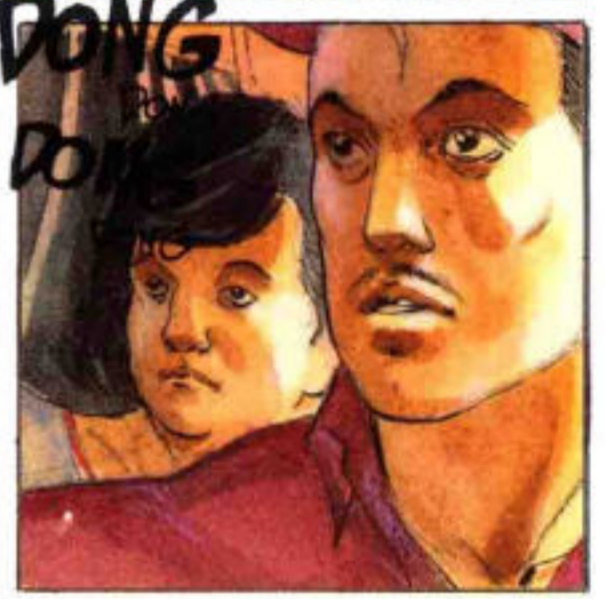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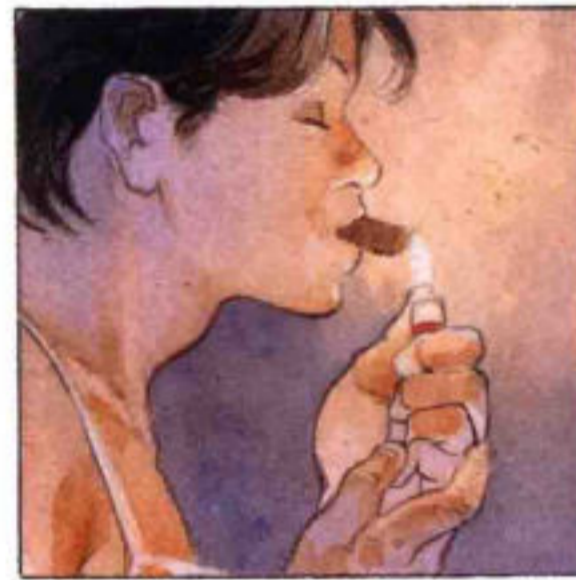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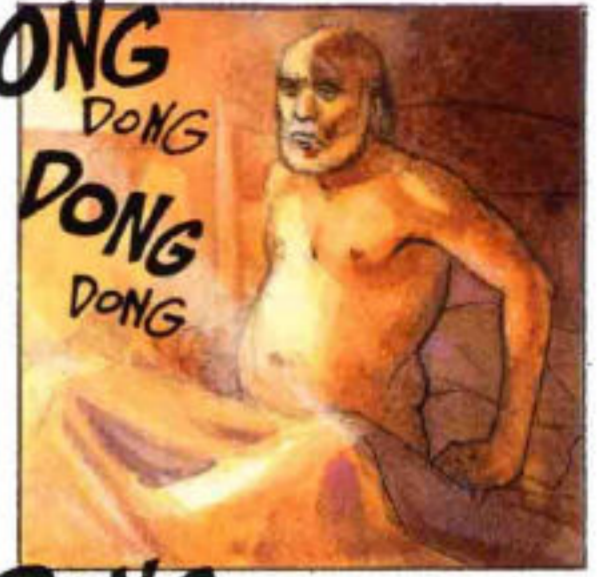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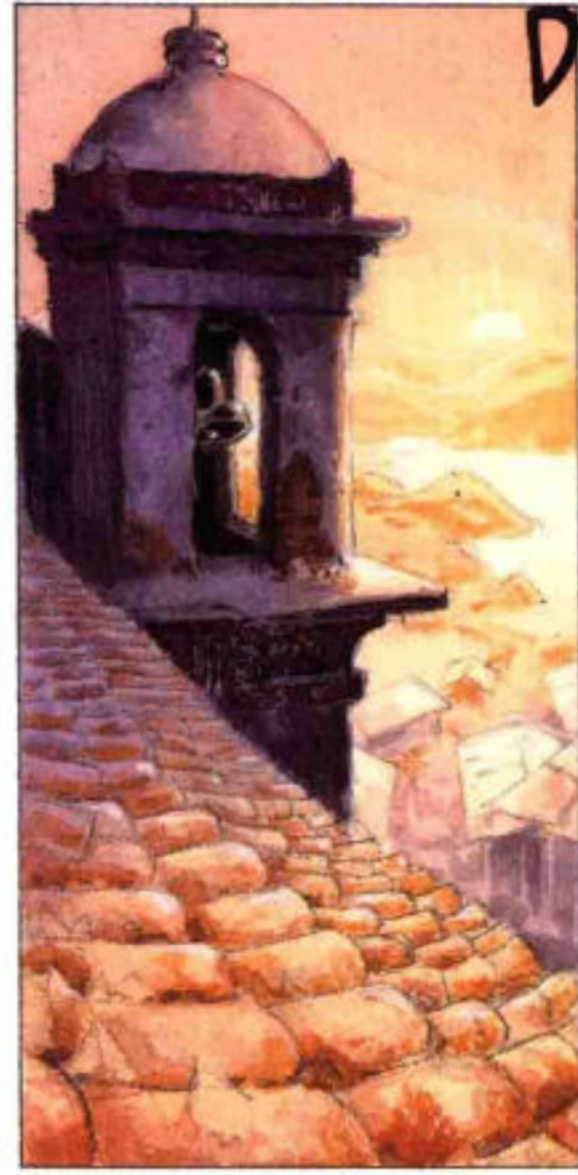
神父，我要在圣诞节前完成这幅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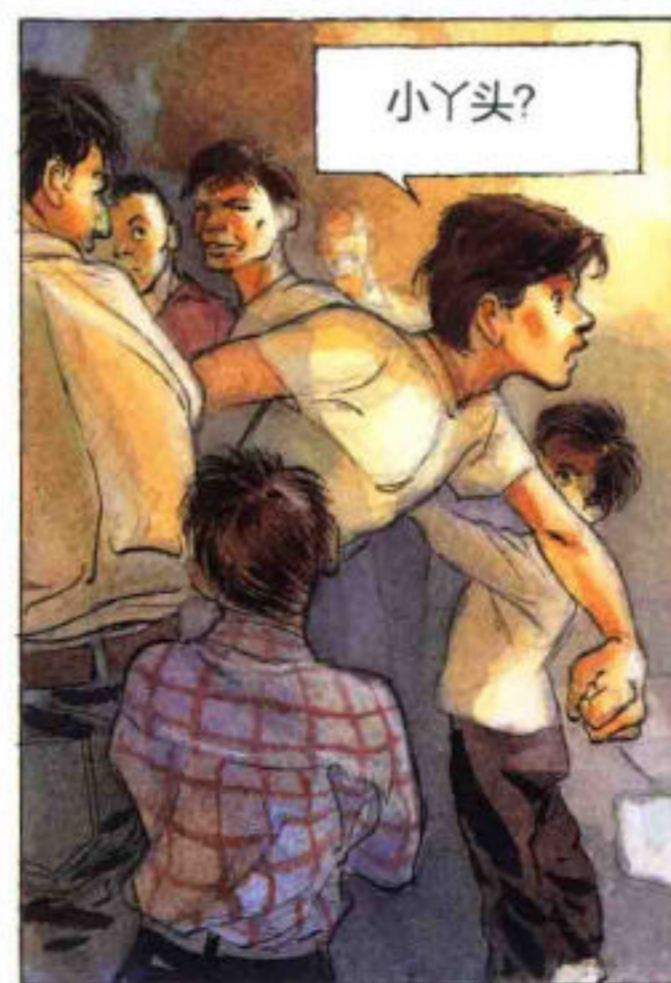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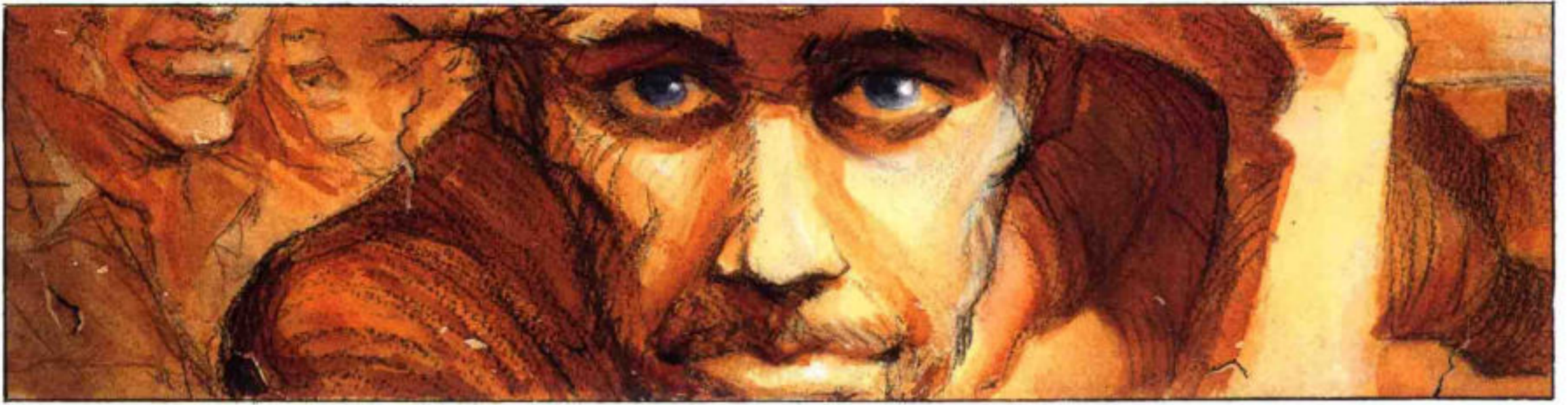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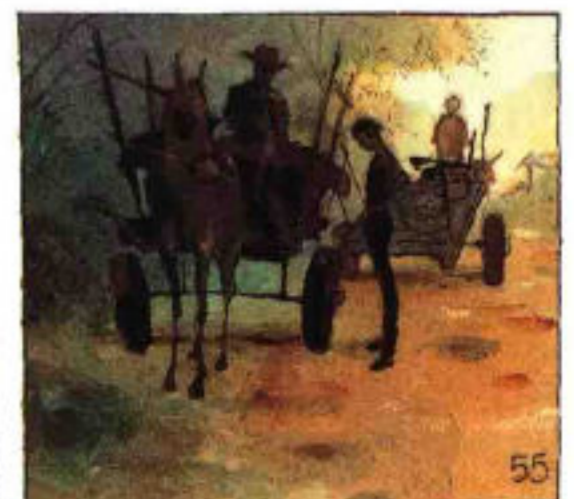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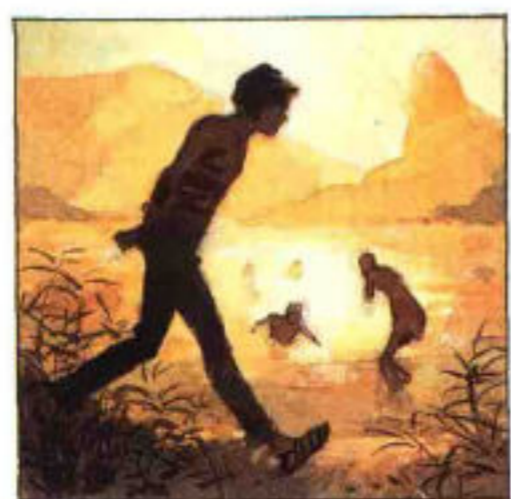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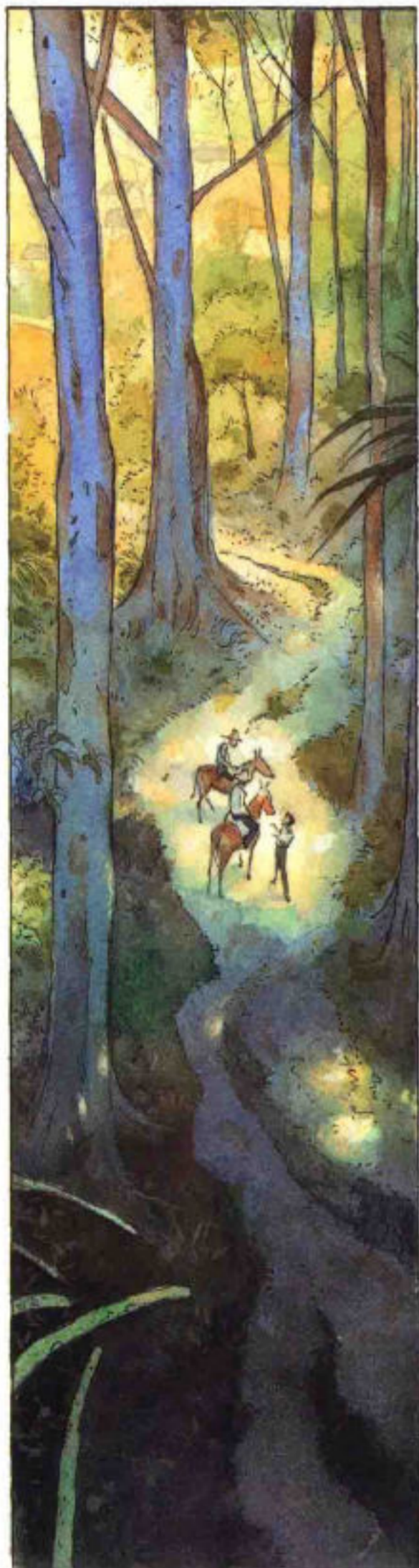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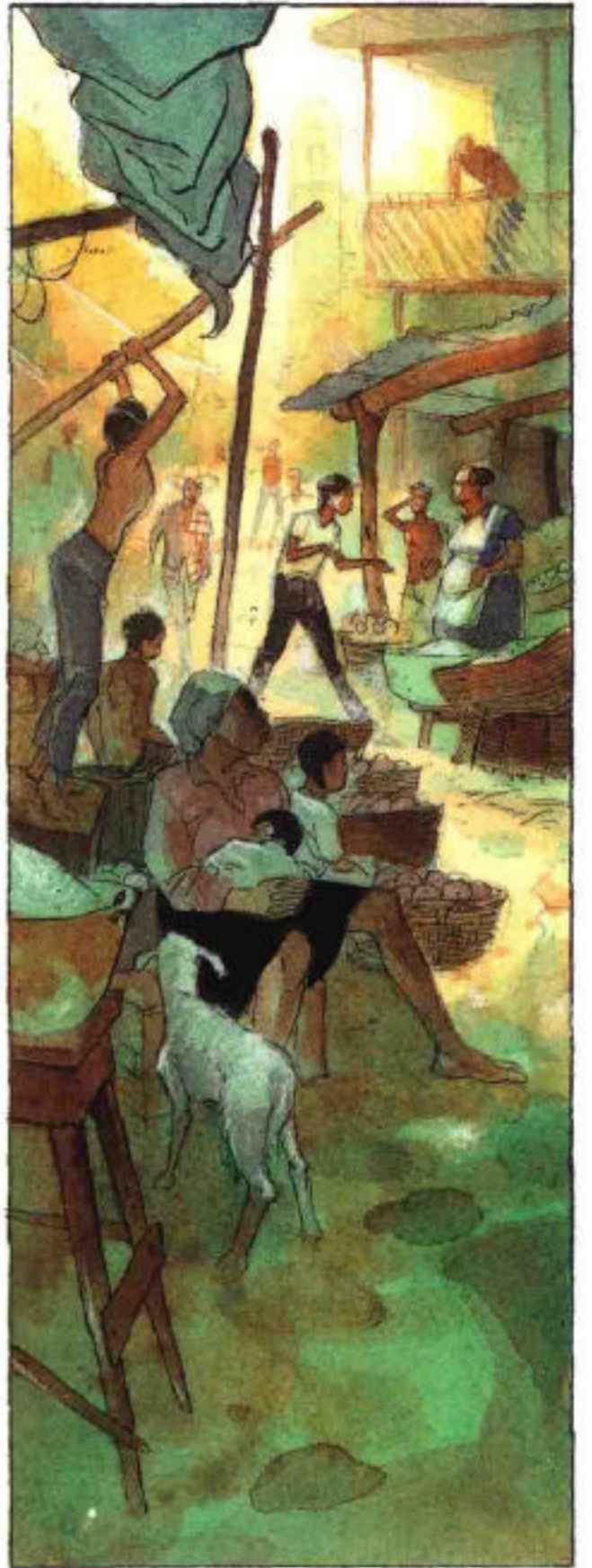
这是我的使命，正如您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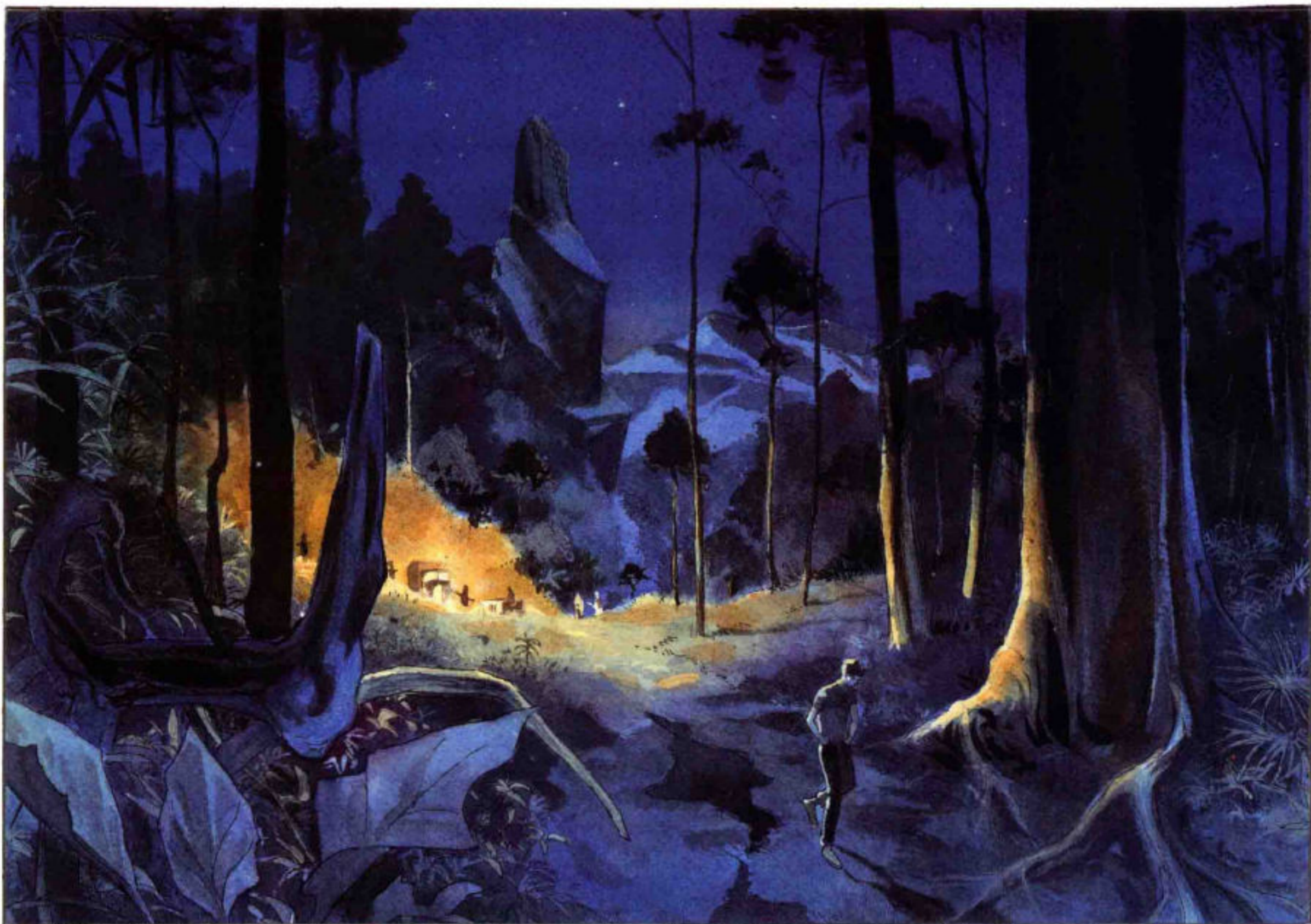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迭戈，
请听我解释。



先生，
你还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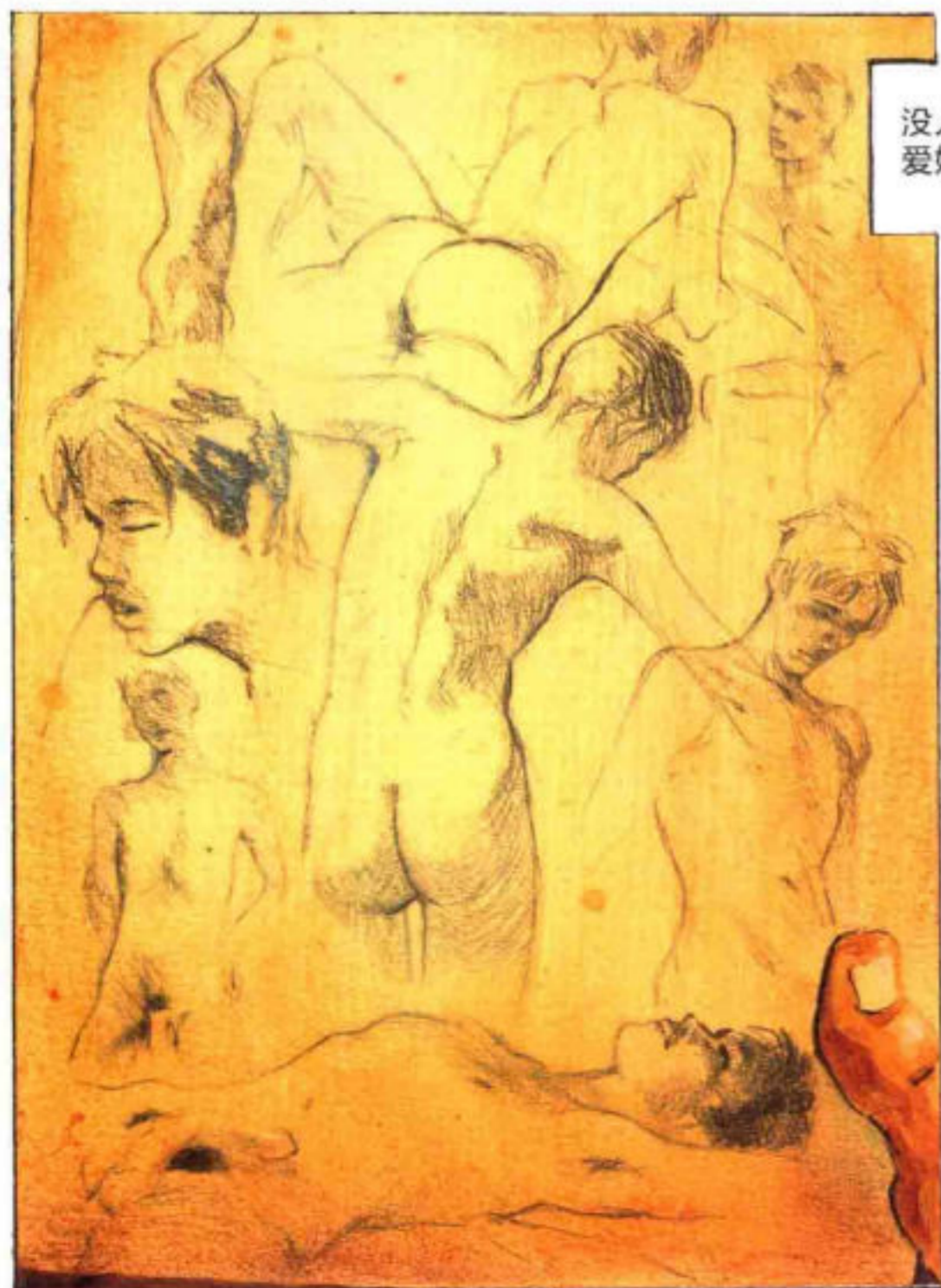
？



把他们
带回局子！



德·拉泽那先生，
别这副表情。



没人阻止您
爱好这个……



回去吧，
回去睡个好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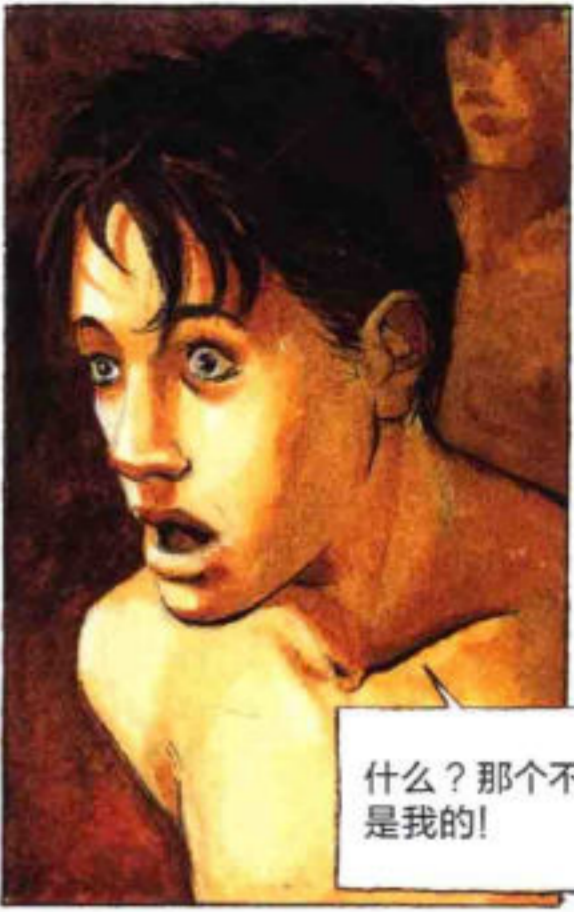
我会派个兵把你送回村子里。



那迭戈呢?

他得在这儿过夜了, 并且得多过几夜。

看, 在你们打架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个。



什么? 那个不是我的!



哎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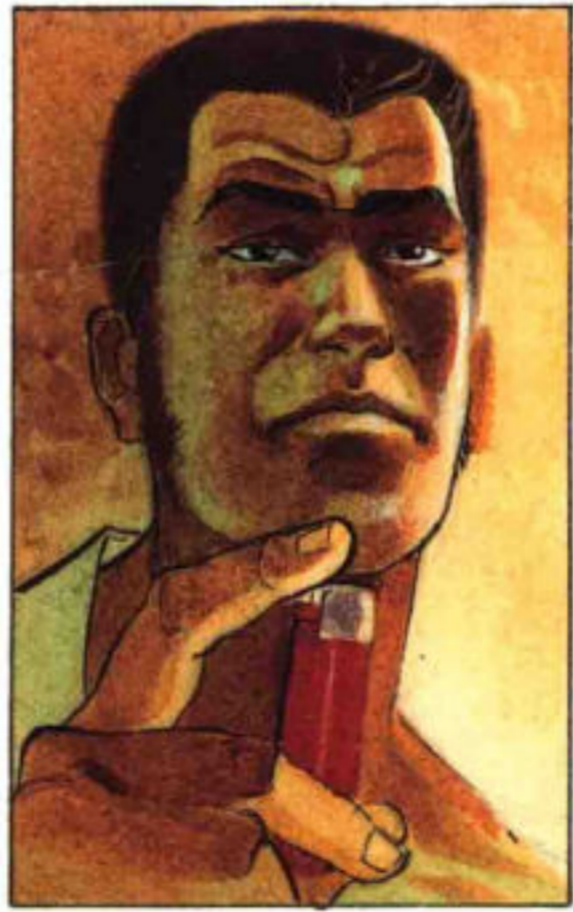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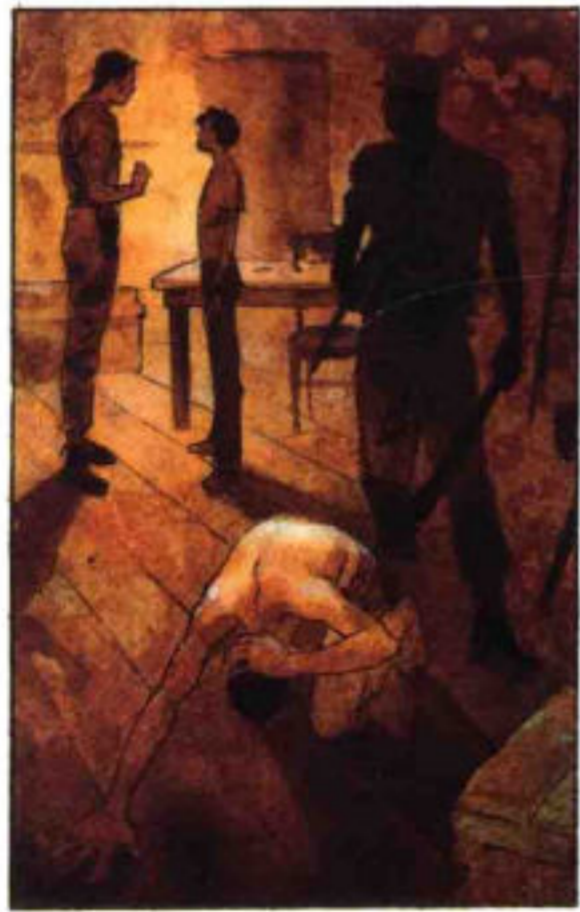
住手!



指挥官, 那个打火机是我的。



是我爸爸给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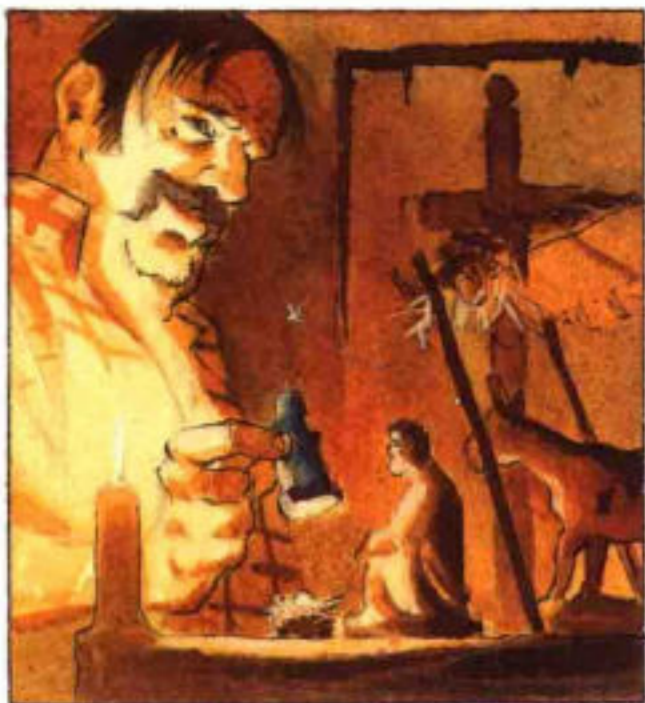
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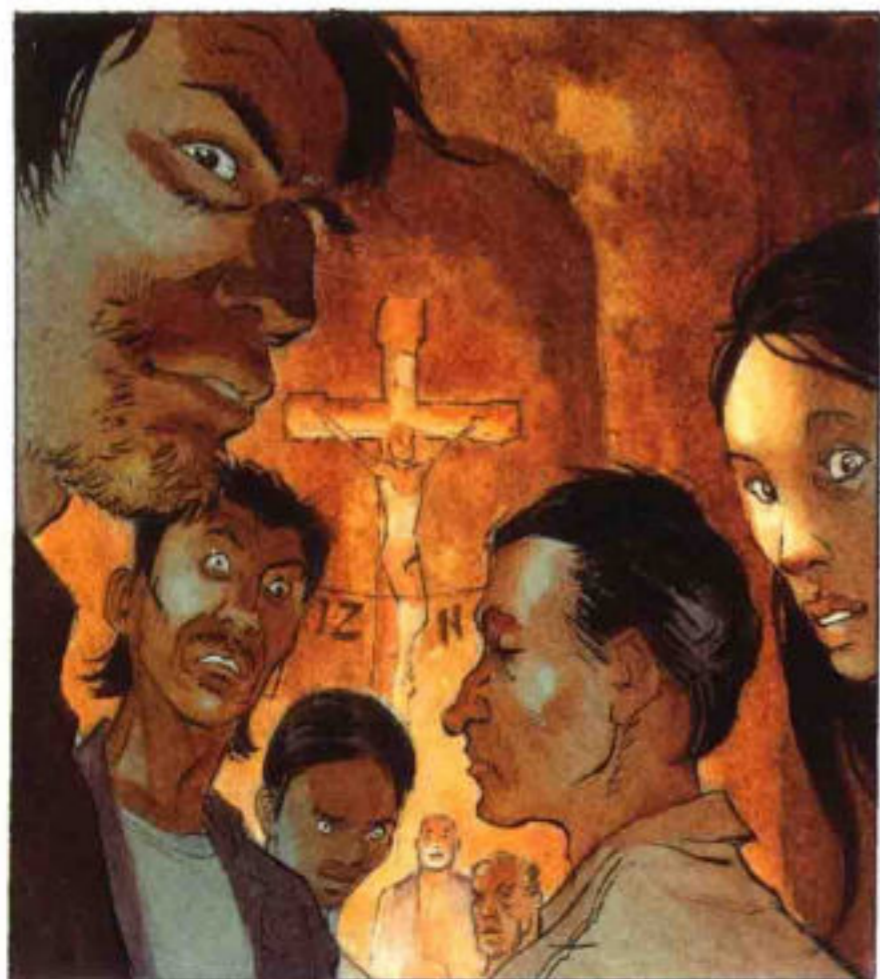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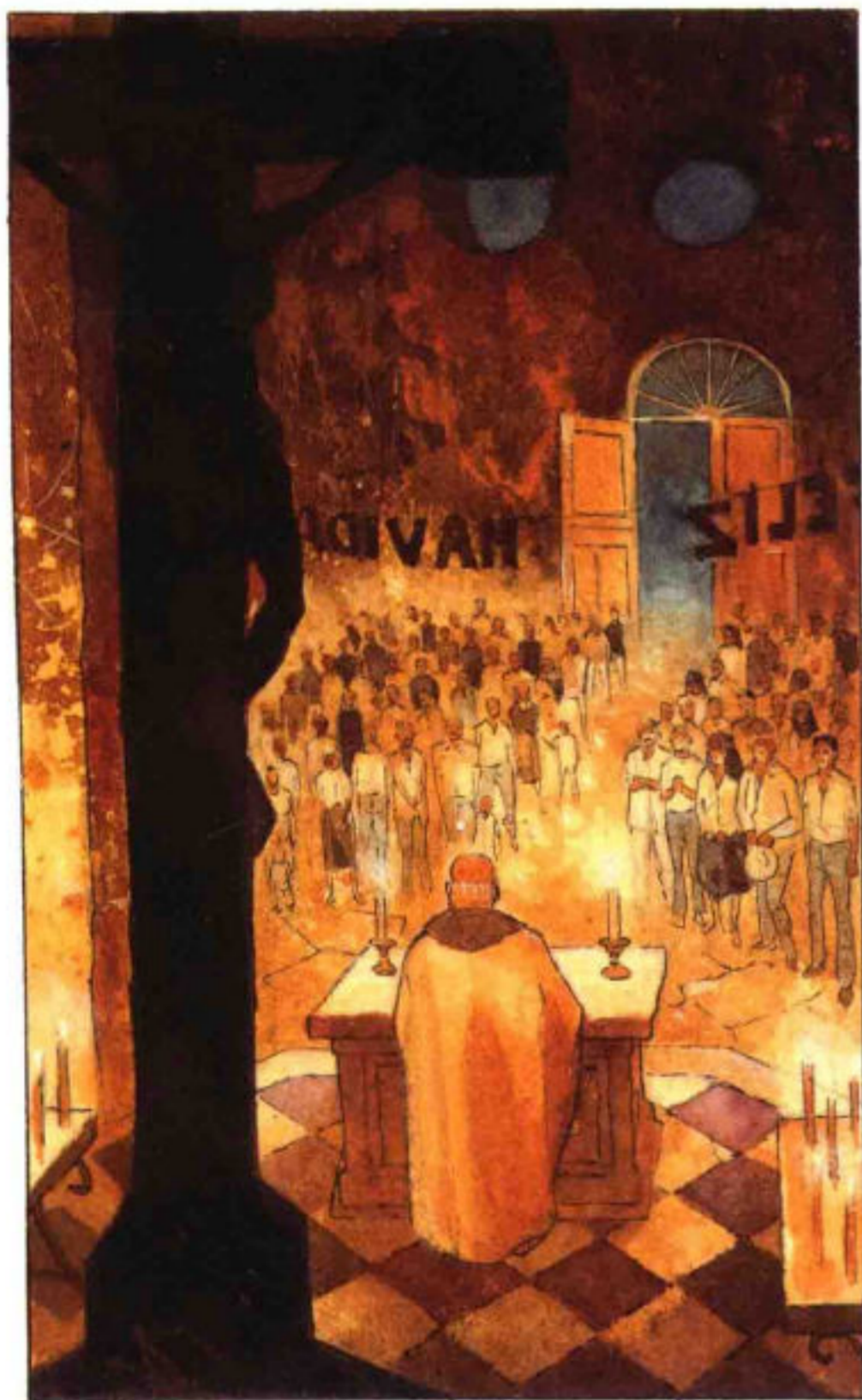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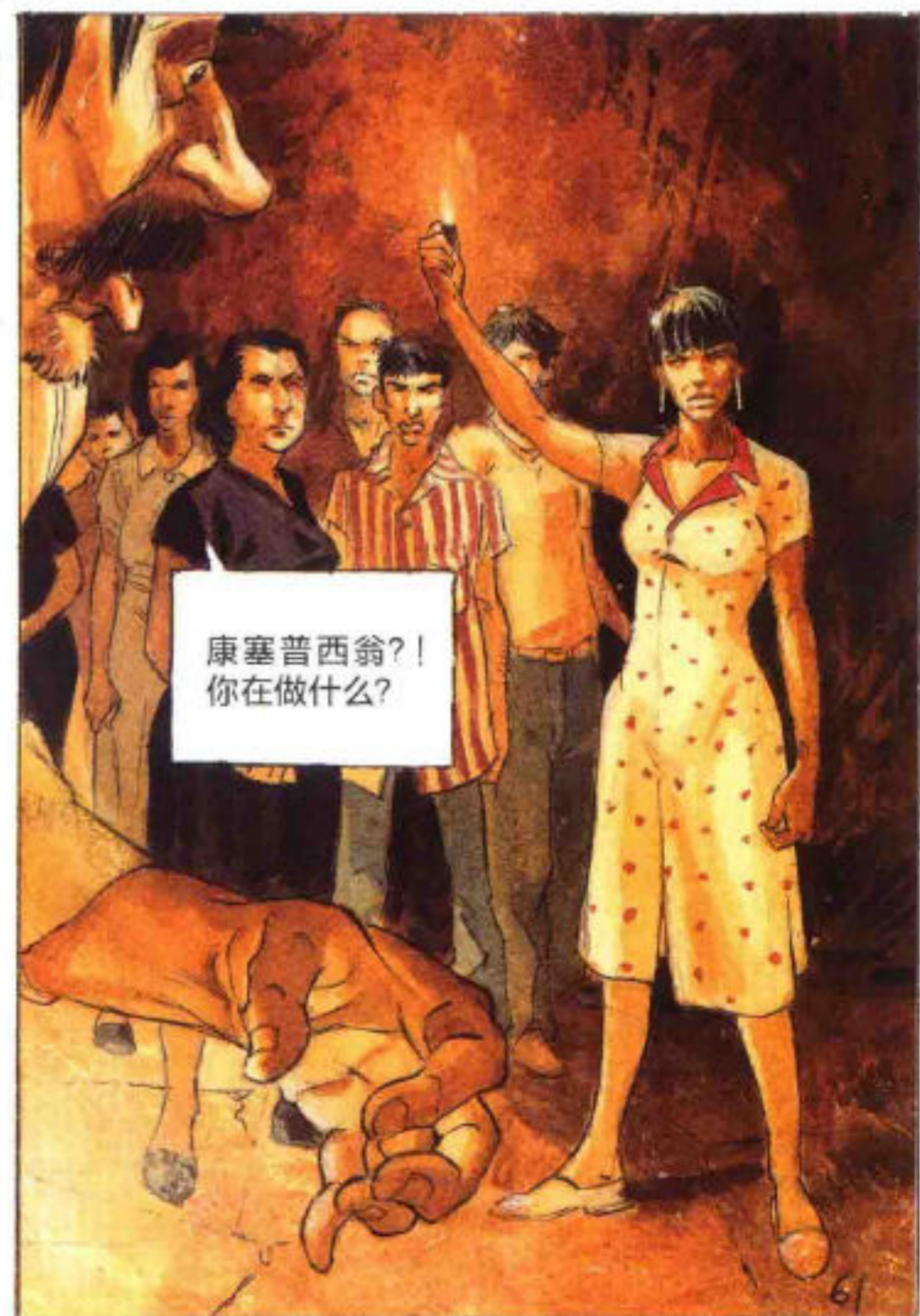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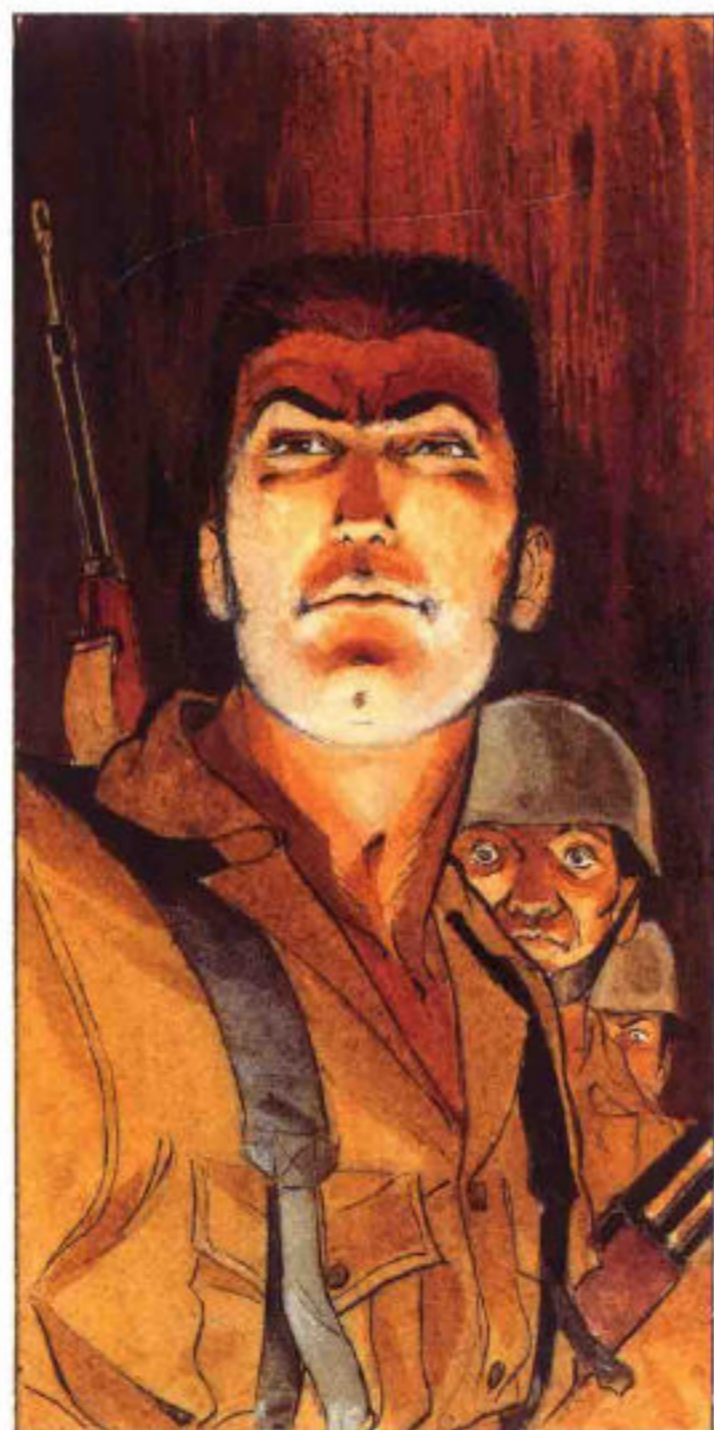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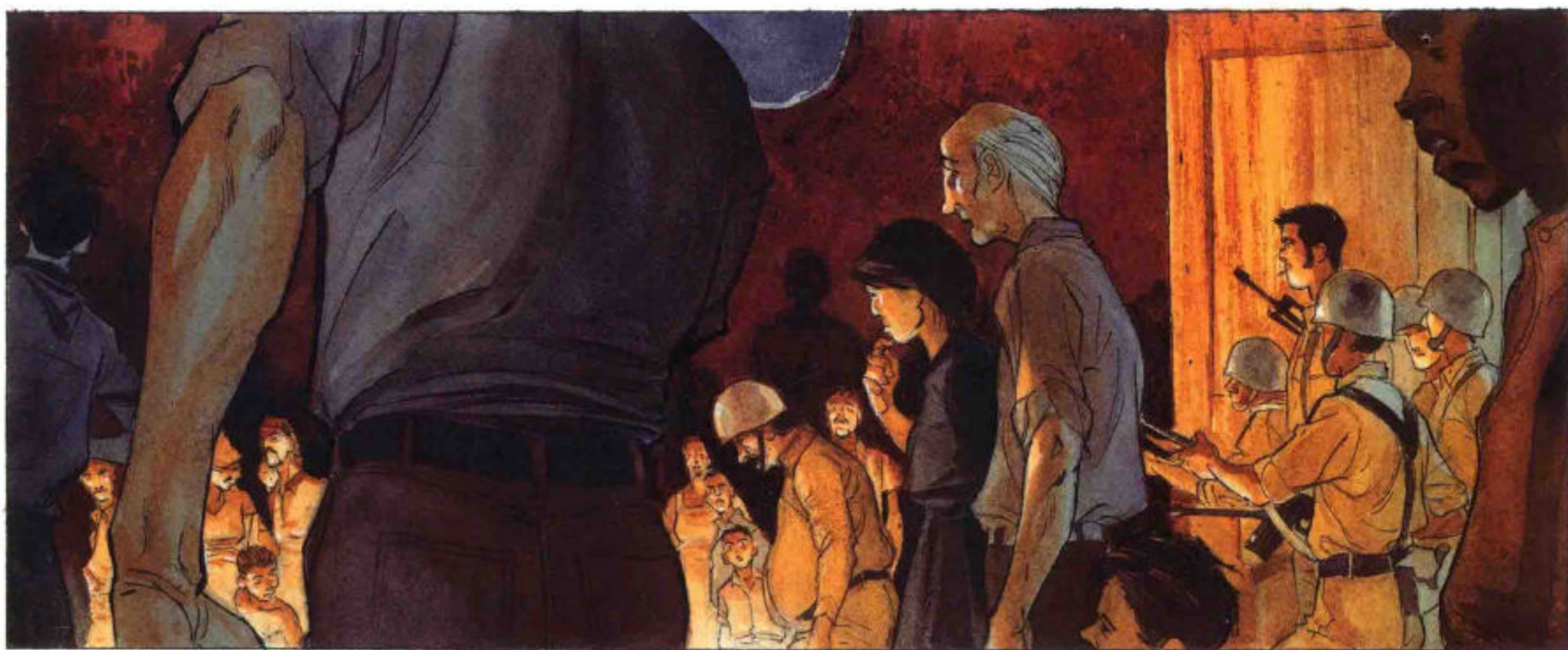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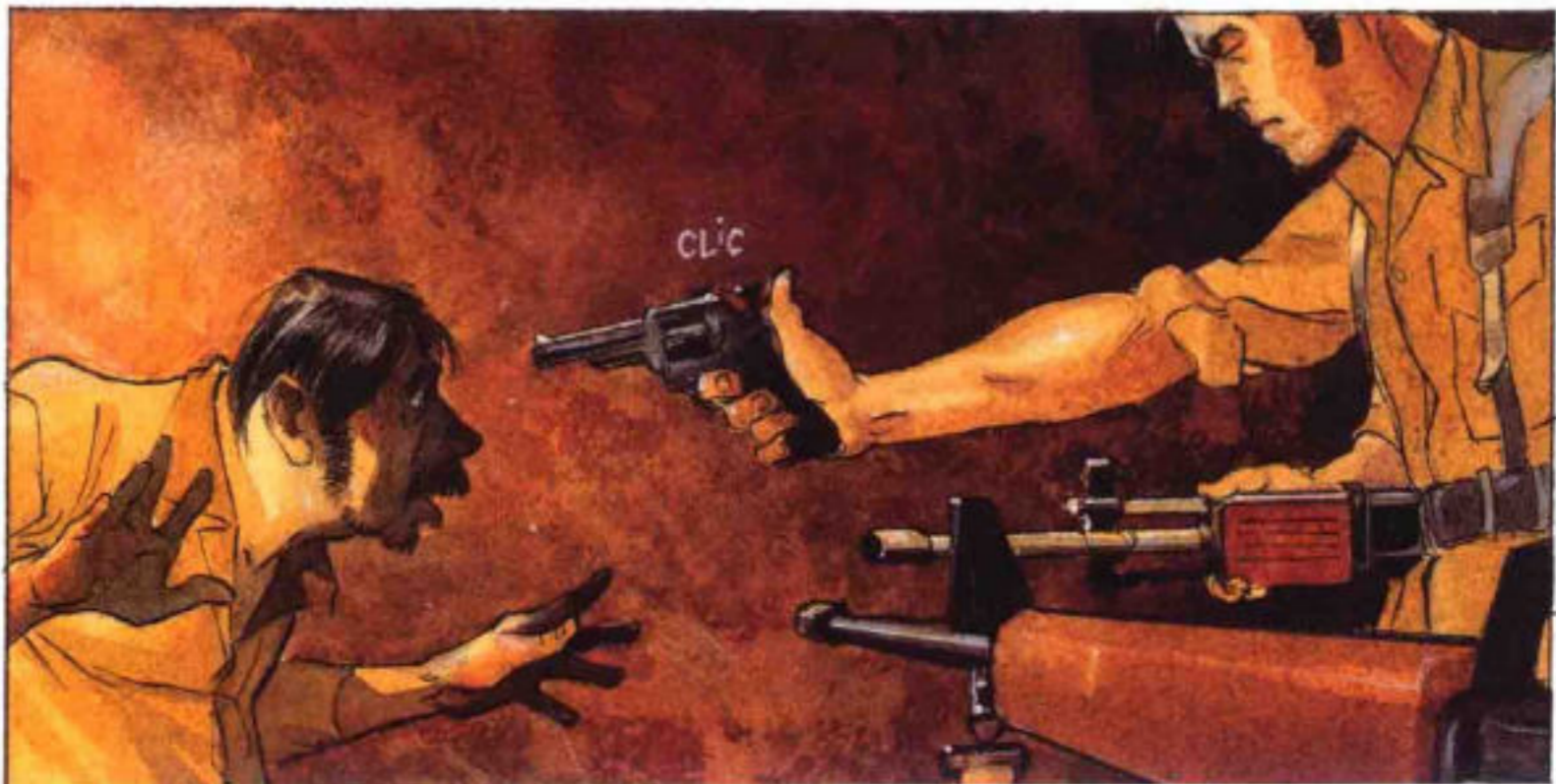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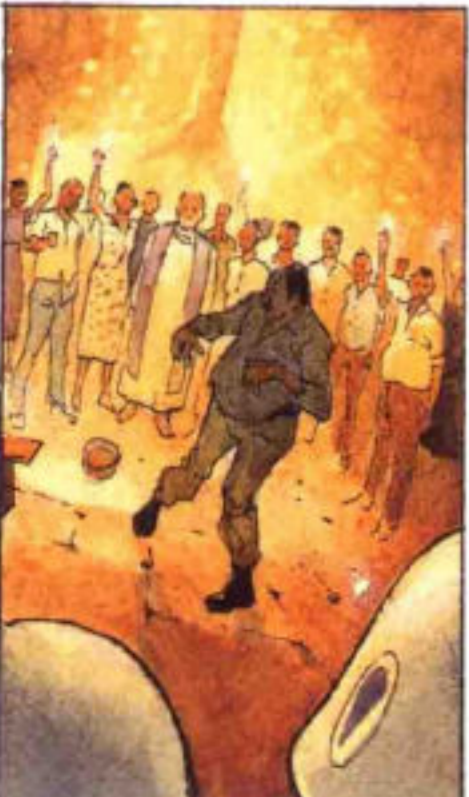
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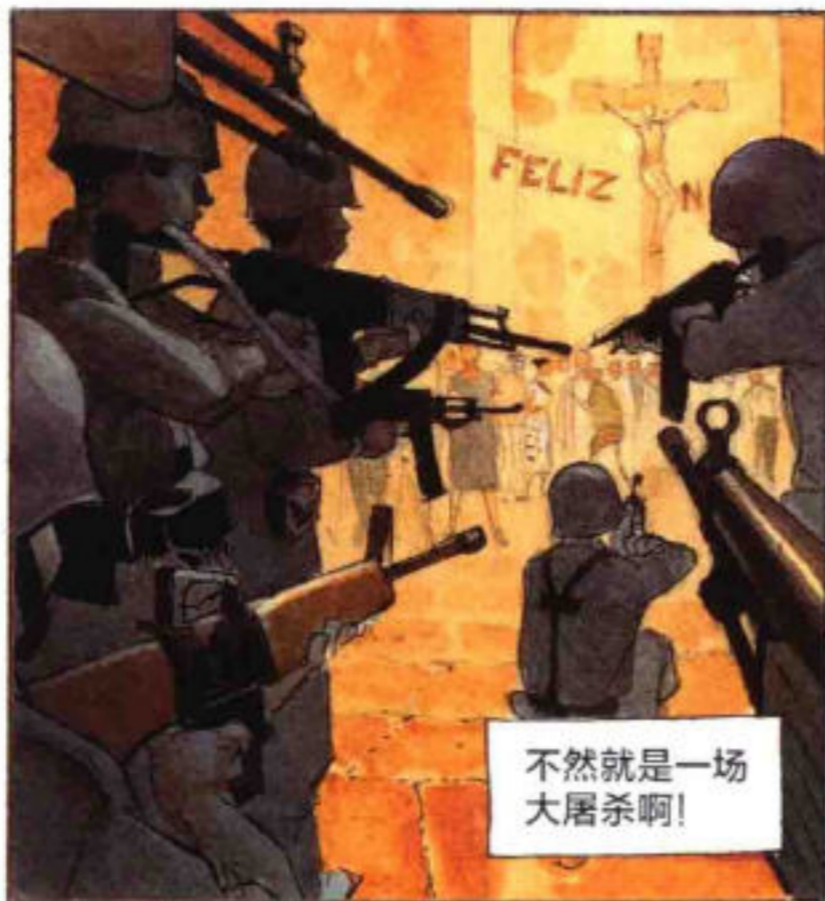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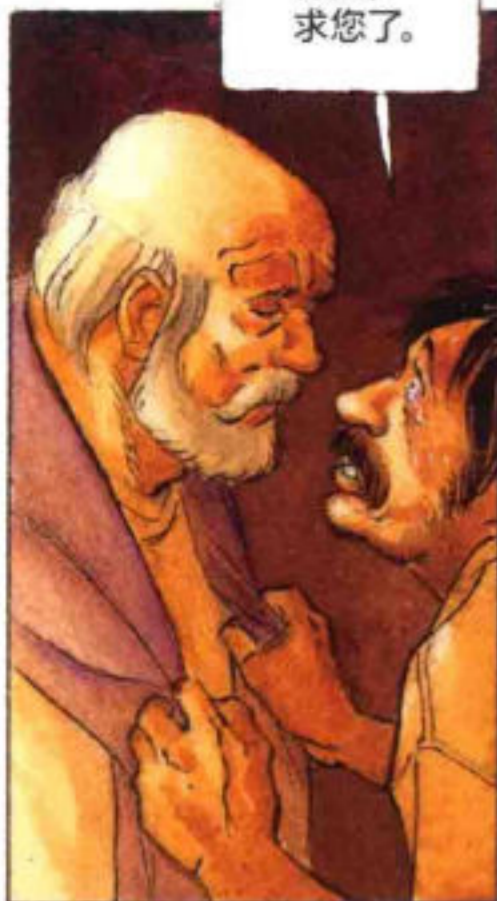
布埃纳文图拉
“指挥官”，圣
诞老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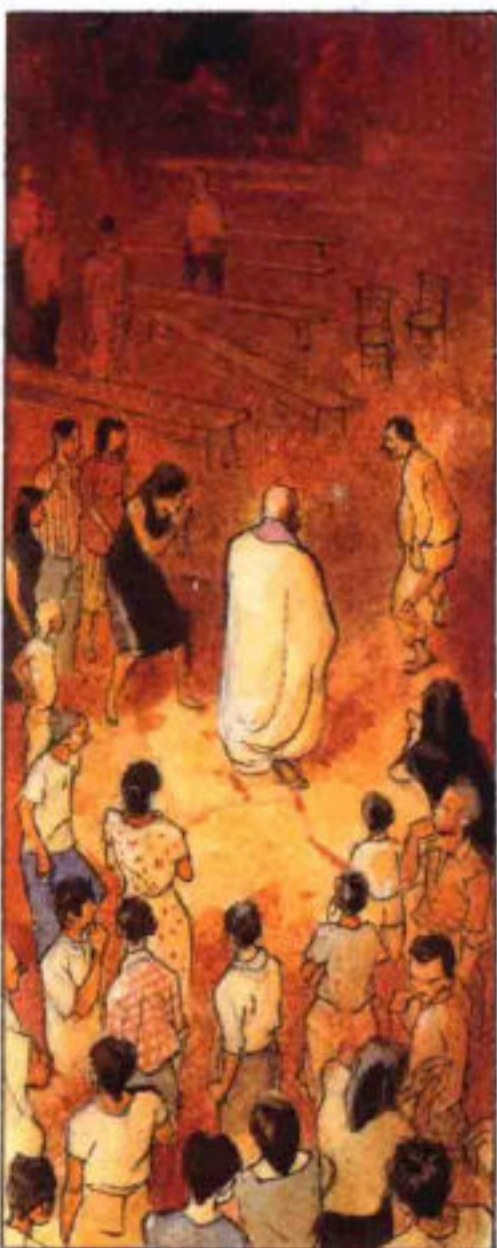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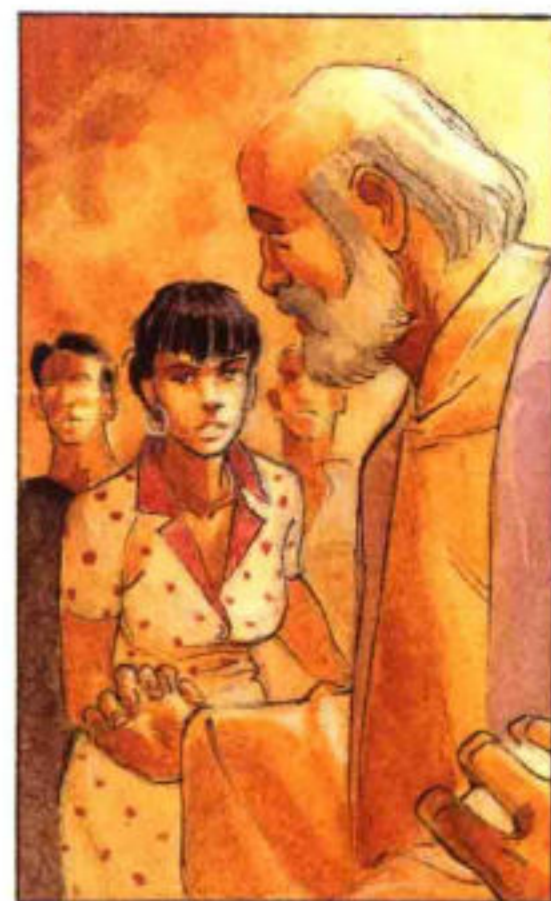




神父，
求您了。



不然就是一场
大屠杀啊！



布埃纳文图拉
“指挥官”，
干得好！



但是你
忘了件
事情。





不!!!



迭戈!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就是他!
是他把您
供出来的!



是他
害死了她!

混蛋!
混蛋!
混蛋!



我要扒了你的皮!
你听到了吗?



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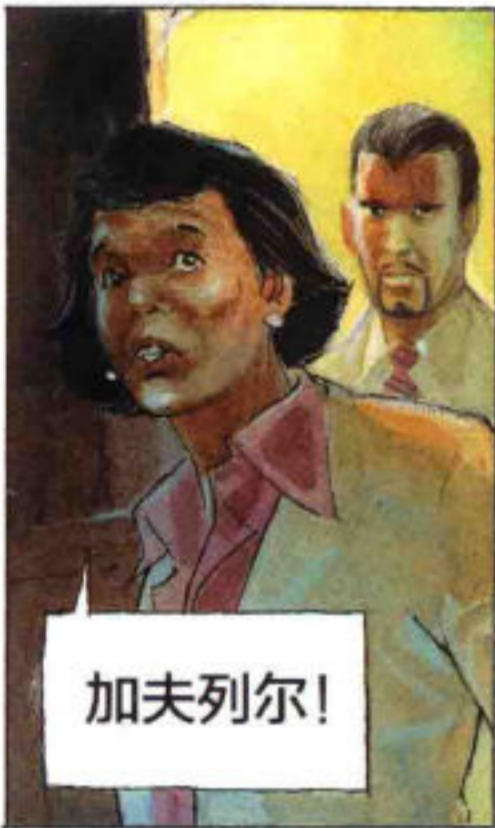


神父?



阁下，德·拉泽那夫人，神父。

请进！他等你们呢。



加夫列尔！



我的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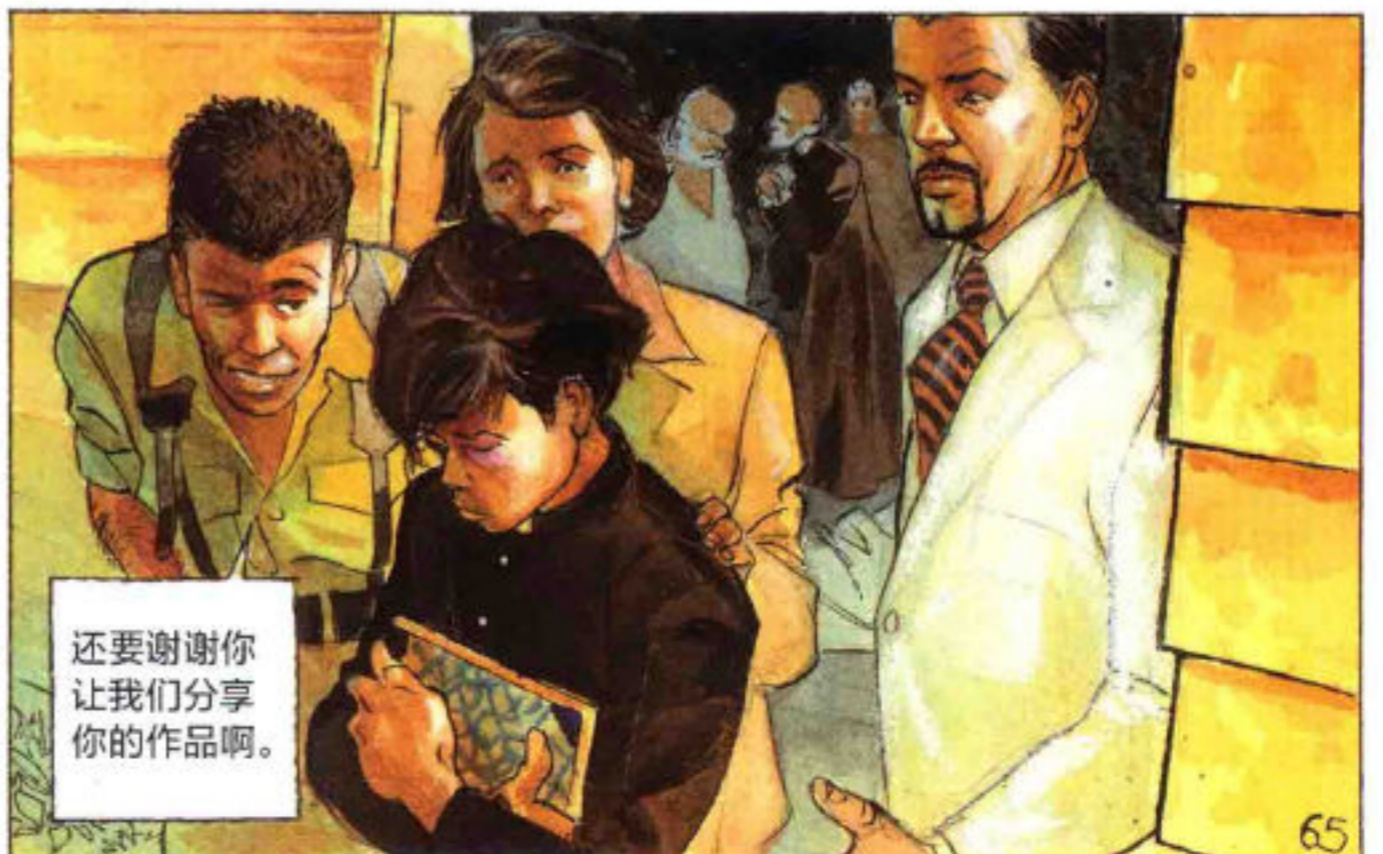
玛尔塔，走吧，指挥官只是执行公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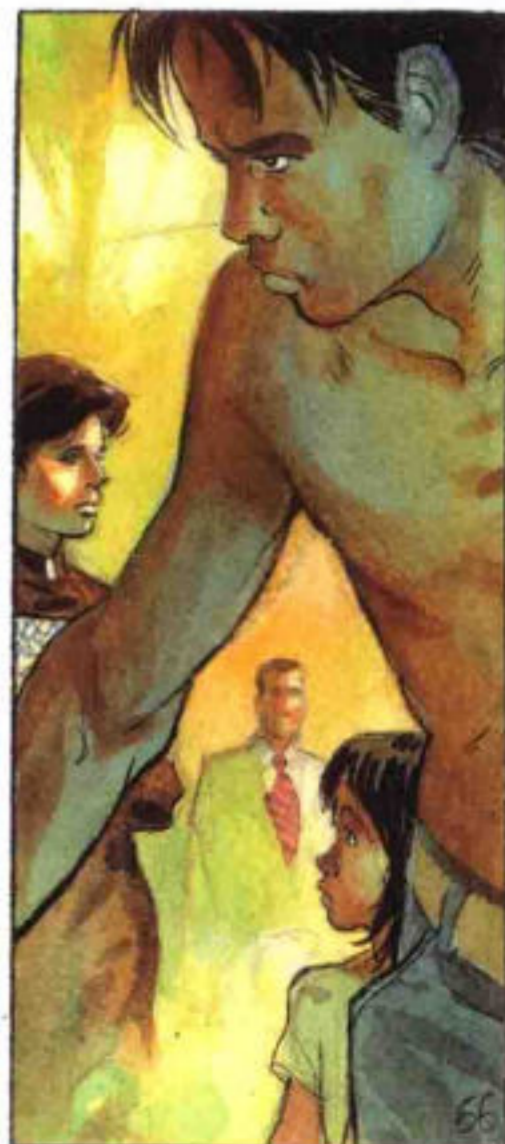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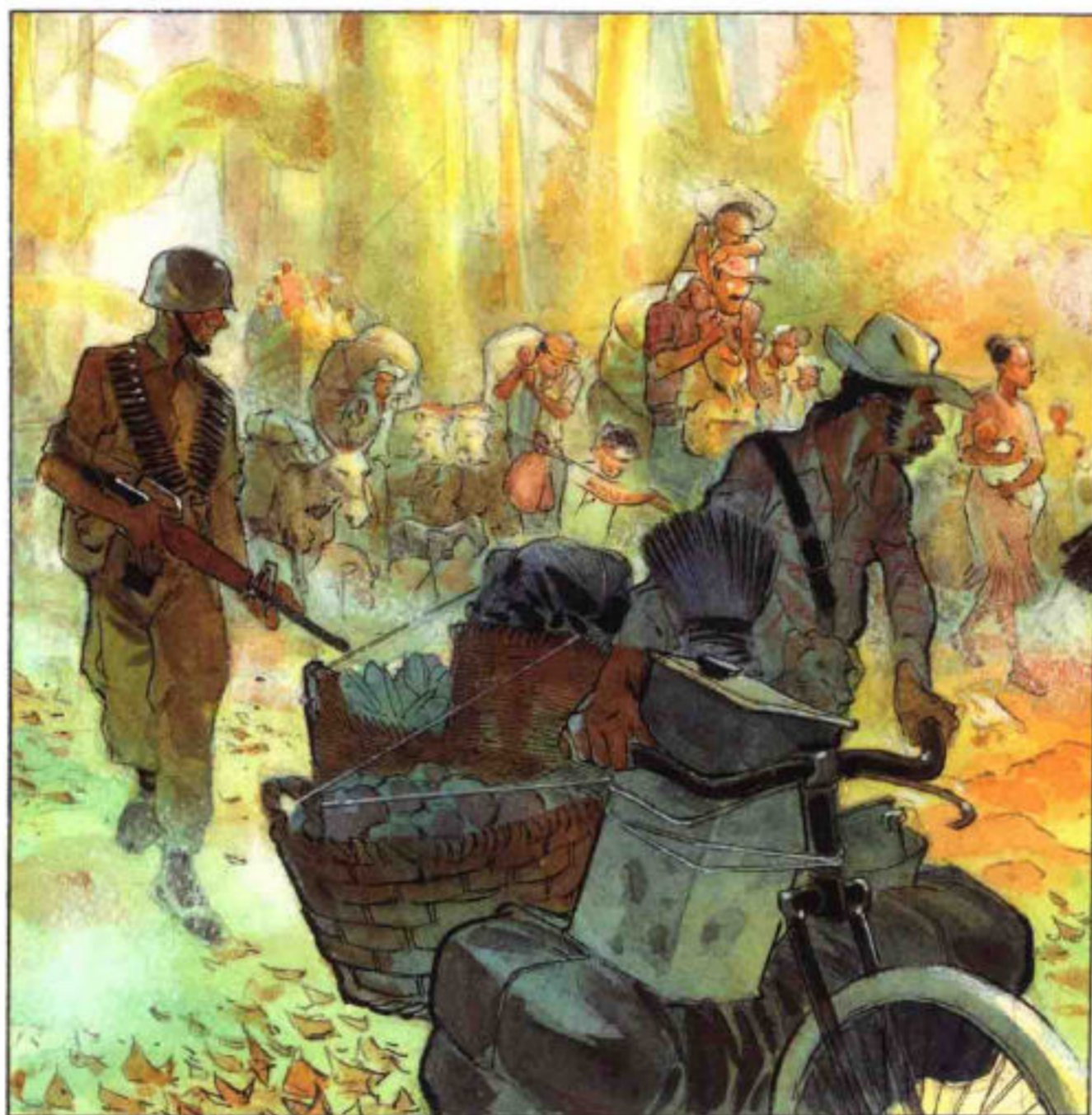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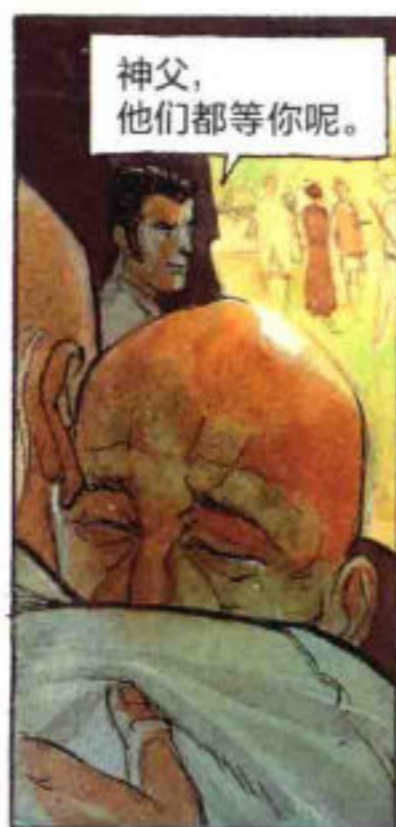
当然，指挥官，就让这些事烂在你我肚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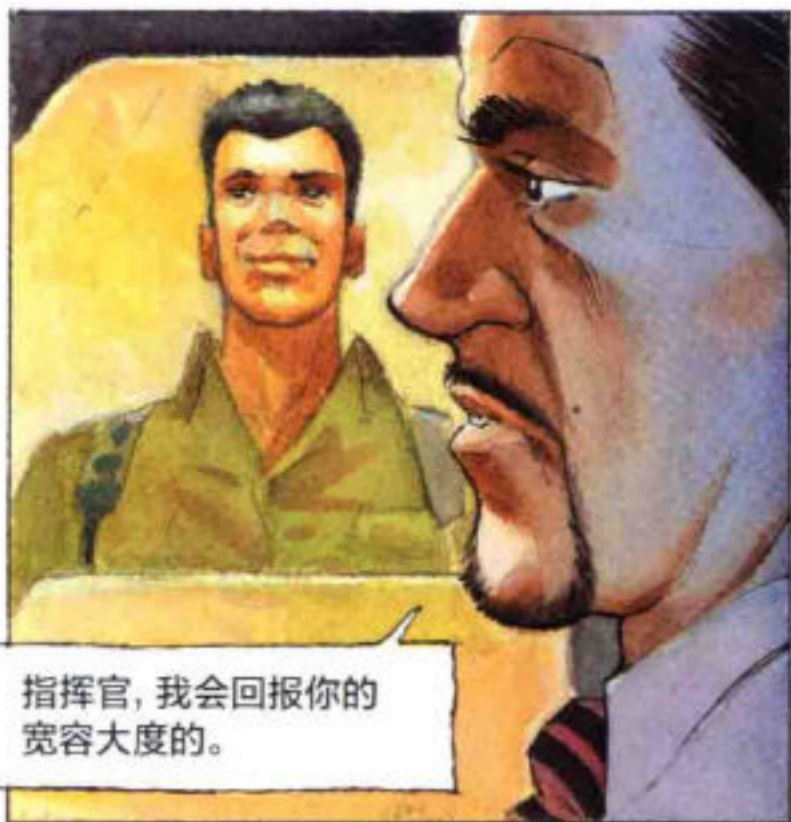


其实，加夫列尔……



还要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你的作品啊。





指挥官，我会回报你的
宽容大度的。



胡安!



胡安，一切都会
好的，没事儿。



是的，阁下。加夫列尔会
回到神学院，这事儿很快
就会被淡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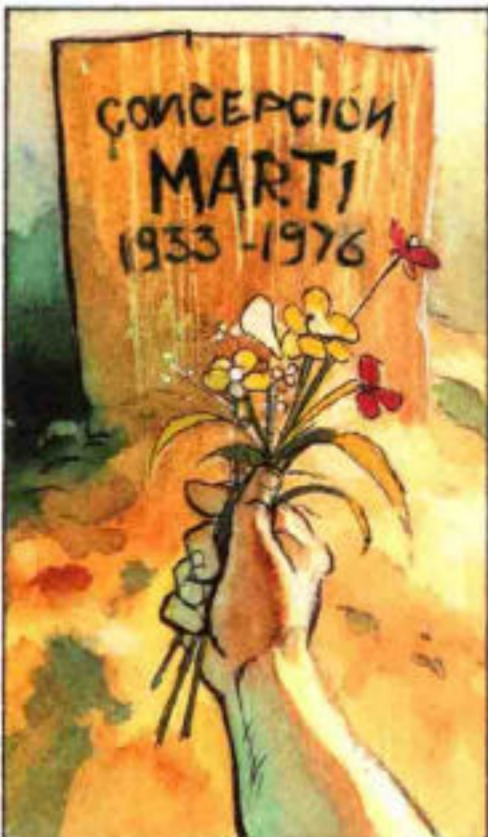


是吧，宝贝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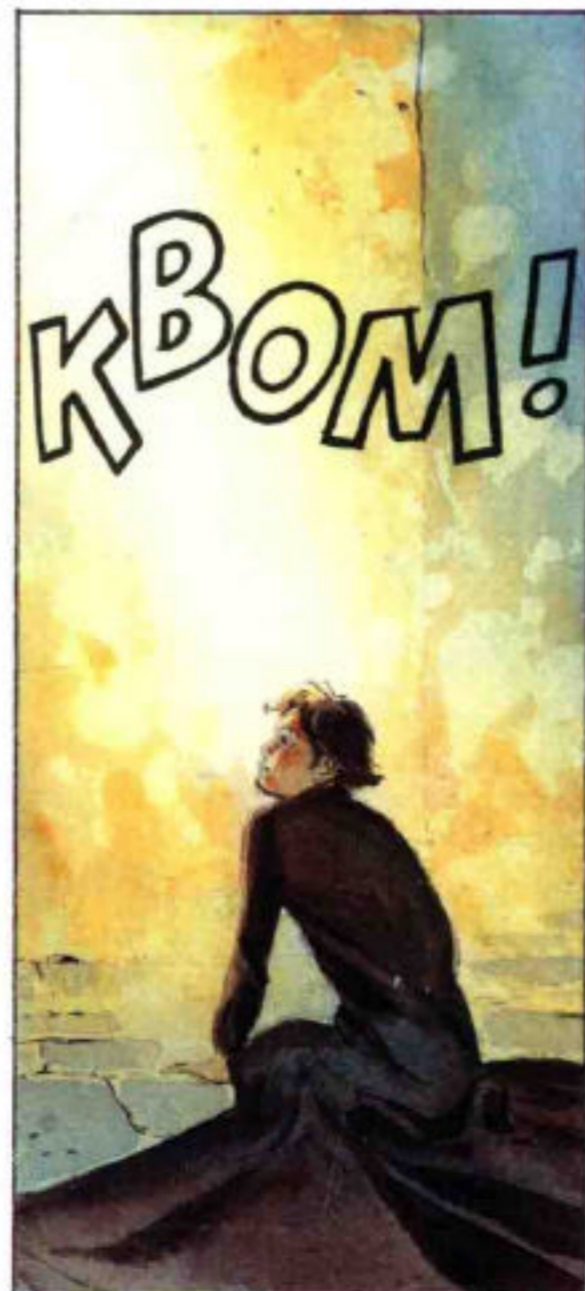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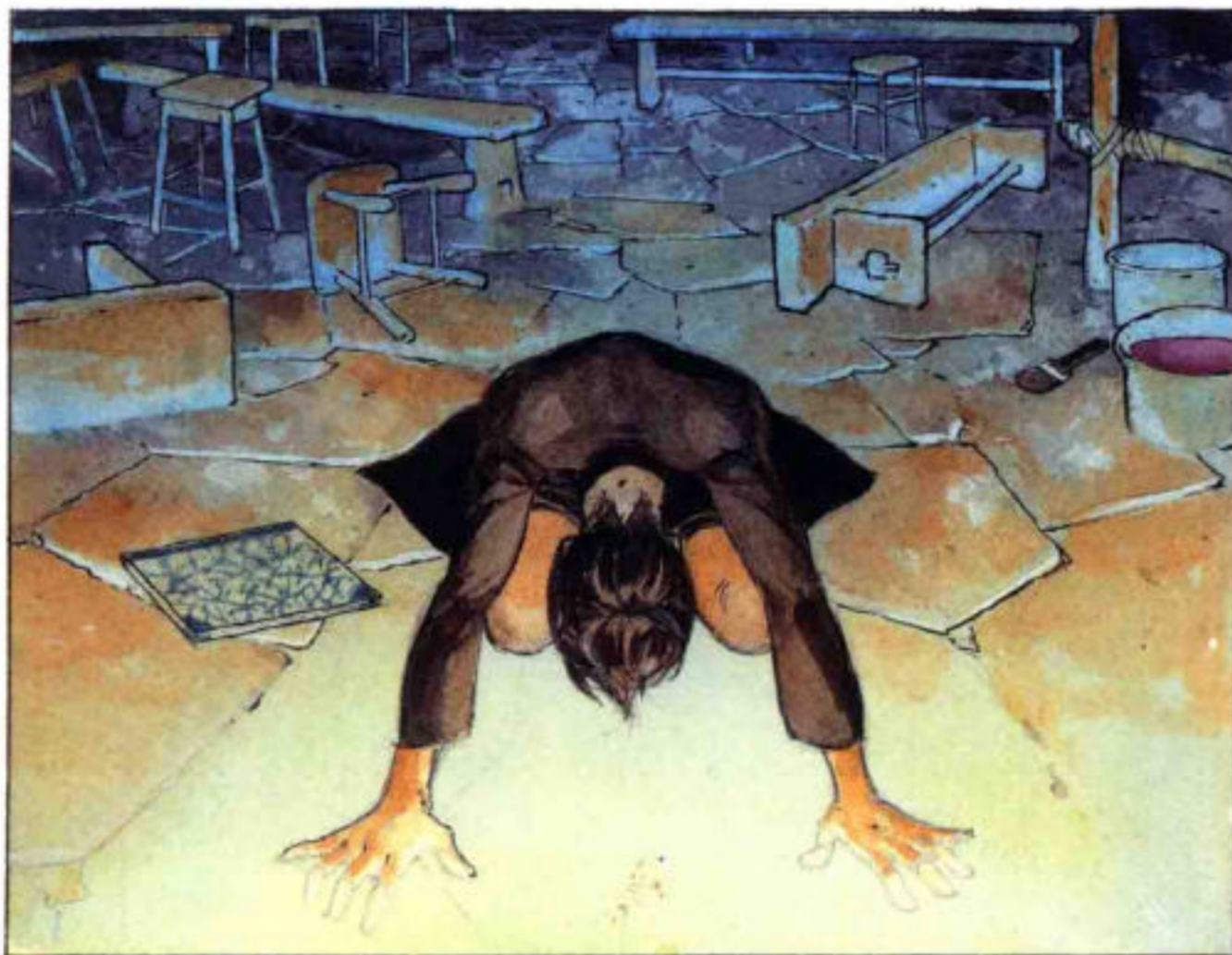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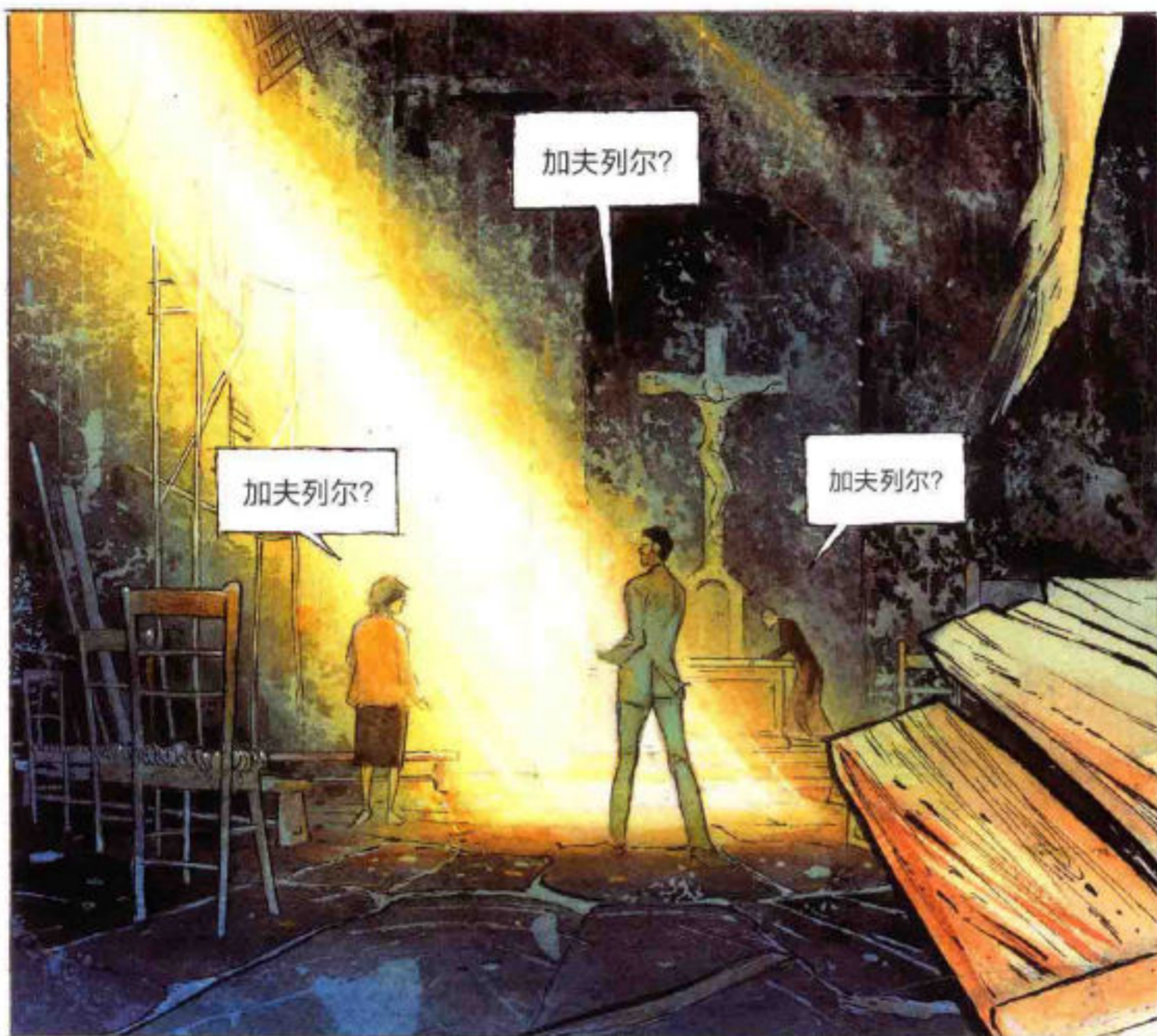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





(康塞普西翁·马蒂, 1933-1976)





加夫列尔?

加夫列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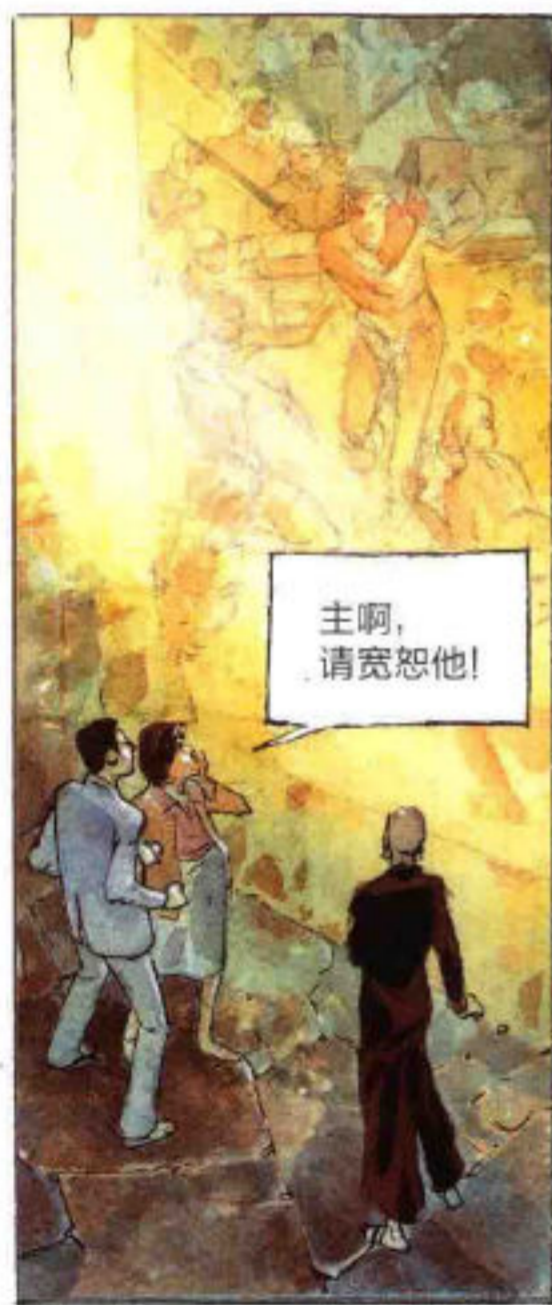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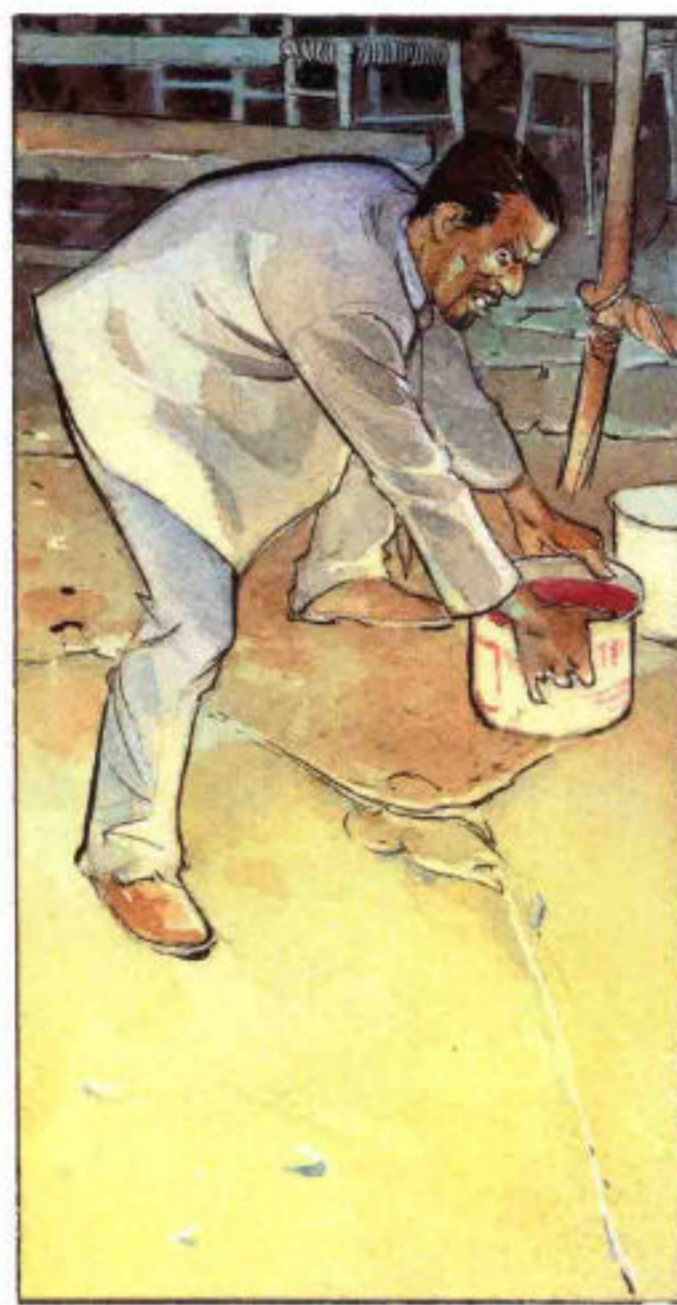
他去哪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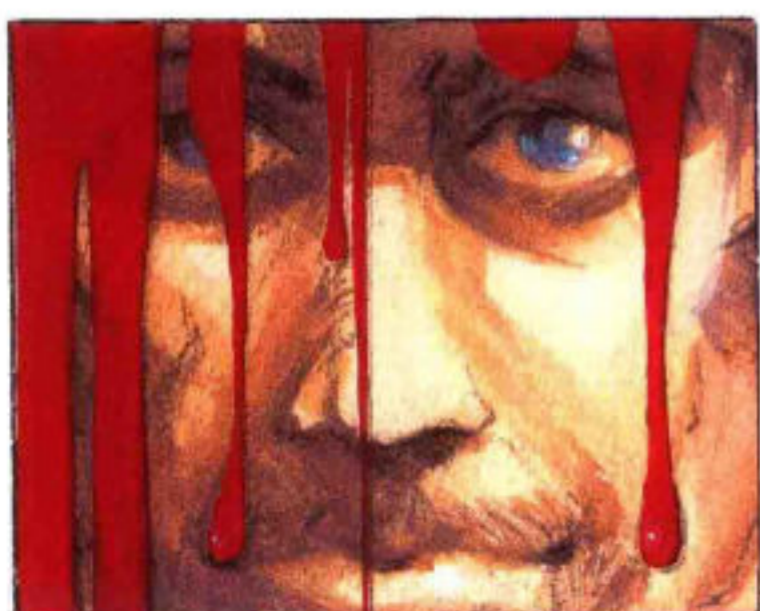
上帝啊!



主啊，
请宽恕他!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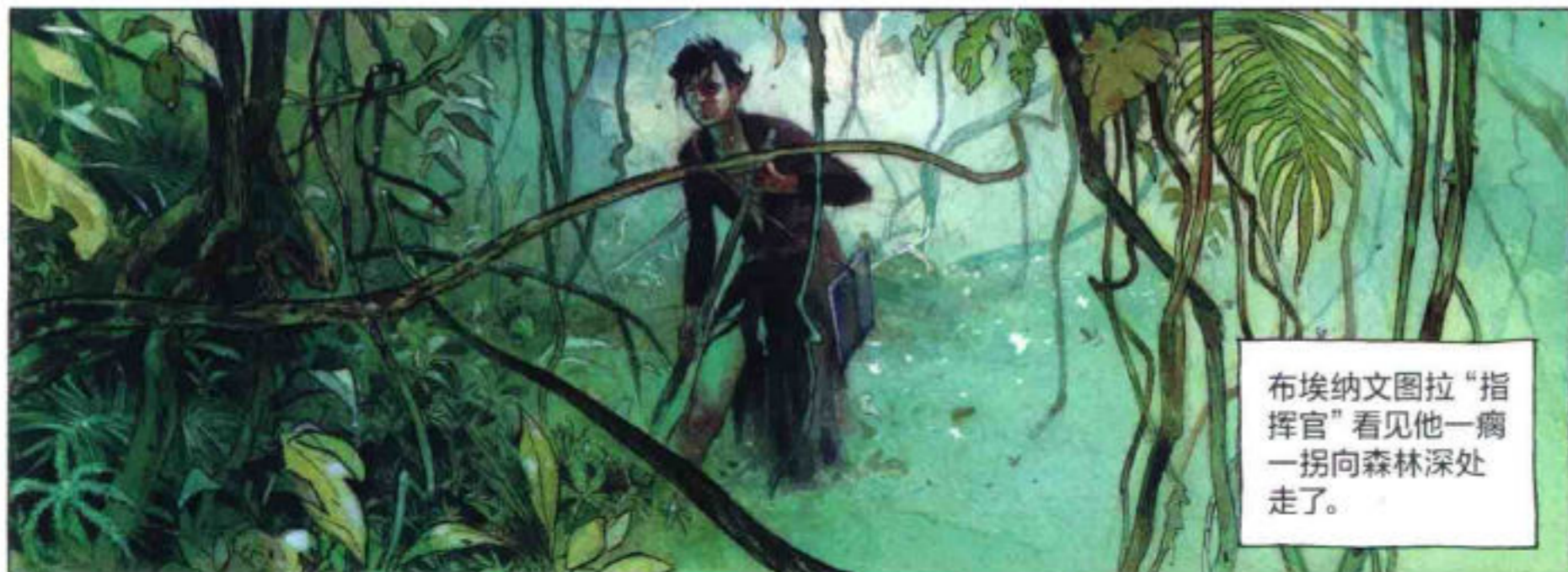
第二卷



巴尔加斯，
一定得把我的儿
子找回来！

阁下，
他不会走太
远的。

从教堂跳下去，
加夫列尔好像伤
得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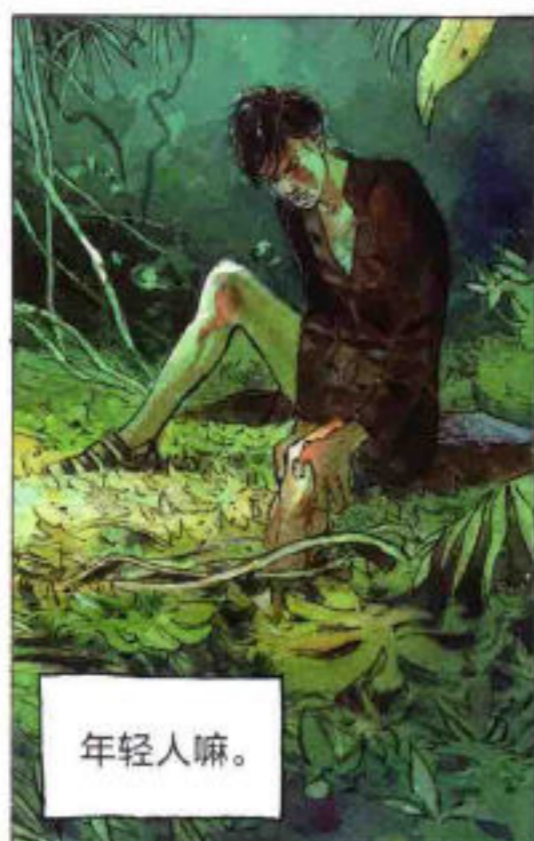


布埃纳文图拉“指
挥官”看见他一瘸
一拐向森林深处
走了。





他就给我们制造一点儿小麻烦，没大事的。



年轻人嘛。



相信我，在丛林中过上一夜，他会乖乖回到村里的，至少他会待在原地。



在丛林中过夜？可是游击队那群人不会把他……



放心吧，德·拉泽那夫人，桑地诺分子早就溜走了。



失去了村民的物质补给，他们得去找他们的同伙，我们一定会赶在他们之前的。



他们很有可能会撤回到边境上的大本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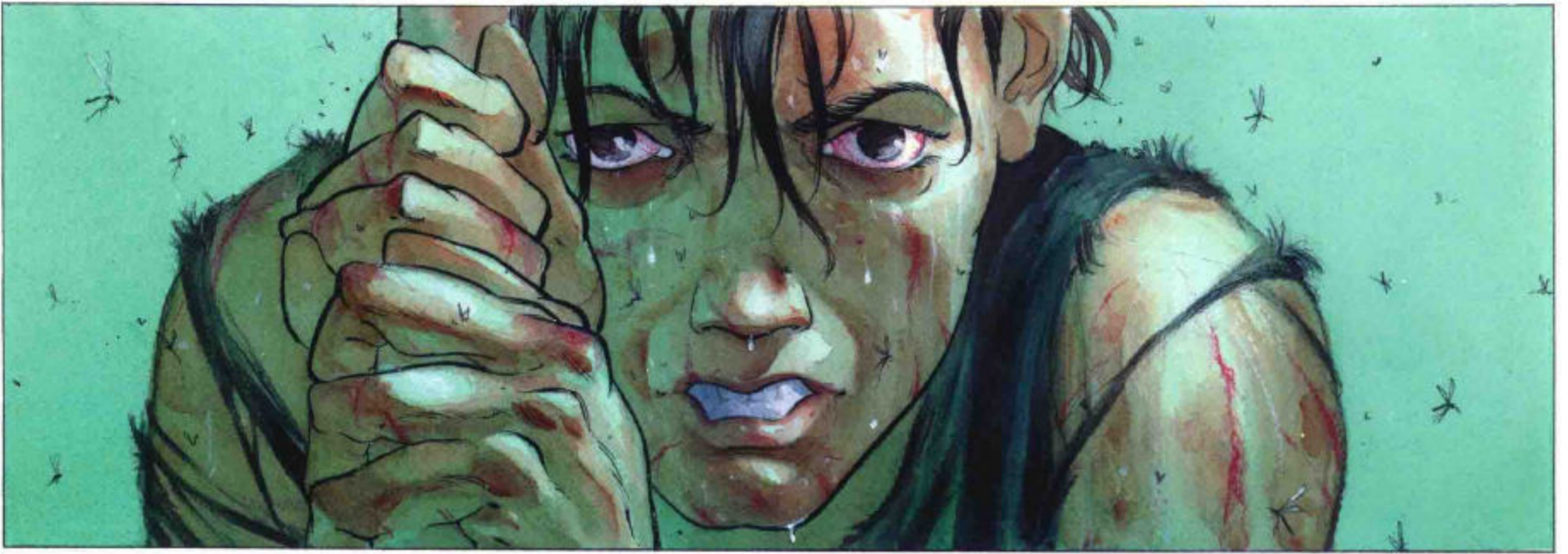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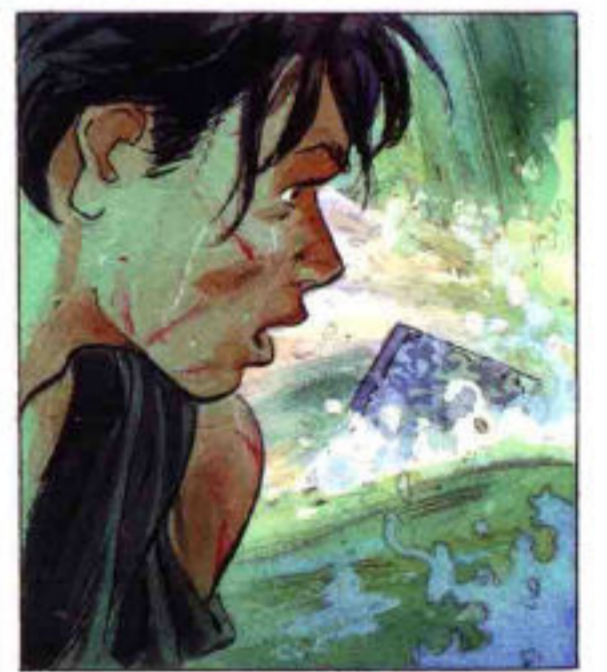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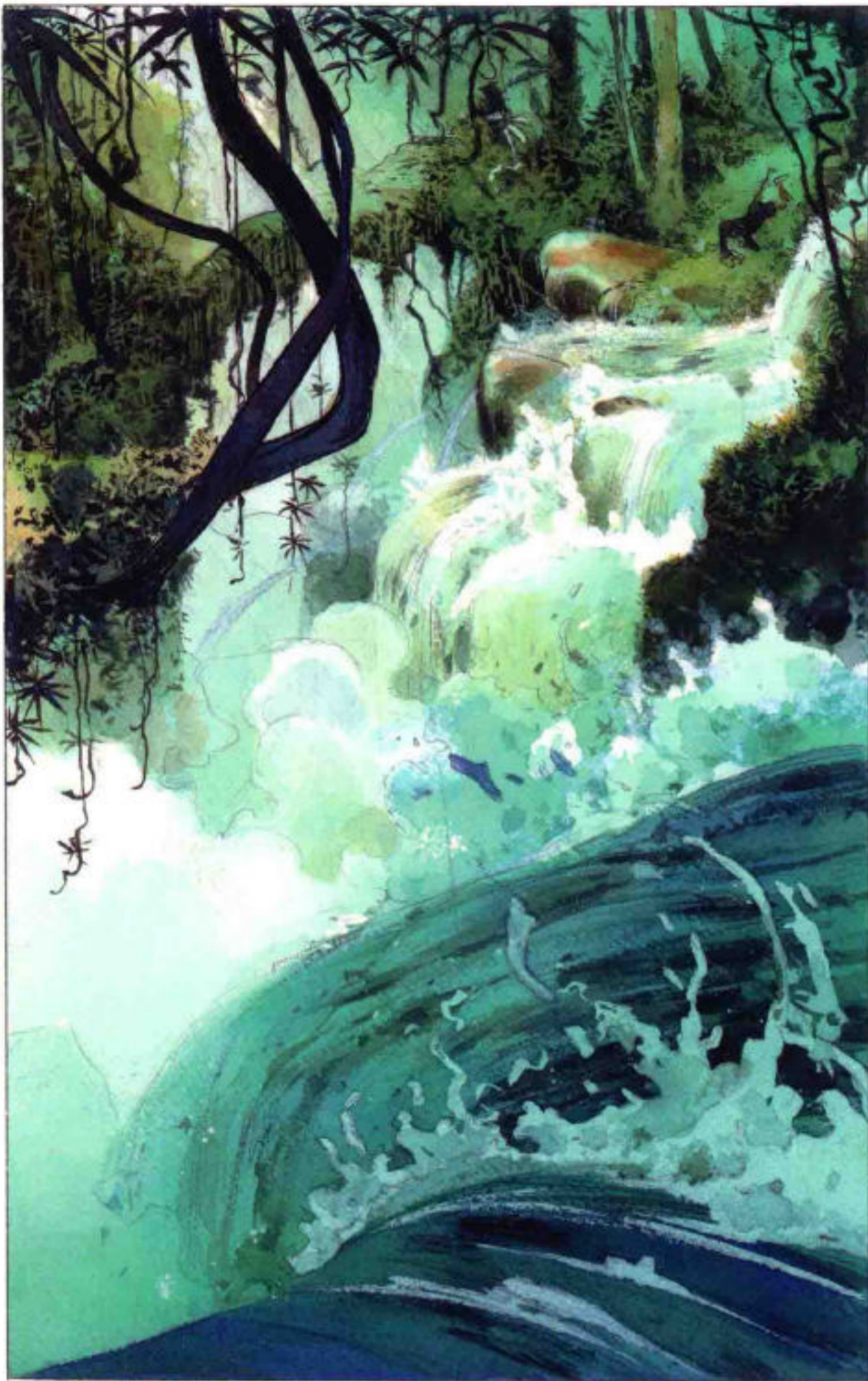
没有供给，他们不久就会从老巢里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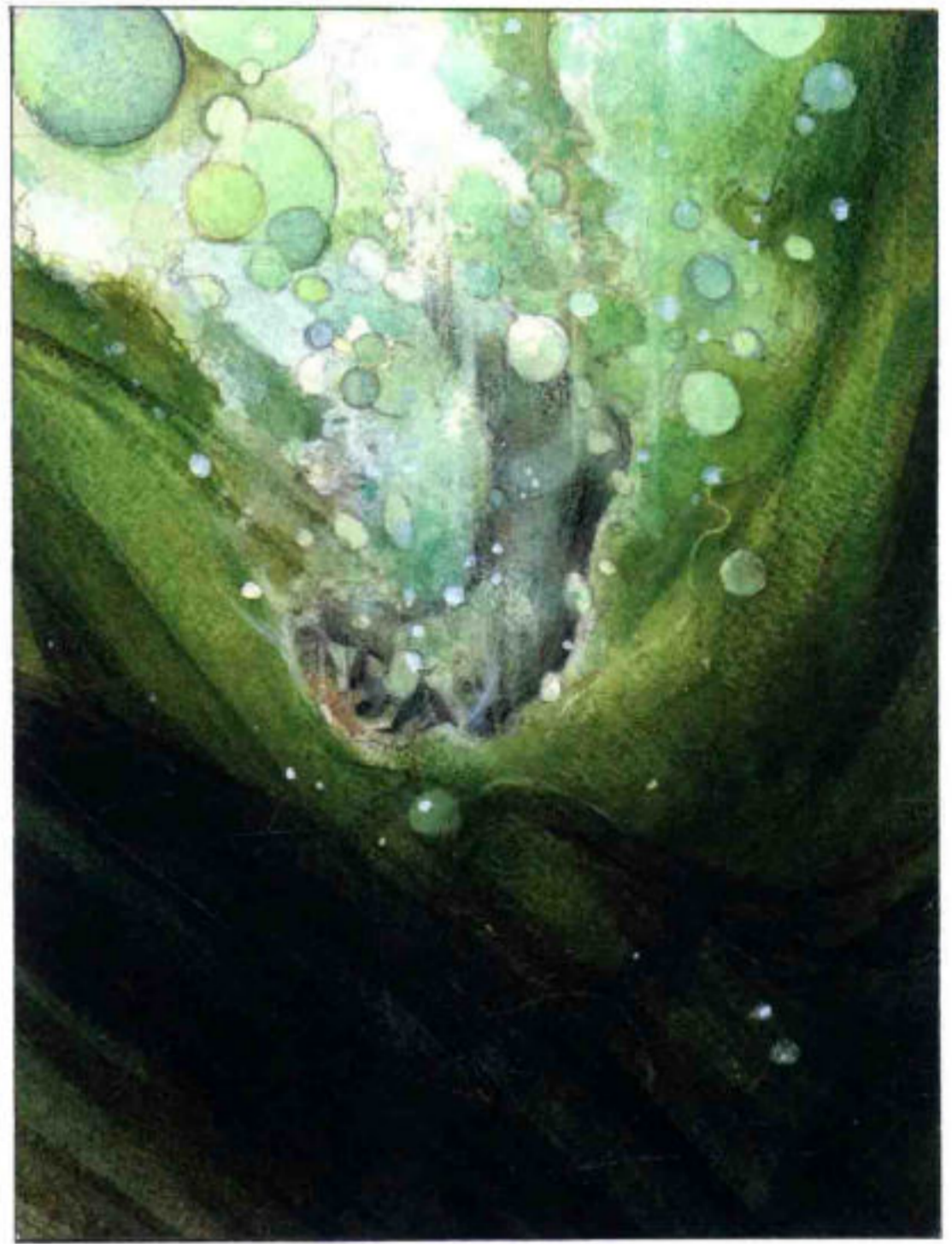
巴尔加斯，别和我谈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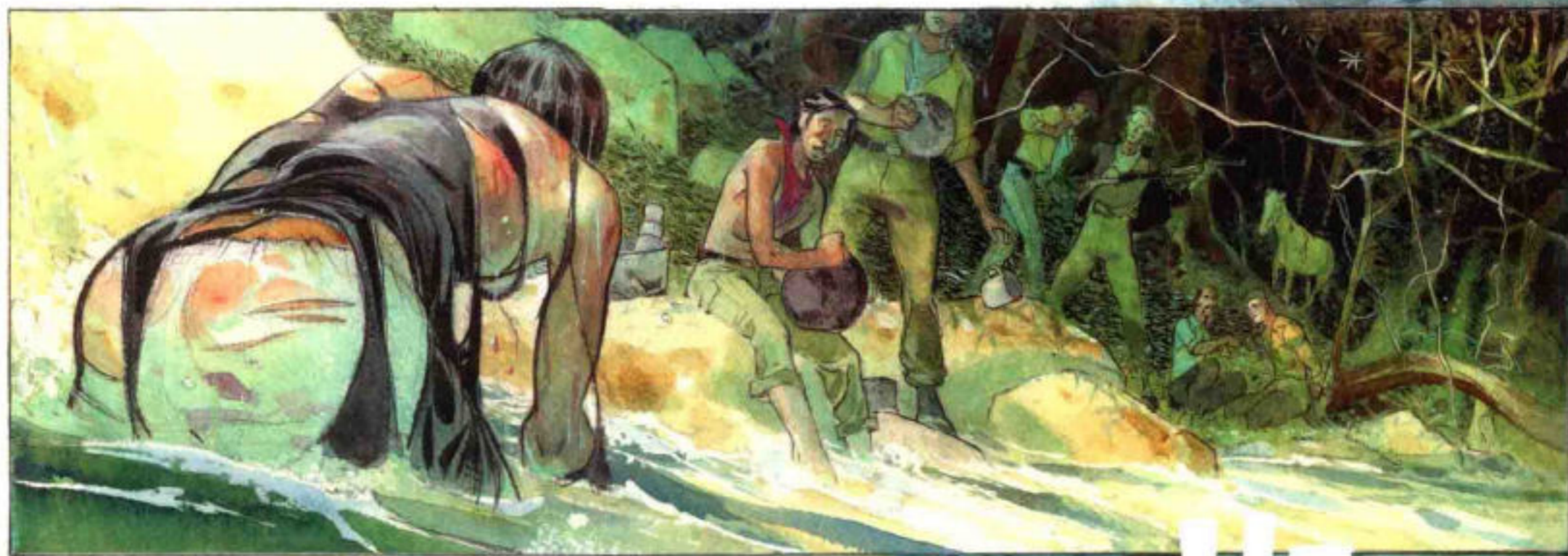
把我儿子加夫列尔找出来，结束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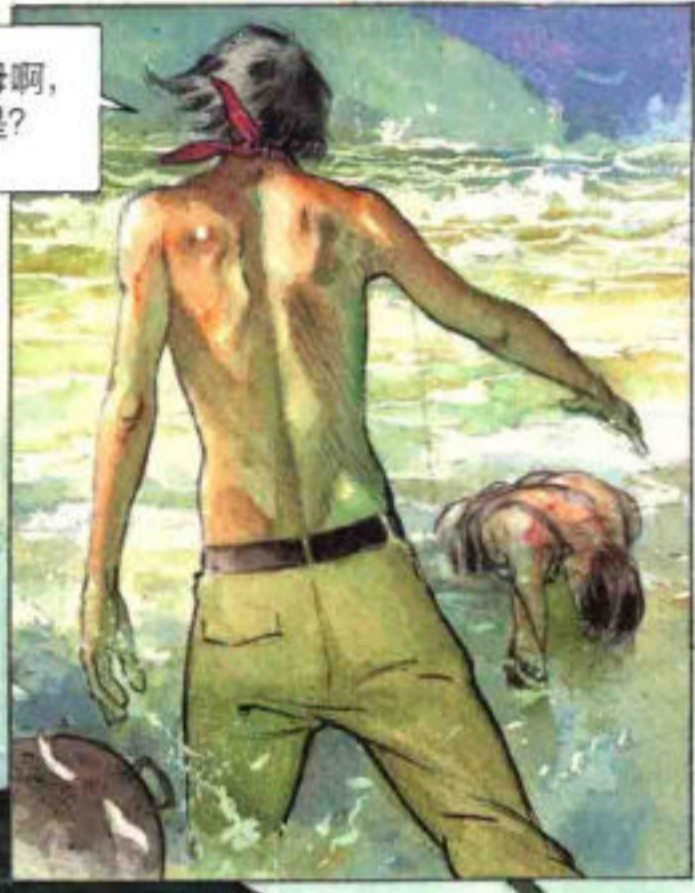








圣母啊，这是？



上面有卫兵。小心！



HEEELP!





咳!咳!
里戈,曼努埃拉!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

动作要快!他们很可能听到马克·道格拉斯的喊声了。

拉蒙,咳!咳!
把他嘴封上,上路!



谢谢你,男孩儿。

很显然你又救了我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们就被发现了。



鲁文,卫兵他们逮捕了鲁文,快去救他!



冷静!我们知道了。



咳!咳!
你认识这个男孩儿?

他就是把我们的武器藏在画箱里的小神父啊。



哦,就是他啊。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咳!咳!



加夫列尔·德……

加夫列尔……

加夫列尔·马蒂……



加夫列尔，
村子里都发生
了什么？

巴尔加斯
怎么发现
了鲁文？



我不知道
.....

快去救
鲁文.....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会把他
丢在那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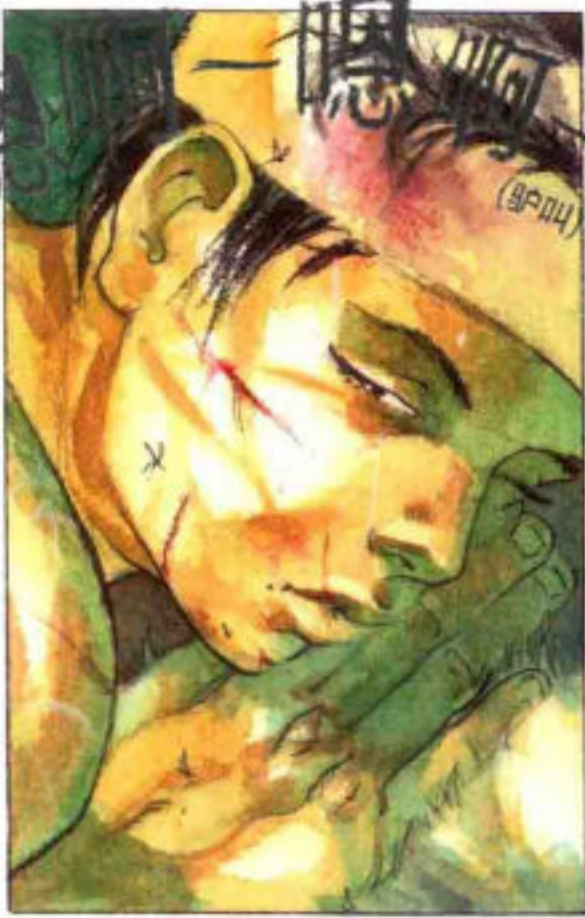


我走路。



那赫尔曼，
你怎么办？
一路上你咳得
这么厉害。

咳咳！他现在状
况很差，把他扶
到骡子上。咳咳！



小孩儿，你还好吧？

你感觉怎么样了？你已经睡了两天了！你需要恢复体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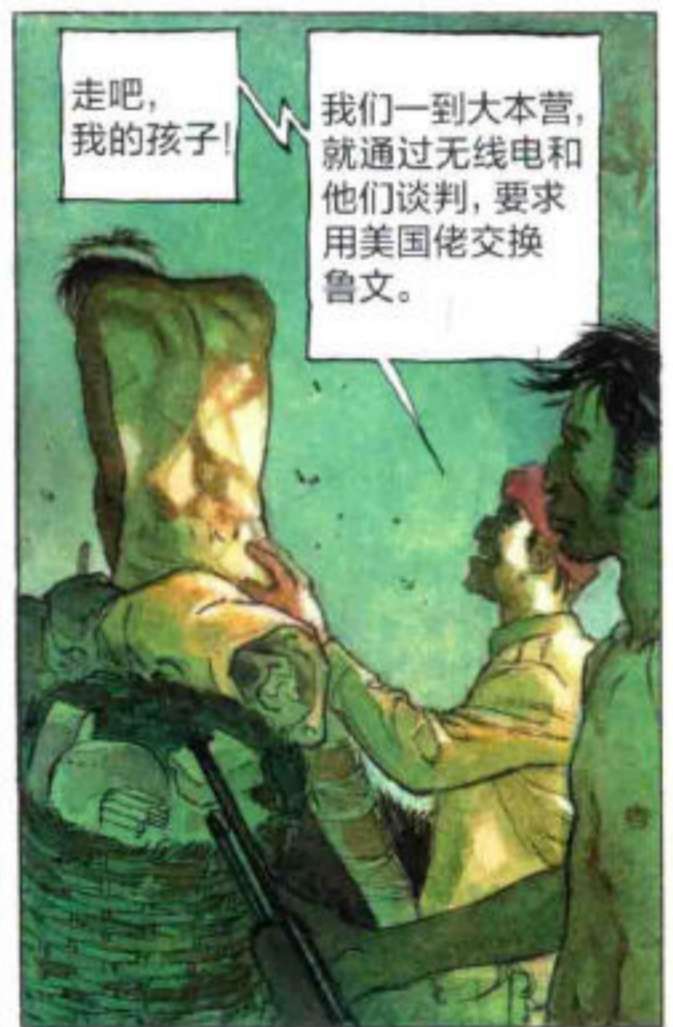


我们在哪儿？



在……咳！咳……去边境的路上和我们的部队汇合。

你们不去救鲁文？



走吧，我的孩子！

我们一到大本营，就通过无线电和他们谈判，要求用美国佬交换鲁文。



太危险了。咳！咳！而且巴尔加斯肯定早把鲁文送到马那瓜审问去了。



还有西尔瓦娜。

还有其他的政治犯。



加夫列尔，相信我们吧，那个人质非常有价值。



我是赫尔曼，这支游击队的队长。



拉蒙。

这是曼努埃拉，我的爱人，我最珍贵的。

里戈韦托·洛佩斯·佩雷斯·阿马斯。

你可以直接叫他里戈，这样更低调。



福斯托和我们讲了你的英雄壮举。

福斯托?



就是负责帮我们和鲁文联络的那个英国人。



里戈，别总这么说！自从他决定拿起武器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他就和你一样，是尼加拉瓜人。

明白吗？



赫尔曼！



小溪边有个岩洞，离这儿十分钟的距离，我们可以在那儿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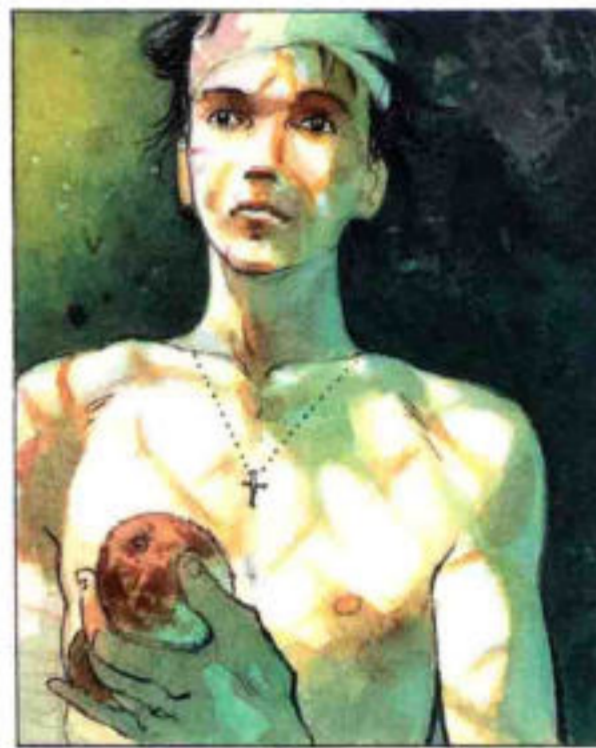


你好，男孩儿。



你肯定饿了吧？

给，我找到一些水果，饭前先垫垫肚子。



别磨蹭，走！

我觉得我们晚上可以生火了，我们现在离圣胡安已经很远了。

哇噢！有热饭可吃喽！



肿块消了不少，伤口也在结痂。我觉得再过三四天就可以拆掉夹板了。

你到时就该把骡子让给赫尔曼了。

他怎么了？

肺有事儿，到了丛林就更糟糕了。

之前，鲁文会给我们送些药和武器，可现在……

我们得尽快回到大本营，我们已经没什么药给他了。



很远吗？

正常时走八到十天吧。



但是带上一个俘虏、一个病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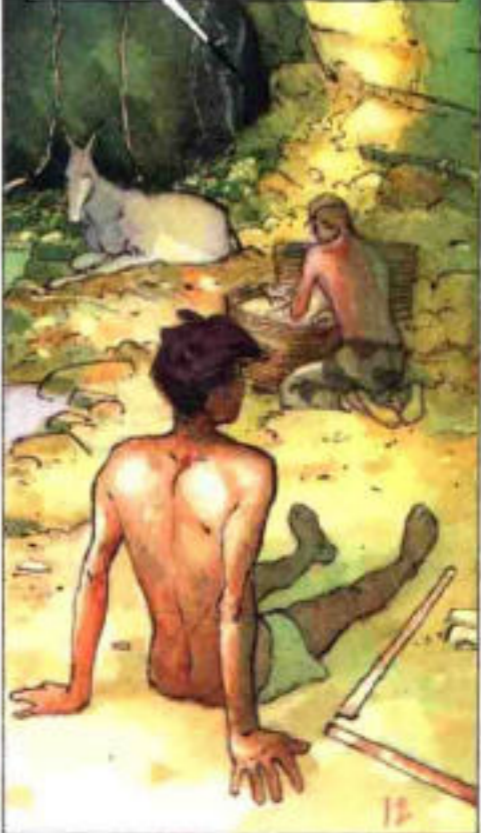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瘸子，时间肯定长。

振作，加夫列尔。我们不会扔下你不管，让卫兵把你抓走的。



在画箱里藏武器之前，你就已经选择了阵营，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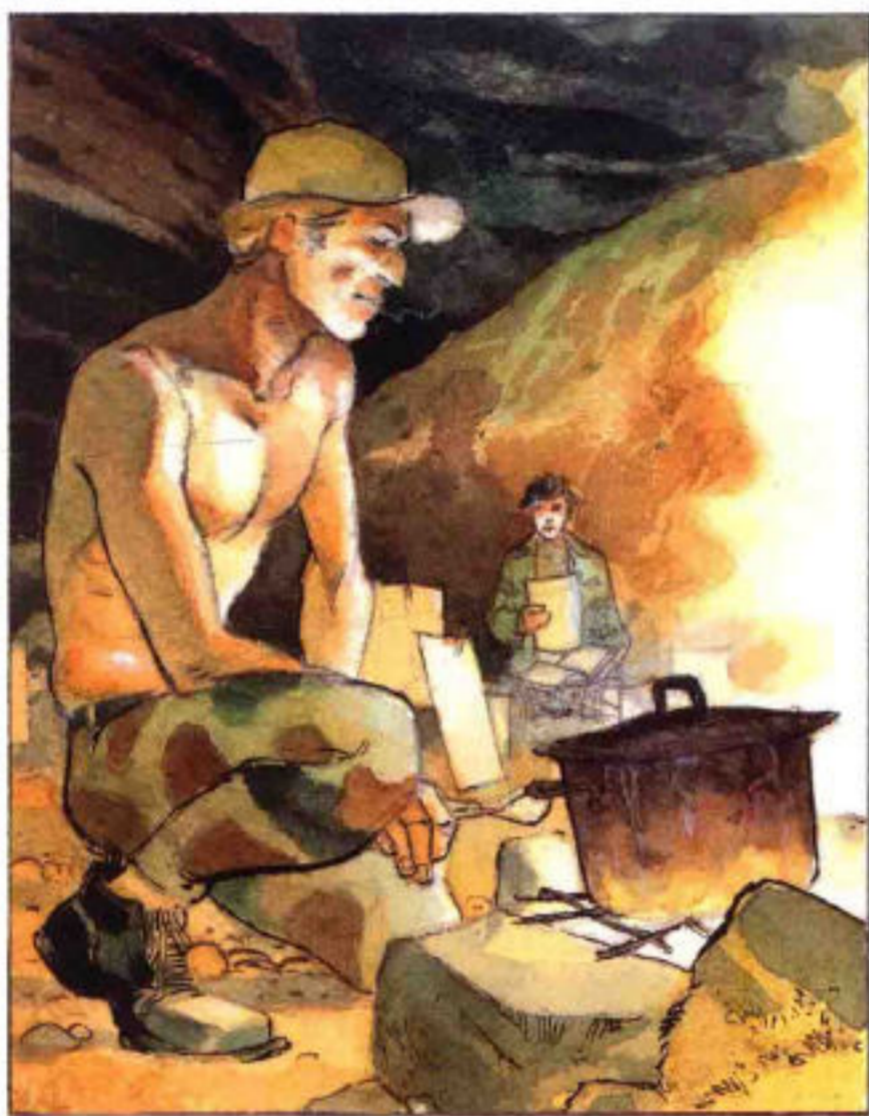
给，我那天在河边上捡到的。





纸湿了,但画
还没受太大
影响。

可以看得清。



哇!太帅了!



相当不错。



我要是能像你一
样会画画该多好。



都是你画的?



试试吧。



呃,呃。

我可以教你。

我肯定学不会，学认字就够我受的了。

试试吧，里戈，你字学得越来越好了。

赫尔曼是个好老师。

加夫列尔肯定很愿意给你画像。

真的吗？就这儿？现在！

呃，好，摆造型吧。

等一下，我去拿一下我的枪。

喔！

给，吃吧，你的米饭。

开饭啦！

呃，我希望你越自然越好。

啊？你不在这儿干啥？

就当我不在这儿。

这样，行吗？

？

画得好！

我边吃边让你画也行吗？

一看就是他！

如果卫兵拿到这画像，很容易认出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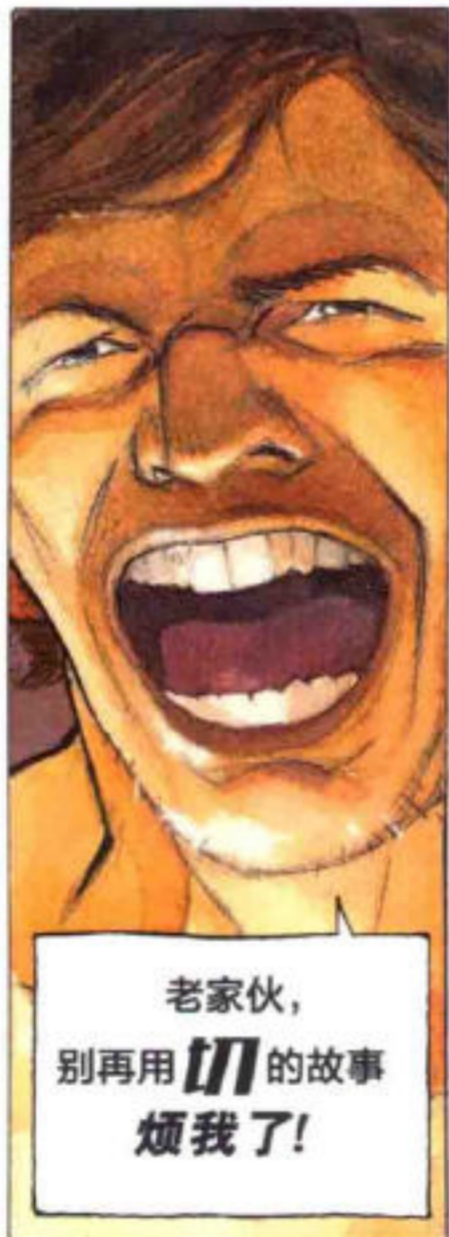
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通过画像在玻利维亚认出切·格瓦拉的，他以前的战友在被捕后画了切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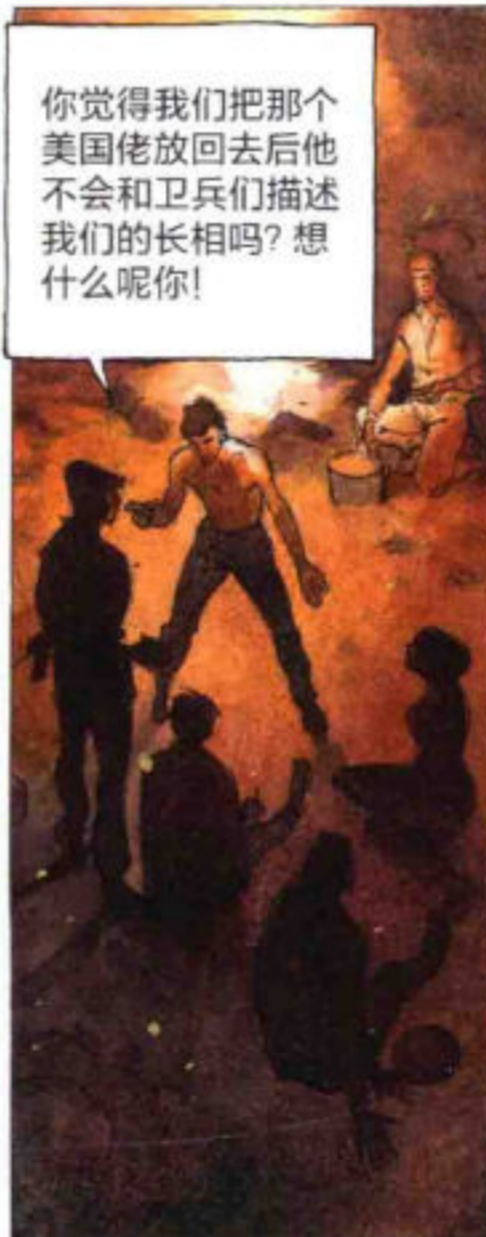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继续画。



我已经警告你们了。



老家伙，别再用切的故事烦我了！



你觉得我们把那个美国佬放回去他不会和卫兵们描述我们的长相吗？想什么呢你！



他肯定会记得你那张搞笑的脸！

我告诉你，这种做法太不谨慎！



又来了！先生，你和切一起战斗过，你在卫队里待过十年，你什么都经历过，你什么都懂……



呸！

差不多就行啦！

你别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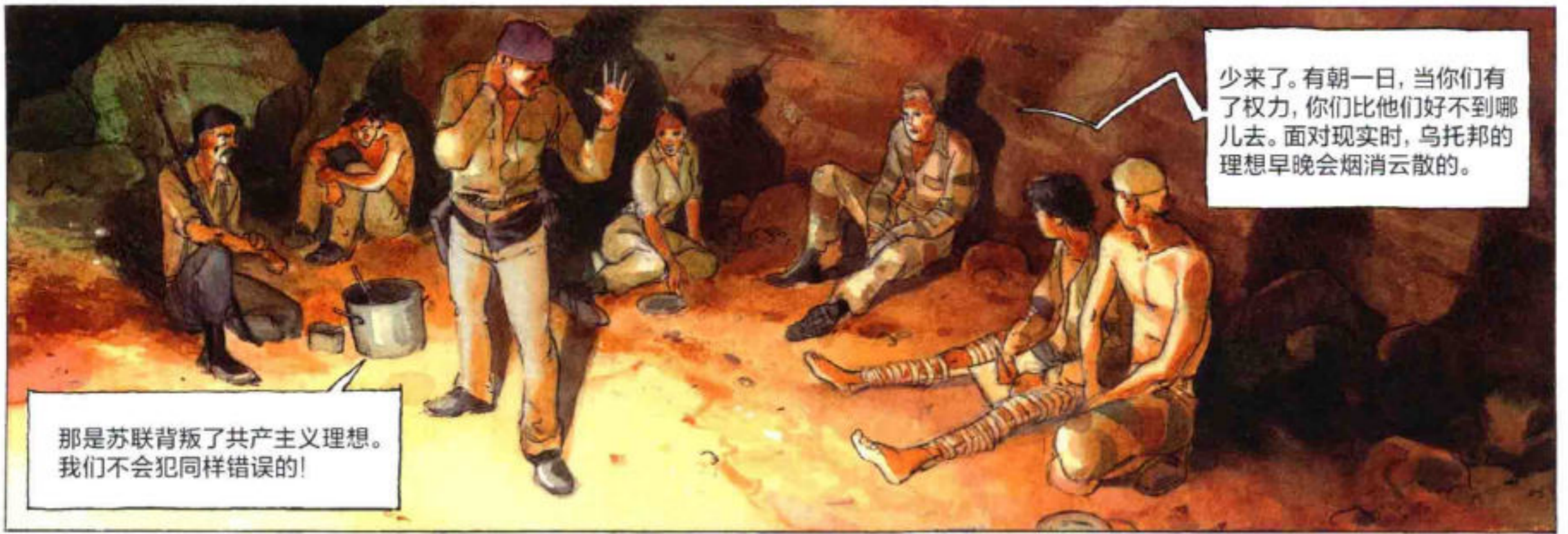
拉蒙，里戈，够了！
这种幼稚的做法和你们的身份不相符！
你们是游击队员！
永远别忘了这点！



如果两个有着同样理想的人都不能融洽相处，怎么能指望革命胜利呢？



一派胡言！“革命胜利”，所有人都得进古拉格。



少来了。有朝一日，当你们有了权力，你们比他们好不到哪儿去。面对现实时，乌托邦的理想早晚会烟消云散的。

那是苏联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我们不会犯同样错误的！



没有乌托邦理想，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那将只剩下一部愤世嫉俗的戏剧，里面富人日益富有和强大，穷人只能卑躬屈膝。



你们给那些受你们剥削的人们营造了一个充满假象的社会，让他们就这样永远保持沉默。



但是，哥们儿，世界向来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改变过。



你的根本错误在于，你只看到人类存在的状态，而不是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



你们美国佬技术无敌，可以摧毁一切违背你们意愿的事物，但是你们忽略了一点，你们只把人看做和其他生物一样，奴性又可悲。恰恰相反，人类绝非你们所想，



你们忽视了人的力量，而我们正是你们最可怕的对手。



拉丁美洲这片大陆长期以来作为你们的后院，持续遭受苦难。而我们，游击队员，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希望。

我们发誓要推翻你们和为你们服务的走狗！



人民都看着我们呢。



决不妥协！决不留情！矢志不渝！



我们会成为榜样。



可怜的蠢货！我倒希望看看你们有一天真的取得政权后，你们的理想还留有几分。



看看没有我们的机器、公司、石油，你们怎么办？



不要自断财路和后路。这些“人民”有朝一日会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我们回来的。

那时，我们就会以“解放者”的身份再次回来。

当然，你们是要付钱的。



到那时，就会有其他人拿起武器反抗！希望永远也不会被扑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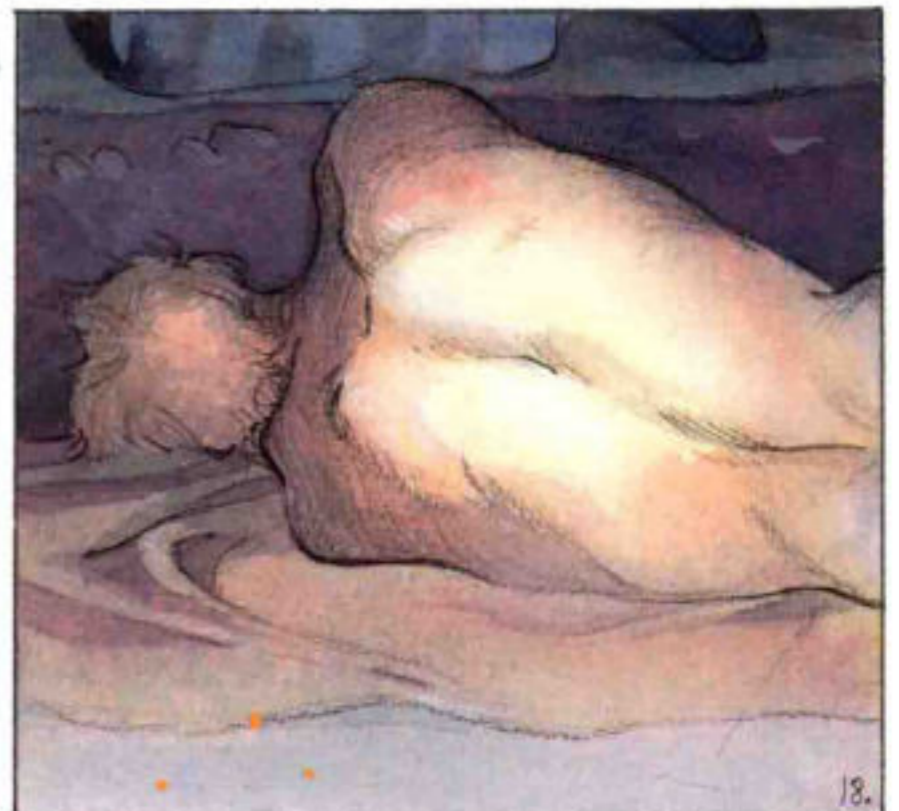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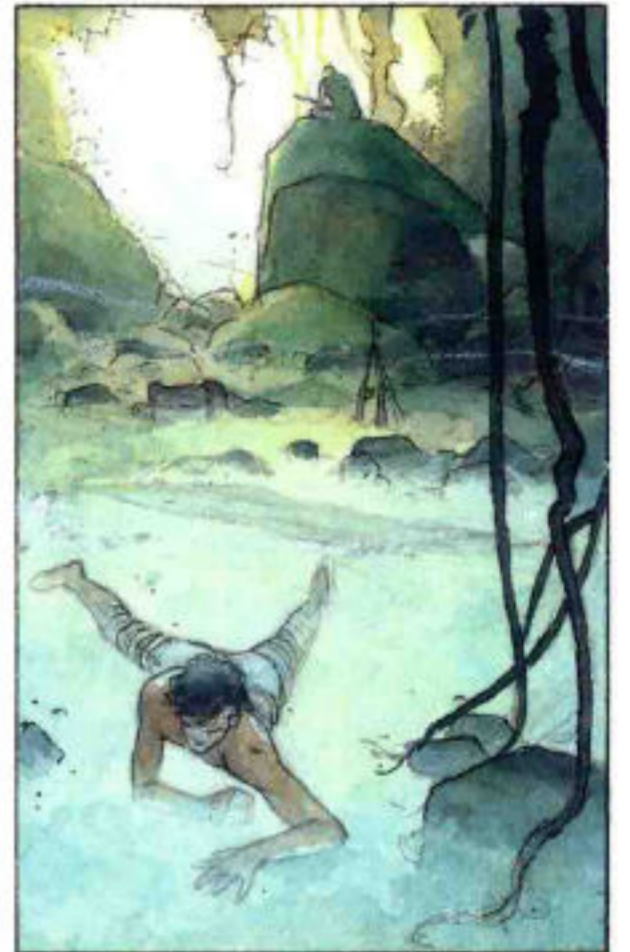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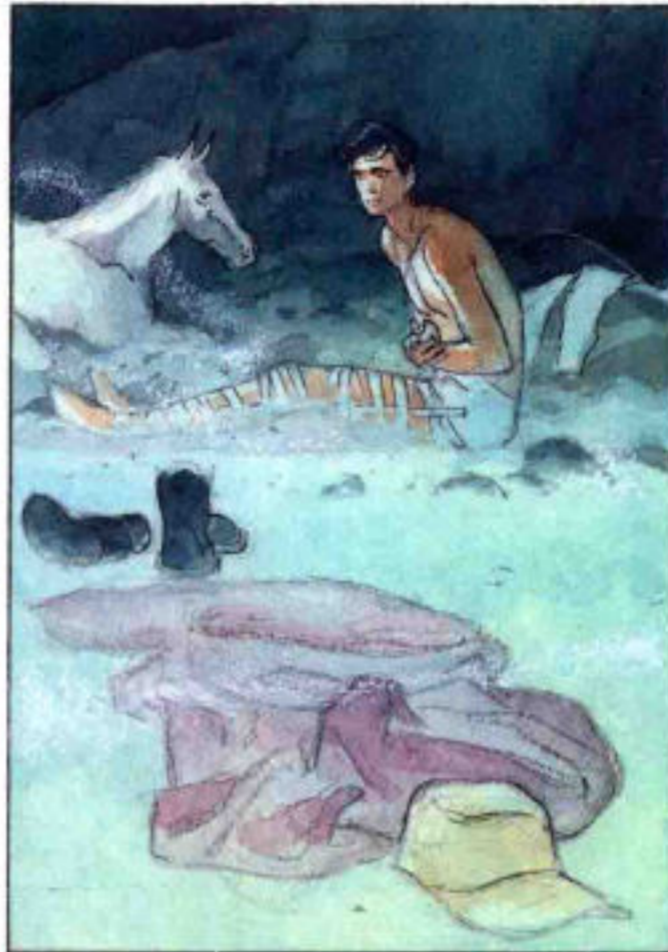
暴力永远都没有尽头。

我们为尊严而战！

你们只是在那儿做梦！

不，我们是自由的人！





干嘛呢你？

我得去……

我……

那些水果……我的肚子……



竟然跟了游击队！混蛋！



你是德·拉泽那的儿子，是吧？



两个月前，我在边检站看见过你。

记住人脸和名字，是我的职业。



你也加入了这群整天妄想的混蛋的行列！危害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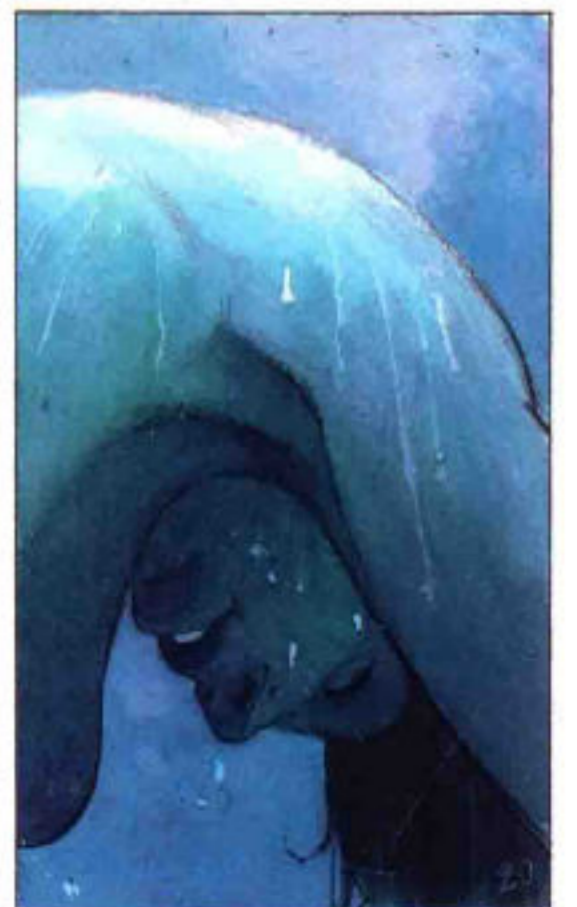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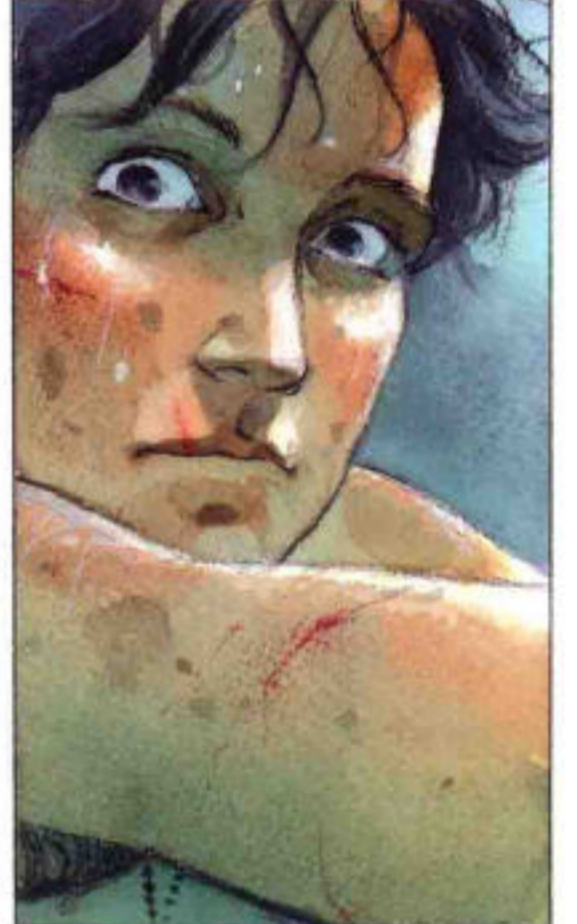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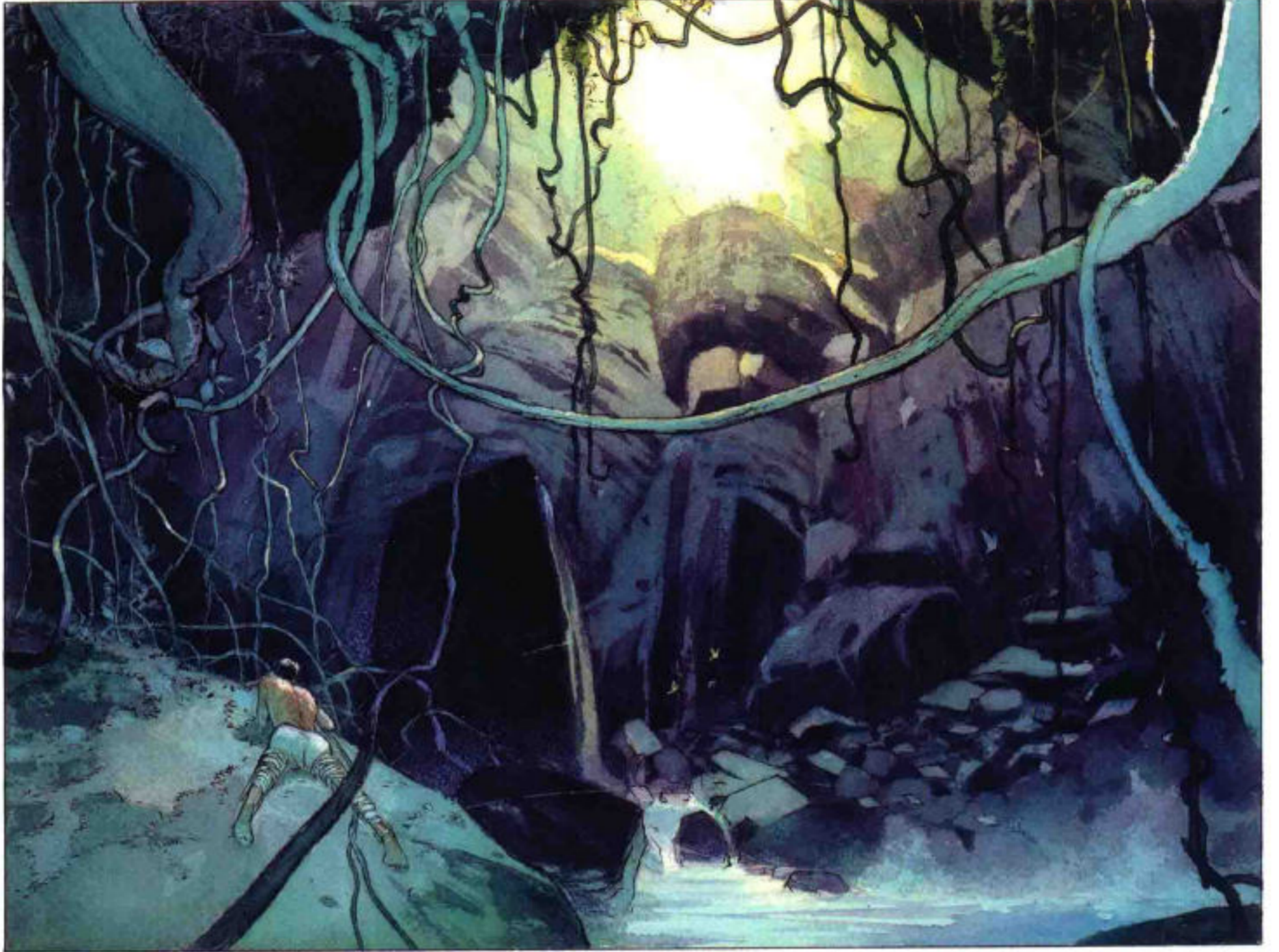


不，不，是……嗯……是巴尔加斯派我来的，你别告诉他们。



别蒙我！我才不信你那套鬼话呢。要么你帮我解开，要么我告诉他们你是谁。明白吗？

我会帮你的。先让我去方便下。







咳!咳!咳!



唔!咳!
唔!咳!
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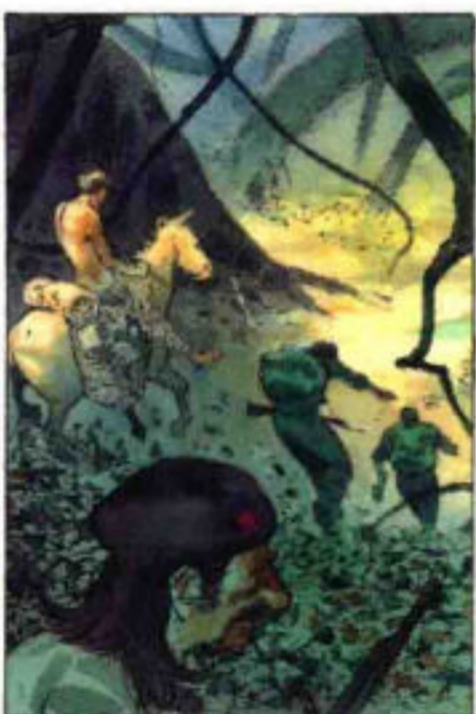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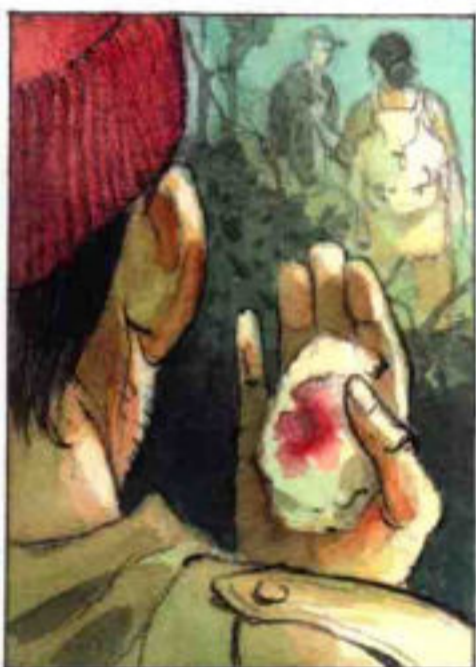
赫尔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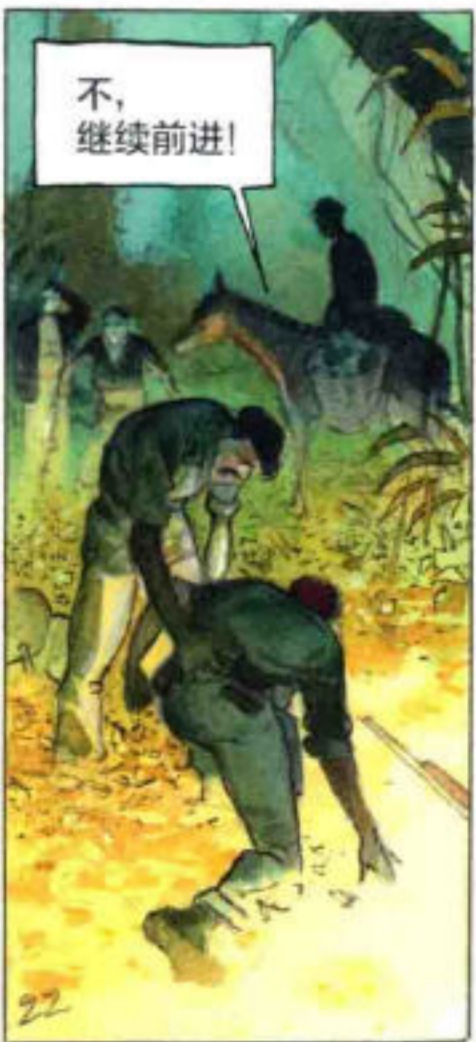
我们休息一下
吧?



我没事儿，
继续前进!



我们休息
一下。



不，
继续前进!





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你来这儿战斗，每天都有生命危险。



听着，小子，每个人都有小秘密。



一些我们想永久掩埋的秘密。

妈的！



你画的这个男孩儿是谁？



迭戈，

住在圣胡安的。



喜欢他？



妈的，什么破火柴！



里戈！帮帮我！



好，继续……
就这样。



当我们见到西尔瓦娜时，我们会告诉她你已经有新欢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们这一对儿多配啊！



你为什么总拿我当靶子？！



拉蒙，虽然你以前曾经和那个传奇人物一起战斗，但是现在我告诉你……

你这样让人觉得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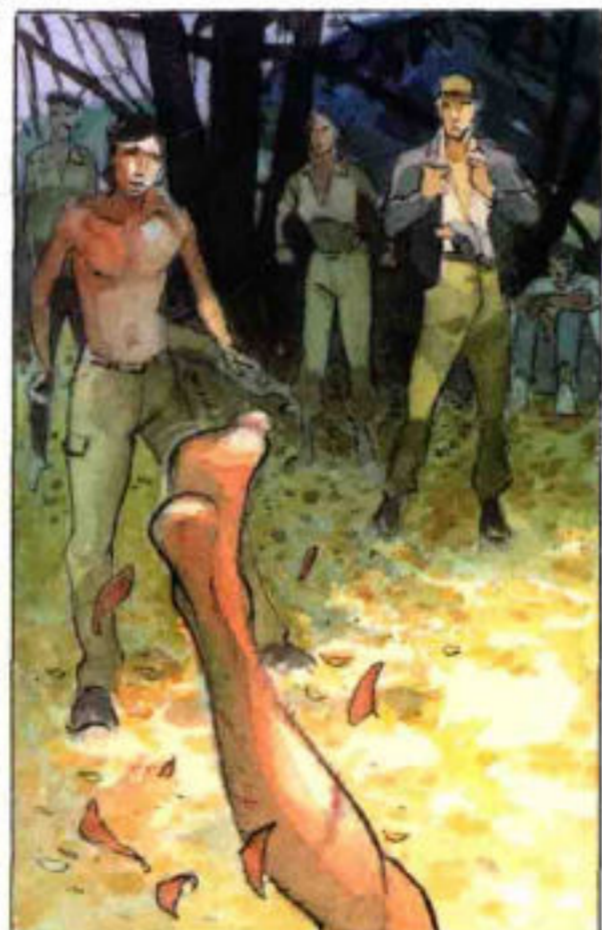


行了！伙计们！把你们的仇恨留着对付卫兵吧！



你确定不用帮忙？

不用，谢谢，我可以的。



好，丢人现眼结束，我们出发！





西尔瓦娜是谁？

我的未婚妻。

她应该在圣胡安时和我们汇合的，但是在热坦卫兵就逮捕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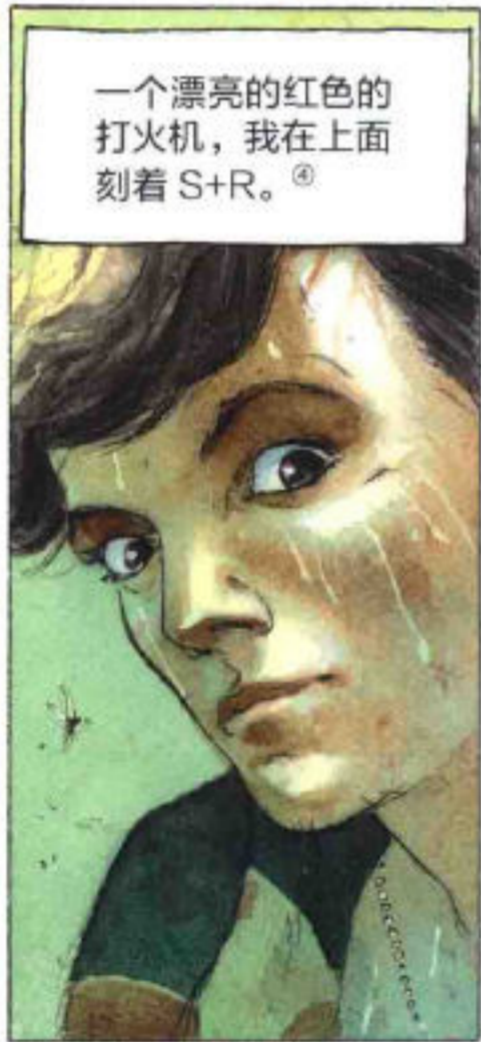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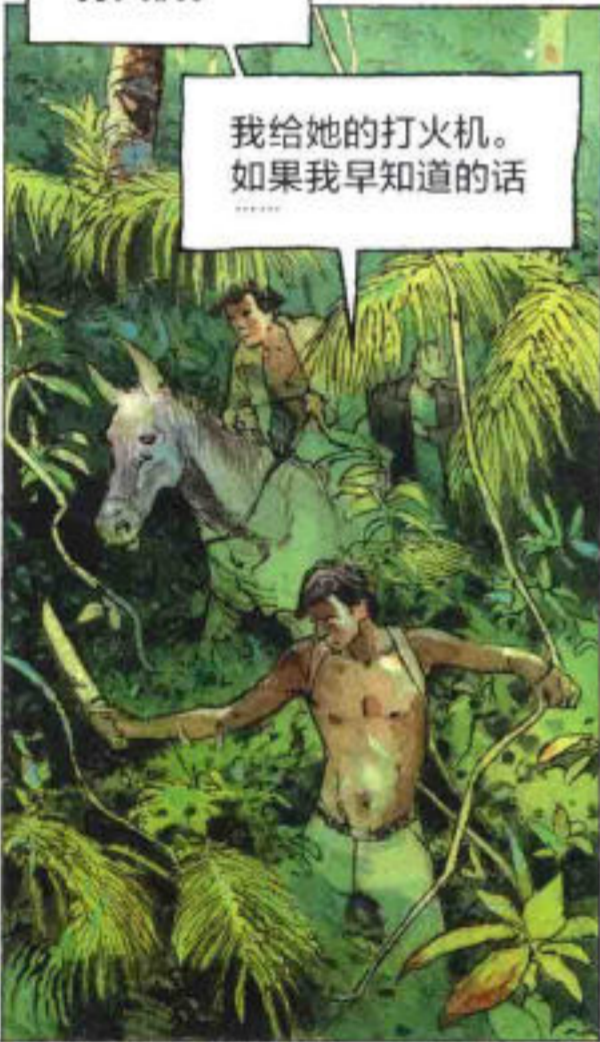
她带着一个打火机。

我给她的打火机。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一个漂亮的红色的打火机，我在上面刻着 S+R。^④

在绑架马克·道格拉斯以后，我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打火机。

我们本想去营救西尔瓦娜的，但是她已经被转移到马那瓜了。



天知道那些狗日的会对她做些什么！



最傻的是，我现在都拿不出这东西给你看，我给弄丢了。

得了！扔了好！那个东西不吉利。

注4：S 和 R 是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S 代表西尔瓦娜，R 代表里戈。



小萝卜头!



你挺有野心嘛。
想证明什么?



不是要证明什么。
有些事，我无法
原谅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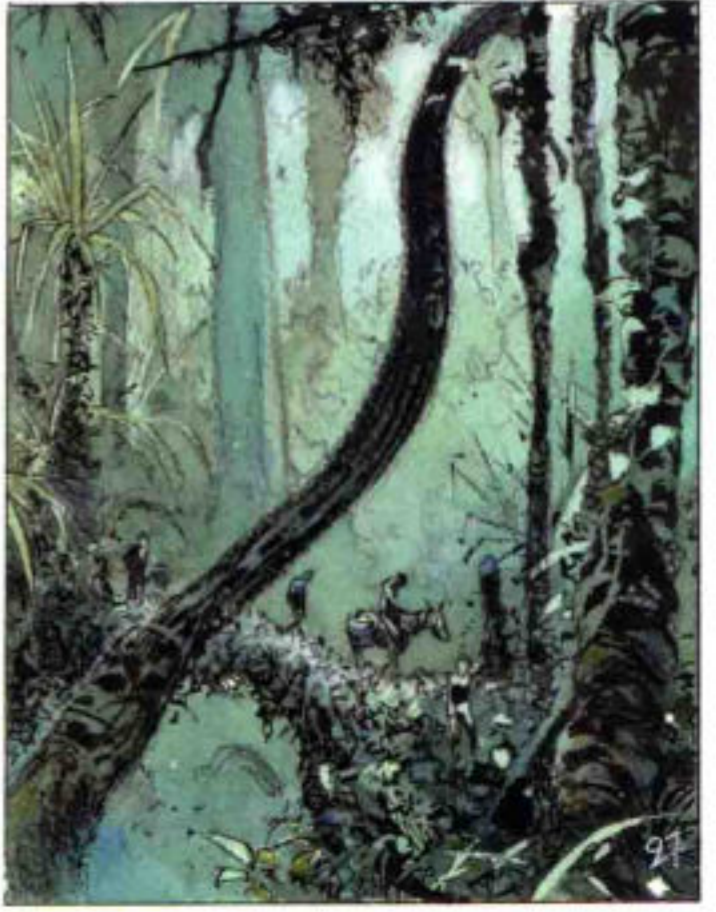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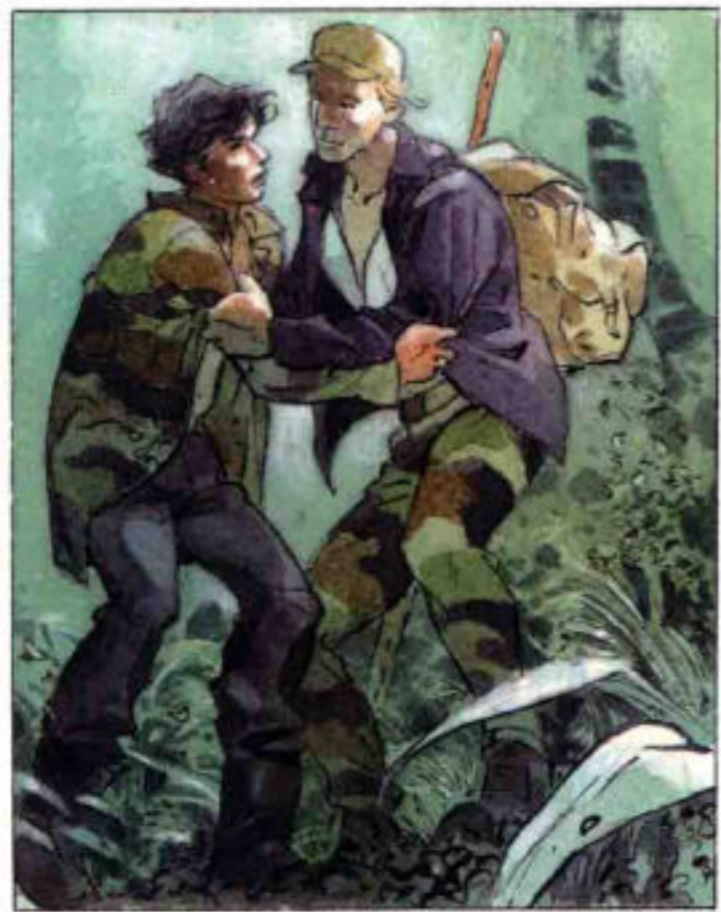
啊? 什么事啊?



走吧。



喂!
别掉队啊!





再吃一天水果，我就该化成水了！

噢，我肚子里已经都是水果泥了！

这附近实在没啥可吃的。

咳！咳！咳！



我们应该限制米饭的量了，剩下的米只够吃四天！

听着。我们现在在无人区，一接近村庄，里戈就去给我们弄些补给。

他很能获得村民们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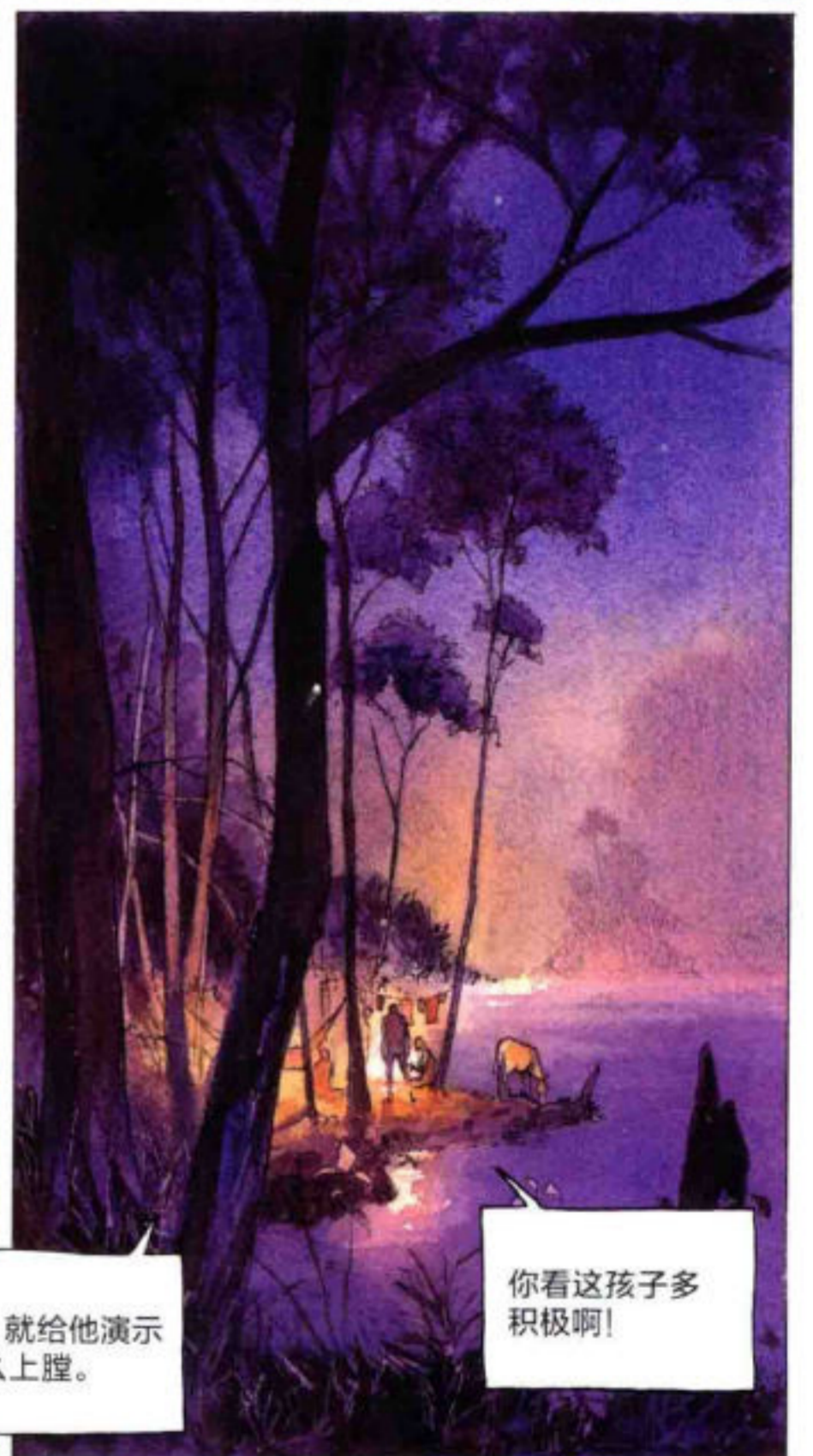
我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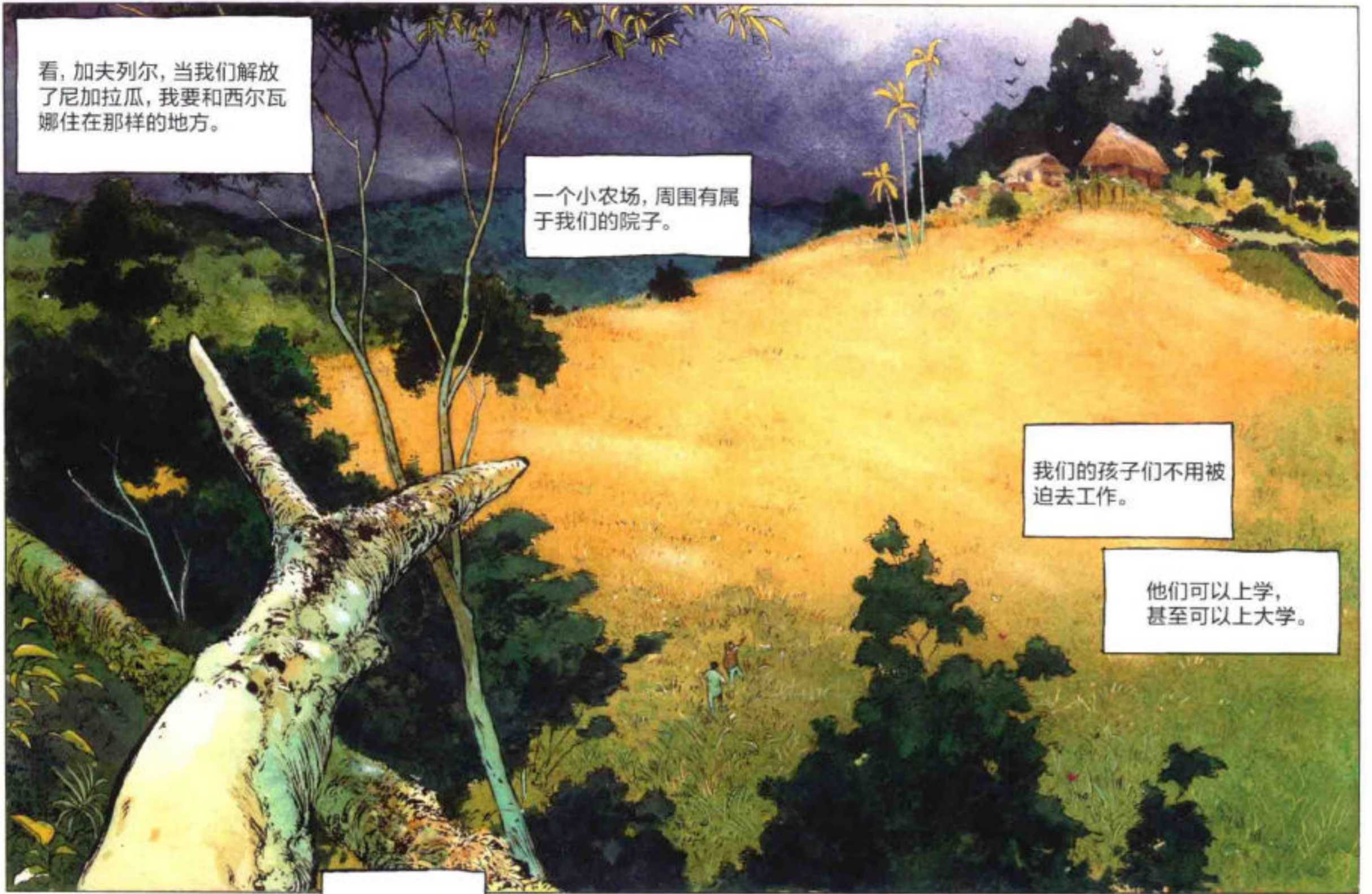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这事儿有时很危险，你才刚能站稳。



我要去！





看，加夫列尔，当我们解放了尼加拉瓜，我要和西尔瓦娜住在那样的地方。

一个小农场，周围有属于我们的院子。

我们的孩子们不用被迫去工作。

他们可以上学，甚至可以上大学。



你就那么肯定会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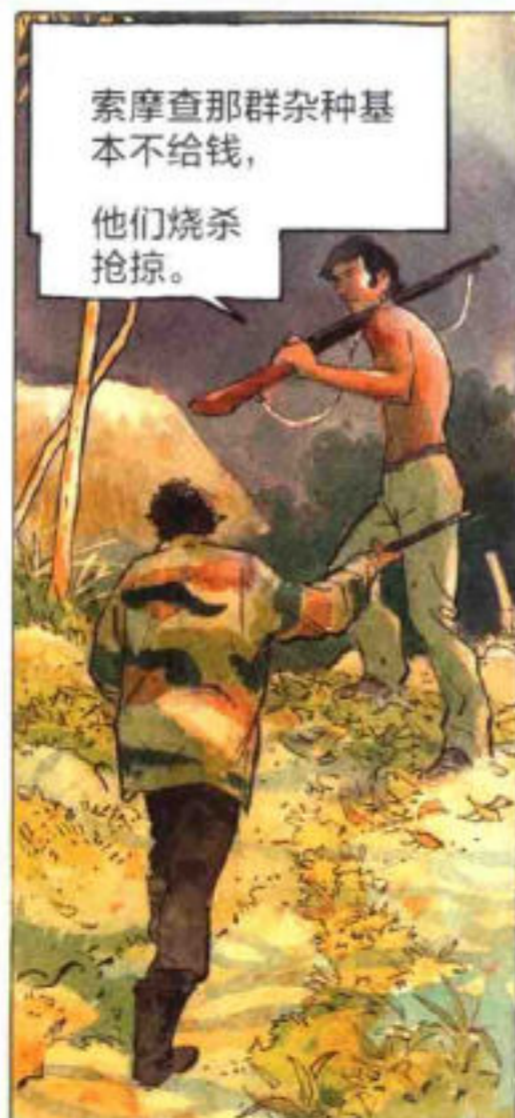
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所以我们会赢的。

这是历史的进程，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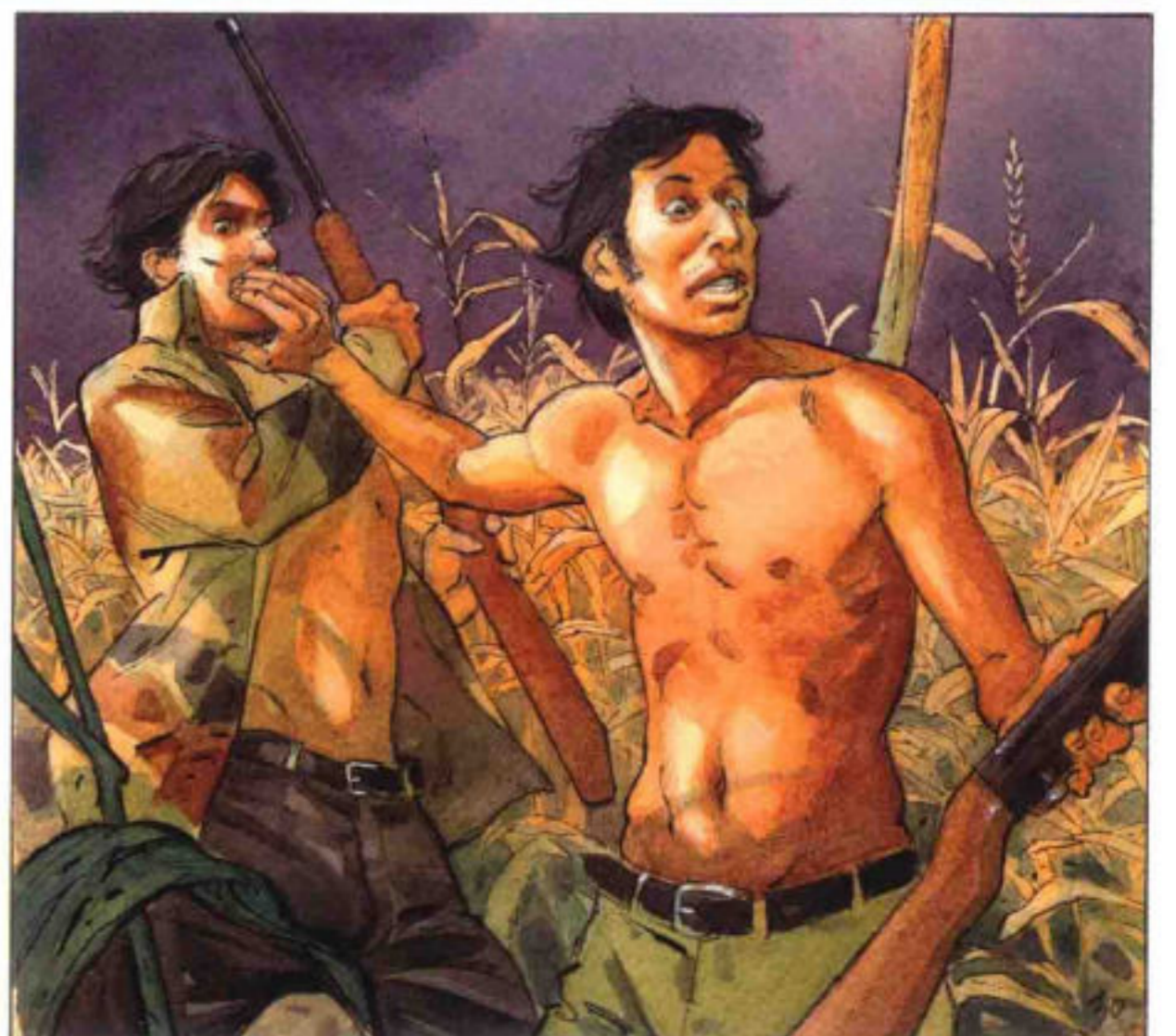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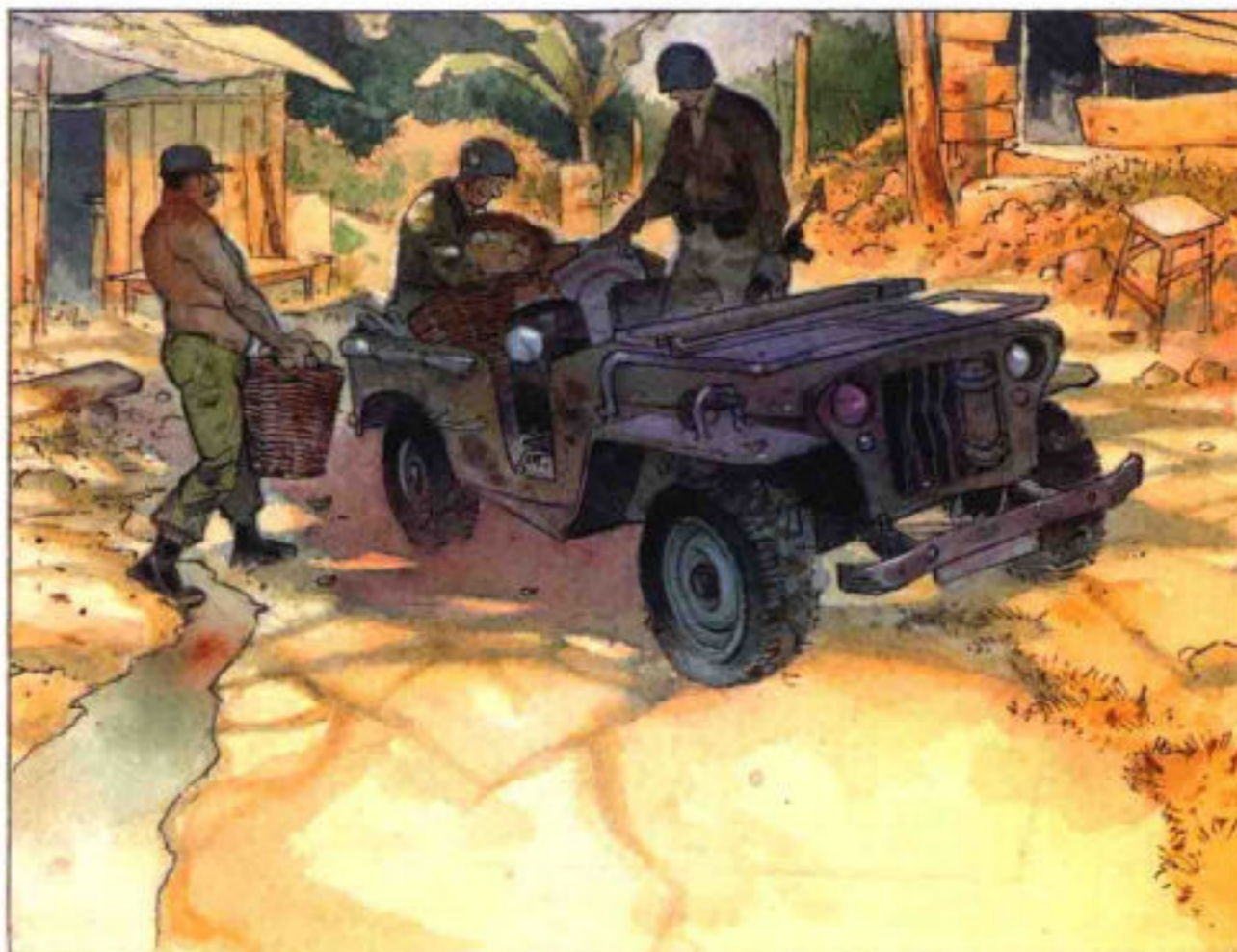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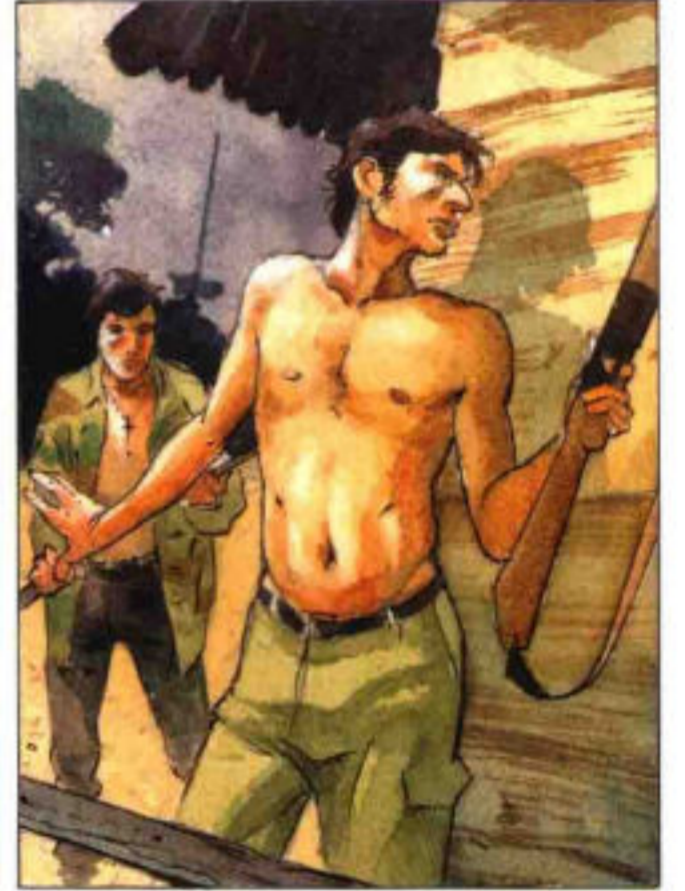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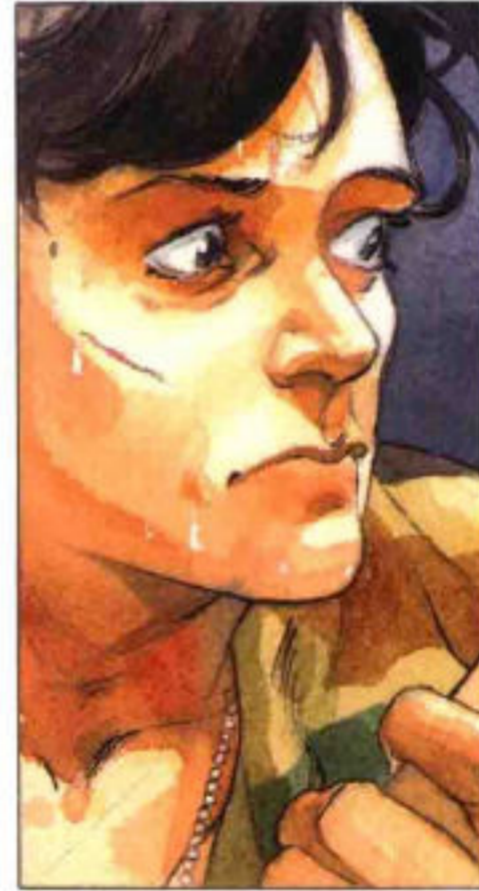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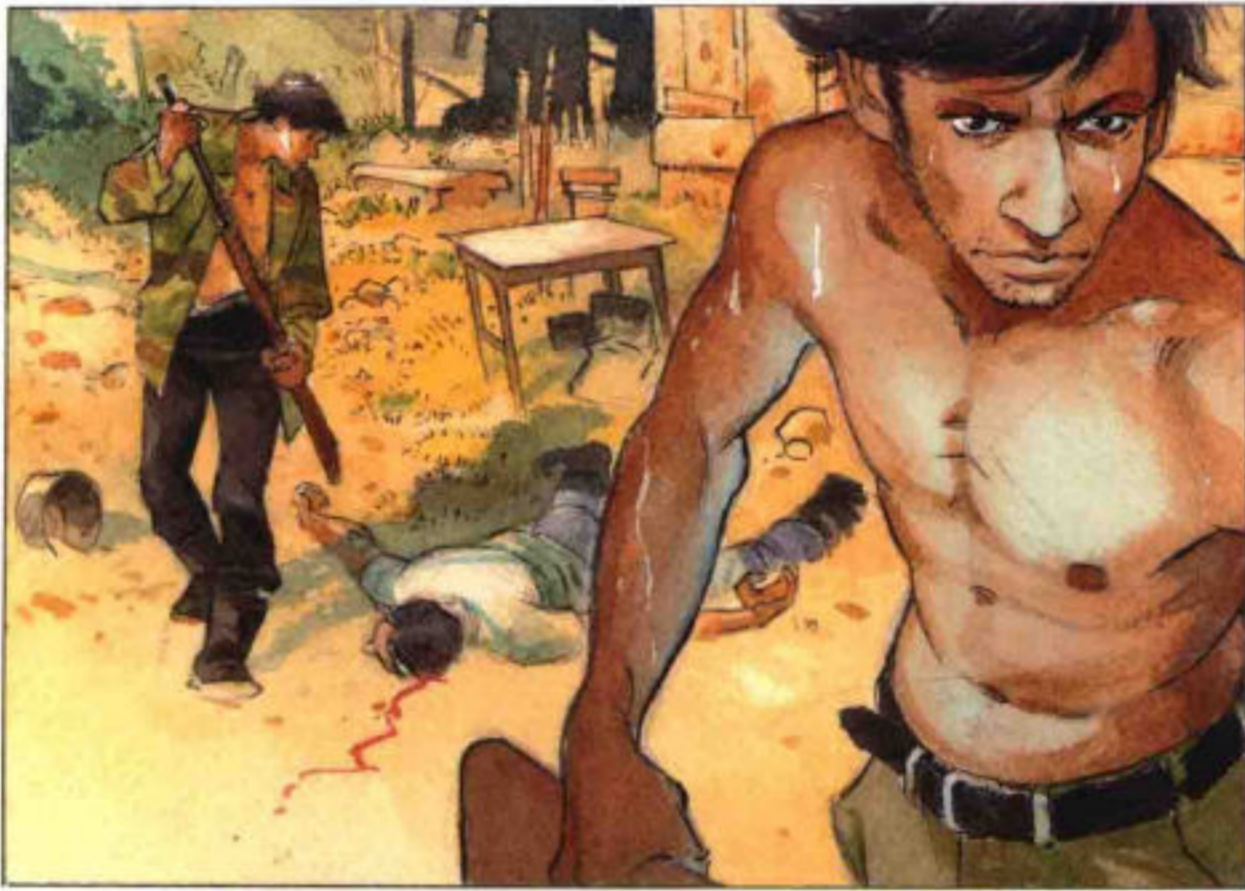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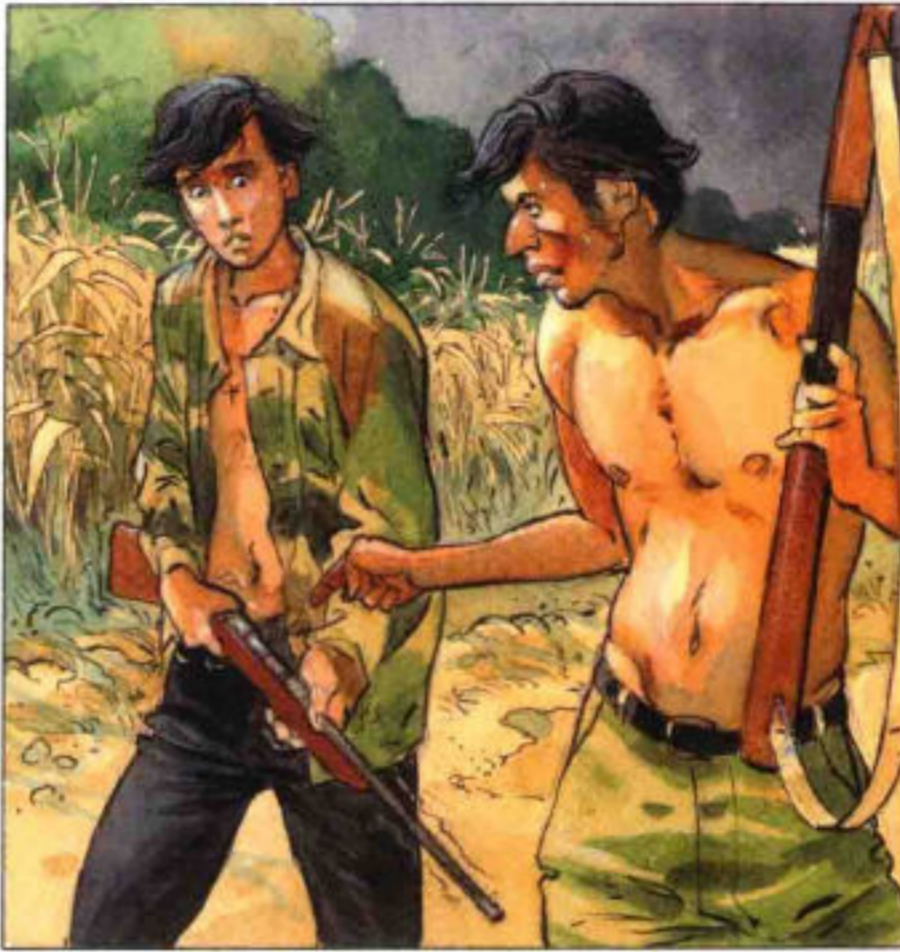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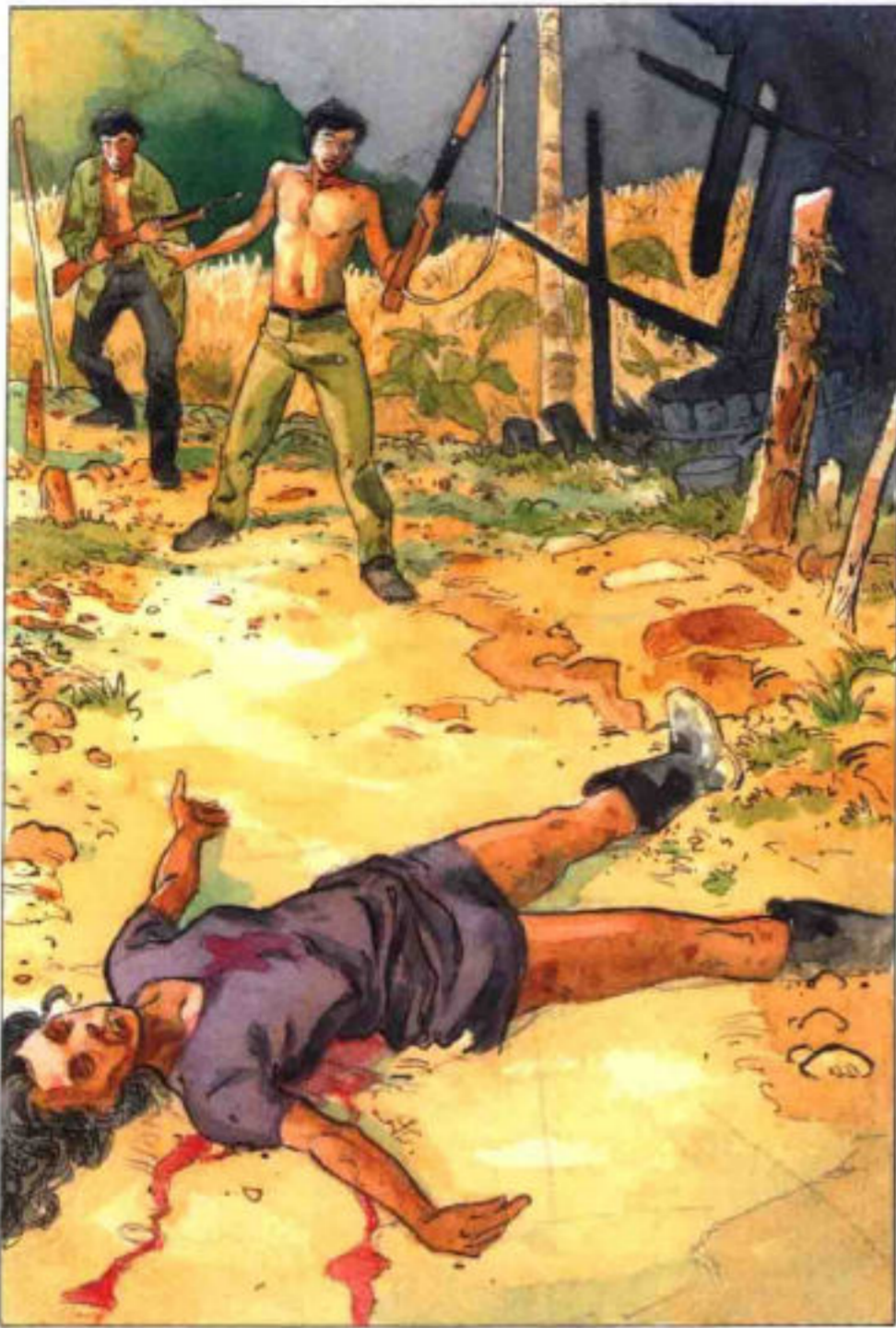
你每次向农民要供给时都会给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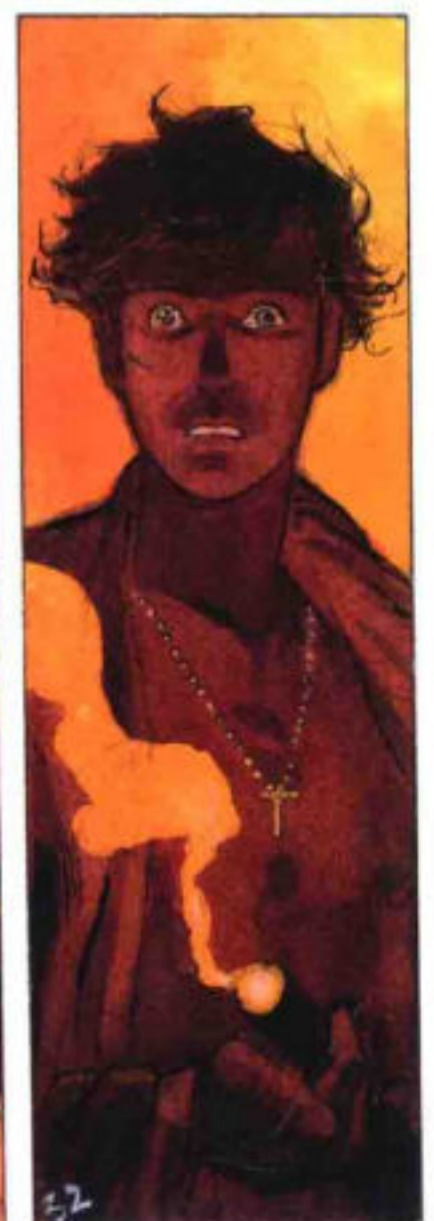
当然！这是我和那些当兵的区别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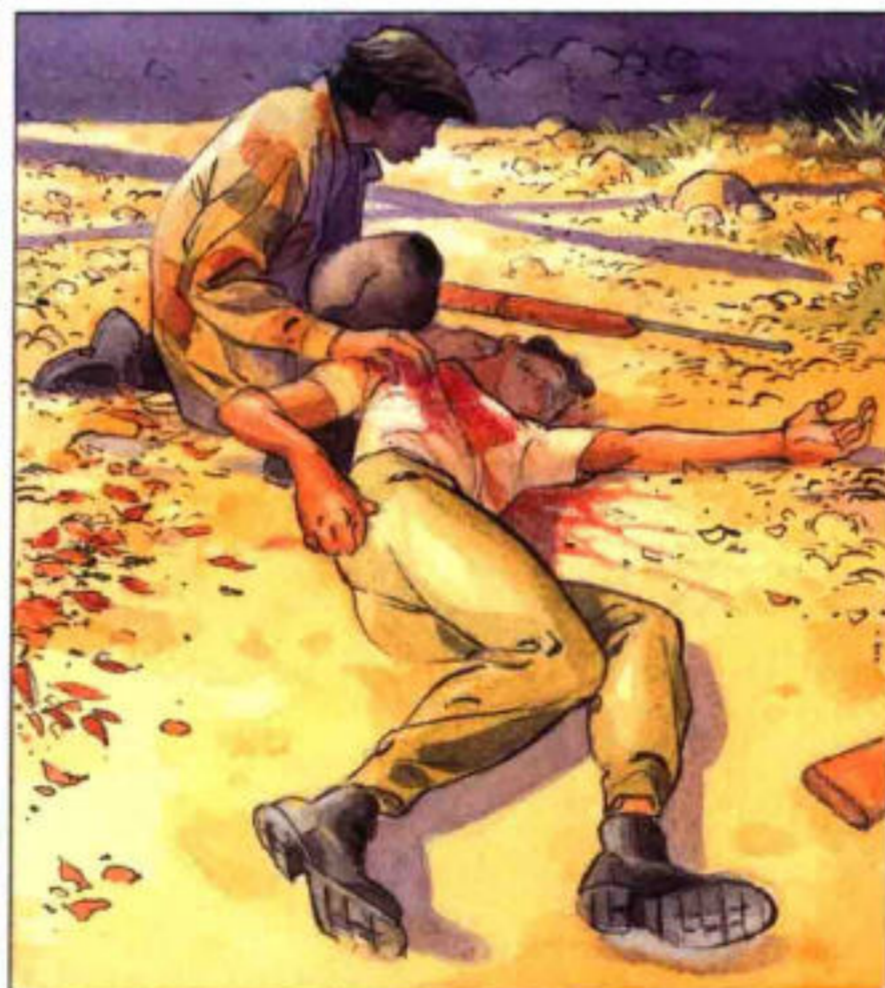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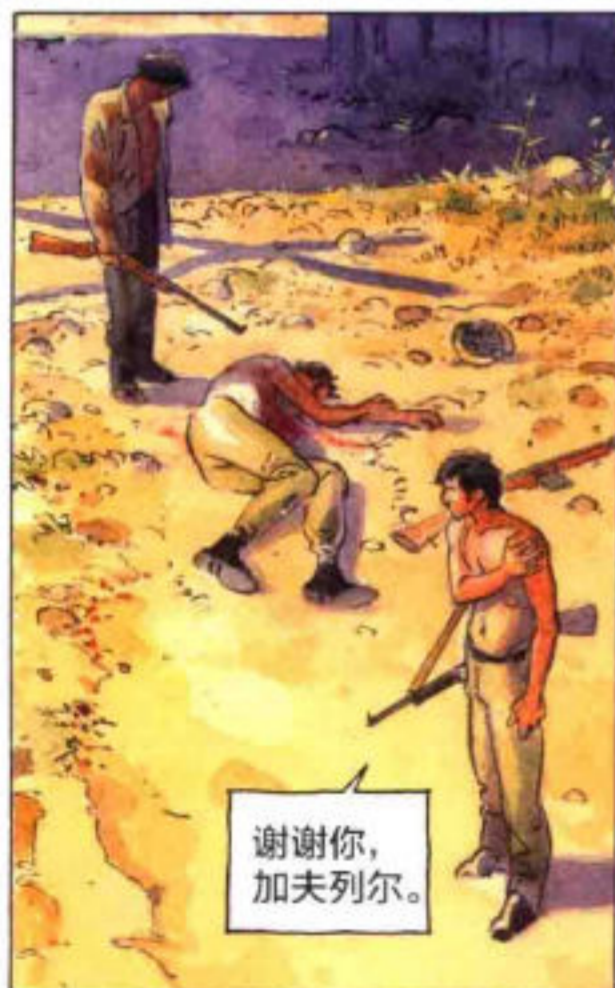


索摩查那群杂种基本不给钱，他们烧杀抢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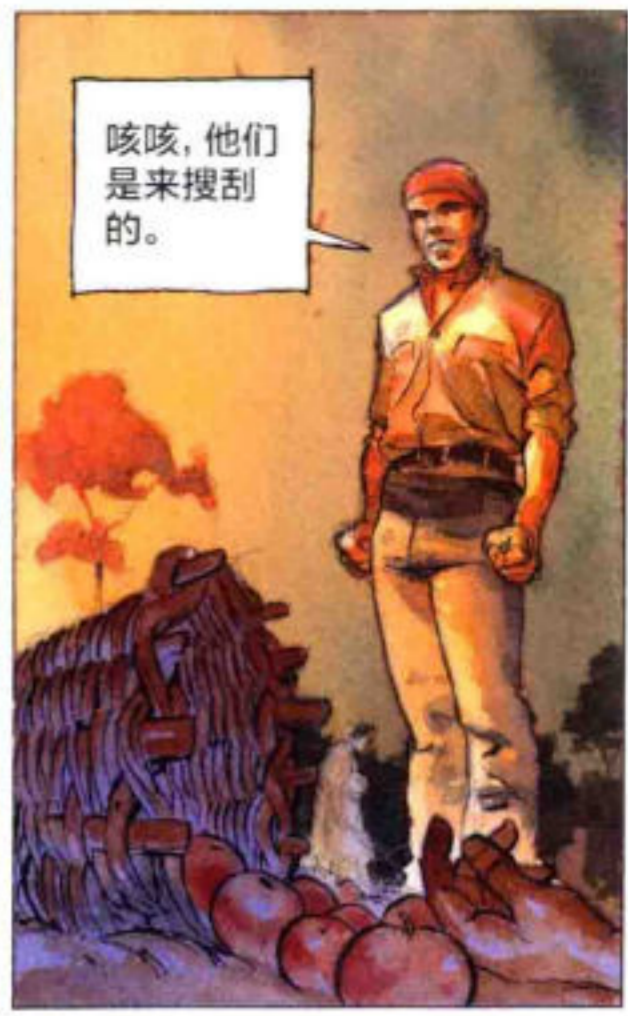


圣母啊! 这群畜生!

让我看看!

没事儿, 就是擦破点儿皮。

孩子, 没事儿吧?



咳咳, 他们是来搜刮的。



赫尔曼, 看, 吉普车。我们可以从公路去边境上。

几个小时就能和大部队汇合了。



太危险了! 咳! 咳! 我们太容易成为靶子了。

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把马克·道格拉斯活着带过去。

丛林中更安全。

咳! 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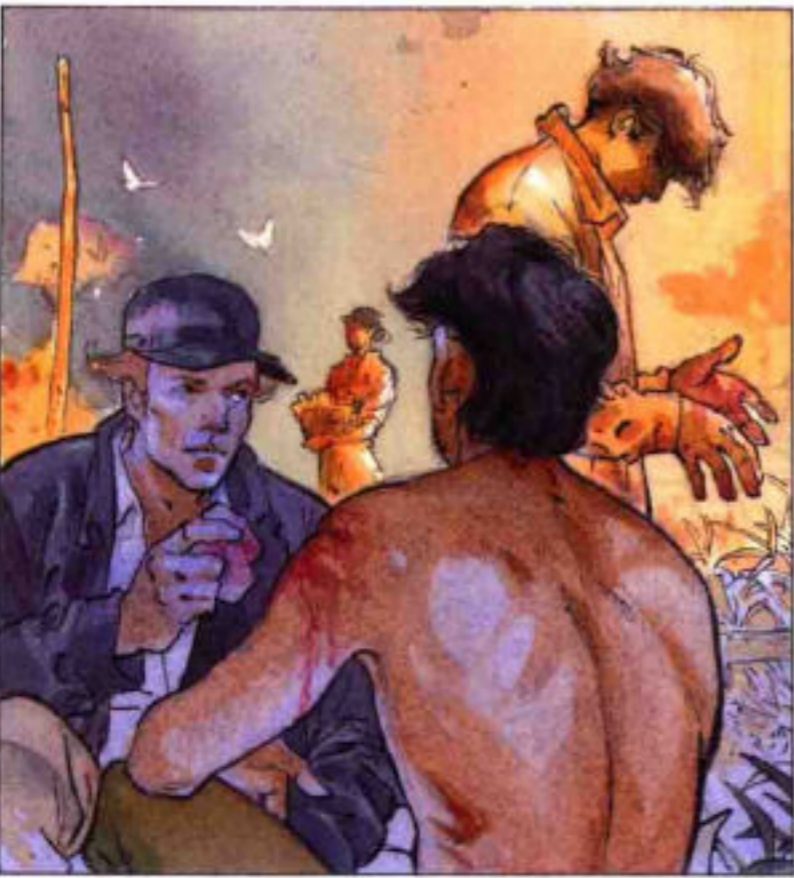
够了!

但是赫尔曼, 你病了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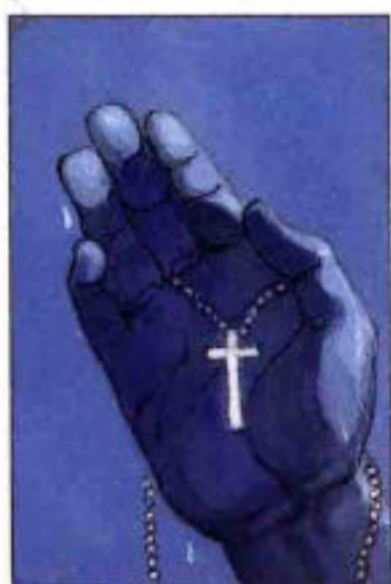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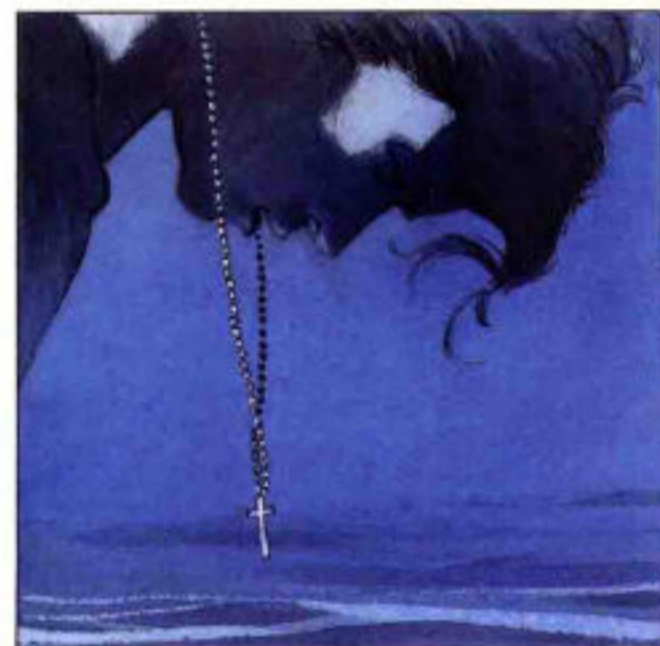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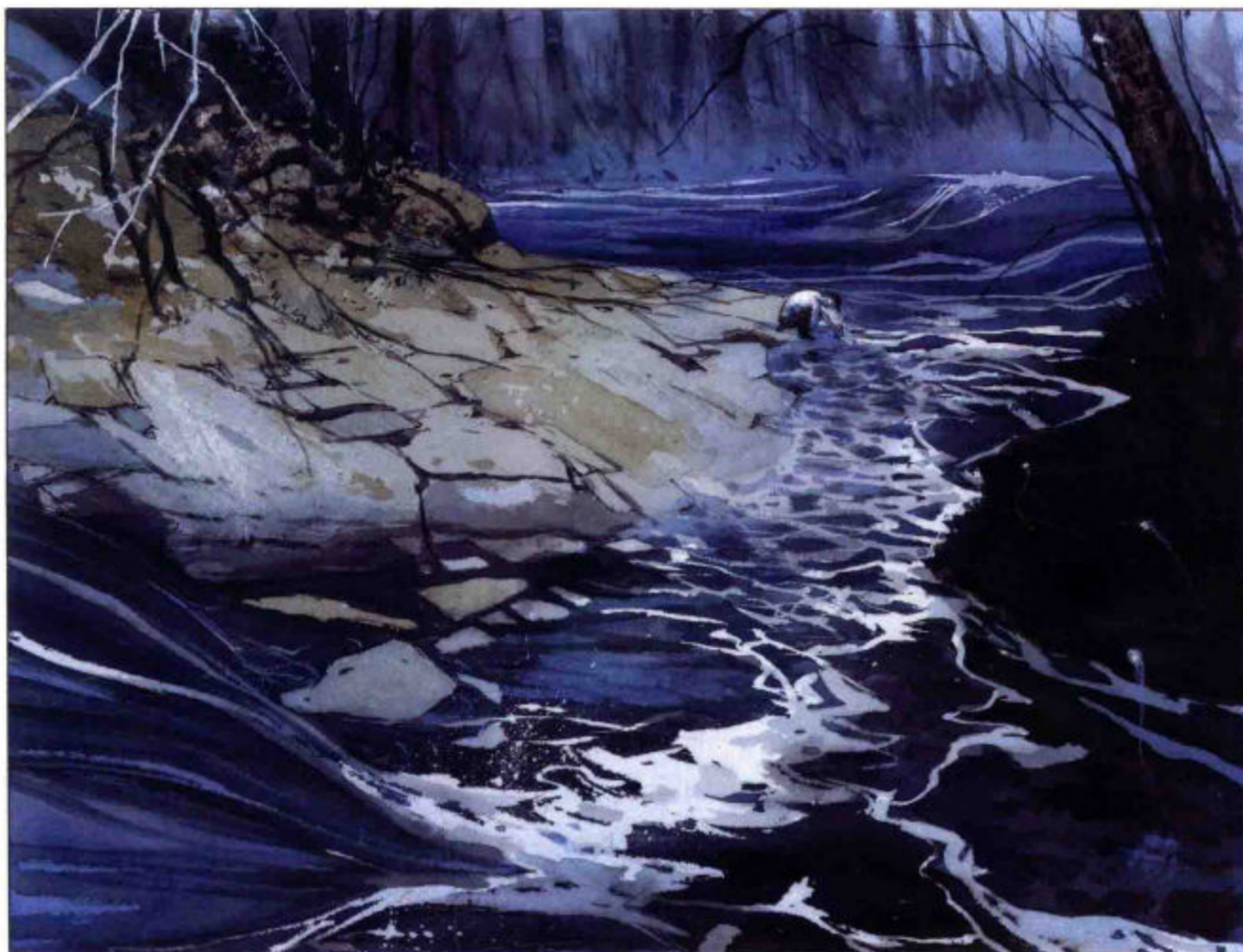


咳! 咳! 去吧, 把骡子和我们所有能换的东西拿出来, 去换些粮食回来。

不能耽搁时间。没准他们已经听到刚才的枪声了。咳! 咳!



曼努埃拉, 能照看一下里戈吗?



加夫列尔?

别过来，
让我静静!



加夫列尔，如果你没开枪的话，里戈早就死了，你也死了。



也许我死了更好。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我没有资格加入游击队。



就因为你叫加夫列尔·德·拉泽那？



你把枪藏画箱之前，鲁文就和我说过。

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不认为出身决定什么，再说你已经证明了……



鲁文错了，我背叛了他。



鲁文的被捕、康塞普西翁的死还有村庄遭到破坏……



都是我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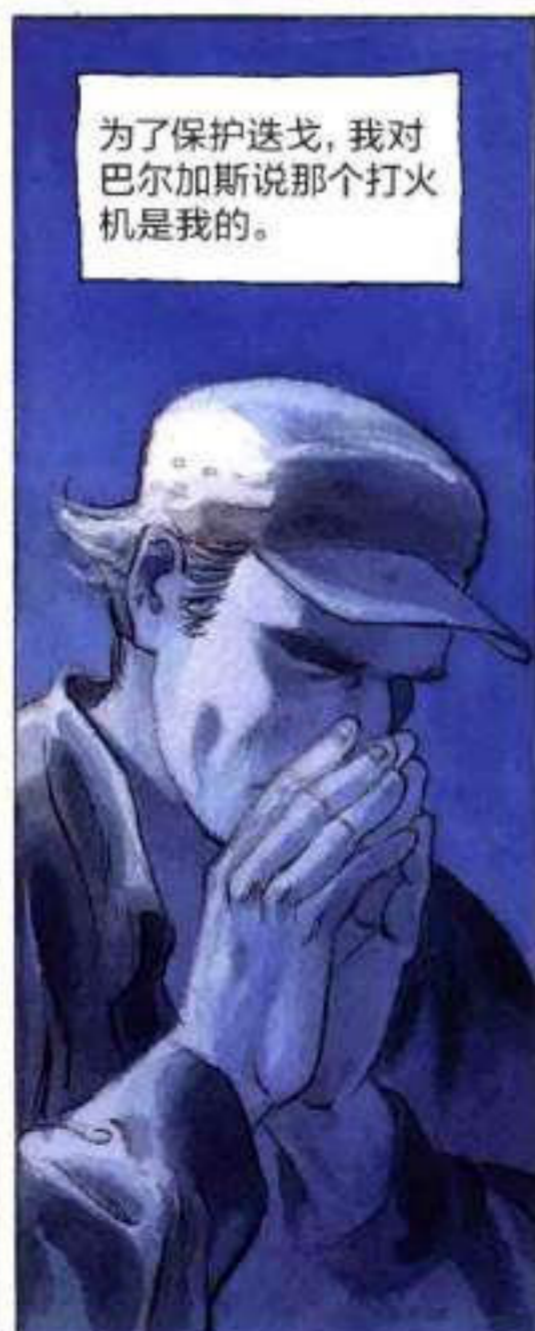
什么？



我和迭戈打架，打火机掉在地上了。

西尔瓦娜的打火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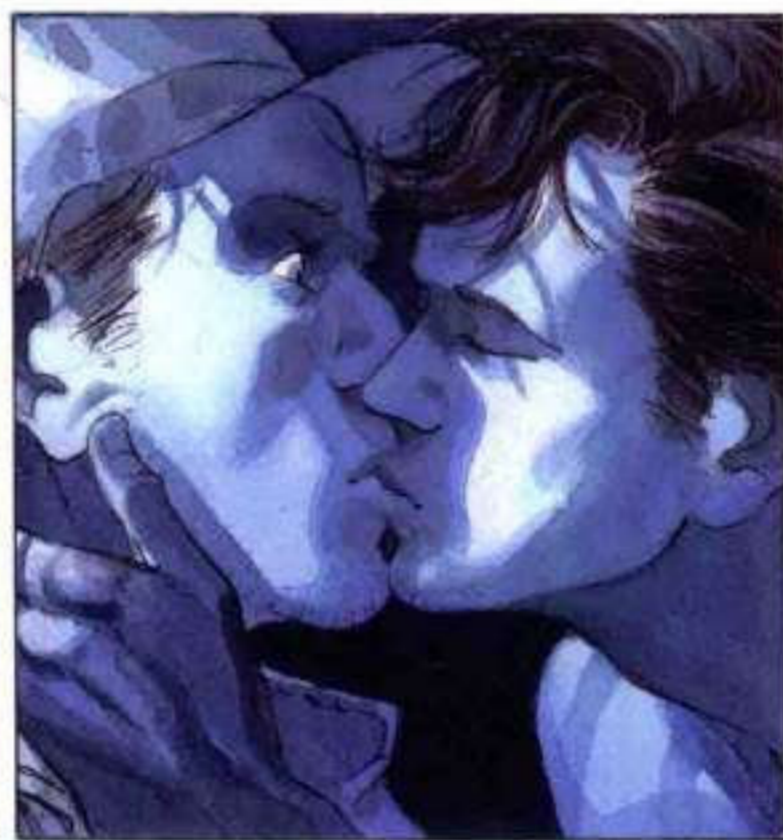
你从里戈那里偷来的打火机。



为了保护迭戈，我对巴尔加斯说那个打火机是我的。



但是巴尔加斯早就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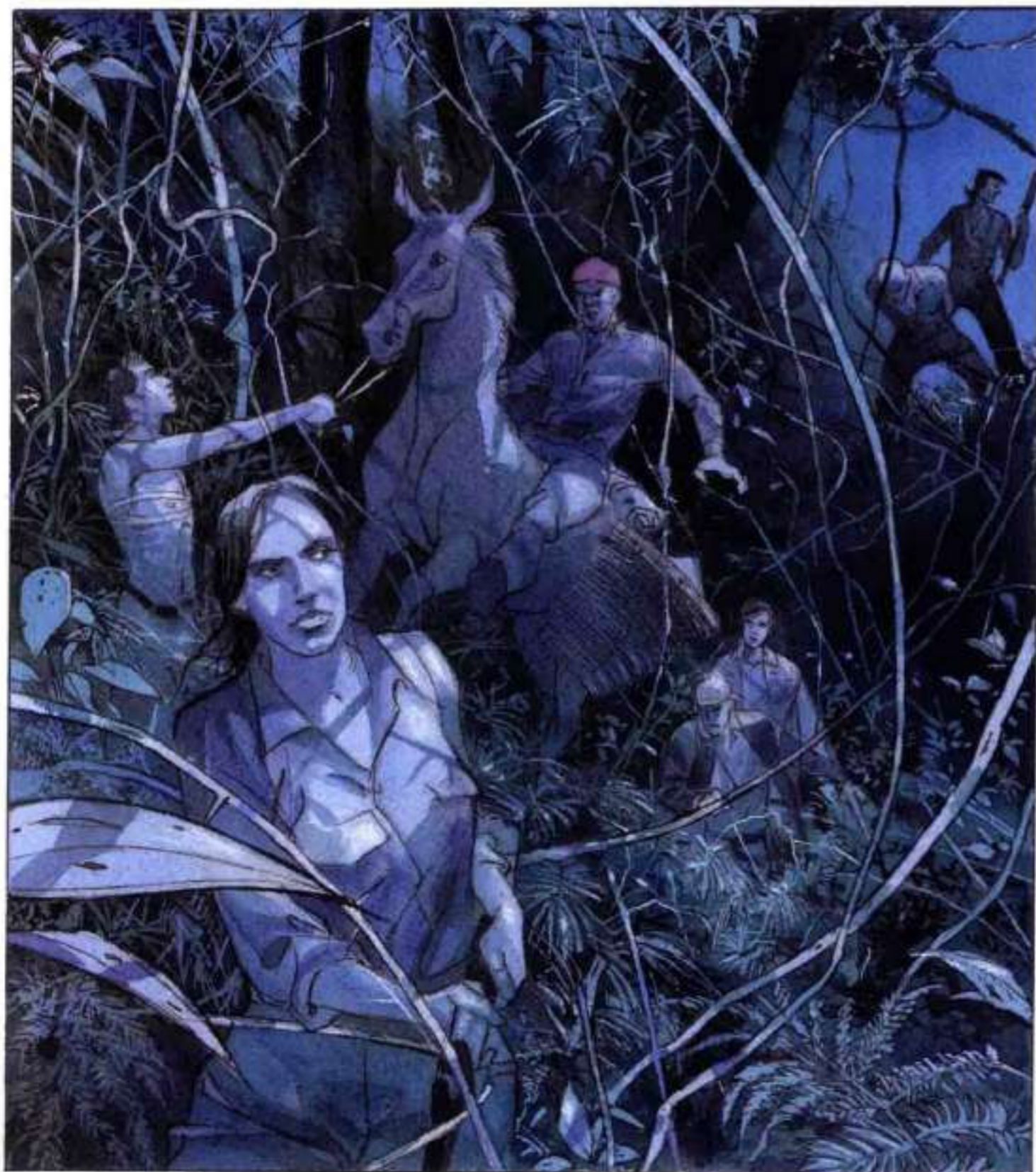
救命!
我在这儿!...



闭嘴!
快走!



啊!







WAH!
WAH!
WAH!

WAH!
WAH!



到你了。

去死吧！
我才不走呢。



PAW!

zzzz Tchac!



哎！
混账！



P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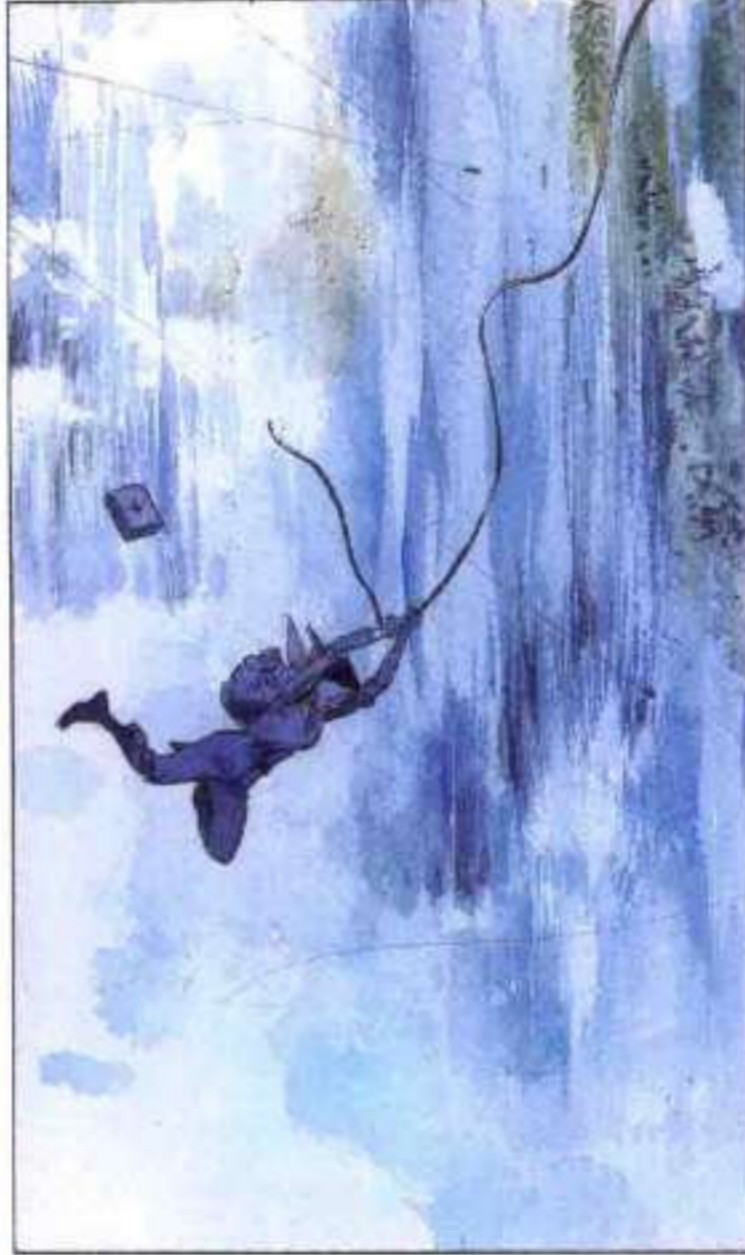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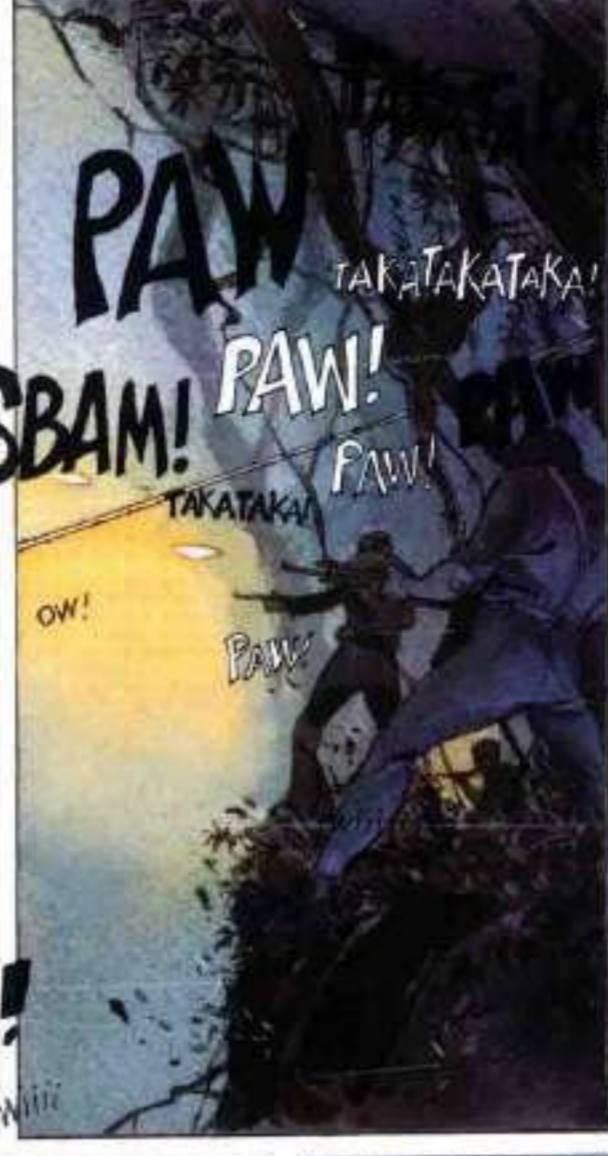


里戈，
走啊！

我可能过
不去了。



到你了，
曼努埃拉！
快！





我觉得我们甩掉他们了。

至少现在是。

睡会儿吧，我站岗。



赫尔曼？



孩子，你该休息一会儿。我们的休息时间很短，两三个小时后就得上路，还得加速赶路。



我想和你说点儿事，我——我——

不知从何说起。



加夫列尔，你做了你应该做的。

我——

那个男的是反动派的爪牙。

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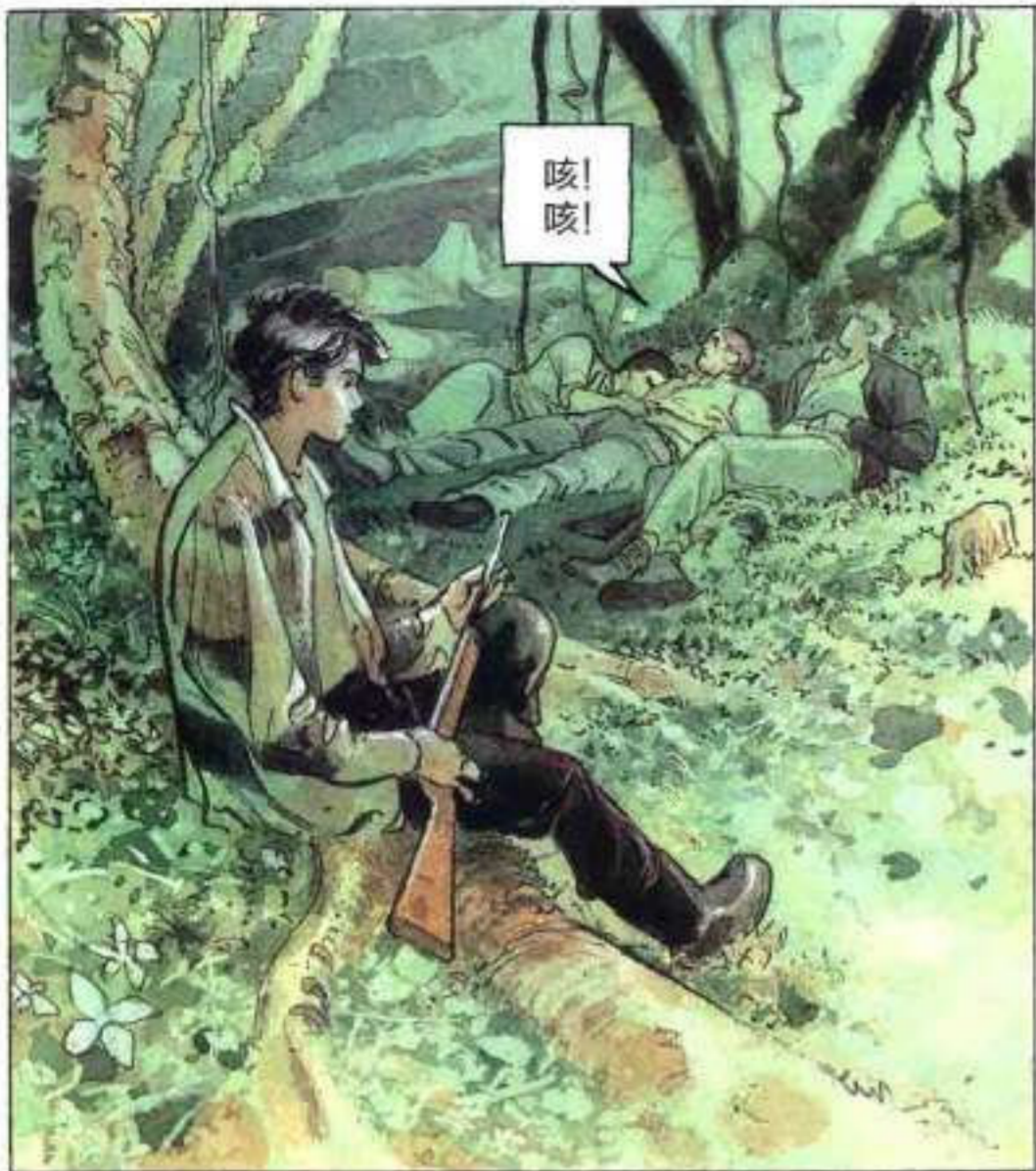
他选择了他的阵营。

加夫列尔，从今晚起，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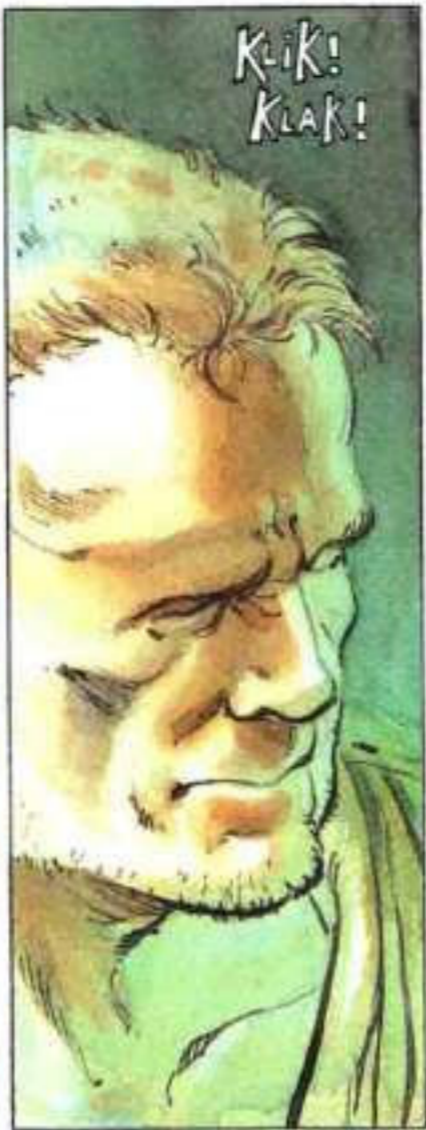
你站今晚最后一班岗。

现在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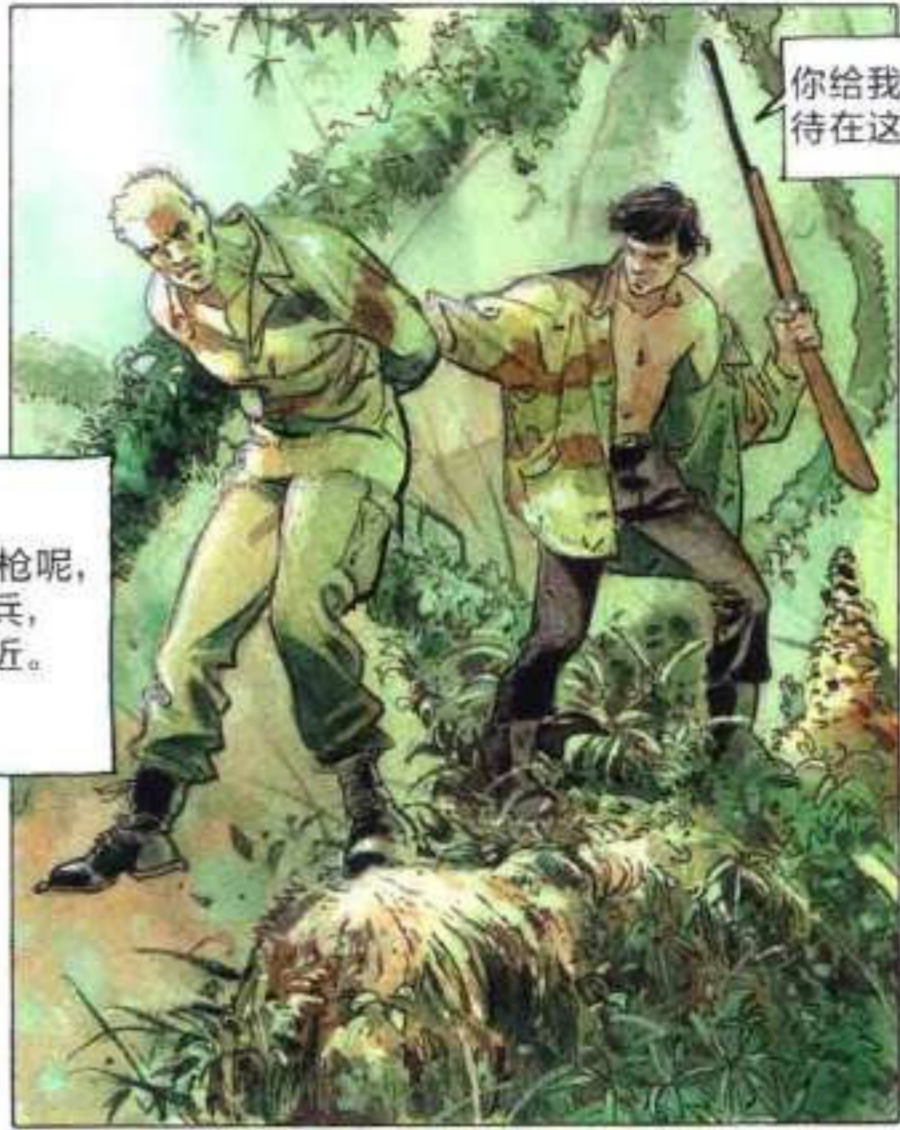
好吧，我自己想办法。



Kik!
Klak!



你才不会开枪呢，你怕招来卫兵，他们就在附近。



你给我待在这儿!



OMFF!



YARRH!..



妈的!



SCHLACH!



小杂种!



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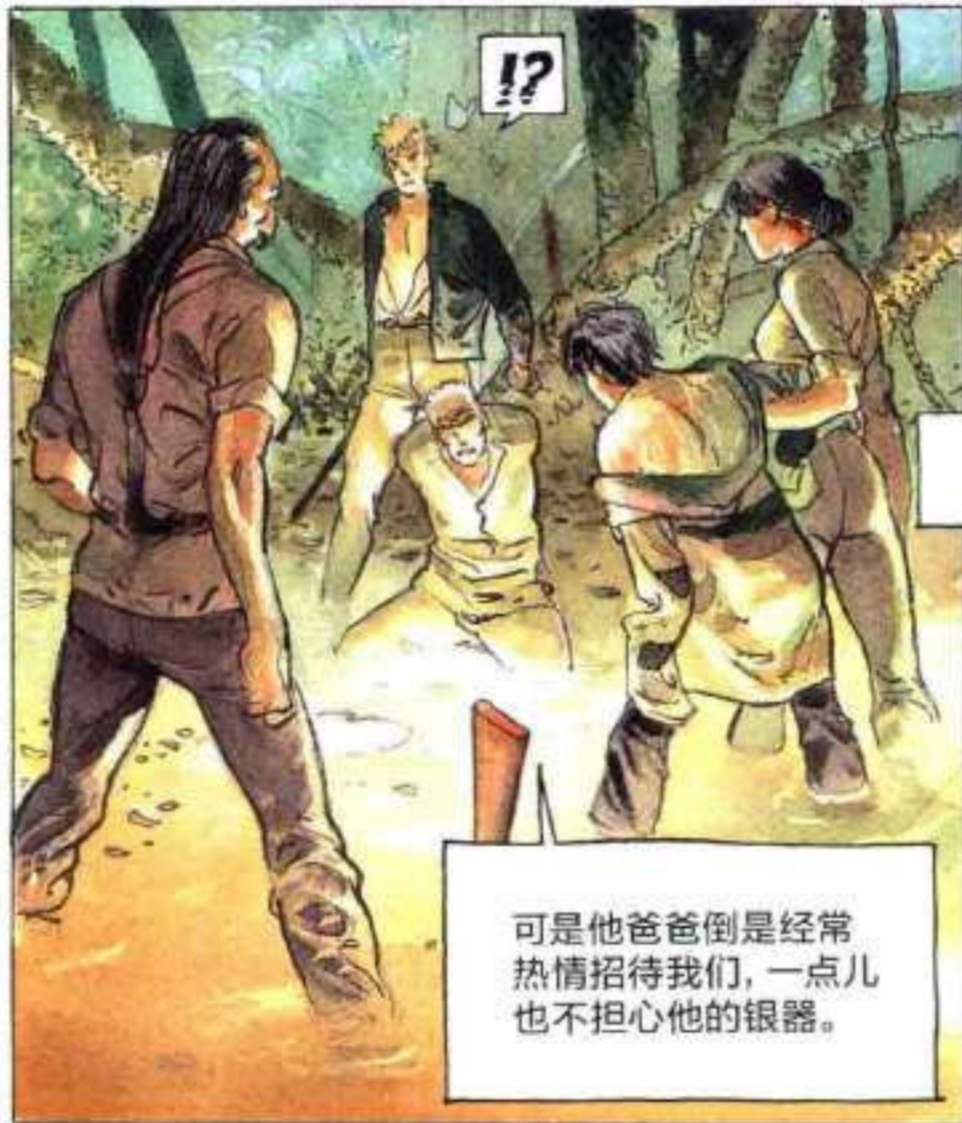
他要去小便，我就把他的脚解开了。

下次你就让他尿裤子里就行。懂了吗？

你给我闭嘴！



永远不要相信美国佬！



可是他爸爸倒是经常热情招待我们，一点儿也不担心他的银器。



他爸……
BLBBL



福斯托！



呃，

呃，

他爸是胡安·德·拉泽那！



!?

你不是姓马蒂吗?

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回事?

加夫列尔, 这是真的吗?



把枪给我!

福斯托, 你早就知道了, 但你什么都没说?!



那又怎样? 马蒂也好, 德·拉泽那也好, 重要吗? 我们这儿用的都是化名, 为了保护家人和自己。

当然, 里戈除外。



里戈韦托·洛佩斯·佩雷斯是打败老索摩查的人, 父母能给他起同样的名字, 他觉得自豪。



靠, 福斯托, 他是德·拉泽那的儿子。德·拉泽那啊!

那又怎样?

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说明了一切, 不是吗?

他没走他爸爸的老路啊。



拉蒙, 把武器还给加夫列尔。

啥?! 开玩笑呢吧?



拉蒙, 够了! 他是我们自己人。福斯托说得对!

赫尔曼, 你是领导, 但是……



大首领, 你就这样听信了玩过你女人的家伙的花言巧语?

咚



狗娘养的!



P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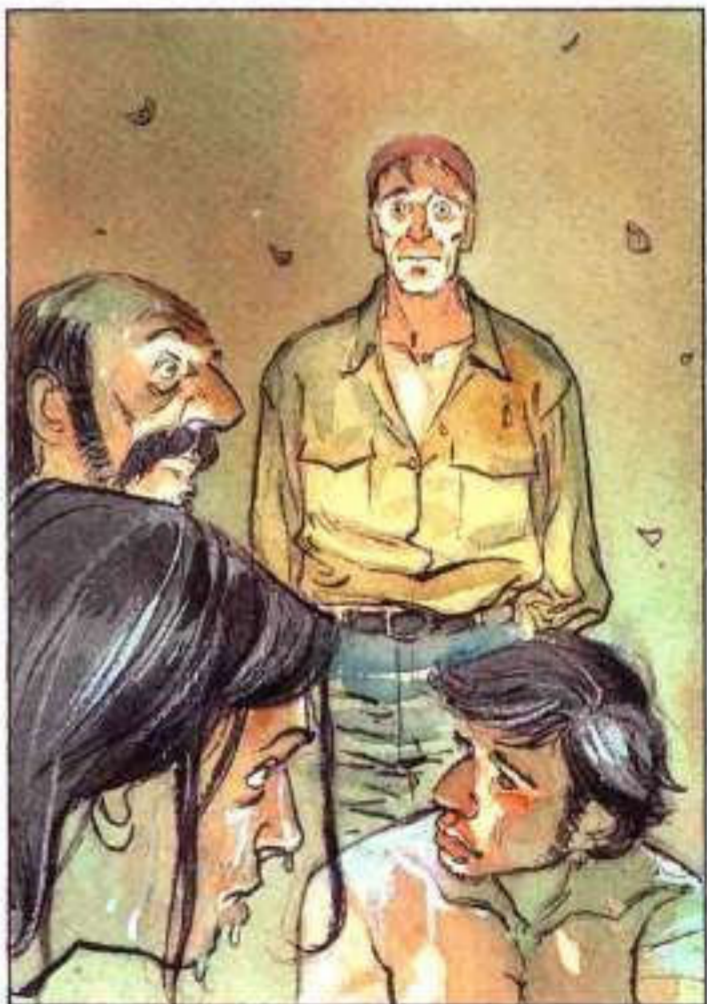
不!



HA! HA! HA! HA! HA!



OUFF!



THEU! AARG!

赫尔曼!
赫尔曼!
原谅我,
那只是
一时冲动!



那可!



WAH!
WAH!

卫兵!



我们的武器和包裹
还在上面呢!



赫尔曼,
搭我肩上!

里戈, 算了
别管了,
里戈!



让我来吧!

别碰他! 去管好
那个美国佬吧!

救命!



放手!
我要留在
这里!...



曼努埃拉,
走啦!

哎哟!



里戈!!!



АУАААААА!

PAW!

PAW!

PAW!

PAW!

PAW!



我拿了我能拿的
——赫呼！——但是
卫兵——呼！

快跑！



汪！

他们追上
我们了！



Kai



我们
完蛋了！

还没！
从**这里**
插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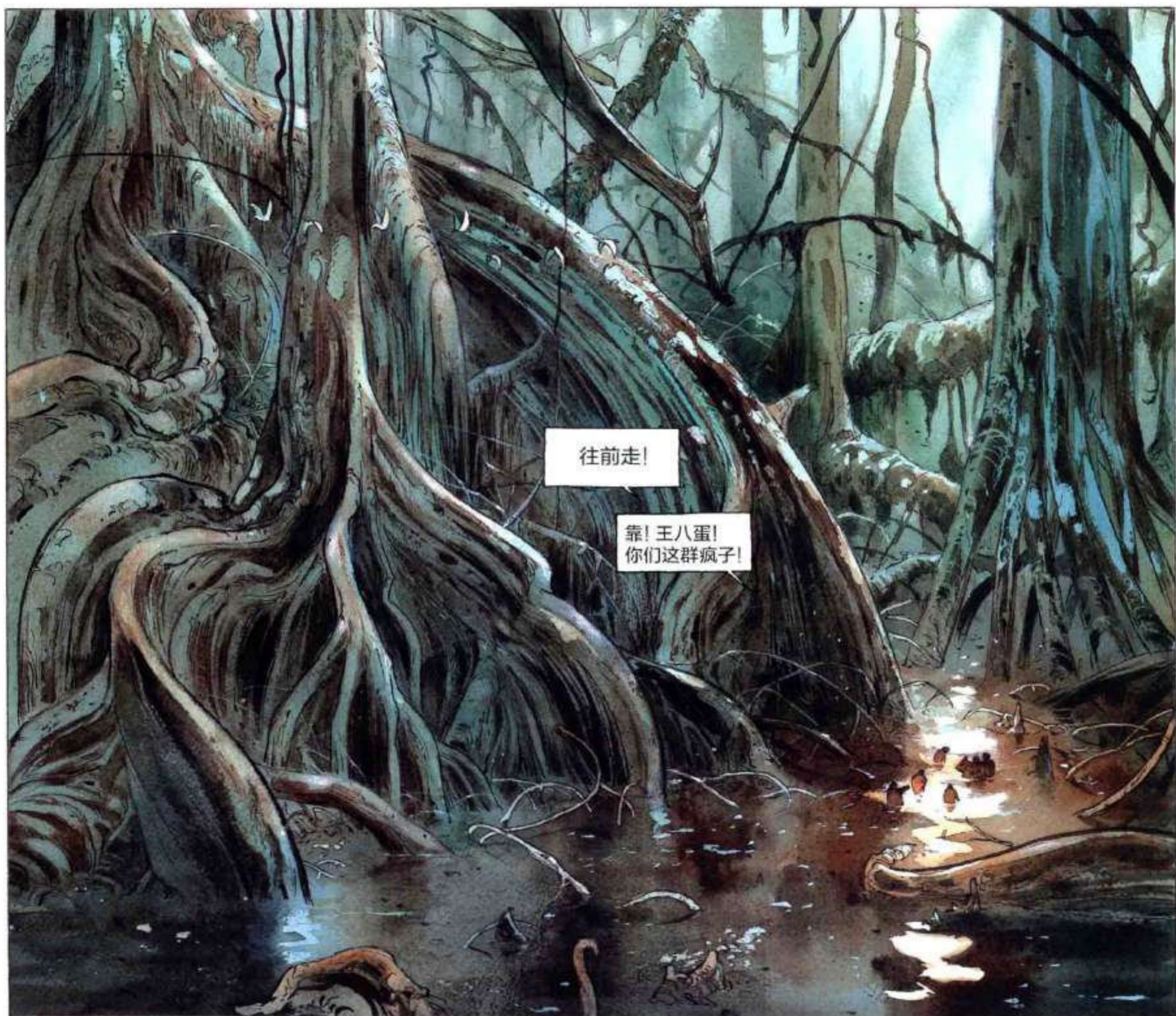
那简直是
疯了！

只有那里
狗过不去！



汪！
汪！





往前走!

靠! 王八蛋!
你们这群疯子!



他妈的!



啊! 我们!
陷下去了!



别过来!



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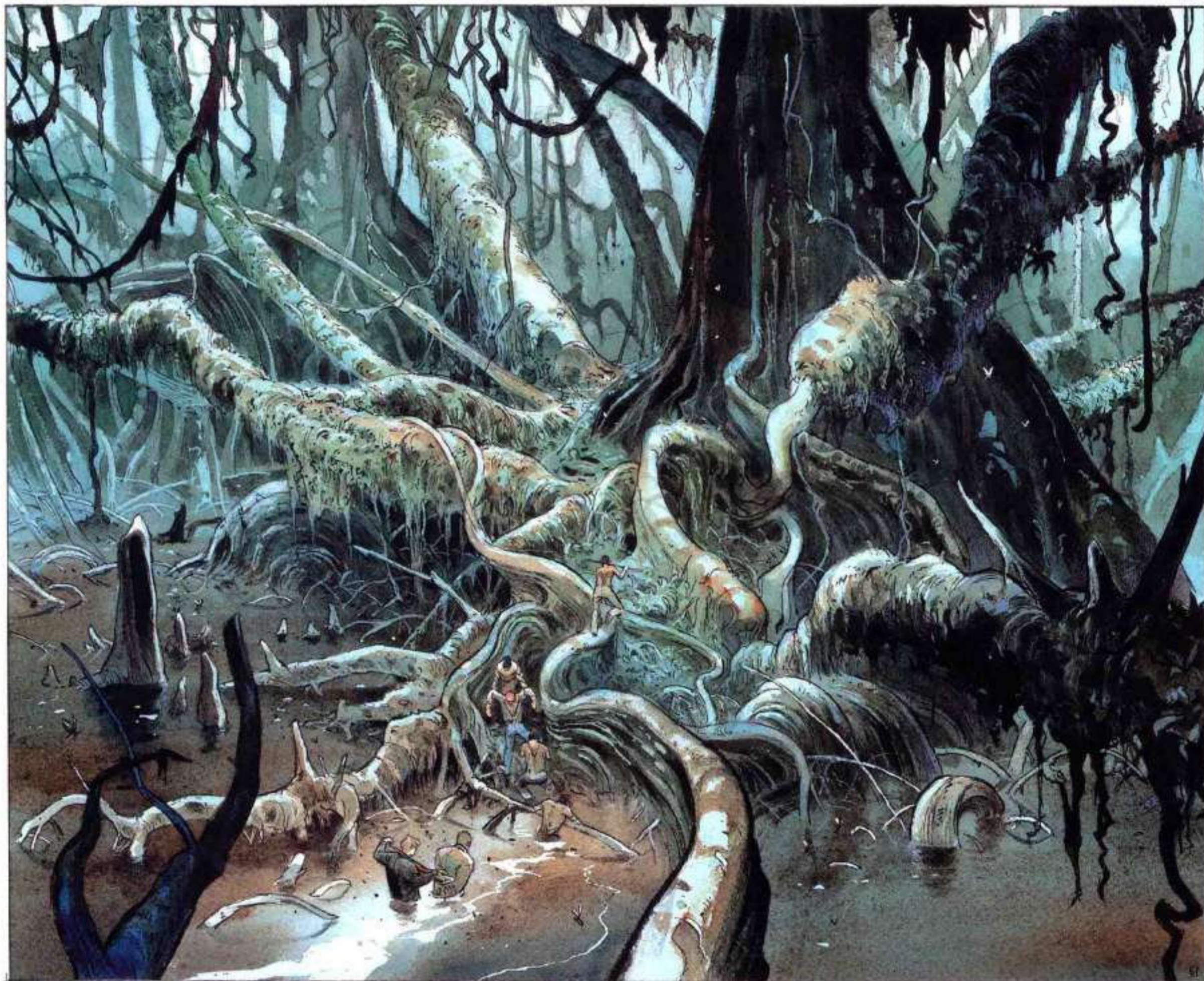
快!
抓住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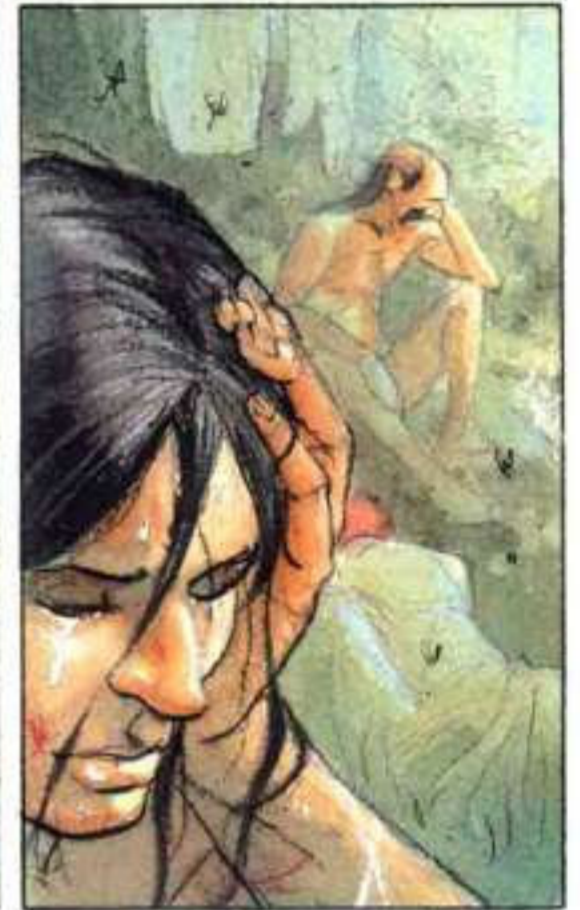


呃! 呃!
呃!
谢谢你, 福斯托。



我们
休息一下。







放屁！



妈的！



你现在看到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

你可真
有趣。

你们看到赫尔曼
了吗？

他往那边
走了。

这是我透过表象
看到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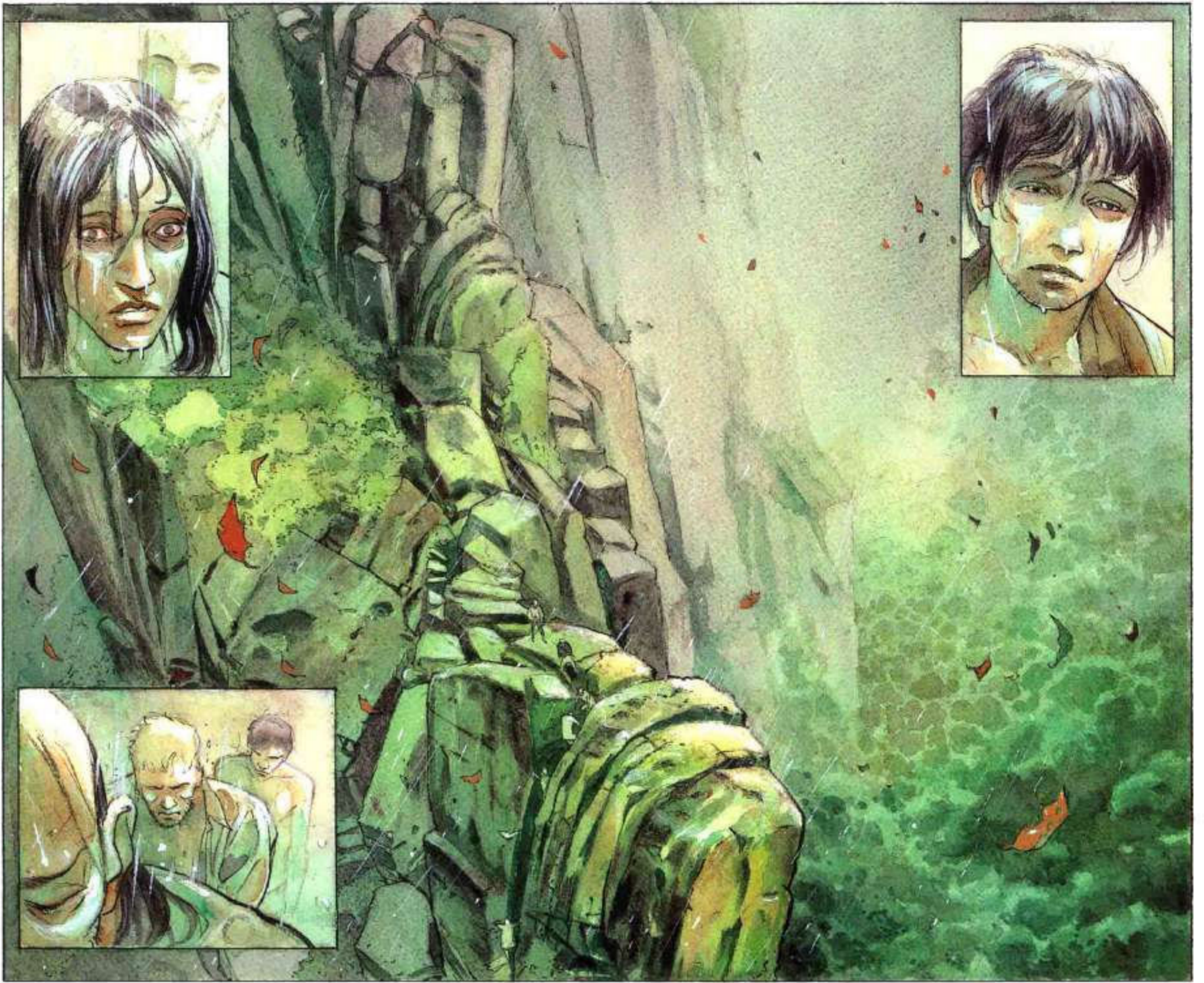
?

你的伤口？

我觉得是
感染了。

AAAAAAAAAAAAH!

AAAAAAAAAAAAH!!!





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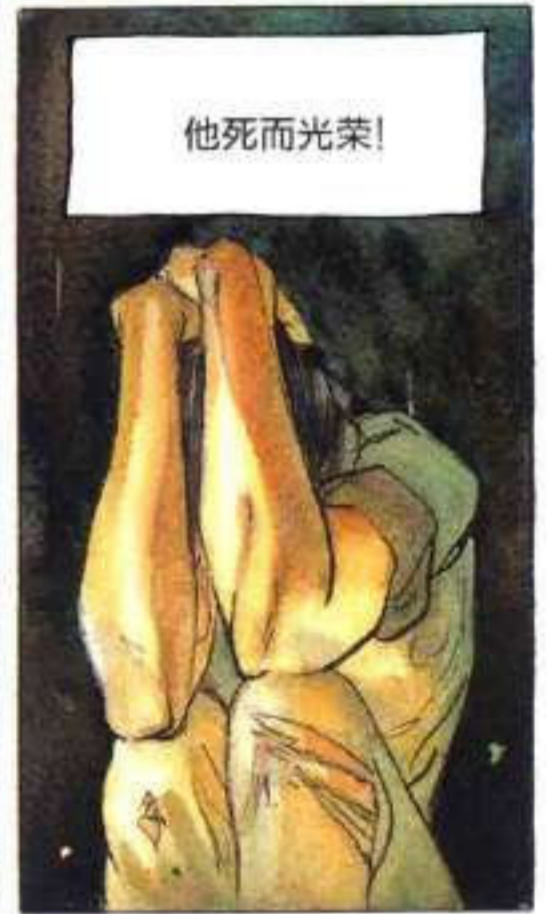


赫尔曼为了
我们能走出去，
牺牲了自己。

我们只有一个任务：把
马克·道格拉斯带回去
换我们的同志。



他怕他的健康影响了这
个任务。他是真正的游
击队员！



他死而光荣！



永不放弃，
直到胜利！



永远！
永远！
永远！



情况不
怎么
好啊。

疼吗？



我的胳膊
已经没
有知
觉了。



她不
爱
他
了
吗？

爱。但是
你
懂
的，
和
赫
尔
曼
这
样
要
求
苛
刻
的
人
在
一
起
不
容
易。



我
觉
得
赫
尔
曼
人
很
好。

我
也
这
么
觉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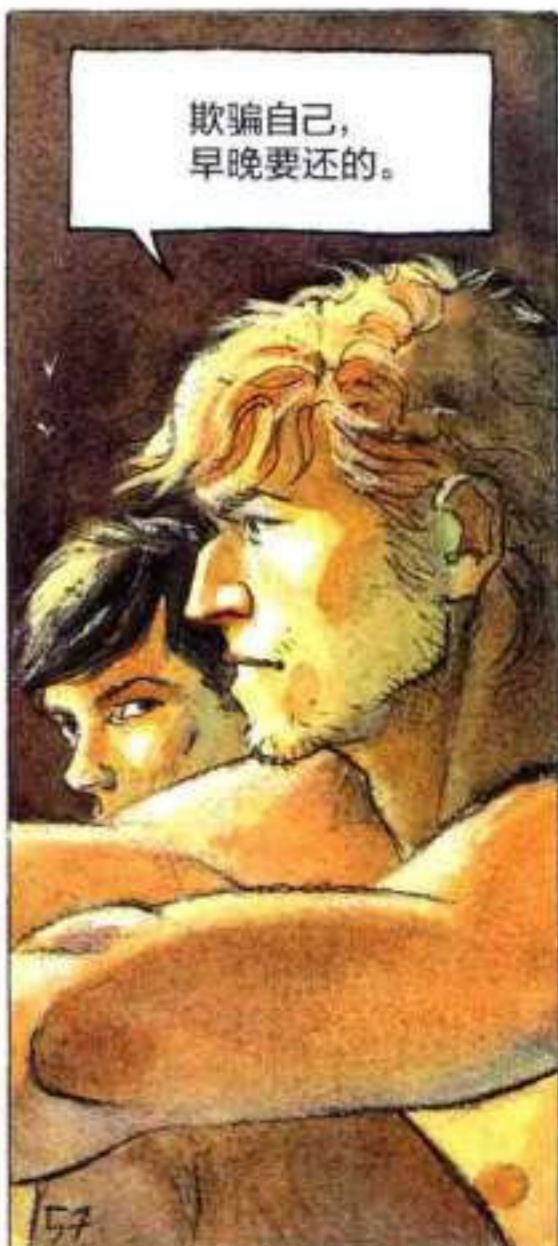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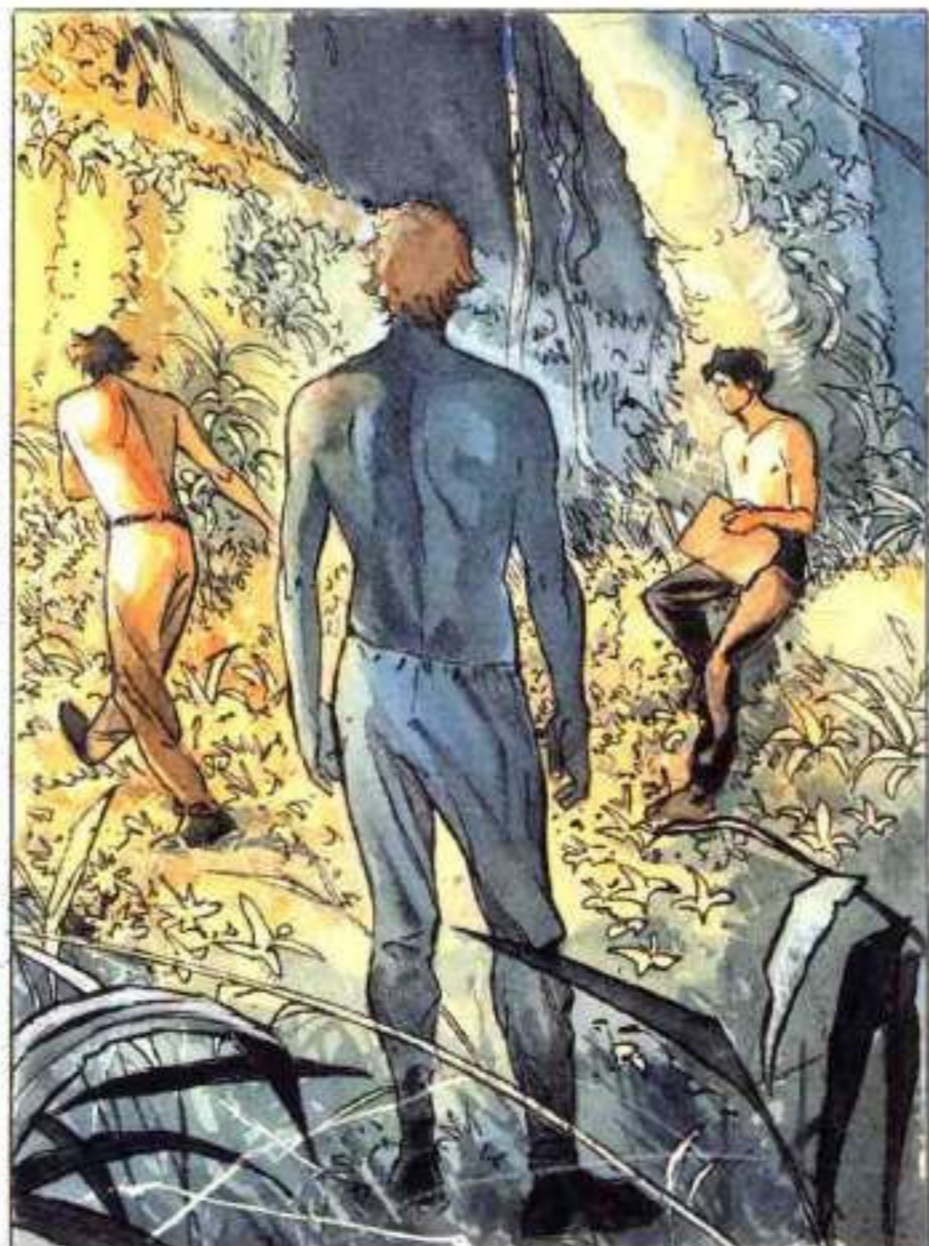
那
你
还
睡
他
的
女
人！



你
爱
她
吗？
哪
怕
只
有
一
丁
点
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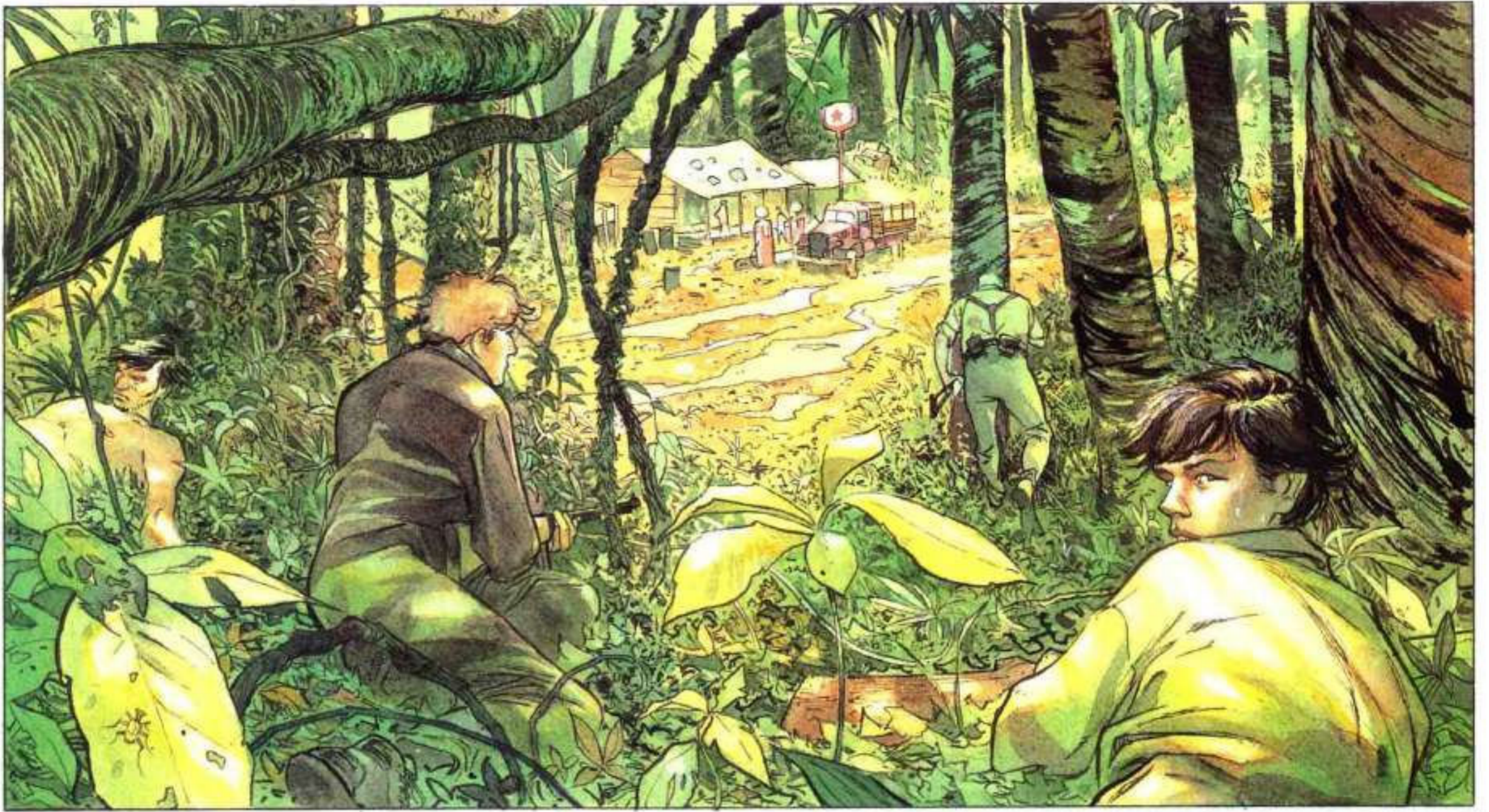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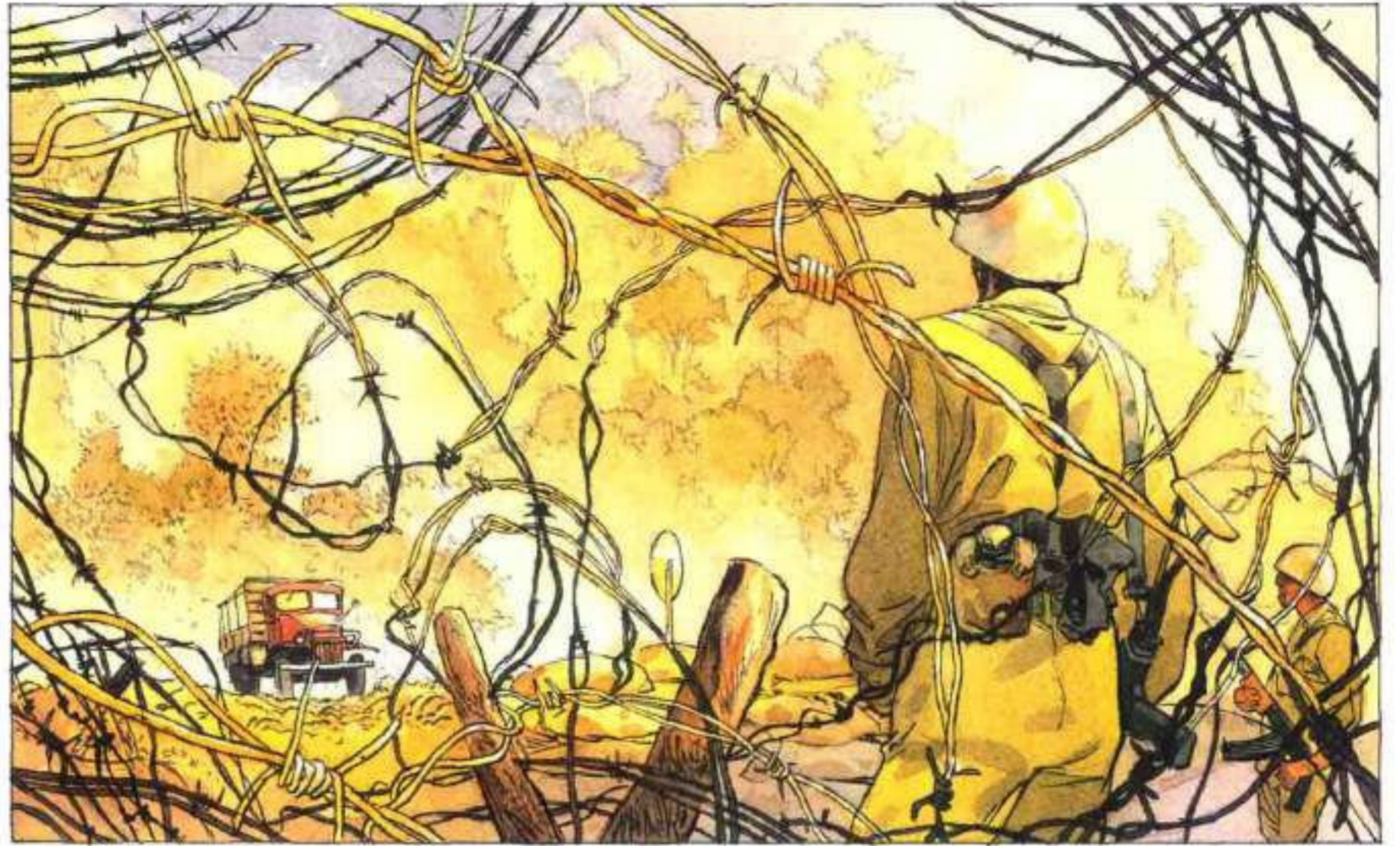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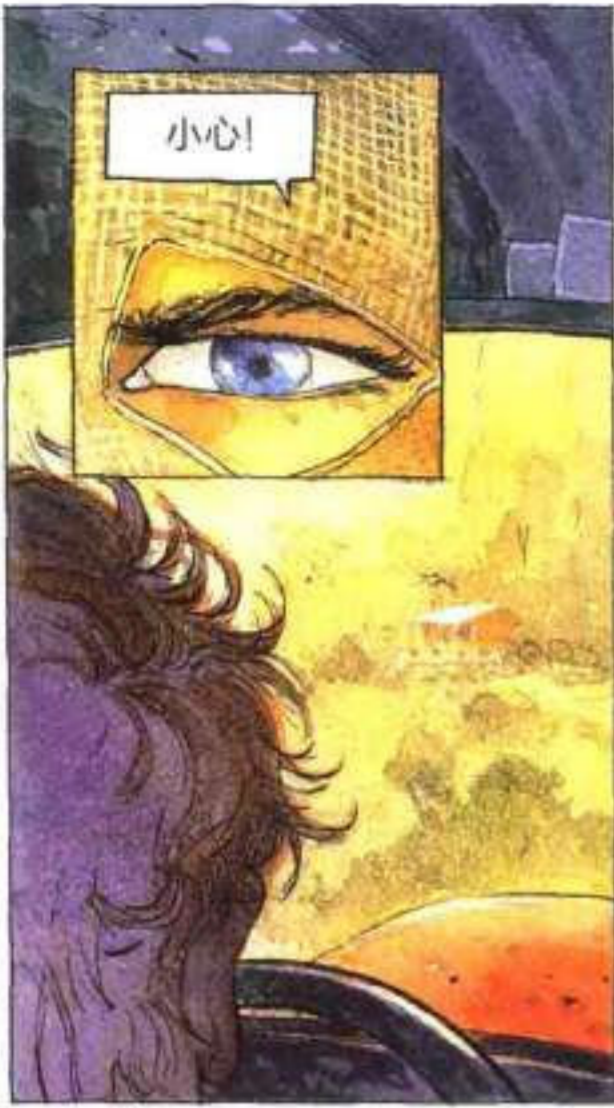
你
们
国
家
的
人
都
和
你
一
样
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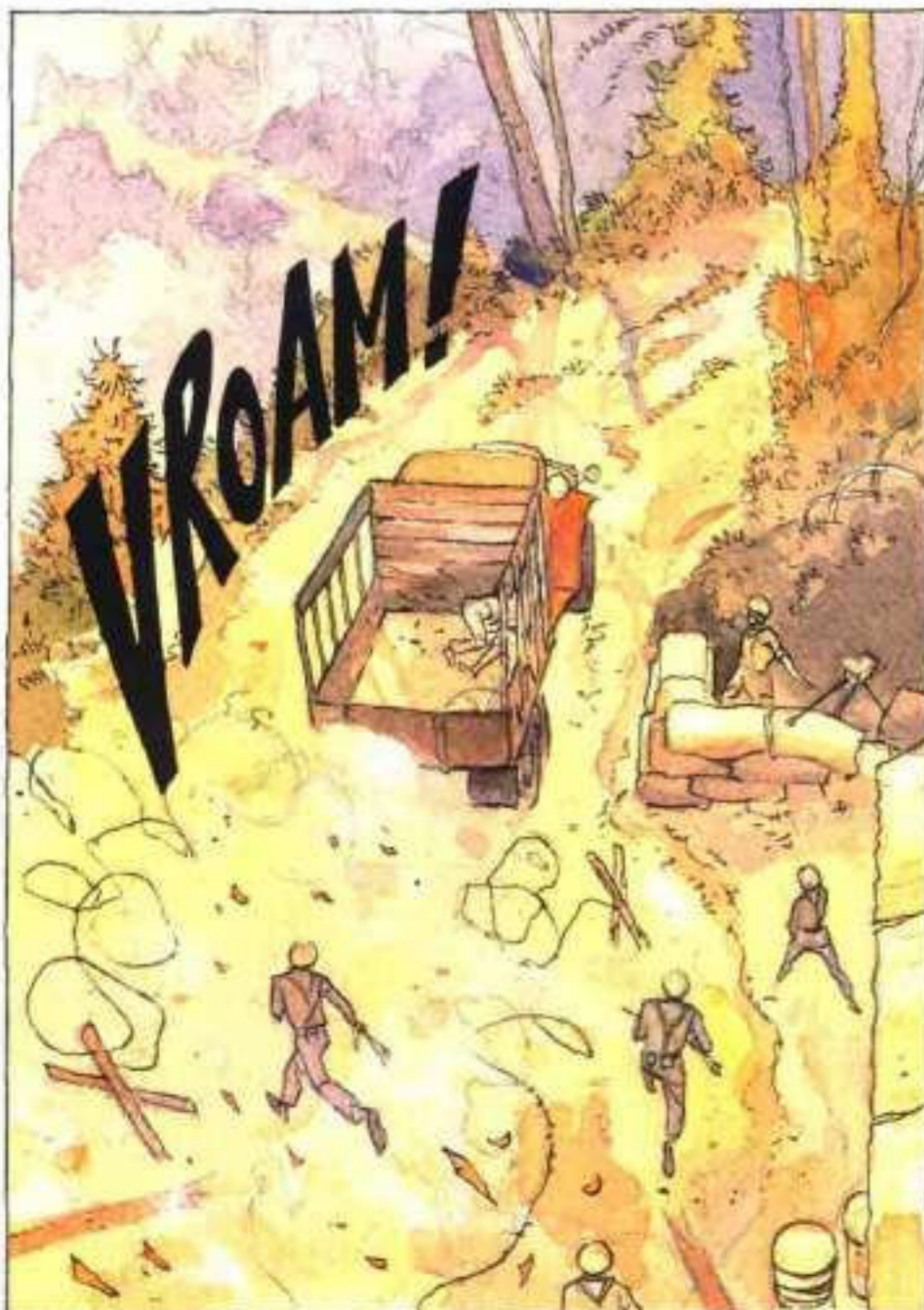
欺
骗
自
己，
早
晚
要
还
的。







VROOMM!



滚出来！
把手举起来！



你给我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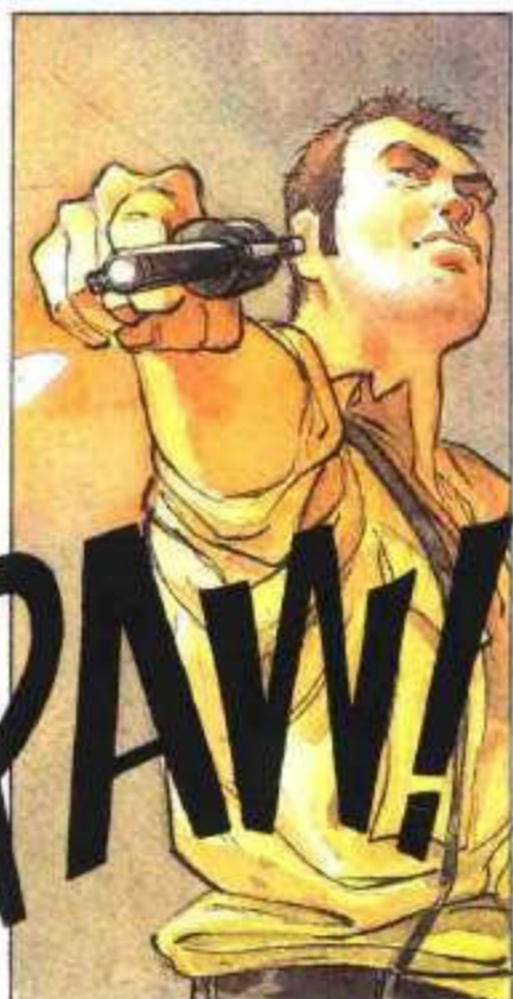


让我们过去，
不然杀了
这个美国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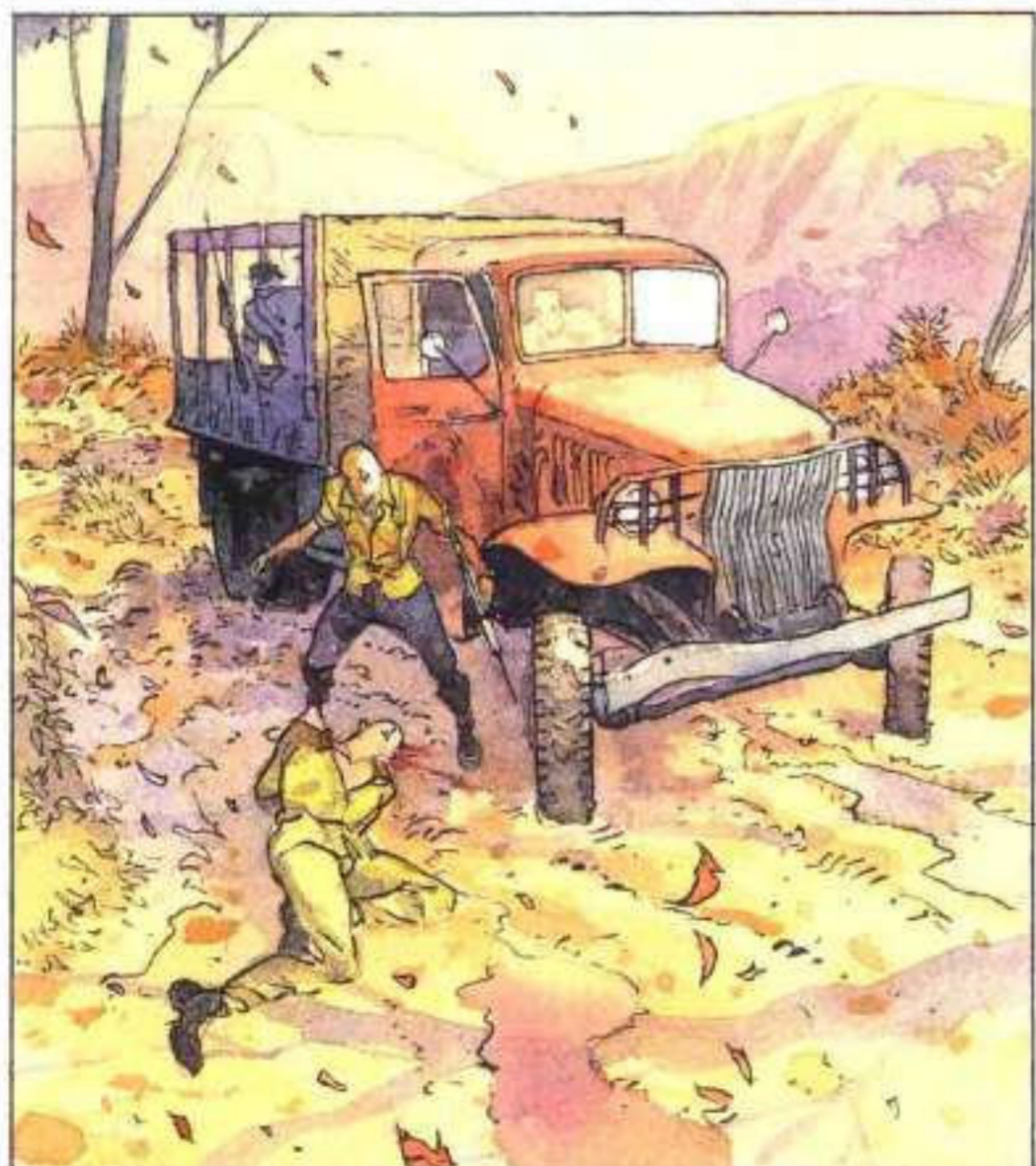
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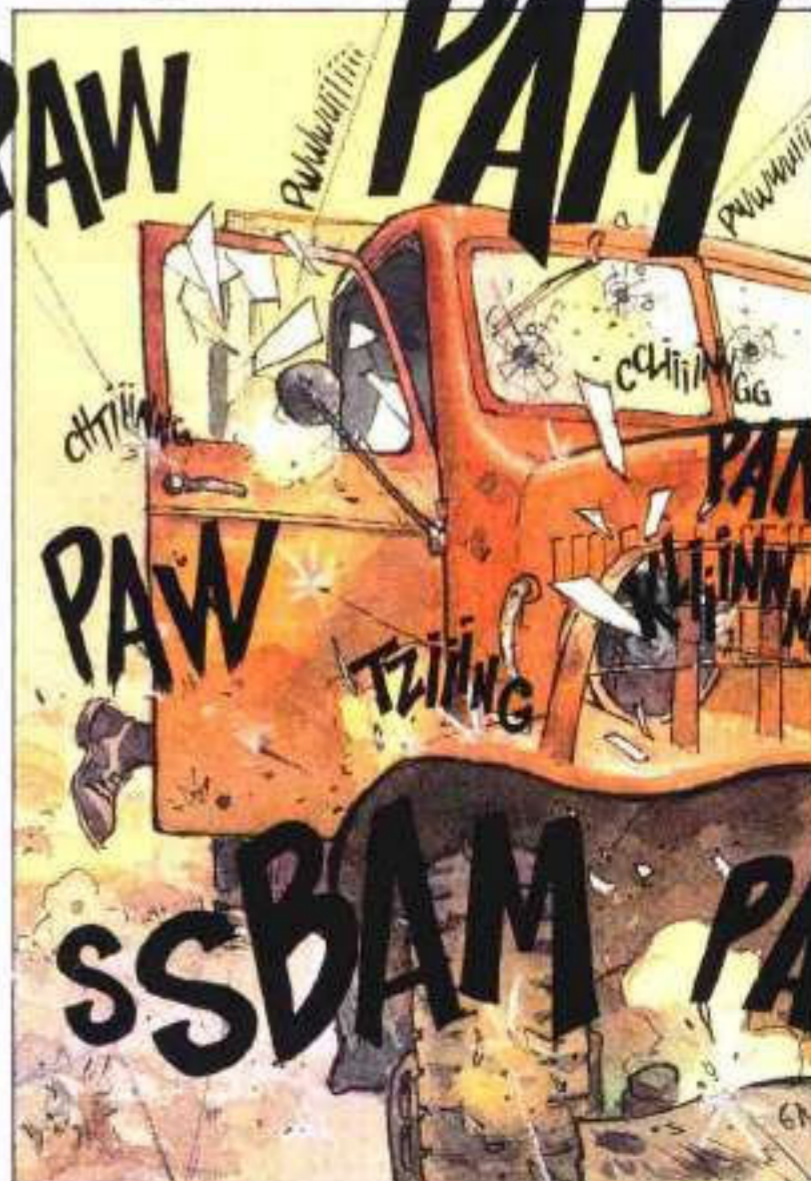
伙计们，别做蠢事，
他们不会开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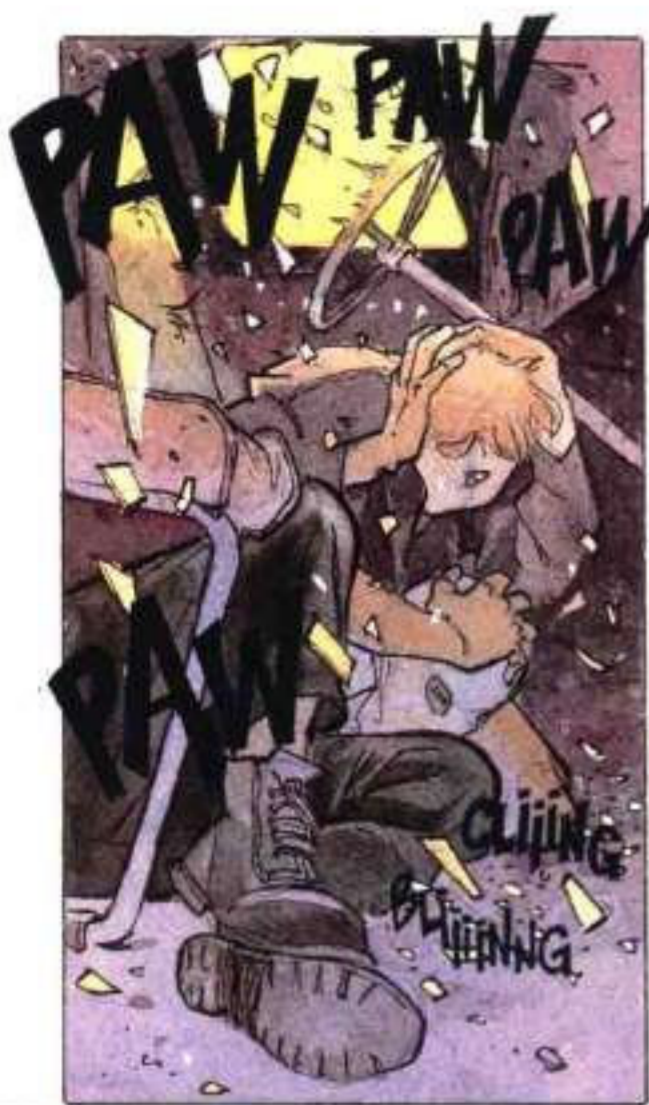


P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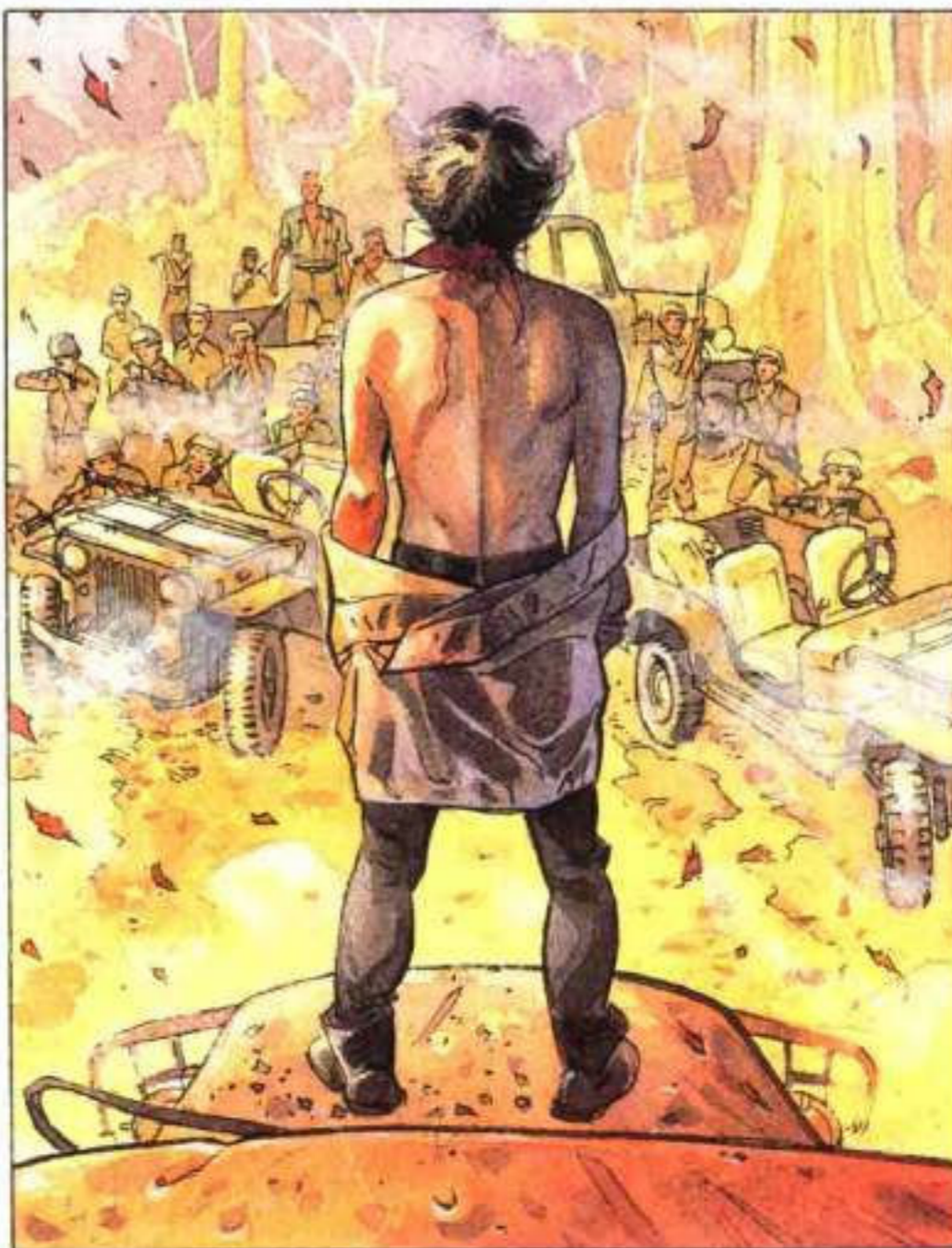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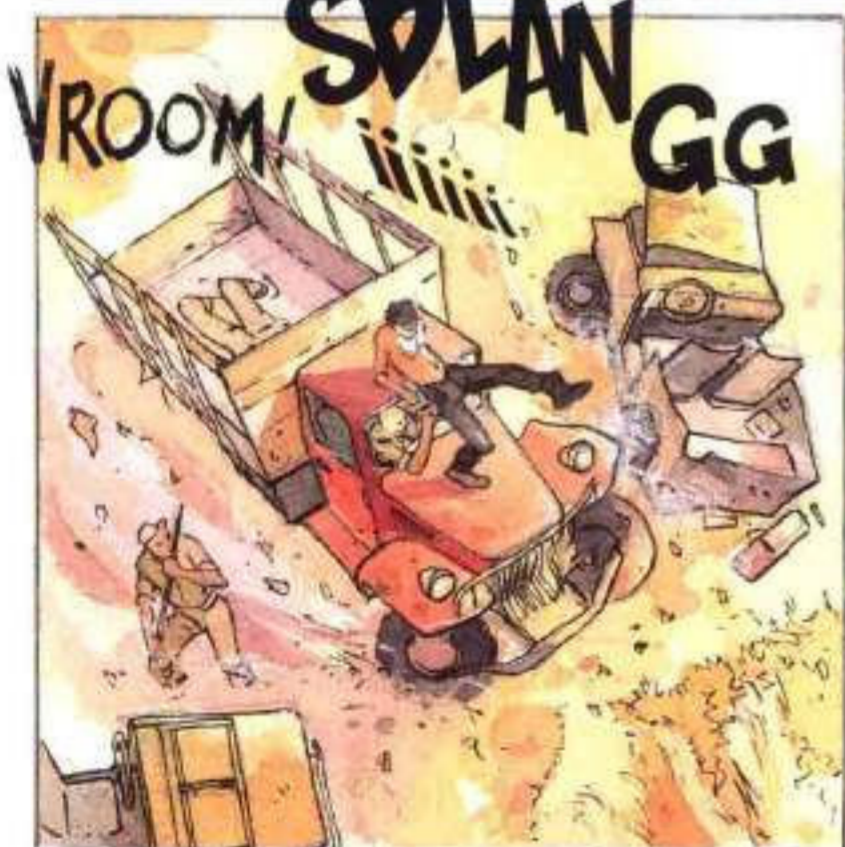
开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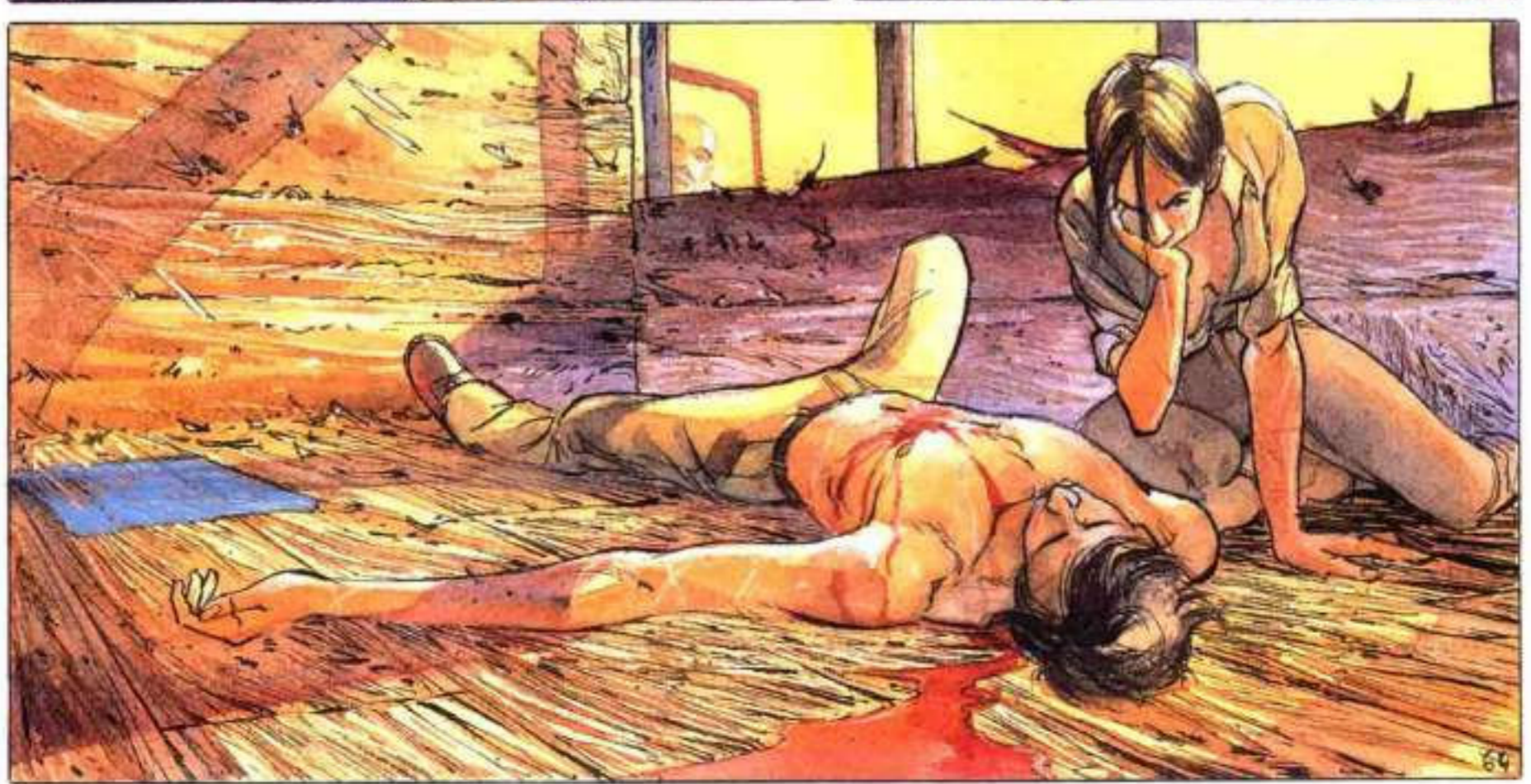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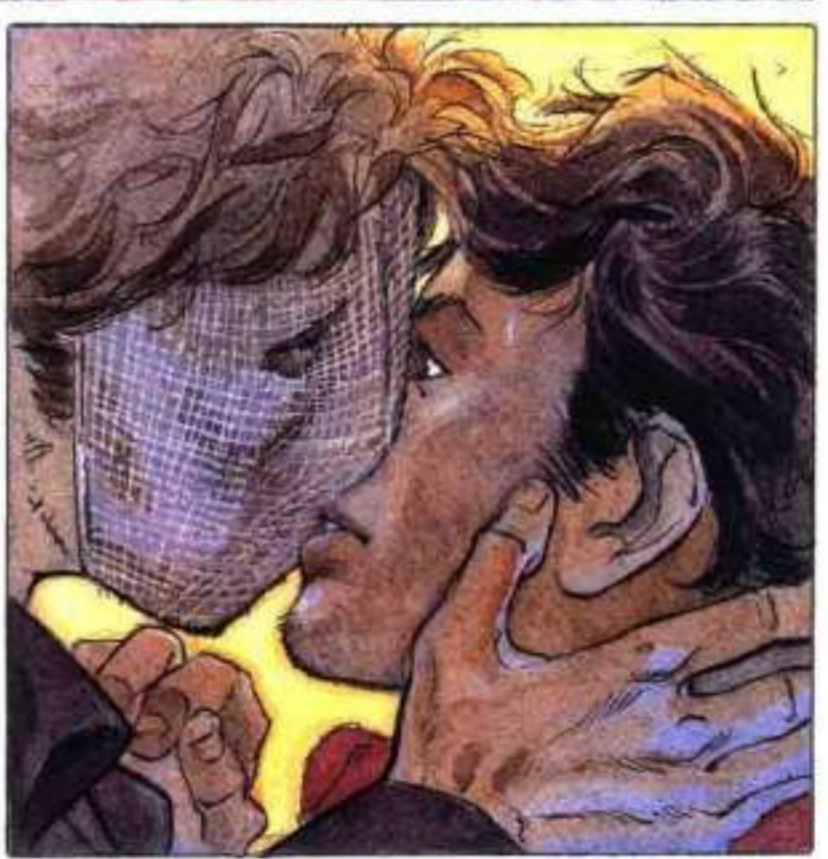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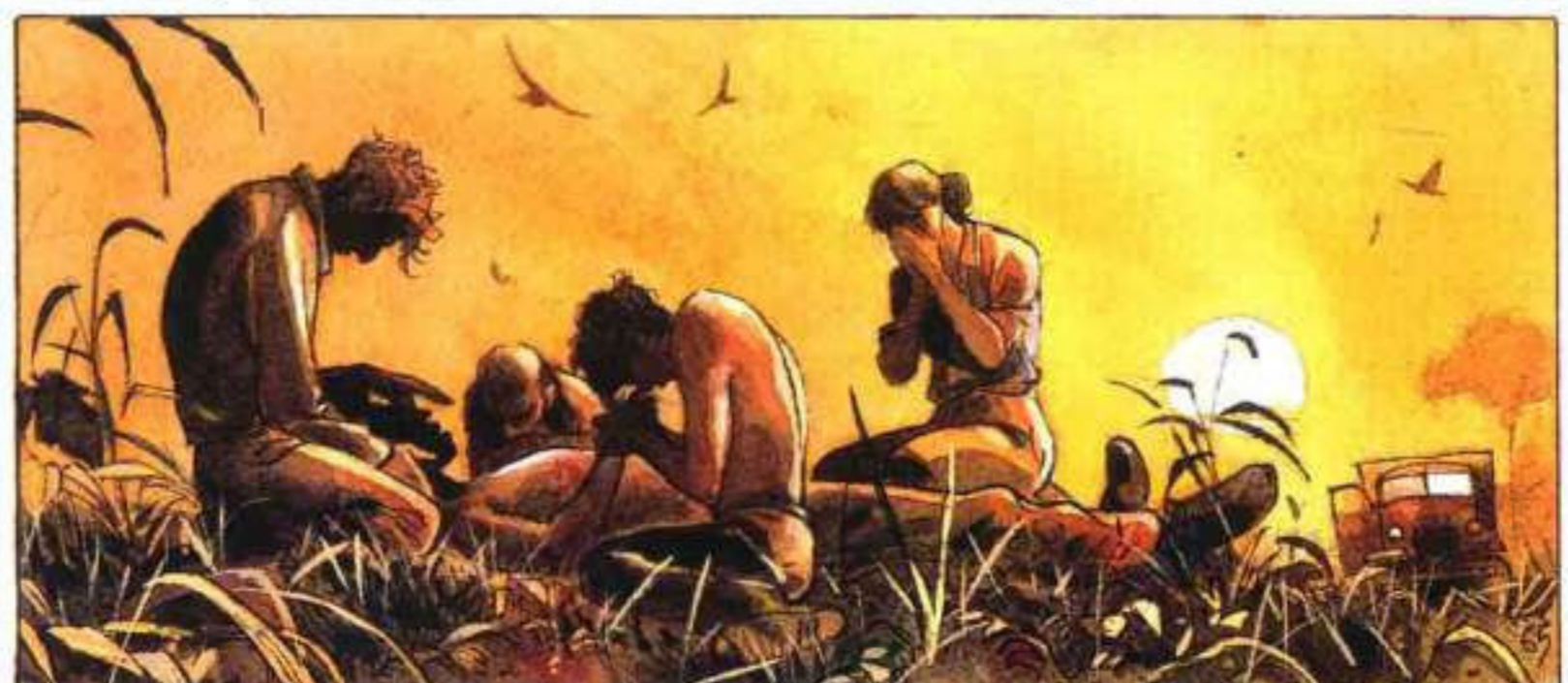


停止
射击!!











看！
这边！

圣母啊！

发生
什么了？



拉蒙！
曼努埃拉！
福斯托！

你们安全
回来了！



里戈！
圣血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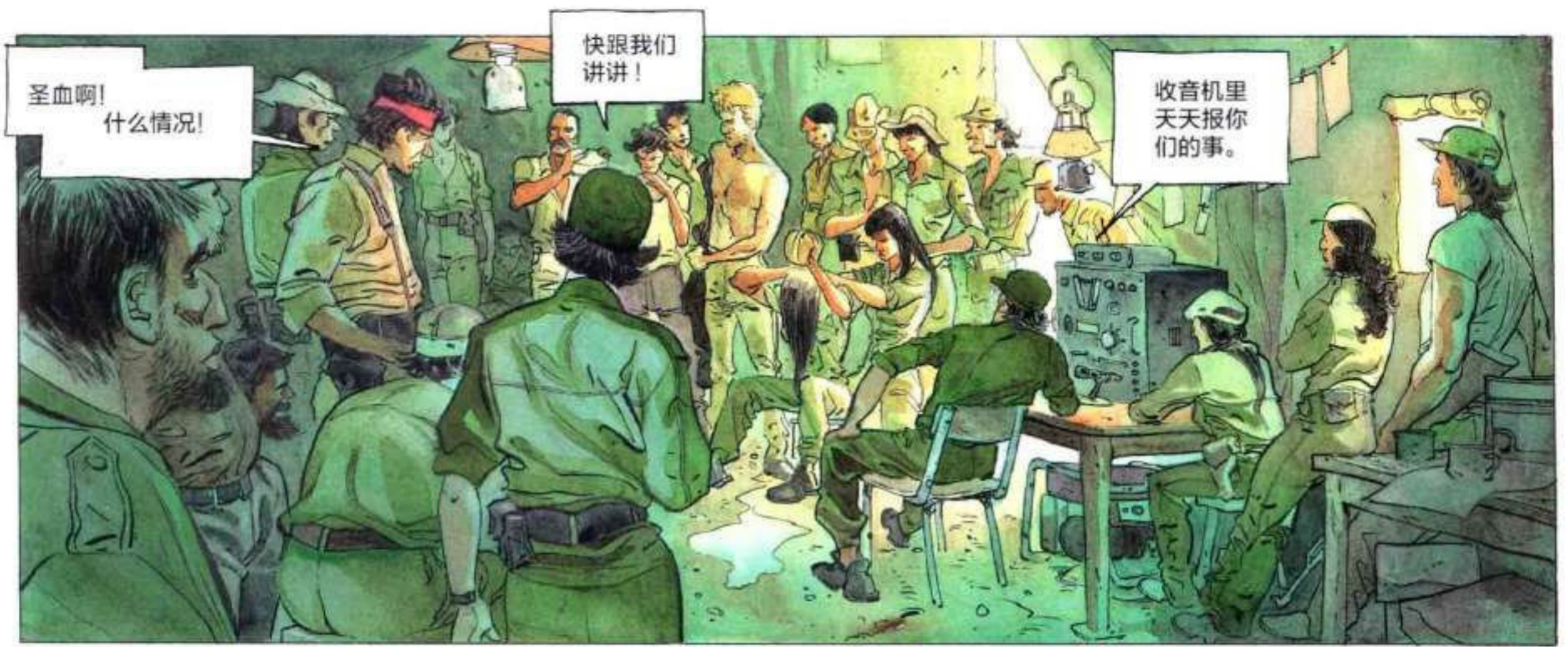
曼努埃拉，
发生了什么？



赫尔曼呢？



他也……



圣血啊！
什么情况！

快跟我们
讲讲！

收音机里
天天报你
们的事。



报我们
什么？

说你们杀了一个
美国佬。

啥？



收音机里不停重复，
说一个美国顾问在边境
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的人杀了。他们正在考
虑增加军事援助。

放屁！是卫兵他们打死了马克·道格拉斯！手段很残忍！索摩查让我们背黑锅，然后他和他的同党继续接受美国佬的援助！我们为什么要杀他啊？我们没有交换的筹码了啊。

我们可不希望
是这个结果！



你呢？
你是谁？

加夫列尔。
加夫列尔·马蒂。
一个教会孩子，
一路上救了我们好几次。

拉蒙，
我相信你。



孩子，你从哪里来？

你也从圣胡安来？太让人惊讶了。
前不久刚有几个那儿的教会孩子
过来投奔我们。

圣胡安。



在一次卫兵搜查
中，加夫列尔把
运给鲁文神父的
武器藏在他的画
箱里，帮我们躲
过了一劫。

在圣胡安的
教堂里？

恩，加夫列尔
还在教堂里画
过一幅壁画呢。



圣血啊！



小鬼，把手举起来！

你是加夫列尔·德·拉泽那，对吧？



喂！喂！同志！正是他！

我们早知道这件事！把枪放下！他是我们自己人！



?

我们又见面了，

娘娘腔！啧！



送戈啊啊啊啊！

你个变态同性恋！看我怎么收拾你！



孩子，住手！

送戈，放开我！

把他们拉开！



让我干掉他，就是他出卖鲁文的！



什么？

也是因为他，康塞普西翁才被杀的！他是个叛徒！



这……这怎么可能？

加夫列尔？



他把你们都骗了。

送戈说的没错。所有证据都显示，是这个小子出卖的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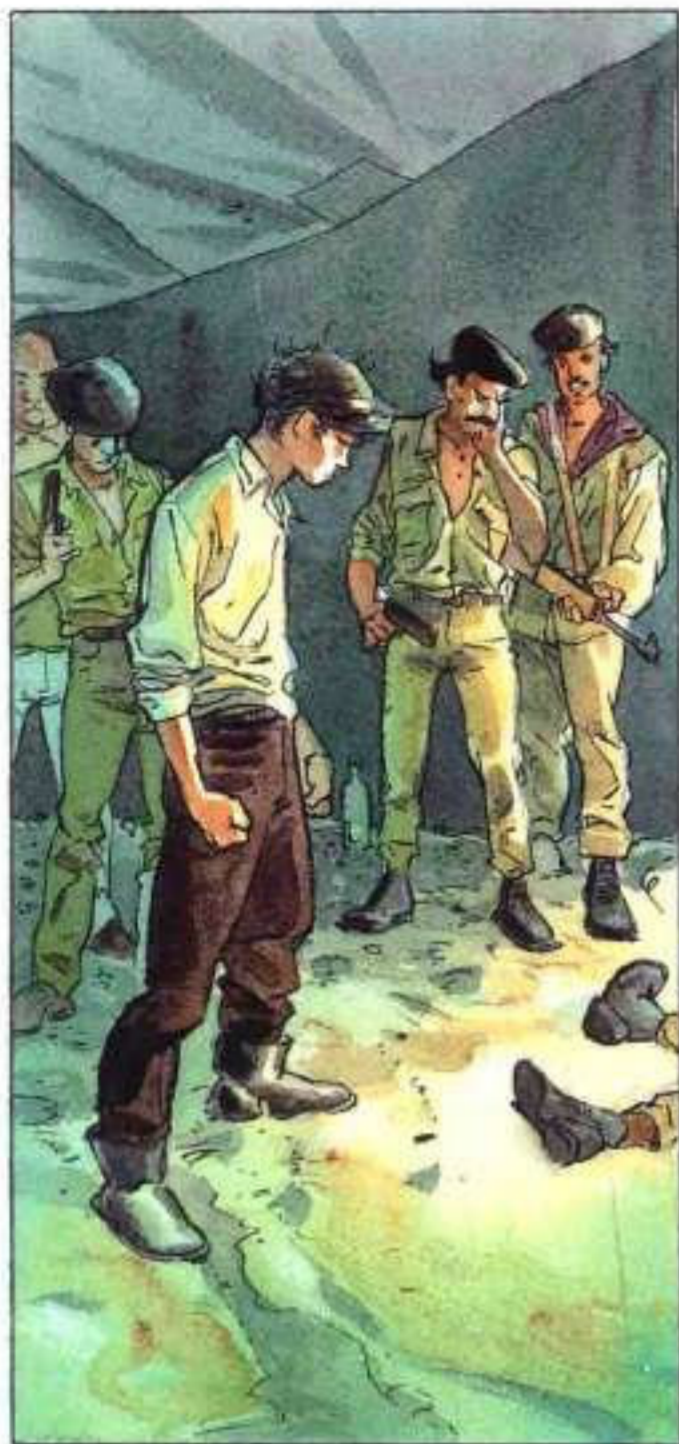


你这个杂种！



POW!

GN!



是，
是我说的。



但如果你们是我，
你们会怎么做？



巴尔加斯早就知道一切。他鞭打我，就为了从我口中得到他想要的，我没能坚持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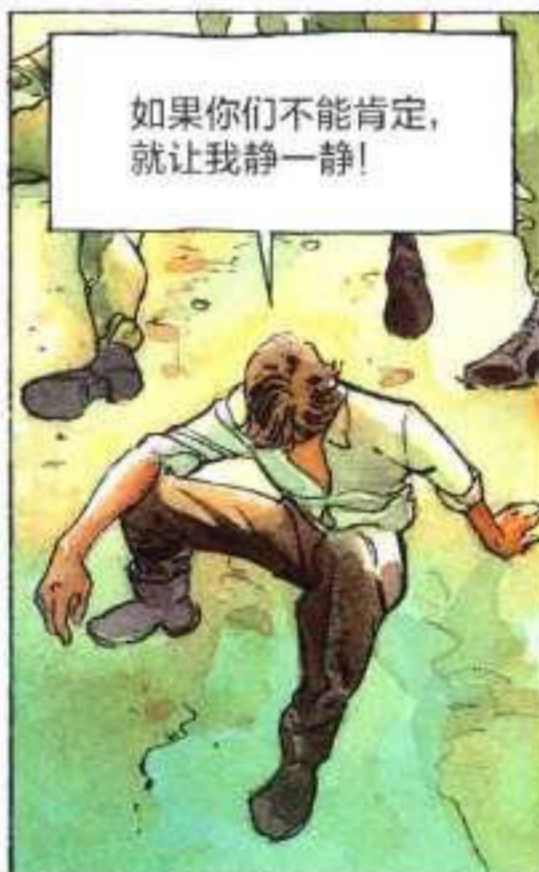
是我说的。我是囚犯！
我不是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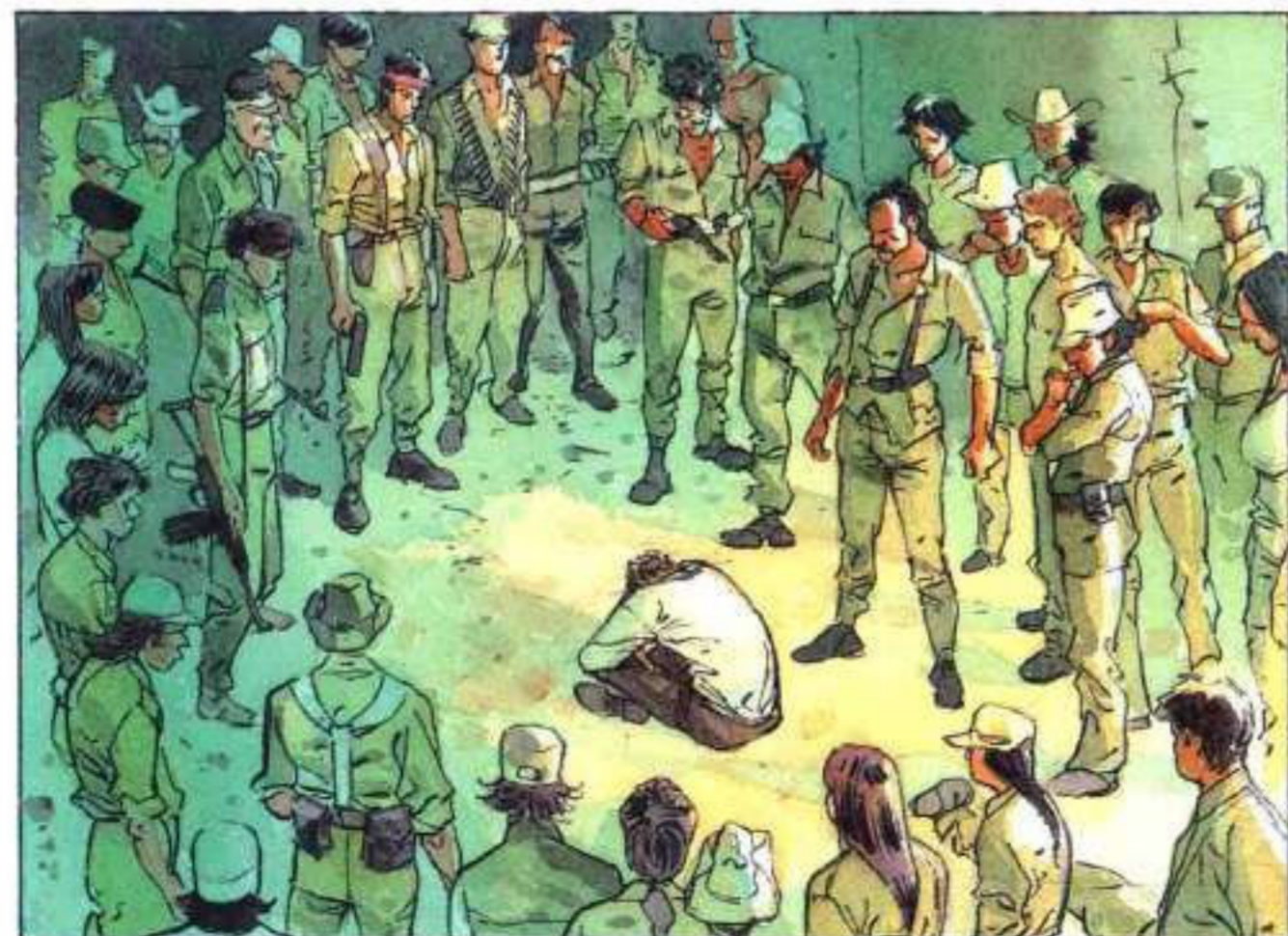
是真的，我们三个
都可以作证！

如果你觉得我不够资格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就把我交给卫兵吧！但是在批判我时，想想你们是否一直都能有英雄气概，就像你们希望的那样。

但我补偿回来了，
不是吗？



如果你们不能肯定，
就让我静一静！



那就让从来没犯过错的人来
裁决吧！



嗯……
同志们，
我们需要
讨论一下。



你赢了，他们接受你了。



你是个有说服力的罪人！



我要去找巴尔加斯。



你瞎说什么呢？我刚和你说……



我向里戈保证过，一定要救出西尔瓦娜和鲁文。



加夫列尔，在经历这一切后，你不能再入狼群！

巴尔加斯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他得完整地把我带到我爸面前。
比起我，你们更需要鲁文。



即使拿着枪，你也只会救人啊。



留下，和我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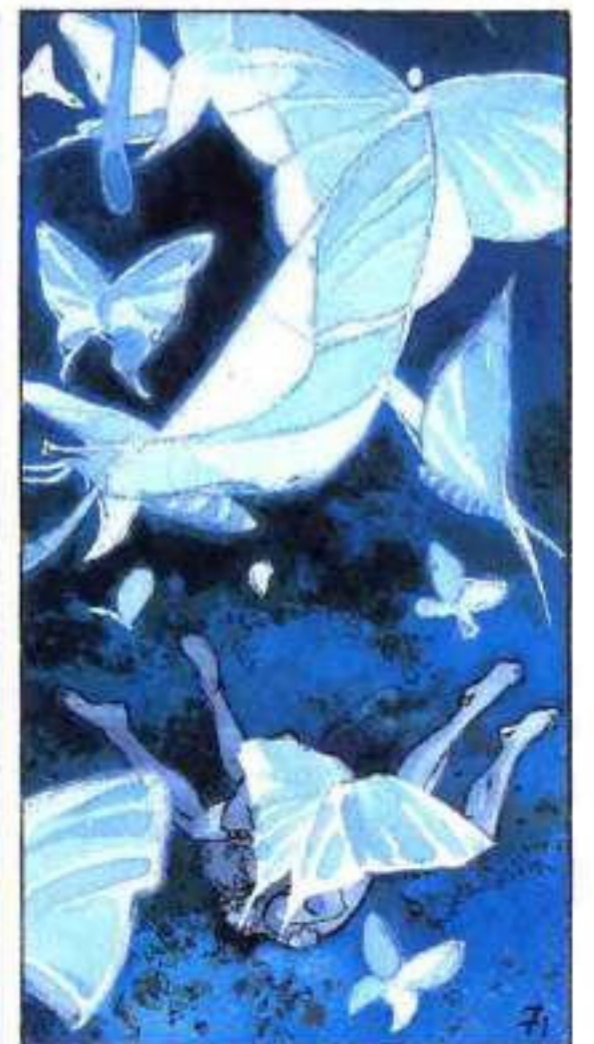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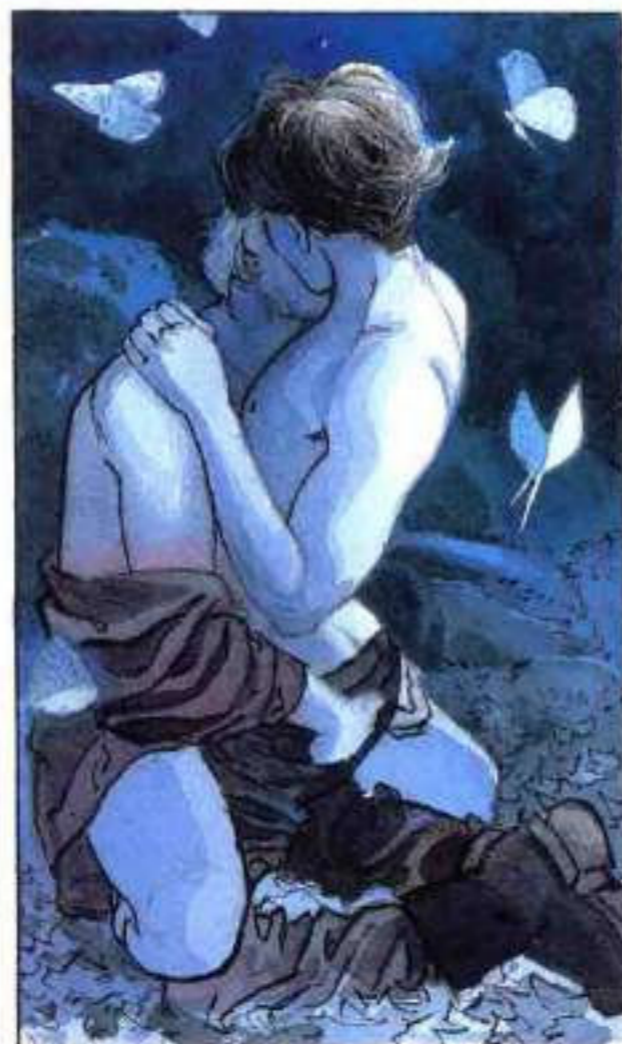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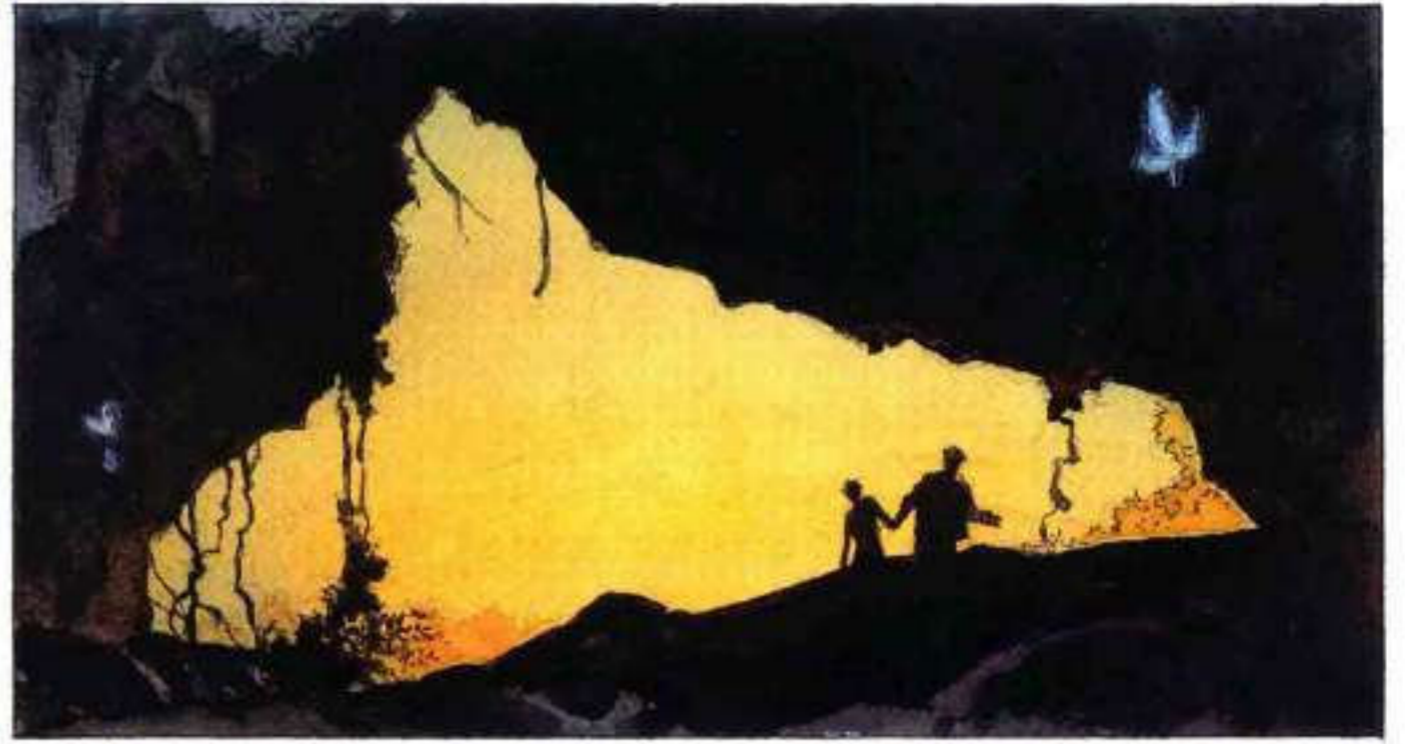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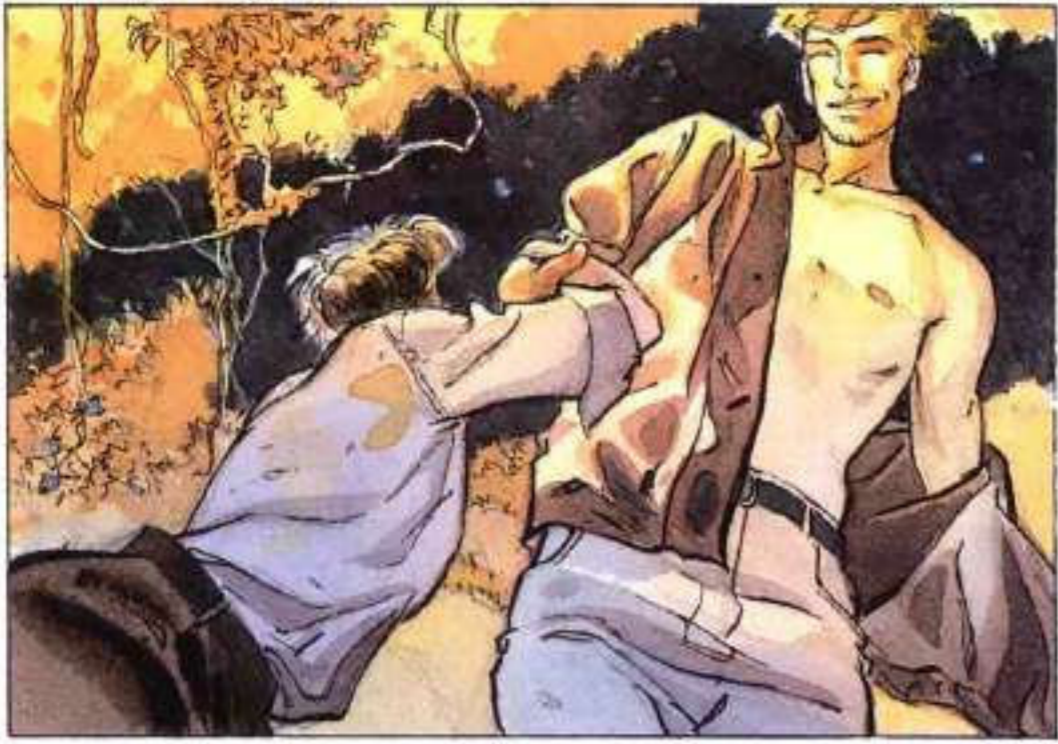


你喜欢我？



傻瓜！







现在呢？
你还是想走？



我必须走。



历史又在
上演！



你什么意思啊？



在英国，我认识一个男孩儿，
他很年轻，和你很像，我爱他。



有一天，看着他的眼睛，
我看到了周围所有人反对
我的目光。这种爱是不被
接受的。



他不能承受
这种无形的
暴力。

也不能接受这种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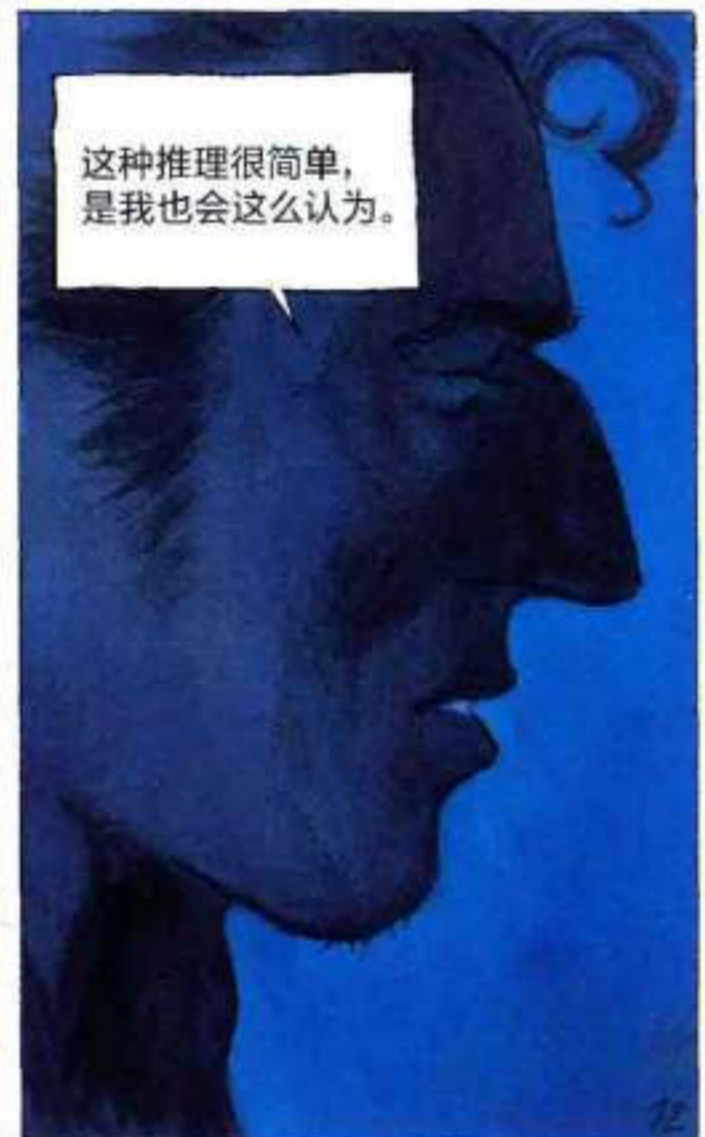


他对准自己
的头开了一
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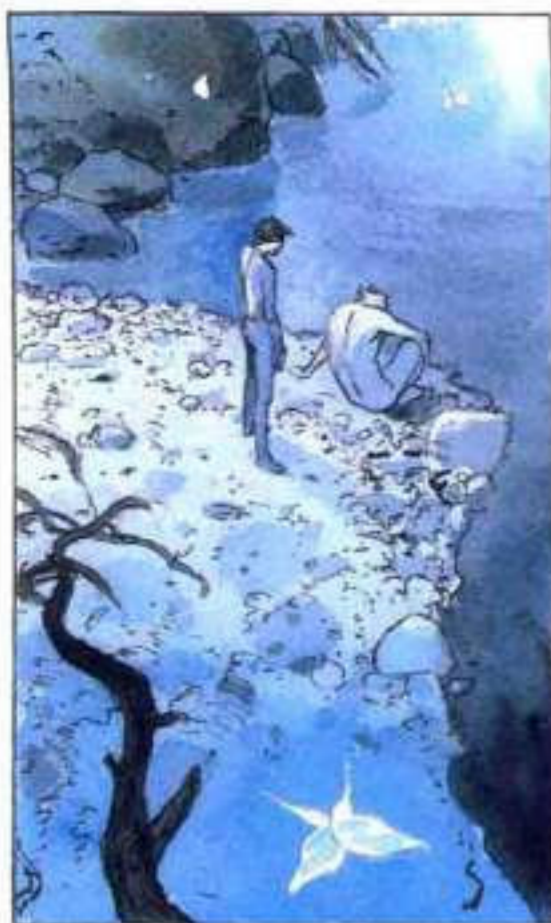


所有人都认为我
是凶手。

他们开始寻找罪犯，
自然而然锁定了我。



这种推理很简单，
是我也会这么认为。



但你的亲人们、朋友们呢？

那些人？



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我连去追悼他的权利都没有。



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来到这里？因为绝望？



因为仇恨！



我恨他们，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边谴责我，一边还宣称对我是宽容的！

那些所谓的好人。



在这里我没有过去，没有故事。

我可以成为另一个人。



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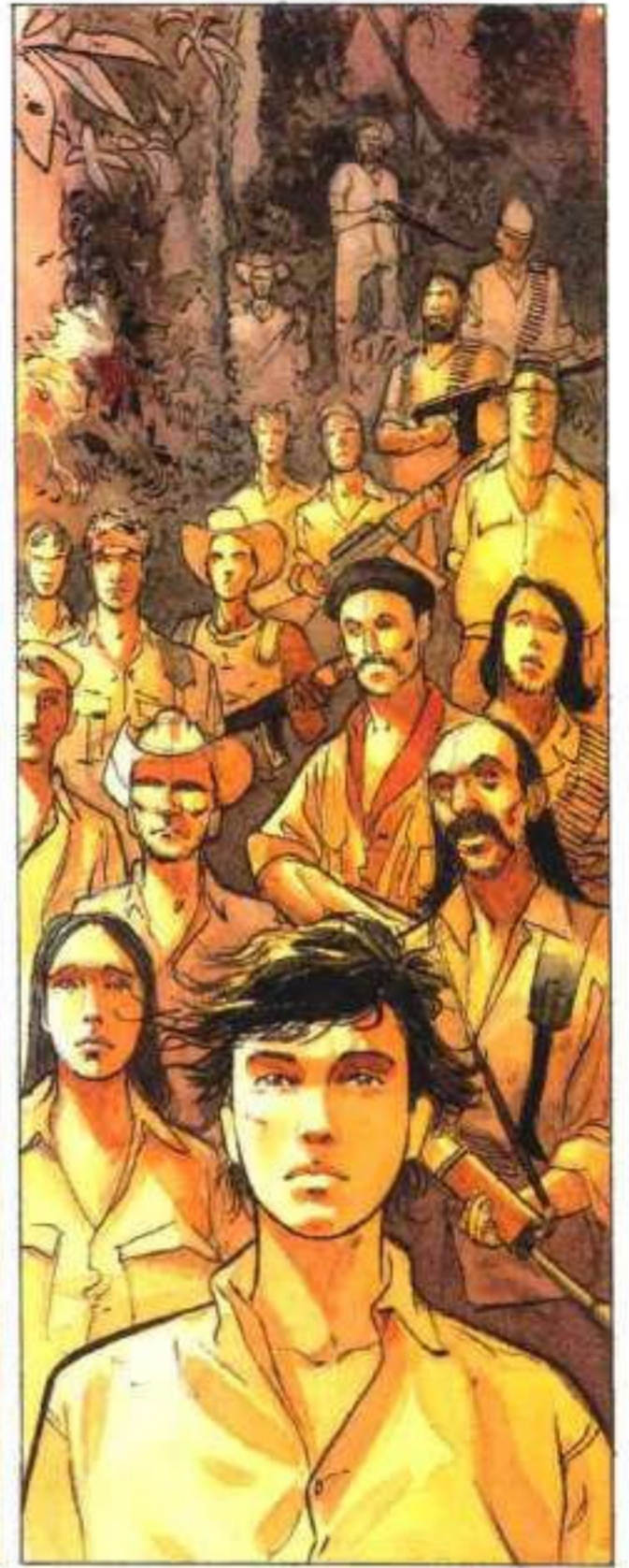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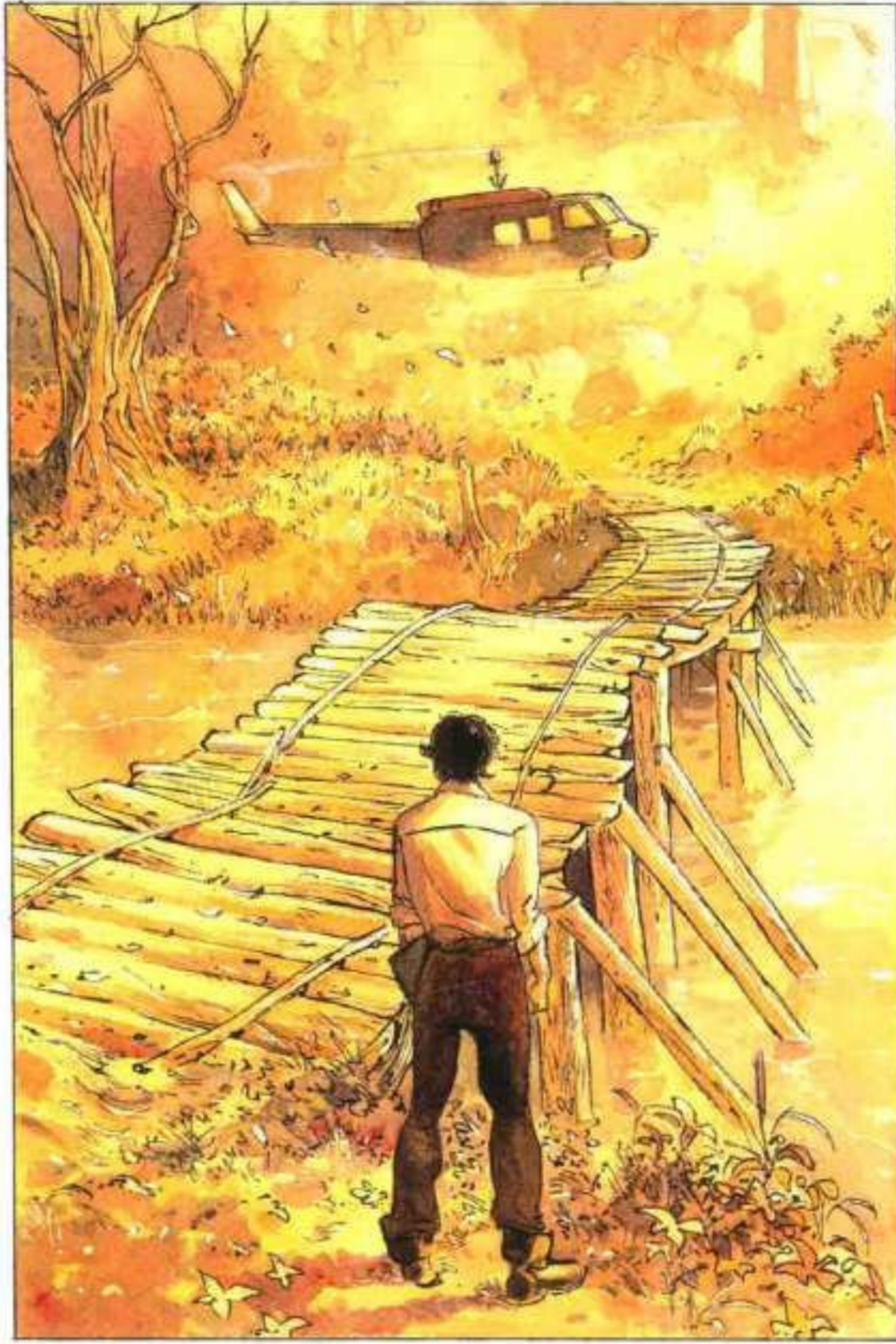
好像没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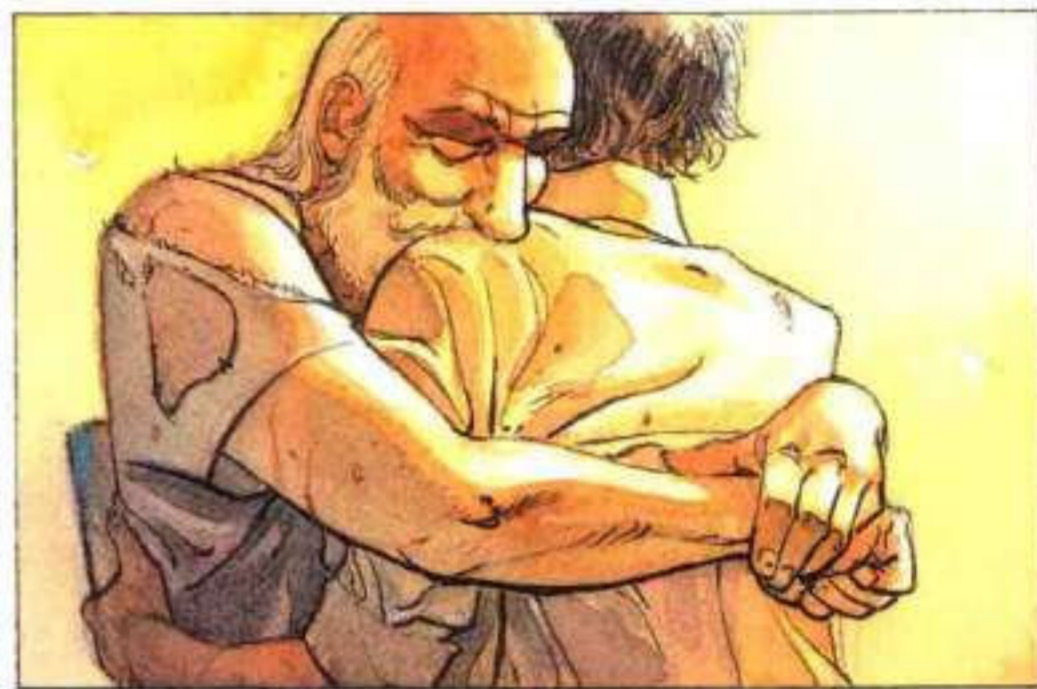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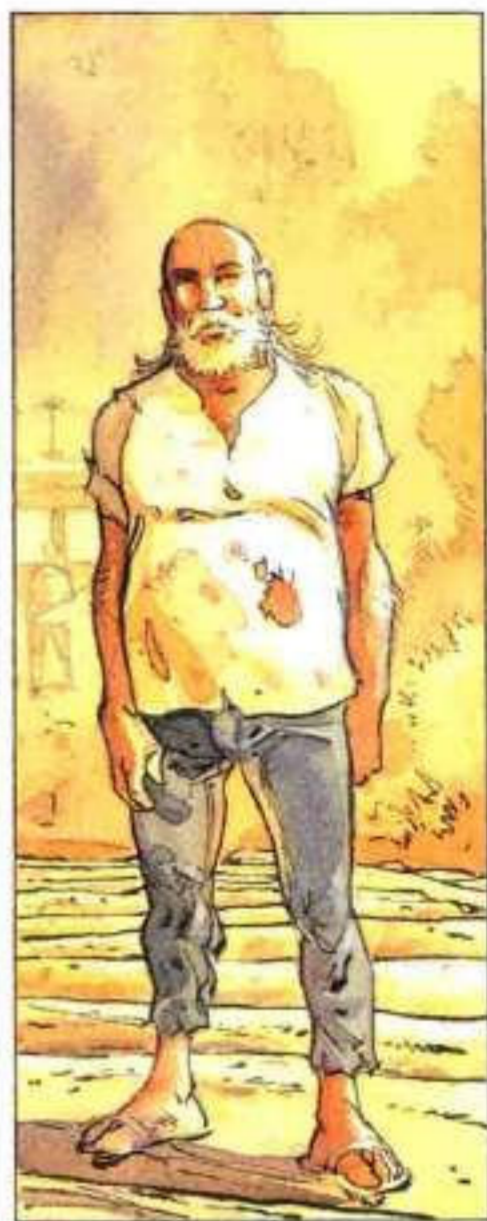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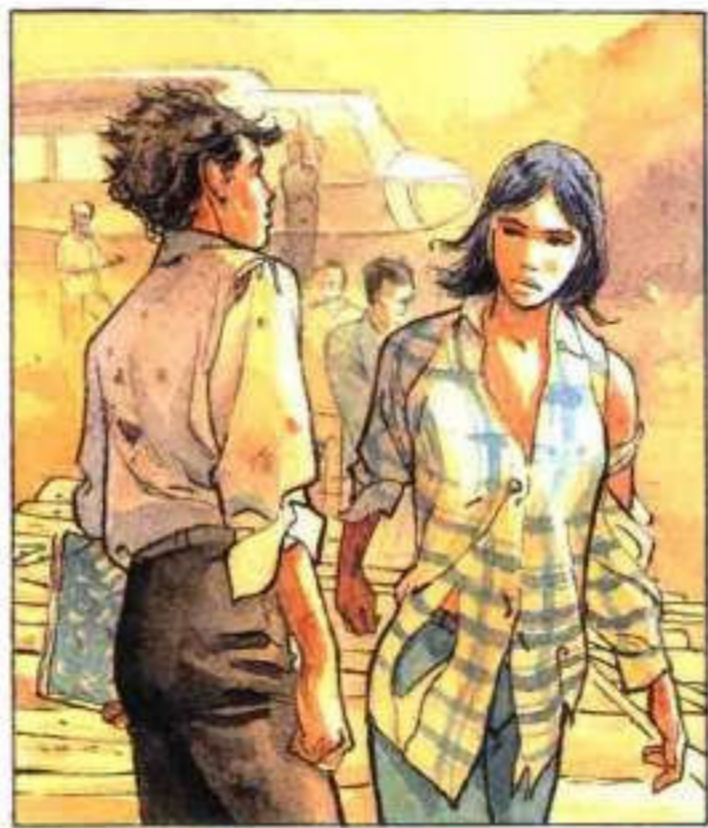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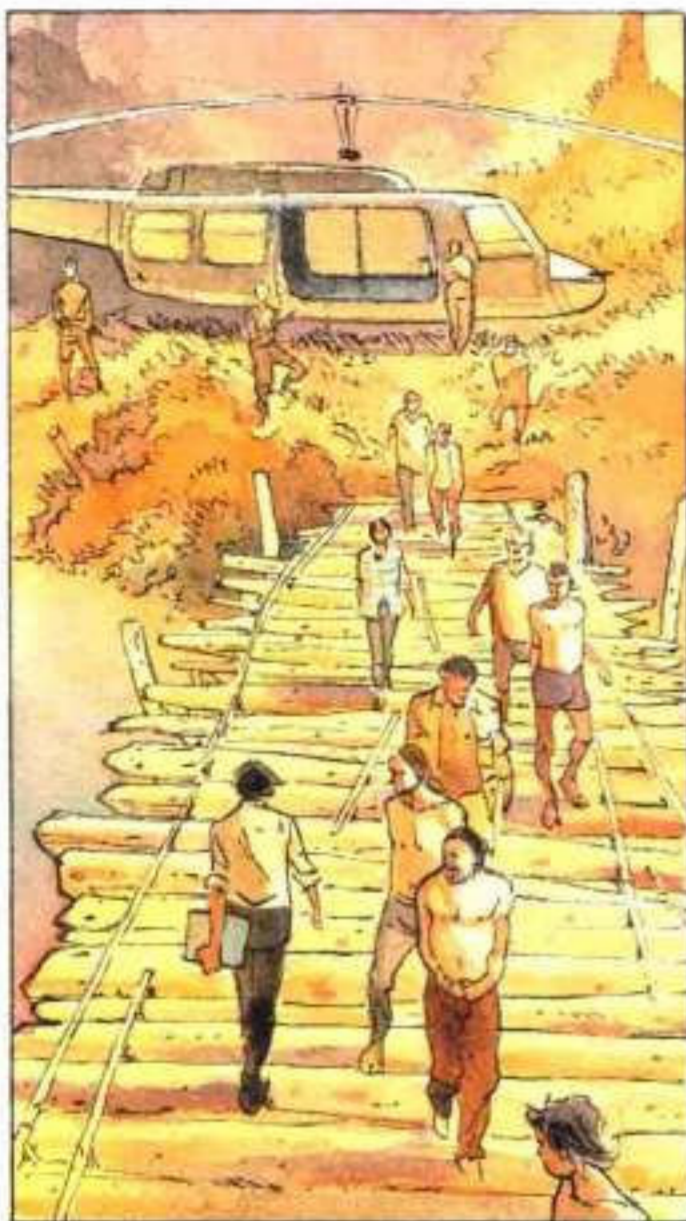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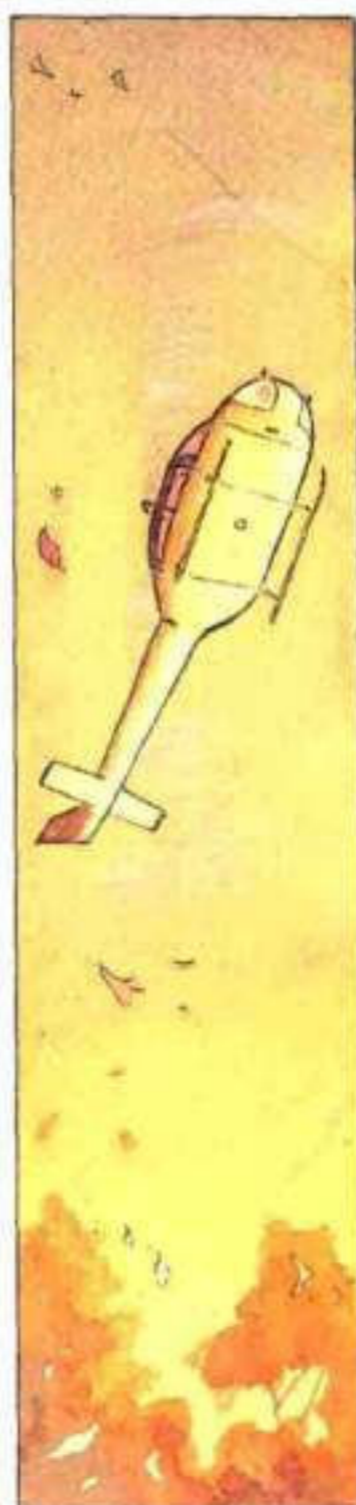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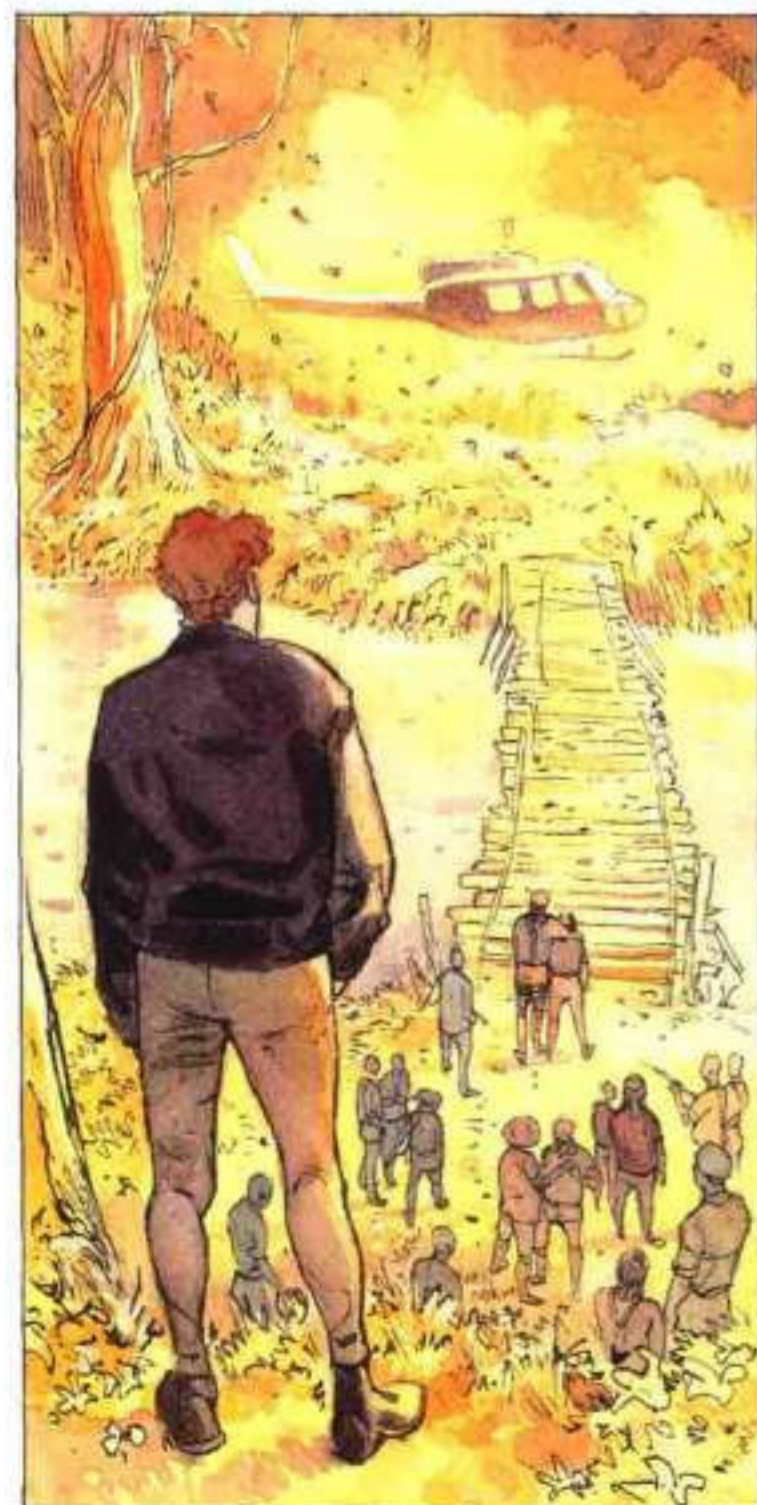
我的男孩儿。



我不想让你走。







尾声

马那瓜, 1979年7月19日。

巨大的人群涌向废墟中的教堂。女人们、孩子们、老人们，所有人都涌向游击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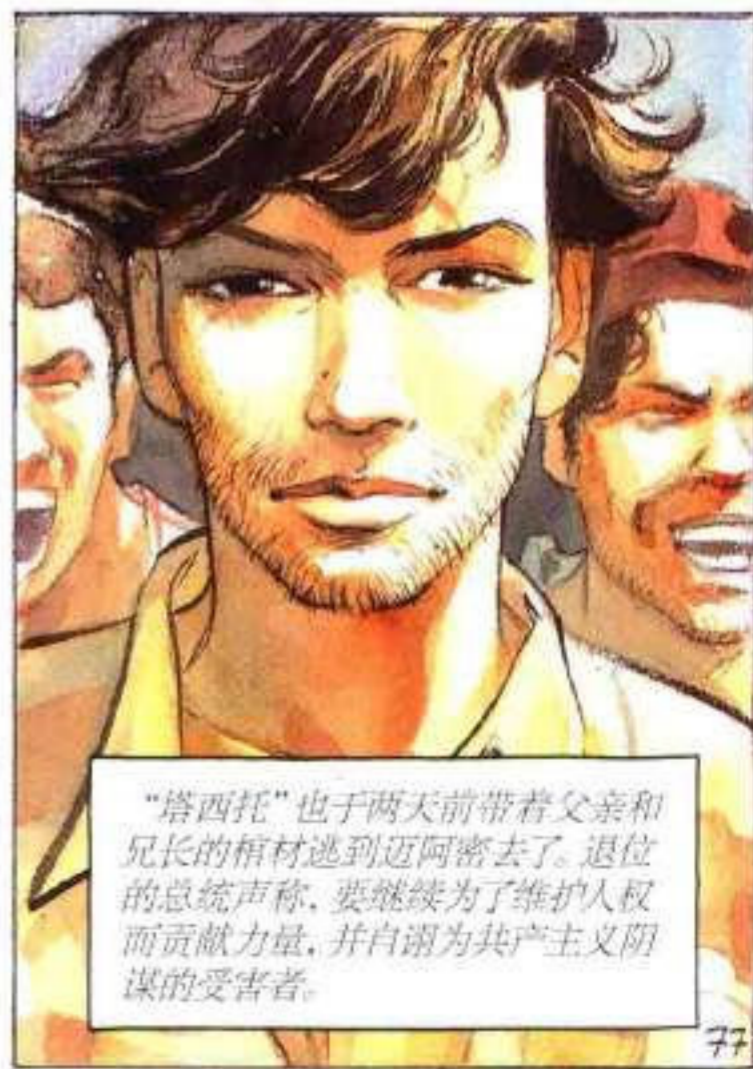
拥抱他们，感谢他们推翻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独裁统治。



国民卫队屠杀比尔·斯图尔特的过程被摄像机拍下来了，引起舆论的极大不满，卡特政府不能再支持一个失信于民的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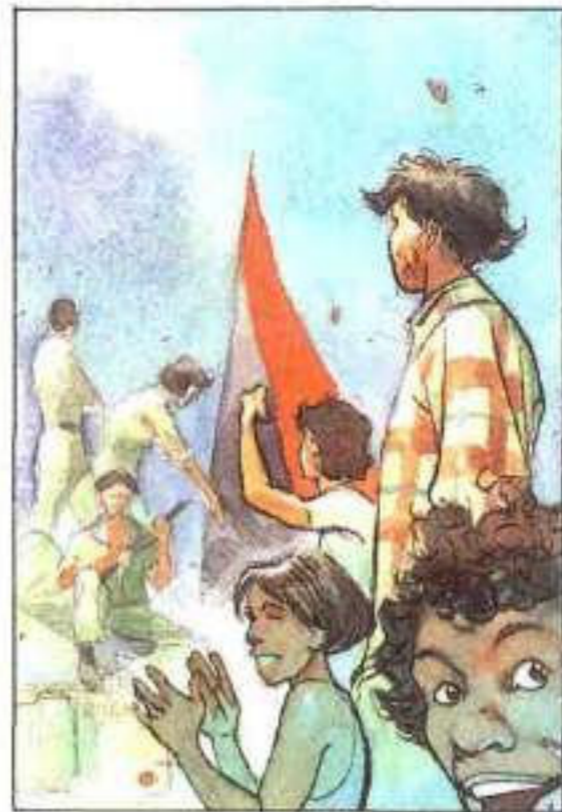
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要求索摩查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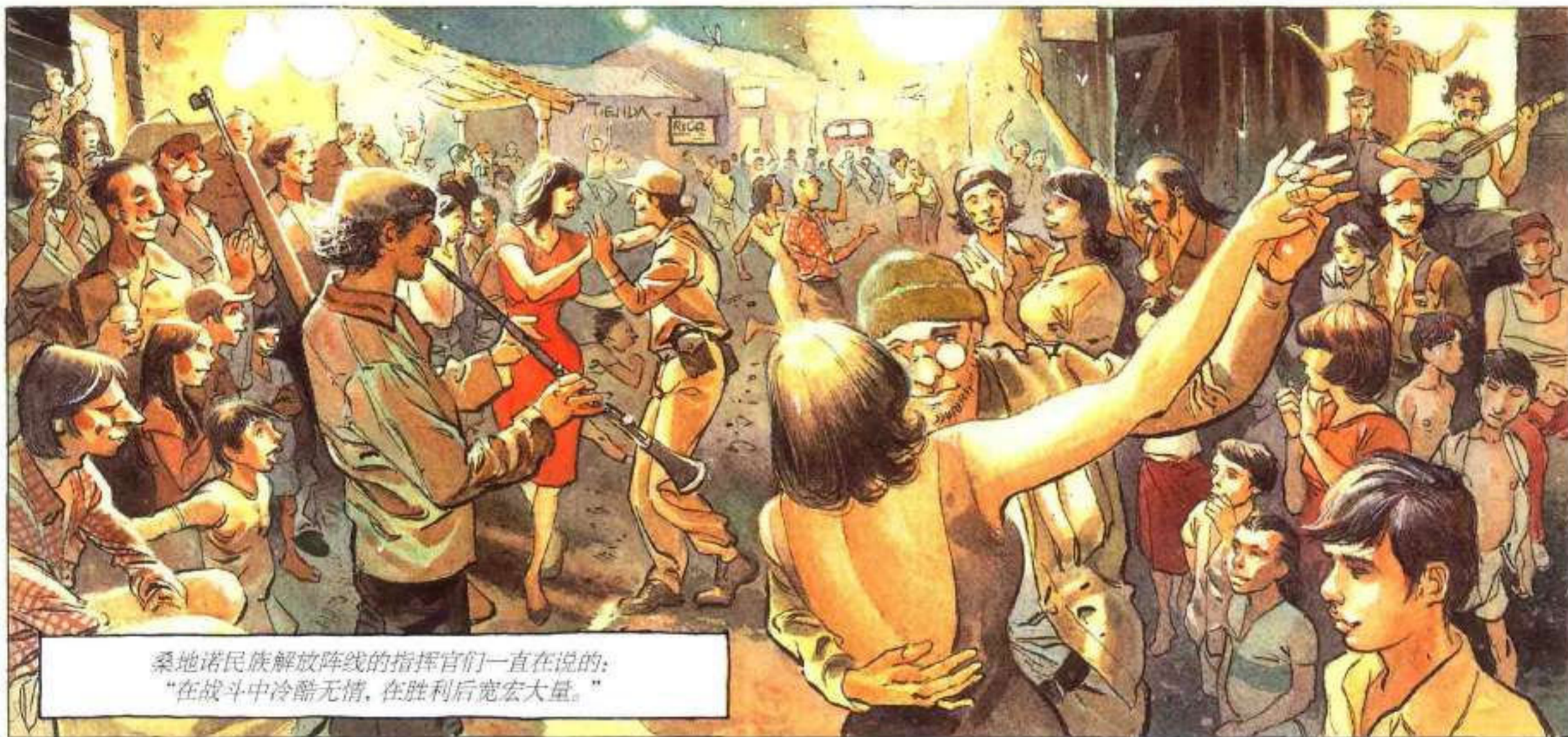
“塔西托”也于两天前带着父亲和兄长的棺材逃到迈阿密去了。退位的总统声称，要继续为了维护人权而贡献力量，并自诩为共产主义阴谋的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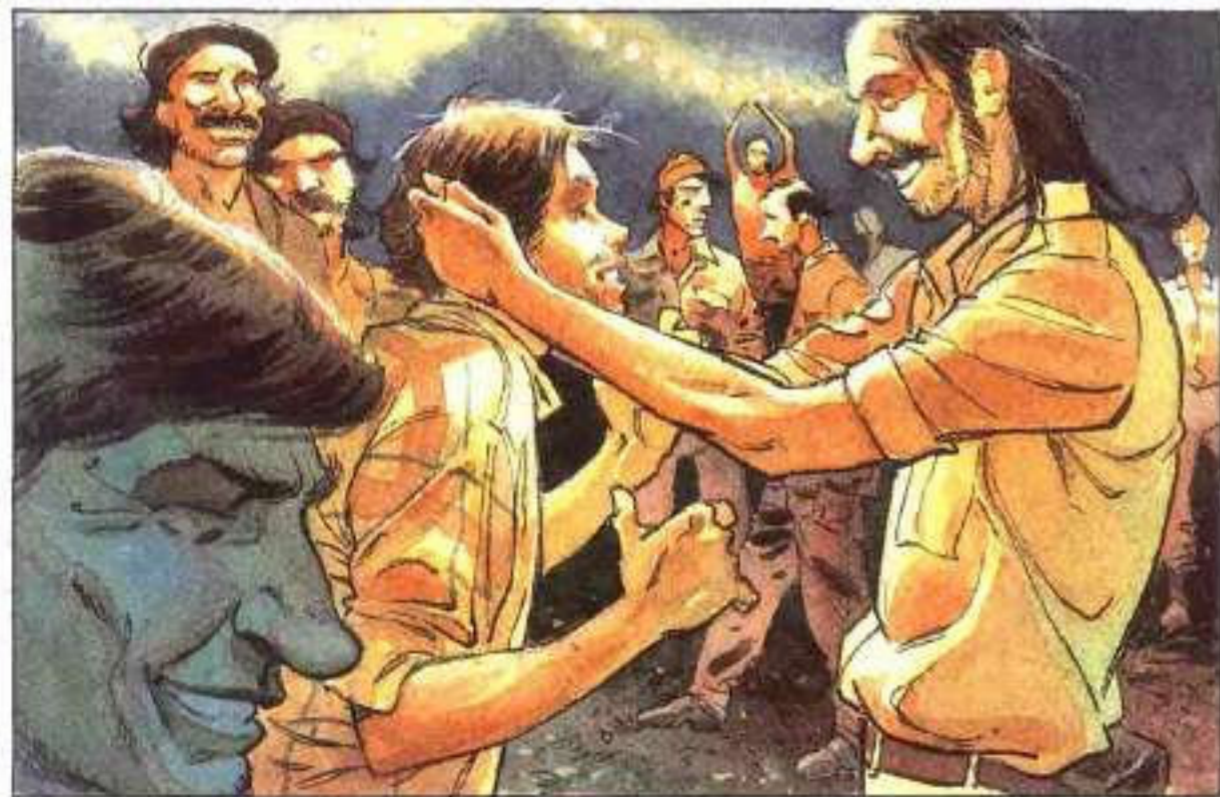
卡特政府给予新政府以援助，
用于国家重建。



根据我们的消息，重组的
新政府由桑地诺民族解
放阵线成员、反对派自由
党成员和以诗人埃内斯
托·卡德纳尔神父为代表
的宗教界人士组成。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指挥官们一直在说的：
“在战斗中冷酷无情，在胜利后宽宏大量。”



推翻索摩查的胜利鼓舞了整个中美洲的
人民，令受专制压迫的他们充满希望。



作为政治信号，联合政府的首要表决议案
之一就是废除死刑。



邻国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府害怕革命蔓延，
请求美国支援，镇压革命运动。



镇压异常残酷。

我们点燃了
整个中美洲?!

福斯托，谢天谢地，
你还活着！你还好吗？



迭戈告诉我，
在教堂广场上
看到你了。



你看吧，索摩查滚蛋了！
革命万岁！



我猜你过得不错吧……
你老爸日子不好过……
是吧？



对，巴尔加斯
永远戒烟了。





听我说，福斯托。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每一天都在想你，这才使我在那边能熬下来。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专程回来找你的。我们……

我们……



你知道在古巴像我们这样的人会被怎样？



关到劳改营！

是反革命分子！



管他呢，我们又不是在古巴！

拜托！

你以为革命能改变一切？



求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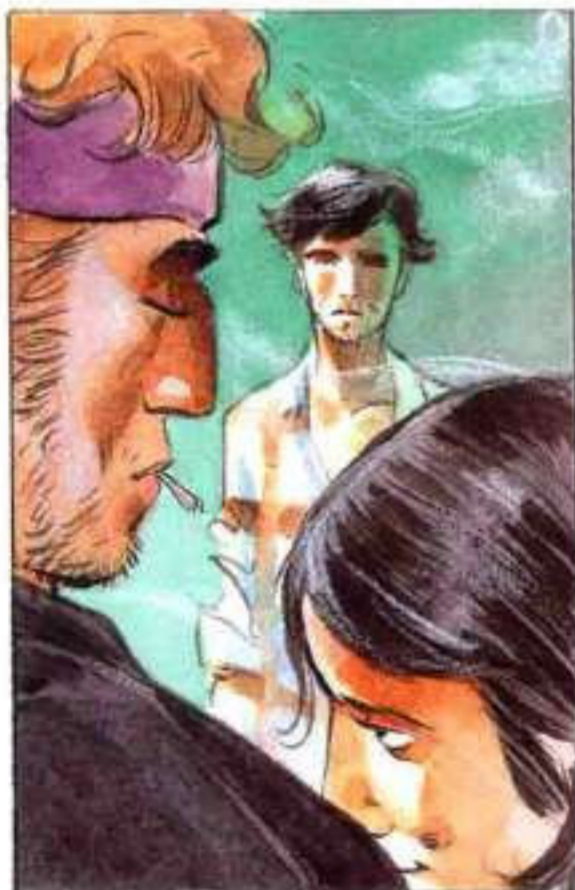


男孩儿，一切都结束了。



不，一切才刚刚开始。

加夫列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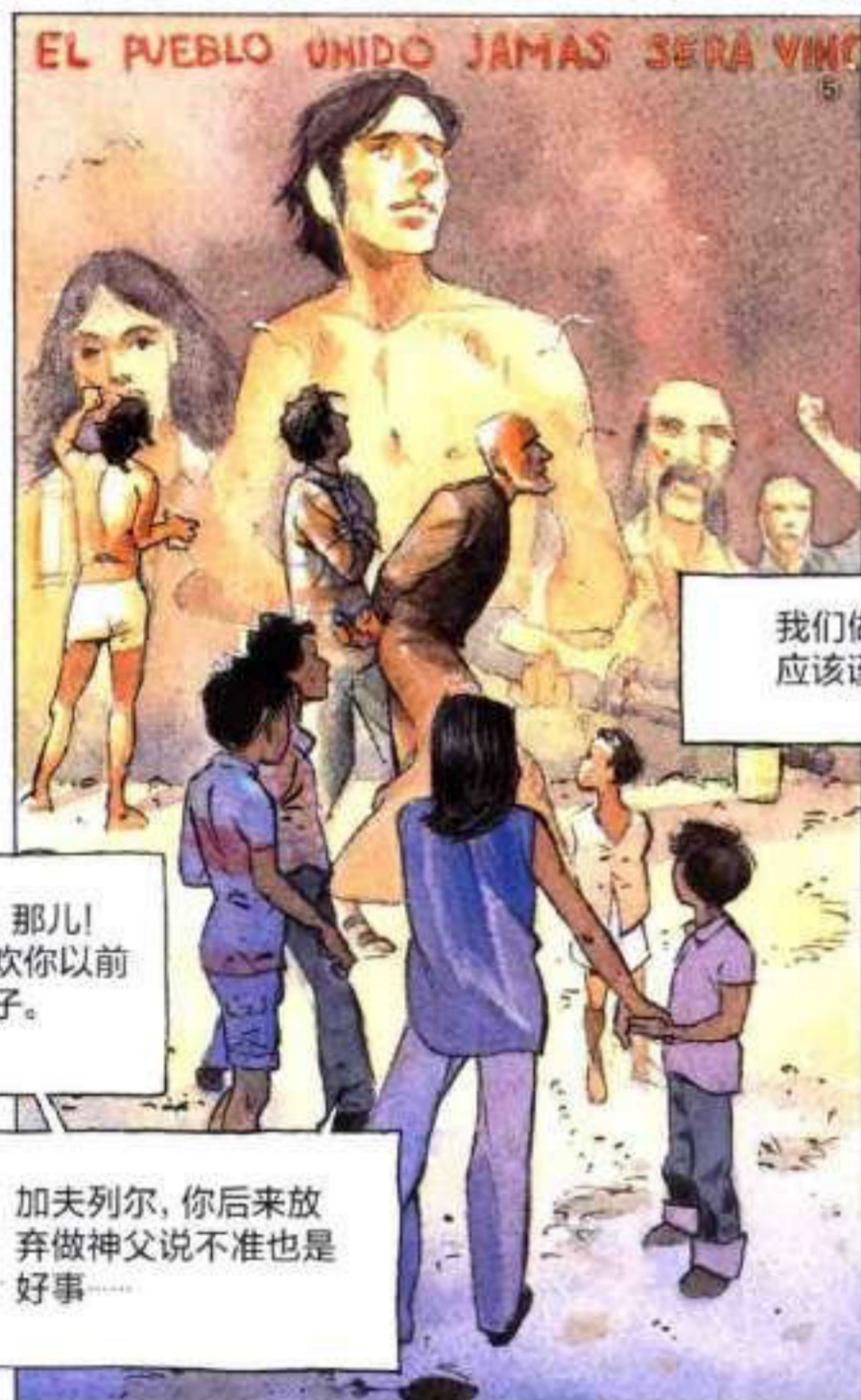




啊！这边！画中的革命精神鼓舞着他们！他们每天都在忙！

鲁文很会激励他们！

这样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为革命做贡献！



EL PUEBLO UNIDO JAMAS SERA VENCI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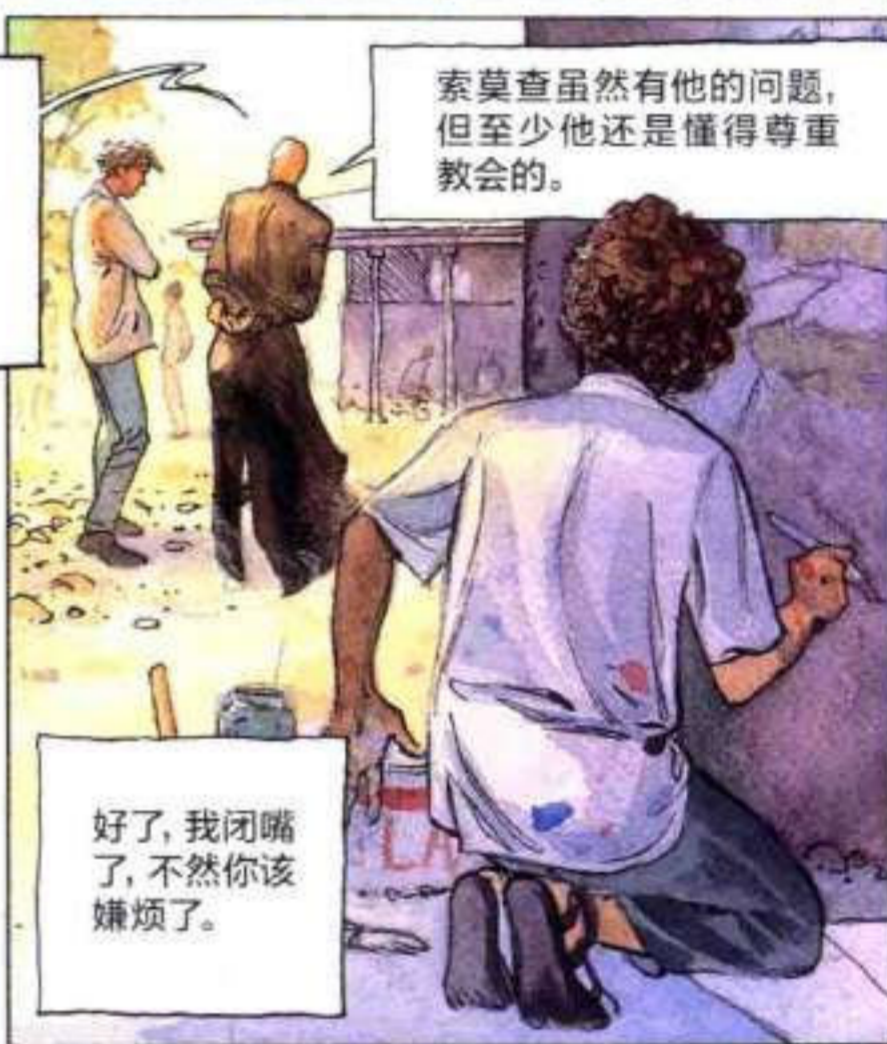
我们做决定应该谨慎。

看那儿！那儿！我更喜欢你以前画的样子。

加夫列尔，你后来放弃做神父说不准也是好事……



不过，虽然有各种思想充斥，但是年轻人还是不应该远离上帝。



索莫查虽然有他的问题，但至少他还是懂得尊重教会的。

好了，我闭嘴了，不然你该嫌烦了。



同志，你好！

我们到了。



你是加夫列尔·德·拉泽那？



呃……我找一下鲁文。

注5：背景里的红色字意为“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

你对我们画的画满意吗？
和你经历的事情一样吗？
在丛林中一定很酷吧？
我好想和你们这些英雄并肩作战啊！



来！

壁画里有一幅画不是来自你的画册。

看！



这个是鲁文自己画的。

虽然二十多年没动笔了，不过这幅画太鼓舞人了！



康塞普西翁，
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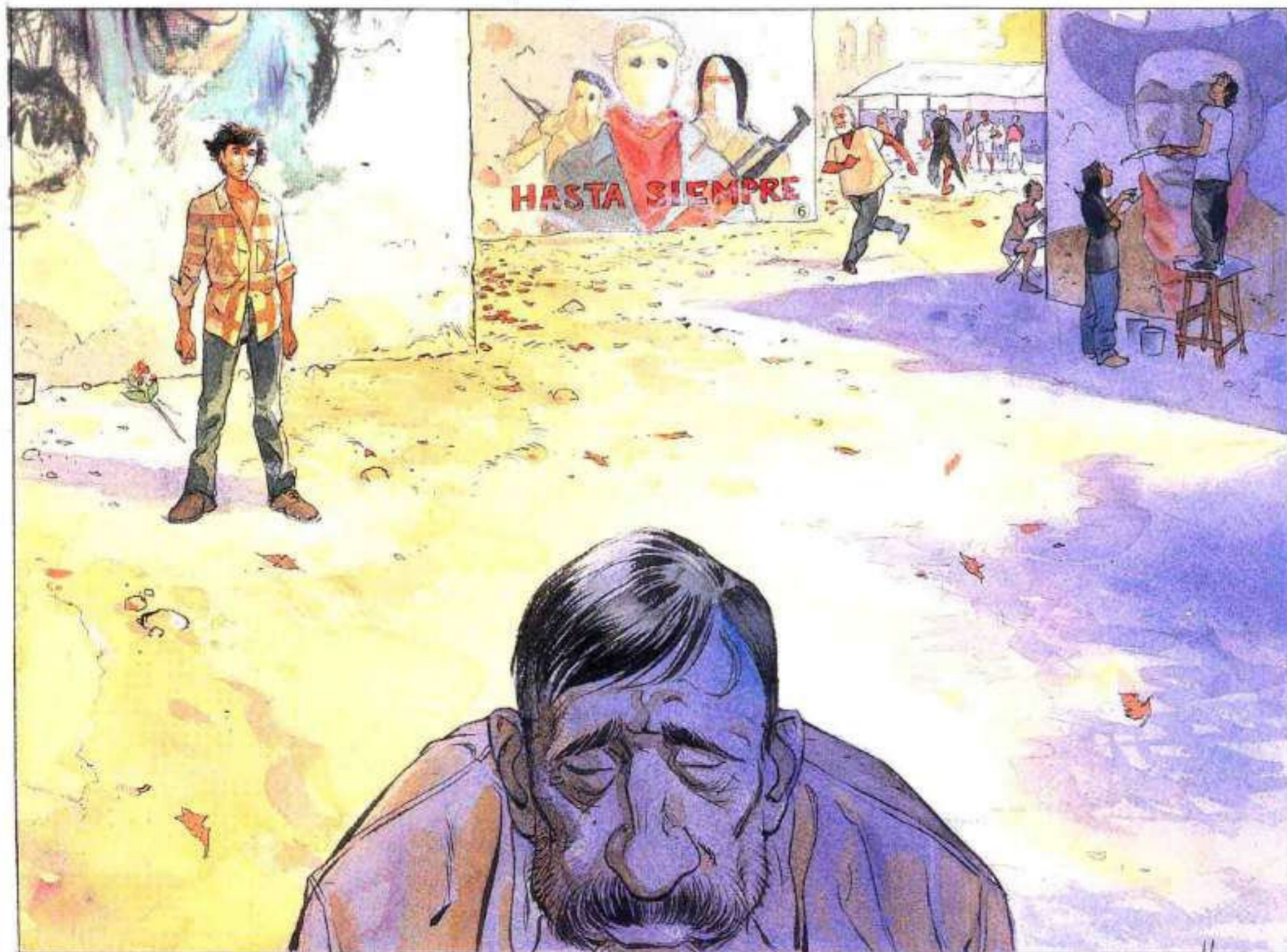
她太漂亮了！
堪比圣母了！



我想听你讲游击队的故事。等你看完之后吧？

我叫卡洛斯，
一会儿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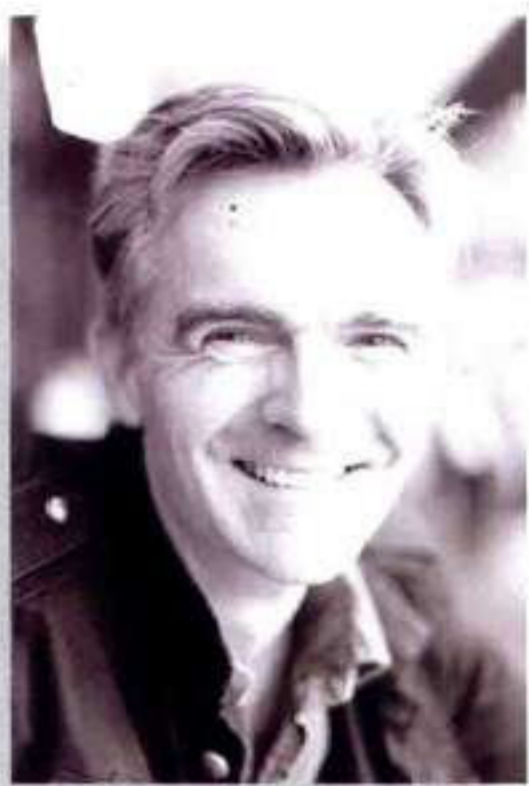


注⑥：墙上的红字意为“永别了”，详注见书中第 183 页。

Emmanuel Lejeune 06



· 作者介绍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是欧洲一流的漫画家。16岁公开发表作品，1994年创作《无恶之地》，2000年获得“安吉兰阿尔法艺术最佳漫画大奖”。2000年开始创作《革命之路》，凭此书获得2004年法国索列斯维尔漫画节最佳画册奖、尚贝利漫画节最佳画册金像奖及2004年舍维尔尼最佳历史连环画头奖。2007年，《革命之路》获得第六届摩纳哥电影和文学论坛颁发的最佳改编漫画剧本奖。2012年，获日本文化厅媒体艺术节漫画部门优秀作品奖。该书已在欧洲数国和日本出版。

艾玛纽埃尔·勒巴热作品列表：

《革命之路》（第一、二卷）《无恶之地》，Dupuis 出版社
《孤岛之旅》《切尔诺贝尔之花》《哦，女孩儿们！》（第一、二卷），Futuropolis 出版社
《蓝视角》《绿太阳》《红激情》《白尼泊尔》《黑欲望》《冰原》系列，Glénat 出版社
《亚历克斯·克莱门特之死》，Vents d' Ouest 出版社
《巴西》《美国》，Casterman 出版社
《安娜的旅行》，Daniel Maghen 出版社
《在这里……远方》，Mosquito 出版社

· 译者介绍

卞文佳，1983年生于辽宁沈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学院法语教师、北航法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职教育部国际司。善于翻译，多次担任法国总理、卫生部长、教育部长等高级别访华代表团口译、笔译工作；精于教学，获北航十佳教师称号，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一本、发表学术论文数篇；乐于云游四方，在法国里昂留学、加拿大蒙特利尔执教，游历亚非欧美二十余国家，寻找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未曾去过中南美洲，甚感遗憾，故译此书，以了心头之愿。



一切皆非暴力， 一切皆为人性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1976年11月到1979年7月的尼加拉瓜，这个时期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时期，1979年7月19日革命取得胜利。

十二年前，在开始酝酿《革命之路》这部长达154页的故事漫画之初，艾玛纽埃尔·勒巴热在脑海里就有清晰的想法：要讲述一个男孩儿的蜕变，一个受自然欲望支配、“离经叛道”、挣脱束缚成长的历程。最初设想的主人公是摄影师，但最终的主人公是个画家，可能和作者更有相似点。不过也可以把艾玛纽埃尔本人看成是作品的摄影师，只是角度不同。

艾玛纽埃尔想呈现出一个形势多变、有多重感情交织的美丽空想乌托邦，那么依托一个当代的革命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尼加拉瓜，一个受索摩查独裁统治数十年的中美洲小国，桑解阵（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名称源自二十世纪初尼加拉瓜民族革命领袖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推翻了专制统治并取得政权，联合部分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宣扬解放神学。

艾玛纽埃尔与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们进行交流，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和尼加拉瓜地理方面的书籍（当然，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弗朗西斯·皮萨尼的著作《男孩儿》），他也观看了描述桑地诺游击队的影片（肯·罗奇导演的《卡拉之歌》和罗杰·斯波蒂伍德导演的《战火下》，两部非常值得推荐的影片），他还背着相机和速写本在桑地诺的故乡四处游历。所有这些构成了《革命之路》的故事和图像，但并不包括精髓，精髓不是来源于文献或影视资料。

精髓来源于艾玛纽埃尔自身。《革命之路》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跻身当代优秀漫画名单之列，是源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层思考，并无私地把这种思考赋予漫画中的人物，所有的人物都是“好”与“坏”的统一体。

从2000年到2006年的六年时间里，作为编辑，我有幸见到艾玛纽埃尔创作这本书的艰辛历程，经历了对故事设计的种种踌躇疑惑，对图画创作的不满意，一度甚至推翻二十多页重新来画，见证了加夫列尔和福斯托的故事、马克·道格拉斯和巴尔加斯的故事、鲁文和圣胡安的故事、里戈和西尔瓦娜的故事、曼努埃拉和赫尔曼的故事、布埃纳文图拉和康塞普西翁的故事以及国民卫队和游击队员的故事……这些故事从产生到后来栩栩如生的整个过程。

严格的要求和杰出的天赋，造就了这本《革命之路》，它就像艾玛纽埃尔孕育的孩子，受尽磨难但满心期盼。

《革命之路》里是充满暴力的世界。被压抑的、非道德的、摧毁着肉体 and 灵魂的暴力，革命却不大可能通向自由的、理想化的暴力，人破茧而出摆脱儿时状态的暴力，情感、欲望、激情澎湃交织的暴力。

但终究，这一切皆非暴力，一切皆为人性。

克劳德·让德罗
（法文版《革命之路》编辑）

2012年9月

“揭开 事物的表象……”

对于加夫列尔来说，画画是他重新认识世界、转变思想的途径。从一个体制内的官二代变成村民眼中的“画画的”，他在自己的艺术中得到重新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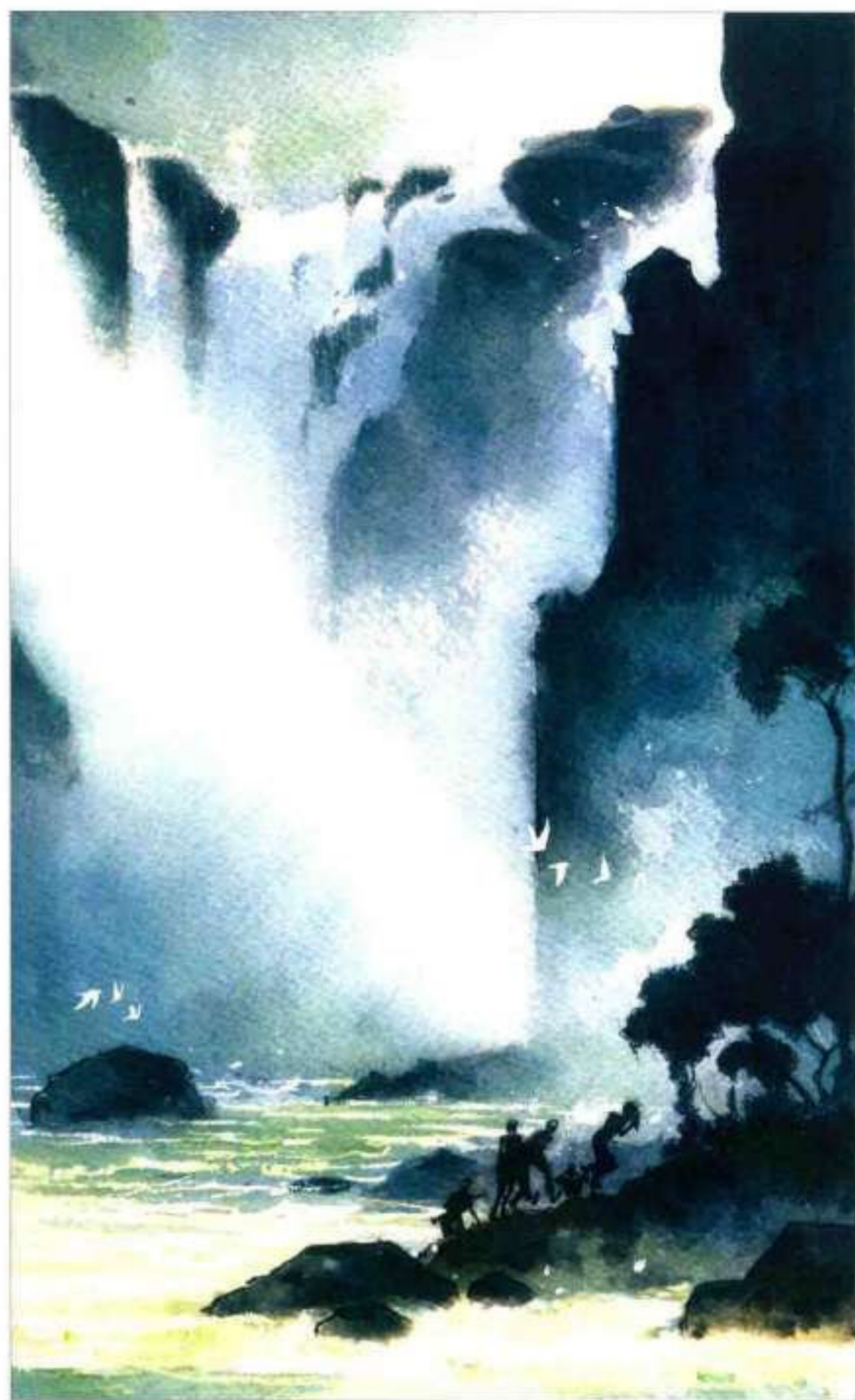
鲁文神父，作为一名老画家，懂得“作画即是思考”。他启发加夫列尔擦亮眼睛，从已知的绘图知识中脱离出来，从每个人固有的、自身的框框中脱离出来。鲁文告诉他画他看到的東西，而不是他已经知道或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揭开事物的表象”，指的正是透过表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共鸣。在内心深处作画。

右：加夫列尔的早期形象设定
下：书中第5页





书中第 111 画页 素描草稿



书中第 83 页重新绘制的场景图



加夫列尔的第一张素描，灵感来源于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的一张照片



《革命之路》
第二卷 人物设计稿



书中第 162 页
素描肖像

“革命者和天主教徒 有共同的目标：众生的幸福……”



上色草图

在《革命之路》中，我不谈信仰。

信仰属于每个人的内心。

但是宗教不同，它是大众群体的反映。政治，总是争论和批评的焦点。

南美洲六十年代兴起的“解放神学”激起了我的兴趣。教会一般都是站在统治阶级一方的，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教会，一个穷人的、愤怒的、被排斥在外的教会，这个教会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人与人的政治关系。这个教会——和帕索里尼一样——把耶稣视为革命的第一人，认为耶稣当时反抗罗马占领巴勒斯坦，质疑宗教寡头统治。这种定位就很明显了。

当加夫列尔赋予他的耶稣画像一双曾与他四目相对的、游击队员的眼睛时，他已经选择了阵营——斗争的阵营。

1983年，若望·保禄二世教皇谴责了这场运动。



法文限量收藏版合集扉页画

书中第107页分镜草稿





巴尔加斯指挥官姿态素描



书中第 50 页速写

勒内·福莱 (René Follet^⑤) 画的康塞普西翁肖像, 在漫画中作为鲁文的画作出现



构思康塞普西翁时的设计稿



书中第 144 页
克里斯坦·罗西
(Christan Rossi^⑥) 创作



注⑤: 比利时漫画家, 详注见书中第 183 页。
注⑥: 法国漫画家, 详注见书中第 183 页。

“独裁相对于民主的优势就在于——

独裁时我们知道要向谁开炮！”

福斯托参加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逃离一个让他无法理解、接受不了的英国，在那里，人性受到攻击却无法辩解、自卫或自我肯定。经历了刑事案件、荒唐的对待和表面的宽容，他找不到可以宣泄愤怒的对象。他来到异国他乡，拿起武器战斗，因为这里敌人是很容易确定的。他在这里找到一个仇恨的宣泄口，同时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为他体内早已存在的暴力披上了道德合法化的外衣。

第2卷第23画页
福斯托速写





书中第 111 页速写草稿



为 Canal BD 所画的封面铅笔素描稿



为 Canal BD（法语区著名的连锁漫画书店）的《革命之路》独家封套所画的封面

“欺骗自己，迟早是要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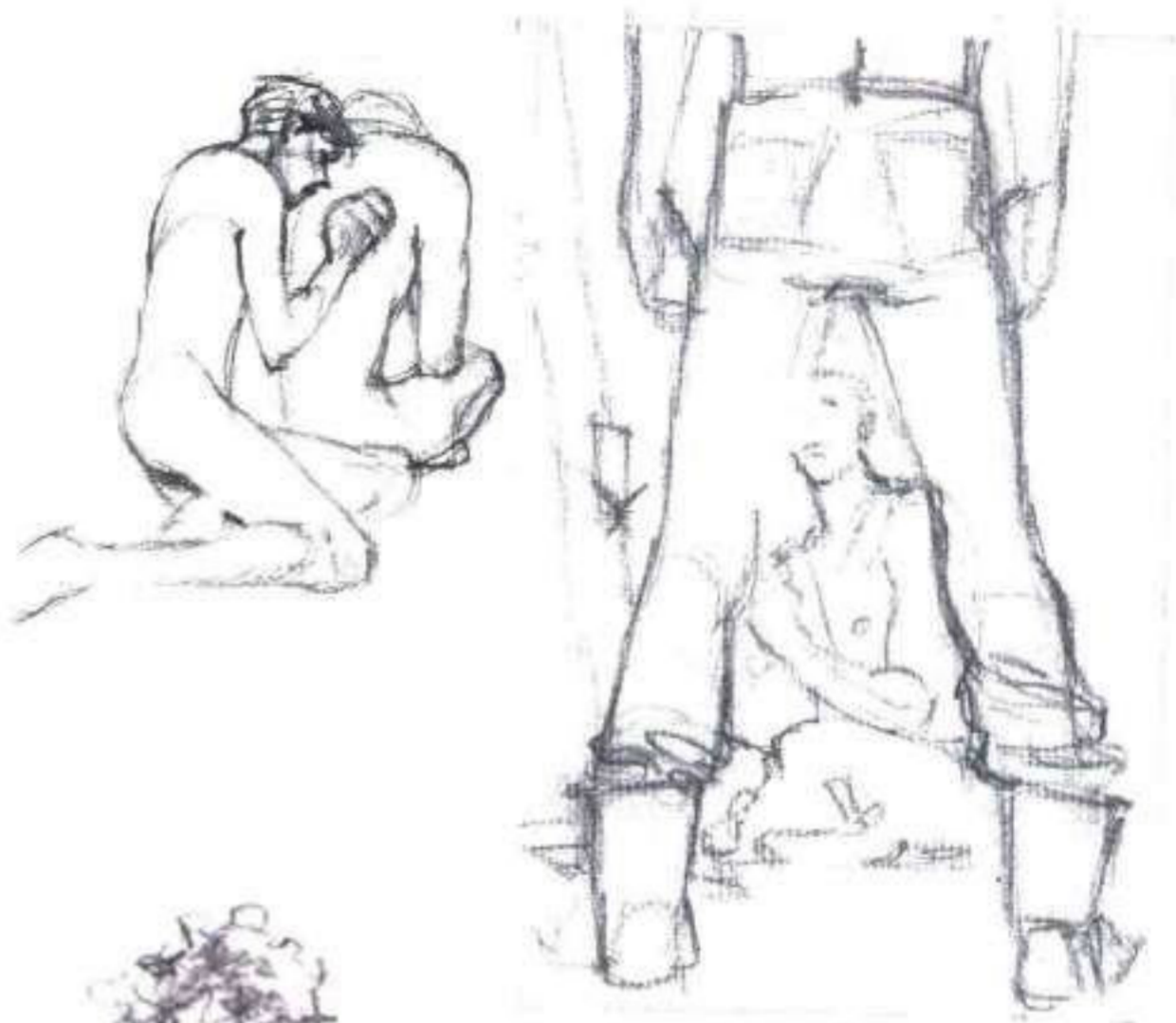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的同性恋取向是他的阴影，但这使我有机会描述一个复杂的人。

他出生于精英阶层，因此他的性取向是不被接纳的。

如何在一个崇尚男子汉气概的社会、一个谴责他这种大逆不道行径的教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呢？加夫列尔背负罪恶感，不敢承认，害怕失去亲人们的爱，害怕被指责和批判。

鲁文“揭开事物的表象”的建议使加夫列尔停止自欺欺人，从他的绘画中开始，逐渐承认自己的性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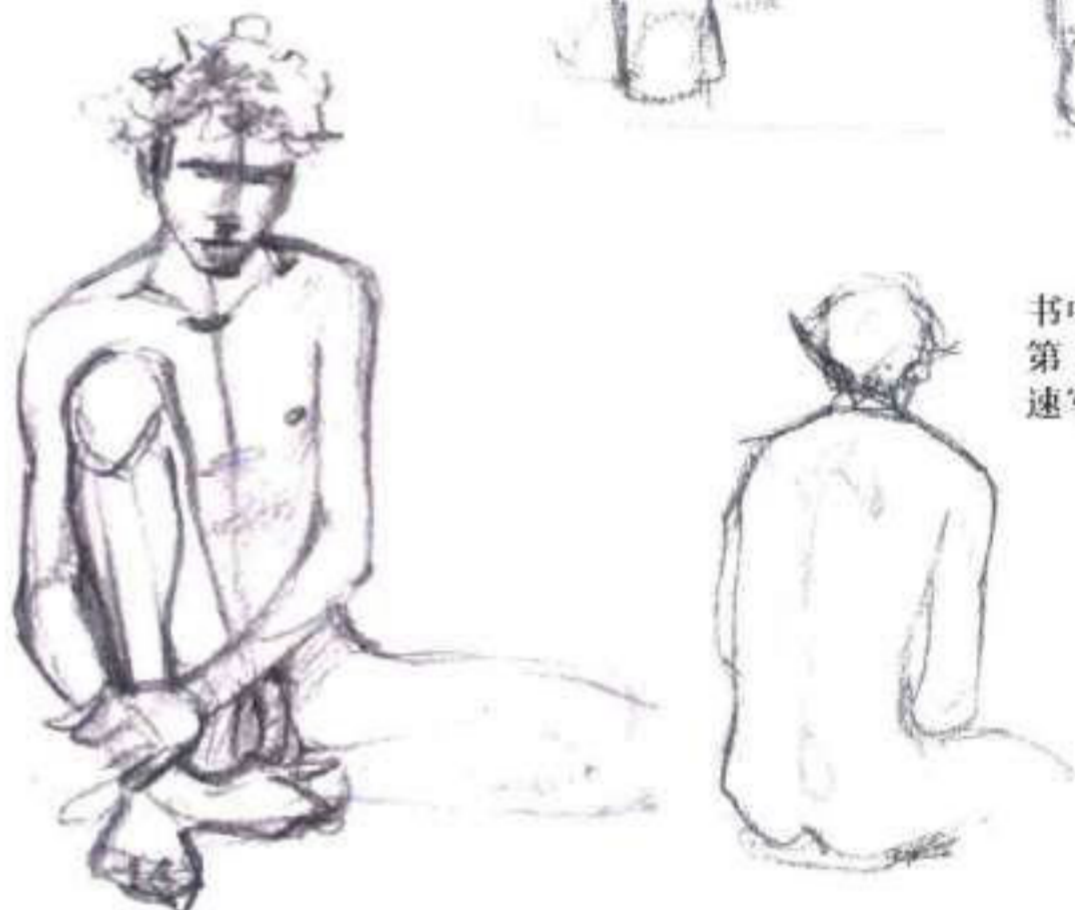
加夫列尔在他的艺术中渐行渐远，但他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也不能够平静地经历这一切，于是，在这些复杂的变化中，故事发生了。



书中第 149 页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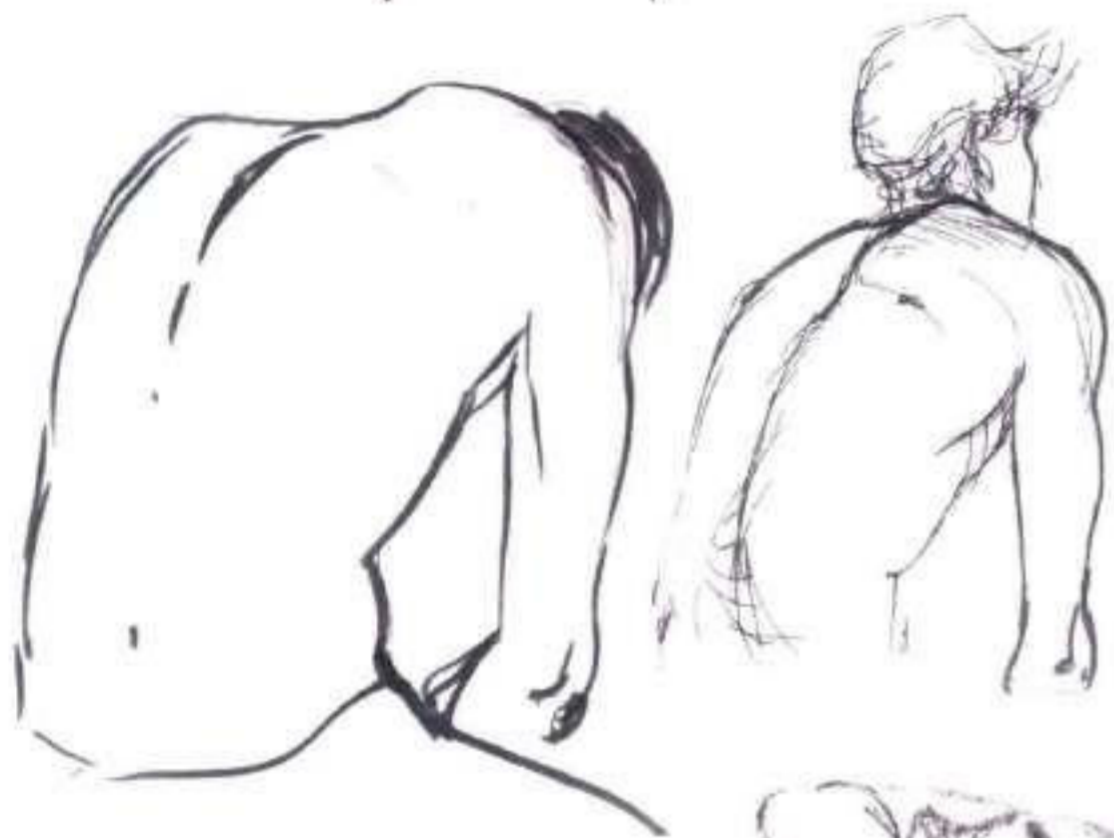
书中第 94 页铅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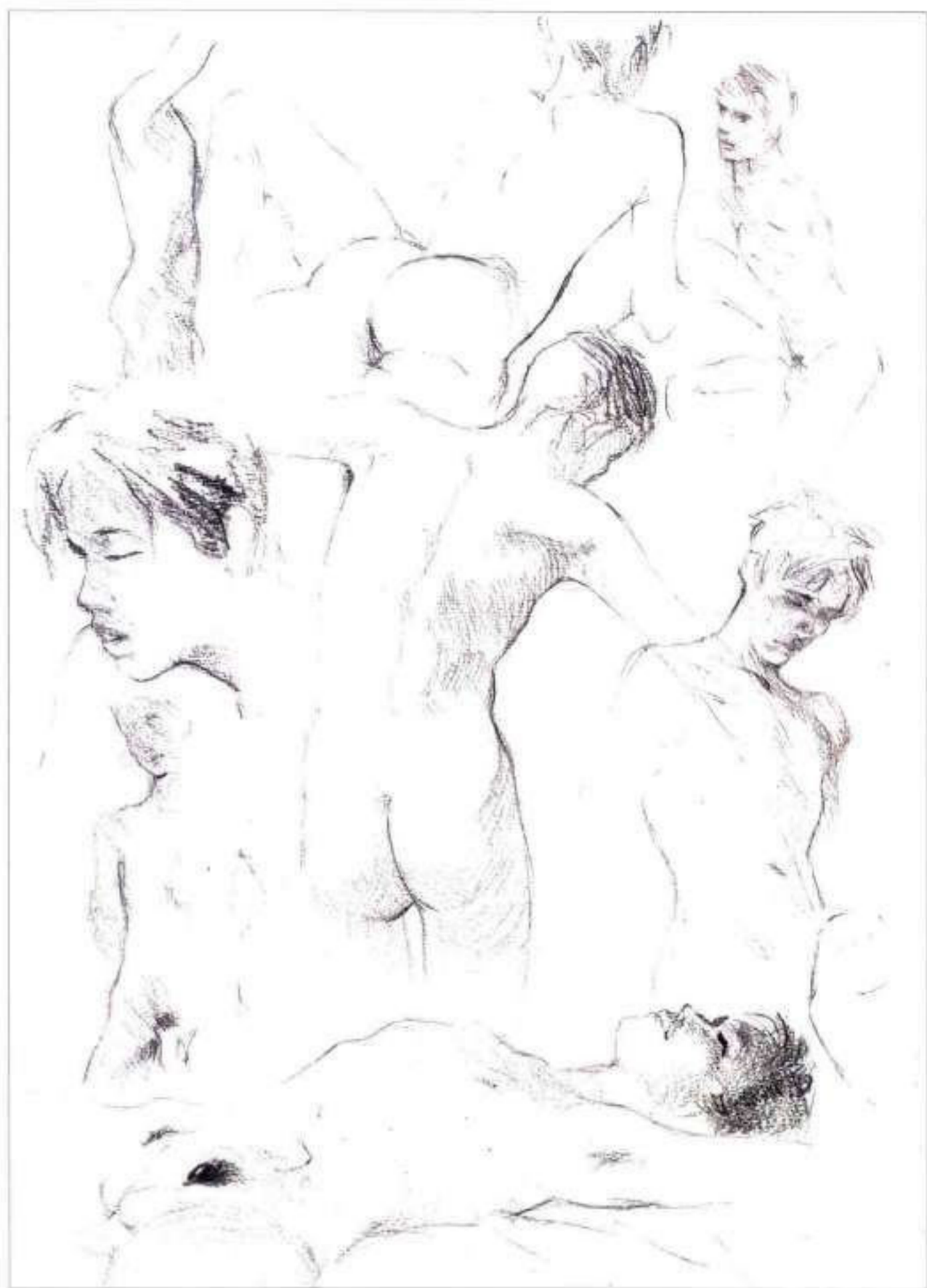
书中
第 104 页
速写

书中第 113 页设计稿





书中第 148 和 149 页铅笔画



书中加夫列尔所画的迭戈的素描图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马克·道格拉斯是个恬不知耻的人——一部分人称其为现实主义者。他的言论很简单，无数次重复着：“为什么一定要改变一个从来就不是圆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向如此，我们获取所有能获取的东西，努力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想做别的事情，就是乌托邦……我们都知道乌托邦通向哪里。”

但是，当人们受苦的时候，就应该顺从屈服吗？我认为人类靠希望而活，当下的或是假想的。希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对我而言，革命是人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没有找到屈服于现状的解决方式的一种表达，是对自由的肯定。

这是一场永远都会失败的战争，但又是永远都会再次发生的战争。

活着，就是斗争！



没采用的封面



书中第 112 页
福斯托铅笔画



书中第 105 页铅笔画

革命中的神父们

西尔万·加切¹

和以往的历史不同，尼加拉瓜革命不是反对天主教會的，而是与教會携手，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归功于教會。许多教會成员，例如《革命之路》中的鲁文，在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纪念”，艾玛纽埃尔为鲁文赋予了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的形象，他于1965年在马那瓜受任神父一职，之后成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加斯帕尔·加西亚·拉维亚纳神父如是说：“索摩查主义是罪恶的，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是从罪恶中解放出来。手里拿着枪，心中充满了信仰和对尼加拉瓜人民无限的爱，我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在我们祖国有公正的统治，就是救世主所说的星光下的伯利恒。”²

神父们的这种“入世”思想在民众中传播，使得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被更多人所认同，尼加拉瓜教會也因此逐渐站到了反对索摩查独裁的阵营中。



没采用的封面

面对索摩查独裁统治， 尼加拉瓜教會的逐步转变

在索摩查黑暗独裁统治下，尼加拉瓜天主教會和桑地诺联手是缓慢且谨慎进行的。保禄六世和他的主教社会论，使得越来越多的宗教人士开始批评政府。教會在解放运动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不仅要推翻索摩查的统治，同时还要实现社会结构根本变革。

这种斗争的理念主要始于1972年、马那瓜地震以后。索摩查政府挪用国际上的援助大发灾难财，这种卑劣的行径激怒了教會和民众。1973年4月，首都教区的一群年轻人组织了革命性基督运动；耶稣会成员、埃内斯托的兄弟，费尔南多·卡德纳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大主教们也开始揭露政治架构和大众苦难间的关系。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

在一次灾难追悼会上，索摩查听了主教们的演讲，看到了大众极度不满的情绪，他十分震惊。他的粗暴反击不但没有改变现状，反而继续加深了教会和政府间的鸿沟。

这时，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意识到基督教信仰可以和社会运动相结合。

由于缺少神父，主教们组成“布道团”，到农村进行福音传道。这样，就

使主教们更加理解农民的苦难，

逐渐加入到革命进程中。索摩查政权在城市和农村粗暴的、肆无忌惮的行径，更加坚定了教会对于阵营的选择。1977年1月8日，教会面向公众第一次表明态度，七个主教联合表明：“这些卑劣的行径已经把国家的法律和最基本的社会准则置之度外。”³但是，这个警告淹没在索摩查政权对游击队的围剿中。

教会中另一部分更激进人士，部分索兰缇那摩社团成员（该社团由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于1966年成立）1977年十月参加了进攻圣卡洛斯兵营的战斗。作为报复，国民卫队对这个已经遍布全国的社团进行封杀，社团成员不得不转为地下活动。

1978年1月备受尊重的、温和派领导人佩德罗·若阿金·查莫罗被暗杀，再次将教会推向革命。1978年9月发生起义暴动时，教会接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大部分主教、所有的神父都是反对政府的。（……）神父与游击队建立联系，向他们提供补给、信息和药品。”⁴在全面起义发生不久，大主教们发出新的信息，承认尼加拉瓜人民武装斗争的合法性：“我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起义是极端的手段，但是在严重侵犯人权和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暴政下，我们无法否定起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⁵

解放神学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教会关心的是拯救灵魂，而不是拯救生命。教会是保守和传统的，支持巴蒂斯塔高压统治，并没有考虑民众是否生活幸福。

1958年10月28日，按照教皇选举程序，年近七十七岁的若望二十三世接替庇护十二世当选了新一届教皇。令人吃惊的是，新当选的教皇提出天主教会现代化改革，宣布筹备召开大公会议。这是自特伦多大公会议以后，三百多年来第一次召集大公会议。1962年10月11日，若望二十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目的是使教会与时俱进，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

在时代的思潮中融入宗教的思考。1963年4月11日，罗马教皇给各地主教发出名为《和平于世》的通谕，明确指出教会关心社会问题以及和平问题。若望二十三世于1963年6月3日与世长辞，这届大公会议在继任教皇保禄六世的主持下结束。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影响深远。教会为《福音书》赋予了新的诠释：为把民众从贫穷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不懈努力，并认为这种解放只有社会制度发生彻底改变才能实现，需要捍卫弱者和受压迫者的权益。在1967年教皇发出的《人类发展》通谕中，鼓励天主教会就人类发展问题、解放和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等问题进行思考。1968年在麦德林召开南美大主教会议，达成共识也与此相仿。

但是一股进步的思潮认为梵二公只是起点，应该有所超越。1968年3月在罗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愤怒的教会”思潮产生，以G·雅尔洛神父为代表，这个耶稣会成员认为“鉴于存在广大的文盲群体，鉴于广大民众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度来参与民主的游戏，只有一种方式能摆脱不公正，就是用公正的暴力抵制不公正的暴力。”⁶

无独有偶，1968年七月在钦博特，在一次名为“解放神学”的会议上，秘鲁神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抨击穷国依附富国的现实，他提出应该断绝和那些使民众遭受苦难的政府的关系，他强调有信仰就是要与饥饿、屈辱、折磨、恐惧、压迫做斗争。他还在1971年出版了这一思想的相关书籍。⁷



若望二十三世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起义成功后担任尼加拉瓜政府文化部长，信奉这个理念：“我们也曾考虑过非暴力途径，但是尼加拉瓜的国情，就是对武装斗争的需求与日俱增。甘地曾经说过，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在某些时刻是不成立的，比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就不可能实现非暴力不合作。在尼加拉瓜，同样道理。”⁸

尼加拉瓜的新纪元

1979年7月19日革命胜利那天，在露天广场举行规模盛大的弥撒，参加人数众多，新政府在马那瓜大主教前宣誓。尼加拉瓜宗教议会欣然认为这一举动开启了尼加拉瓜历史的新纪元。1980年，费尔南多·卡德纳尔出任“扫除文盲国家十字军运动”总负责人，之后1984年到1990年担任政府教育部部长，他说：“如果马克思看到尼加拉瓜教会所做的事情，就不会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了，相反，宗教唤醒了人民。”⁹

在桑解阵胜利的第二天，所有的教会都支持当地政府来实现他们在革命中的美好憧憬。在梵二公之后，桑解阵的理念和天主教会思想珠联璧合，但在此刻，宗教界则更为清醒：胜利以后，应该继续保持革命中的理想，那种自由和博爱的理想，要尊重历史。



若望·保禄二世

John Paul II

“我们经历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奥古斯托·桑地诺曾经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指出的，一个具有社会公正、正确国家价值观和团结性的社会。”¹⁰



罗马教廷的反应

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盛行，引起梵蒂冈卫道士们的担忧。

因为和穷人们站在一起，即便不公开从事政治，很多拉丁美洲的神父都成为当地政权的威胁。从1975年到1985年，60名神父被杀害：危地马拉3年间14名神父被杀害，从1977年到1978年，阿根廷19名，智利5名，萨尔瓦多5名……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前往梵蒂冈，呈上关于教会和人民遭受残酷镇压的情况说明文件。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从1978年10月16日担任教皇——拒绝阅读这份文件并拒绝谈论此事。大主教沮丧地离开梵蒂冈。1980年3月，在一次弥撒中，他被暗杀。

在尼加拉瓜，马那瓜的大主教奥万多·布拉沃和桑解阵派开始有了隔阂，尤其是在七名尼加拉瓜主教访问罗马以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对他们说：“教会深深尊重社会制度，对每个公民都充满信心。而且，教会认为无神论主义不可能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¹¹

然而尼加拉瓜在教会历史上还是书写了独一无二的篇章：十个进步教士（其中六个为耶稣会成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¹²梵蒂冈震怒。这一做法完全超出若望·保禄二世的容忍度。面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暗杀，罗马教皇选择沉默；但是面对桑地诺革命和他的神父部长们，教皇反应强烈。在和尼加拉瓜主教会达成协议后，在政府任职的神父都受到了惩罚。但是尼加拉瓜的神父部长们无视梵蒂冈警告，并没有打算辞掉他们的公职。费尔南多·卡德纳尔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离开革命，对于教会来说是极大的损失，因为教会选择离开就意味着在那里，不再有上帝。”¹³所有反抗索摩查专制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在索摩查下台前，他们选择的是一个被屠杀的阵营。

在拉丁美洲的统治阶级和解放神学中间，若望·保禄二世果断选择了前者。教皇指派枢机主教约瑟夫·拉辛格¹⁴封杀这种

出现在南美进步神职人群中、过分地向马克思主义妥协的理论。为了彻底消除这种“破坏性的理论”，各种宗教理论思潮也受到严格控制；许多宗教理论家，如巴西的莱昂纳多·博夫于1985年受到梵蒂冈处罚，命令他服从并保持沉默；“古斯塔沃·古铁雷斯不得不修改他的著作，加利利也一样”¹⁵；很多其他人也不得不保持沉默，有的是永久性沉默。¹⁶



丹尼尔·奥尔特加，若望·保禄二世，埃内斯托·卡德纳尔，马那瓜，1983年

教皇发起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把拉丁美洲的教会分为无法调和的两部分：信誉扫地的官方的教会和被梵蒂冈或专制政府打压的民间教会。结果就是，在有着很深天主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如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现在信仰天主教的人只占国家人口总数的一半；从美国传入的新教利用了人民对罗马教皇的不满而逐渐壮大。



约瑟夫·阿洛伊修斯·拉辛格，后任教宗本笃十六世

1. 西尔万·加切是法国布洛瓦漫画节副主席、历史教师，也是法国布卢瓦漫画奖历史漫画组的评委会委员
2. 摘自《在尼加拉瓜：自由的困难》，阿兰·甘多尔菲，卡尔塔拉出版社，巴黎，1983
3. 摘自《拉丁美洲信息传播》，第368期，1977年3月31日
4. 摘自《巴黎竞赛报》第1529期，热拉尔·德·维利埃，1978年9月15日
5. 摘自《拉丁美洲信息传播》，第548期，1979年7月26日
6. 摘自《从墨西哥到战火纷飞的大陆——愤怒的教会》，阿尔伯特·诺博马赫，博达出版社，1973
7. 古斯塔沃·古铁雷斯，《解放神学——综述》，利马，研究出版中心，1971
8. 《政府中的神父》，《尼加拉瓜回忆》，特奥菲洛·卡韦斯特雷罗，卡尔塔拉出版社，1983
9. 《尼加拉瓜：自由的困难》，阿兰·甘多尔菲，卡尔塔拉出版社，巴黎，1983
10. 1979年11月19日，七名尼加拉瓜主教给他们信徒写的信
11. 《天主教文献》1786号，1980年5月18日
12. 指的是米格尔·德斯科托担任外交部长，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担任文化部长，费尔南多·卡德纳尔、伊格纳西奥·安那左拉、罗森特·萨恩斯和埃内斯托·巴列西略担任扫盲委员会委员，埃德加·帕拉莱斯、里卡多·法拉和泽维尔·戈罗斯蒂亚分别担任社保部长、农业改革部部长和国家规划部部长，阿尔瓦罗·阿奎罗担任国家委员会宗教代表团团长
13. 《解放神学影响下的拉美教会》，米歇尔·贝萨盖，《地理》杂志，第74期，1985年4月
14. 在那时，约瑟夫·拉辛格担任教廷信理部部长，后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
15. 《若望·保禄二世：与皇权为伍，反对穷人的教会》，奥古斯托·萨莫拉·R，《拉美信息团结网》，2005年4月11日。奥古斯托·萨莫拉·R是马德里自治大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教授
16. 1989年11月16日，萨尔瓦多的指挥官趁夜色潜入位于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杀死了六名耶稣会成员、一个厨师和他的女儿，这是精心计划的阴谋，为了杀害那些帮助穷人斗争的知名人士。

与乌列·莫利纳神父的会面

在拍摄关于年青信徒的纪录片时，我有幸认识了乌列·莫利纳神父。他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一样，是尼加拉瓜民间教会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我从来没见过莫利纳神父本人或他的相片，所以根本不知道他的长相，见到他时，我无比惊讶，因为他长得太像“我的”神父鲁文了。他的经历也和鲁文如出一辙。当虚构遇上现实……



2008年，本书作者艾玛纽埃尔与莫利纳神父在马那瓜会面

乌列·莫利纳1932年出生在马塔加尔帕，他先是学习法律。1959年，在阿西西，他被授予方济各会教士身份。此后，他在东方和耶路撒冷居住很长时间，在耶路撒冷期间，他攻读博士学位。1965年，他回到了尼加拉瓜，在圣玛丽小教堂当神父，这个小教堂位于马那瓜市里格罗区一个比较贫穷和落后的社区。他的经历和尼加拉瓜历史紧紧相连。

“在一个意大利方济各会兄弟帮助下，我们开始改变田园牧歌生活。我们认为现实中的教会不是大众的教会，而是少数人的，我们称之为下层教会。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帮助广大苦难民众更好地理解圣经，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涉及索摩查·德瓦伊莱的政治。”

“当时我也在马那瓜中美洲大学（简称UCA）任教，我的一些来自上层阶级的学生找到我，他们提出想加入我的教会。对他们来说，和穷人们一起工作、作为桑解阵这个主要由‘底层’人民组成的阵线的桥梁，是一种实践和了解社会现状的途径。我同意了，就这样，政治混入了宗教。对于我来说，也是新事物。每天早上，我向他们诠释圣经，从我们经历的社会现实角度；每天晚上，在学校，他们给我讲马克思和切·格瓦拉。有时边喝着朗姆酒边聊，一聊就到天亮。这些发生在1967年，在麦德林会议之前。”

“上层社会的人开始谴责我教坏了他们的孩子，他们不再保留他们从小接受的家庭价值观和天主教观。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是同时面向穷人和他们的。那时已经有人去主教那里告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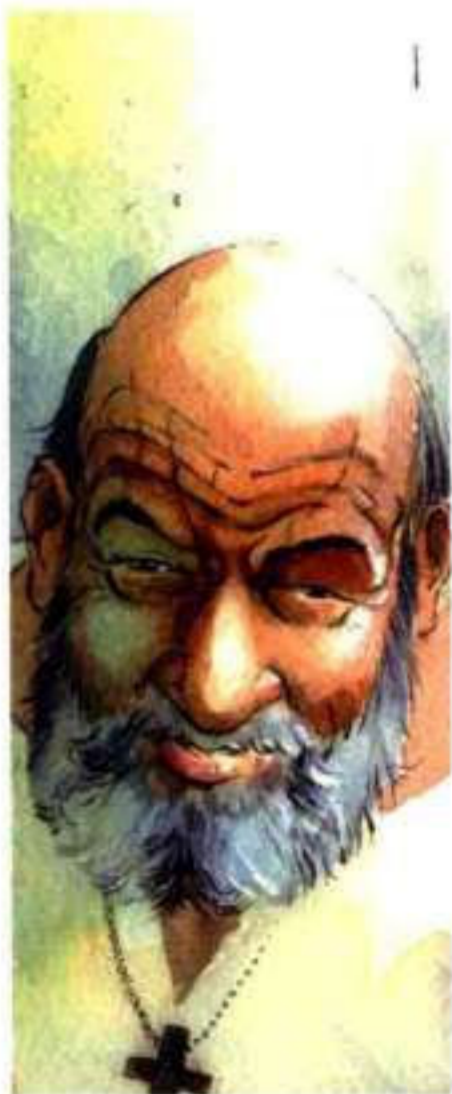
为了抗议关押政治犯，学生们占领教会。莫利纳神父的教会被学生占领了四次，当然，是在神父同意的情况下。

“我的讲道中开始带有反对索摩查的言论了，这些言论被他们听到了，他们让我去更大的教区教堂进行忏悔。在我的教堂只让我主持晚上的弥撒，因为晚上有政府的人员在场。我和学生们一起准备我要讲的内容。我通过讲解圣经来揭露社会问题、许多的问题。这种方式触动了很多人，一些上层成员开始渐渐认同我。”

乌列·莫利纳神父一个儿时的伙伴（此人是索摩查的侄子）邀请他去索摩查的官邸。莫利纳神父没能得到定心丸。

“天气很热，我开始游泳。当我要出水时，索摩查来了。他对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布道内容。你和其他神父应该注意了，你们在玩火。’”

之后的那个星期一，莫利纳被邀请到独裁者的夫人家中，他向夫人讲了国家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以为他找到了知音，但是在一场婚礼上，独裁者出现了。醉醺醺的索摩查当众拉着神父的手说：“您说我的坏话”。“我不



第一册第十页鲁文的画像





第 46 页铅笔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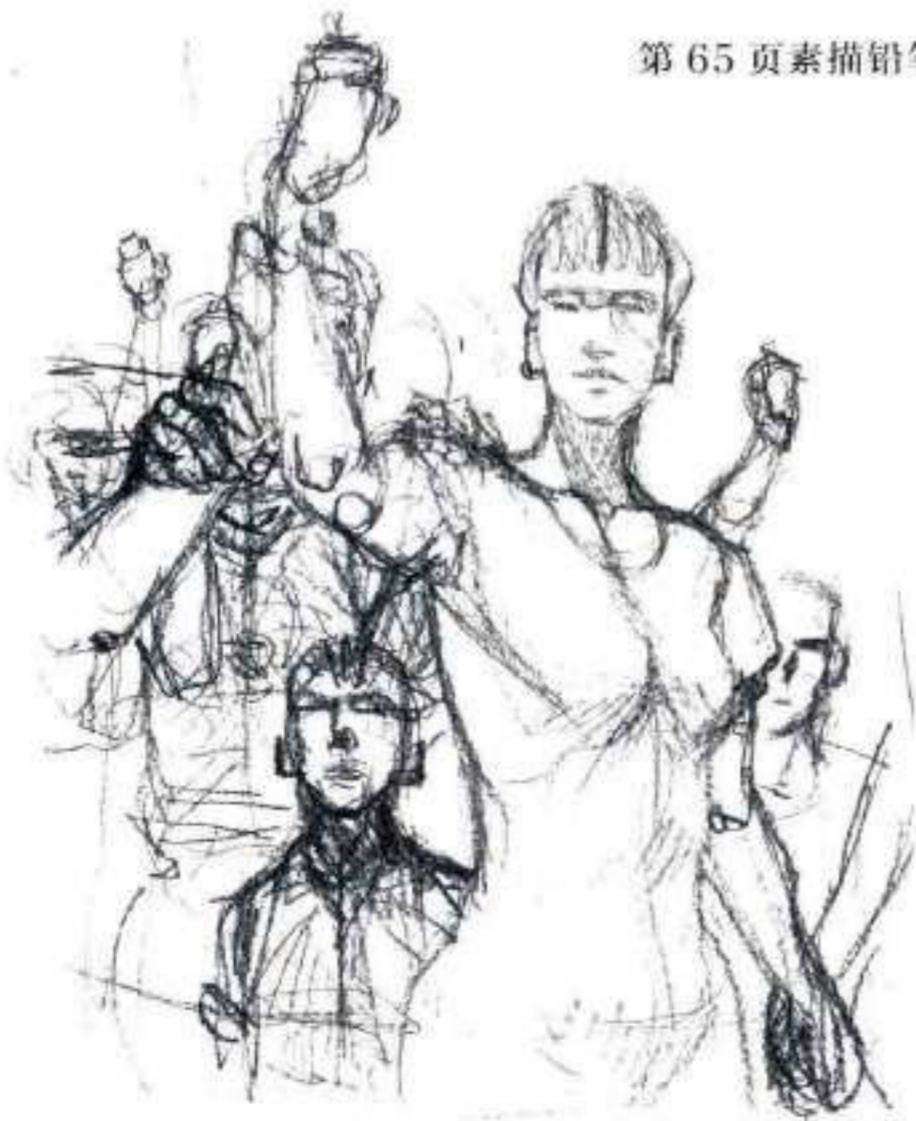
知所措。”莫利纳回忆道。从那时起莫利纳神父受到监视。主教也警告他。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他的教会。

在他的一个来自上层阶层的信徒（玛莎·珂兰寿）的学位授予典礼上，乌列·莫利纳谴责现行学位制度的虚伪，因为它无法反应“底层”人民的生活。当天晚上，这个女孩儿的爸爸、警察局长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尼加拉瓜现在开始应该杀掉教士，首先应该杀掉的就是莫利纳神父。”

这个举动是极其出人意外的。警察局长的讲话加速了革命运动，众多司机和群众为了保护神父，把教区团团围住。

这些事件以后，玛莎离开了教区，加入了桑解阵。莫利纳神父的日子更加艰难，无论是在UCA大学还是在他的教会。教会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桑解阵，莫利纳自己的侄子也是其中之一。后来他的侄子被国民卫队逮捕、审讯、折磨和杀害。

“我们以为他们不会杀他，因为他生在美国，之后一直都保留美国国籍。我的一个德国神学家朋友，把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引起很大反响。”



第 65 页素描铅笔草稿



第 113 页铅笔草稿

1978年初，全国上下激昂。

“革命开始时，在我的教区发生了一件事。国民卫队杀死了一个叫比尔·斯图尔特的美国记者，摄像机记录了整个过程，这件事情引起了美国对索摩查政权的不满。美国卡特总统站到了革命者一边。”

莫利纳神父再也无法安睡，他觉得与死神近在咫尺。

教堂里住着一些难民如老人、妇女和孩子，士兵们闯进教堂用冲锋枪指着神父，开始在难民中搜查桑地诺分子。幸亏他们是中美洲军队的士兵（简称CONDECA），他们并非针对教会，也不像索摩查的卫兵（简称EEBI）那么残暴。他们没进行掠夺，也没找到什么证据。

1979年7月18日，胜利的那天，莫利纳在马萨亚大道上跑去迎接桑地诺军。行进在桑地诺队伍最前面的是一辆大众汽车。看到莫利纳神父时，这辆车停了下来，并且命令整个队伍都停下来。在队伍中，有四个神父的信徒，已经成为了革命的英雄。

“我们喜极而泣。我登上了一辆满载冲锋枪的卡车，但我当时根本没注意到这点。我们进入到了EEBI兵营。我很害怕进到那里，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杀了我的侄子。”



第 107 页铅笔草稿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我就走着回里格罗社区。这个街区都悬挂着红黑色的旗帜。很多人在那里等我庆祝胜利。他们等待我做一个弥撒，同时等待的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十一个电视台。于是，我就主持了众人皆知名为《广大农民》的弥撒，也是这场弥撒使我被方济各会除名。”

每个星期天，莫利纳神父都重复一遍《广大农民》的弥撒，四周挂满了描绘革命场面的画像。

革命胜利后的一年，马那瓜主教拒绝为革命中牺牲的人做弥撒。他选择在唐博斯科教堂里，在保守势力注视下，举行一个弥撒。而众多神父都在露天，在革命歌曲伴奏下，举行另一个弥撒。二者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形势日益恶化。1981 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出资支持反革命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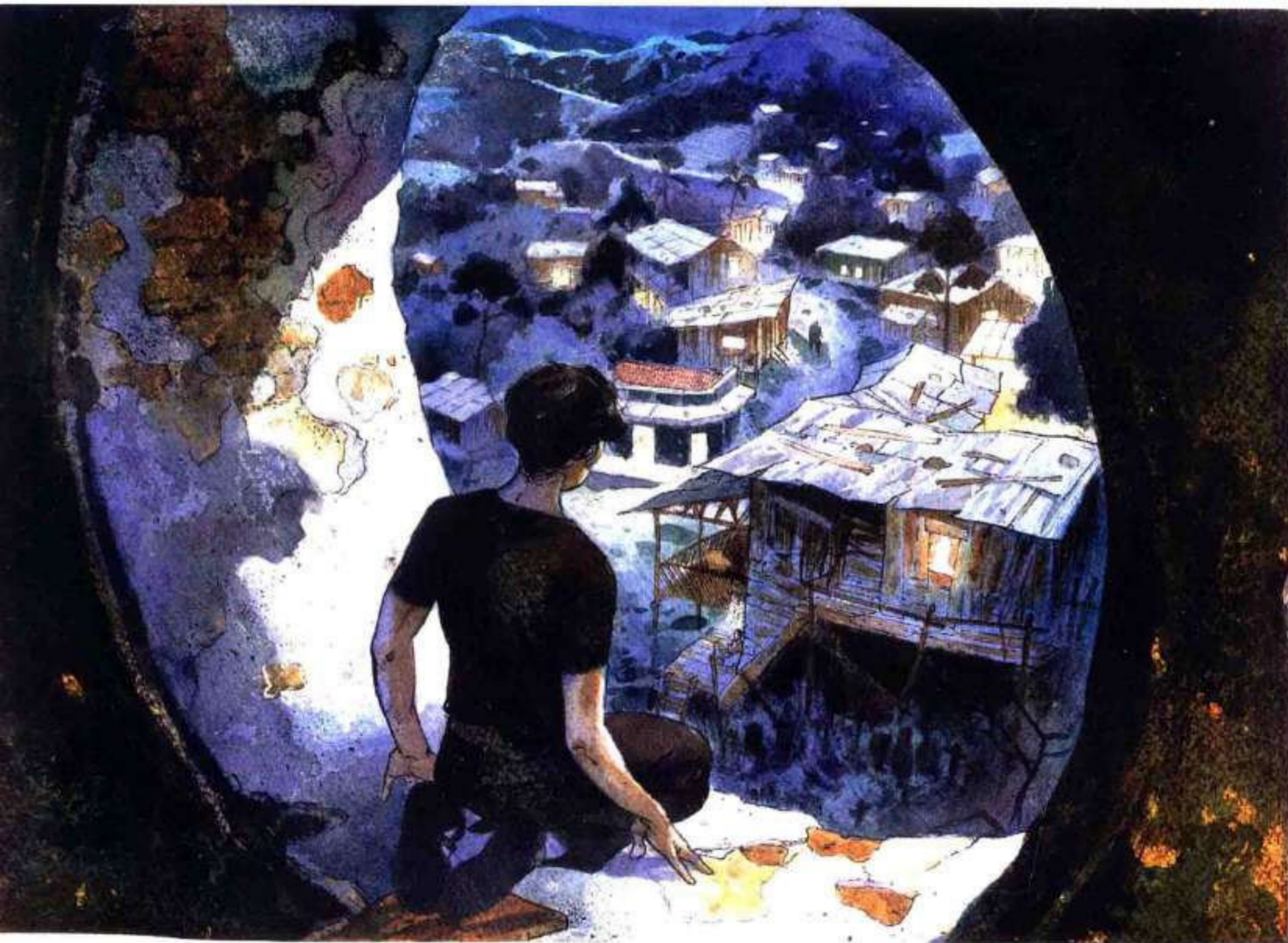
“一个索摩查军队的逃兵逃到美国，申请了难民庇护，他通过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控我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派到教会的特工人员。主教们的经费都是来自 CIA 的，CIA 让主教们开除我。一场针对我的新闻盛宴开始了。主教们讨论到底如何处置我。我对他们说：‘我服侍上帝 25 年，如果你们因为无法证实的莫须有罪名审判我，你们知道你们是要下地狱的！’当时情形一片混乱。”

由于主教们不支持莫利纳，他不得不放弃行使神父之职。

他现在在马那瓜的一个山丘上平静地生活着。他的教士“兄弟们”给他建了一座小教堂。莫利纳现在仍然是尼加拉瓜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书中第 21 页未采用画面

（感谢安琪儿·戈麦斯对莫利纳神父话语的翻译。）



尼加拉瓜大事记

1502年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四次航行时发现了这片特佩乌和库库马茨(创造万物的造物主)的大陆。

1522年—1523年

征服者基尔·乔治里奥·达维拉打败了印第安人尼加拉奥部落的首领,占领这片土地,以原著部落名字为之命名:尼加拉瓜。

1821年

尼加拉瓜是危地马拉的一部分,随危地马拉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成为中美洲联邦的一员。1838年脱离联邦,1854年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1905年

尼加拉瓜塞拉亚总统拒绝美国1500万美元贷款,因为该贷款的附加条件为要求享有修建跨洋运河的专有权。

1909年

美国为大西洋沿岸的居民提供武器,推翻了塞拉亚总统政权。

1910年10月27日

美国迫使胡安·何塞·埃斯特拉达签订《道森协定》,标志着美国正式开始干涉尼加拉瓜内政。

1914年

美国在尼加拉瓜建立军事基地并向迪亚斯总统承诺海军支持以维护其统治。通过签署条约,美国从此获得了在尼加拉瓜独立建造跨洋运河的永久权利(《布莱恩—查莫罗条约》)。

1926年5月

一场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扶植的迪亚斯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国。与自由党联合,桑地诺主张武装反抗美国的干涉和独裁;他组建并率领游击队,成功运用多种游击战术,给美国以沉重打击。

1926年5月16日

美国在尼加拉瓜组建并训练国民卫队。

1933年2月1日

自由党的萨卡萨在大选中当选总统,同意与桑地诺谈判结束内战。在美国施压下,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一个娶自己侄女为妻的人,成为国民卫队司令。

1933年3月

桑地诺放弃政治生涯,在尼加拉瓜北部发展合作社。

1934年2月21日

为了向总统揭发国民卫队压榨百姓的恶行,桑地诺来到首都马那瓜面见总统。索摩查借此机会,指使国民卫队将其暗杀。

1936年6月6日

国民卫队和索摩查逼迫萨卡萨辞职;标志着索摩查43年军阀专制统治的开始。

1956年9月22日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被里戈韦·勒佩·托佩雷斯刺杀。他的长子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接任总统,他的弟弟安纳斯塔西奥出任国民卫队司令。

1961年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F.S.L.N.)成立,创始人是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西尔维奥·马约尔加和托马斯·博尔赫·马丁内斯。

1966年—1967年

桑解阵在潘卡桑成立游击队,组织起义,西尔维奥·马约尔加阵亡。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渐渐深入人心。

1967年5月1日

安纳斯塔西奥·“塔西托”·索摩查·德瓦伊莱通过作弊在大选中胜出,出任总统。

1972年12月23日

首都马那瓜发生地震,导致10,000人死亡,市中心遭到严重破坏。索摩查私吞国际援助,导致民众抗议示威游行,独裁者颁布军事法以应对。

1974年12月27日

在一次酒会上,一名桑地诺指挥官绑架了35名达官显贵作为人质。这次事件影响广泛,作为回应,索摩查开始采取戒严、严格审查制度和残酷镇压等高压统治手段。

1975年—1976年

独裁者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大规模“清查”北部山区。当然,这些军事行动得到美国派来的“顾问”的指点和帮助。

1977年1月

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就职,他主张人权。尼加拉瓜的反对派看到一丝曙光。

1977年10月

桑解阵在几个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把缴获的武器发给民众。索摩查授予国民卫队绝对自由行动权。

1978年1月10日

反对派代表人物华金·查莫罗被暗杀,爆发了全国性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浪潮。

1978年7月12日

“反对派广泛阵线”(F.A.O)成立,号召大规模罢工。教会、雇主工会等多个组织和党派均支持该阵线。

1978年8月22日

在艾登·帕斯托拉指挥下,桑解阵的队员们绑架了600名人质。

1978年9月9日

多个城市爆发起义。作为报复行动,国民卫队屠杀市民、轰炸和火烧城市。

1979年2月10日

美国停止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1979年6月1日

桑解阵发起全面进攻。

1979年6月20日

在马那瓜,美国ABC电视台的记者比尔·斯图尔特在摄像机下被国民卫队残忍杀害。

1979年7月17日

索摩查带着他的父亲和兄长的棺材逃到迈阿密。他于1980年9月17日在巴拉圭被暗杀。

1979年7月19日

桑解阵部队进入马那瓜,成立革命政府。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

附注

注1: 塔西托, 是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的别名, 直译为“小塔西奥”。“塔西奥(Tacho)”是“安纳斯塔西奥(Anastasio)”的缩略词, 是他的爸爸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别名。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 在尼加拉瓜持续了数十年。书中的塔西托和索摩查指的是一个人。

注2: 桑地诺, 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名称源自二十世纪初尼加拉瓜民族革命领袖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976年11月到1979年7月,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掀起反抗索摩查独裁政权的革命, 1979年7月19日革命取得胜利, 推翻了专制统治并取得政权。

注3: 布埃纳文图拉哼唱的西班牙语歌曲名字为《Quizas Quizas Quizas》, 原唱为纳京高(Nat King Cole), 电影《花样年华》中的插曲, 是一首爱情歌曲。布埃纳文图拉哼唱的是这首歌的前两节。

注6: HASTA SIEMPRE 西班牙语“永别了”, 此处意义出自古巴创作歌手卡洛斯·普埃布拉1965年所作歌曲《永别了, 指挥官》(Hasta Siempre, Comandante)。这首歌是对革命家切·格瓦拉离开古巴时的诀别信的回应。

注7: 勒内·福莱是一名非常杰出的比利时写实漫画家, 同时也是我的一位好友, 如今他已经82岁高龄了。他曾与法国和比利时很多最著名的漫画家合作过, 我是他多年的忠实粉丝。十七年前我在布鲁塞尔举办个人展览时结识了他, 之后我每次去比利时必会拜访他, 并且多年来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在创作《革命之路》时, 我恳请他为我作一些画。因为在我的故事中, 鲁文既是一名神父, 也曾是画家, 我需要一种不同于我的风格(也即主角加夫列尔的)来表现鲁文的画作。这幅康塞普西翁的肖像帮我实现了多年来向勒内·福莱致敬的夙愿。对公众而言他并不是很有名, 但对少数像我这样的幸运儿, 他就像神一样!(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注8: 克里斯坦·罗西是一名杰出的法国漫画家, 同时也是我的好友。我曾在他的工作室中工作了两年, 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创作《革命之路》时我有时会因为出门在外无法绘画, 为了保证创作进度, 我请求克里斯坦帮我绘制了一些分镜。(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出版人的话

《革命之路》一书，开启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欧洲经典漫画大师”系列。

三联书店计划在近两年内引进一系列欧洲漫画大师的作品，目前列入出版计划的有本书作者、法国漫画家艾玛纽埃尔·勒巴热的三部作品《革命之路》、《切尔诺贝尔利之花》和《无恶之地》，还将推出漫画之国神一般的人物——莫比乌斯的作品。

之所以引进这些漫画作品，一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考虑，这些漫画作品均在“经典”之列，其内容、风格、技巧及艺术水准堪称典范；二是因为这些漫画精品展现出的故事力量，以及由故事呈现出来的创作生命力，值得国内艺术院校中相关专业的学生、漫画爱好者，作为高水准的读物展开研习和临摹。

《革命之路》是艾玛纽埃尔的代表作，勇夺2004年法国索列斯维尔漫画节最佳画册奖、尚贝利漫画节最佳画册金像奖，以及舍维尔尼最佳历史连环画头奖。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激情澎湃，作品通过对书中主人公加夫列尔从男孩到男人成长历程的描述，深刻地描画了人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成功借用现实世界美洲小国尼加拉瓜的革命背景，紧紧扣住“人性”的主题，将真实事件丝丝入扣地嵌入到人物成长变化的故事之中，虚与实的转换巧妙流畅，书后附有长达三十多页的创作细节，对于故事的历史背景、人物、场景等故事元素做了详细的介绍。

一本好书的出版，需要众人的努力。在此向为本书顺利出版辛勤付出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天视全景公司，为本书做特殊字体的专业人士，翻译卞文佳，特约编辑李一鸣。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